武俠世界

鴛鴦情（「江湖流氓」故事集）傅紅雪・著

海誓山盟都是假，世上唯我情最眞。
但聞世人笑我痴，我却偏憐世人傻。
請問諸君何所求，春蠶到死絲不盡。



第29年
20

$6.00

編者話

今期刊出傅紅雪先生撰著「鴛鴦情」，故事情節迂迴曲折，人物行徑也極詭異奇特，雷震天一向在江湖上很活躍，享有頗佳的聲譽，家境富裕，家中嬌妻年輕貌美，看來世上一切好的東西都聚在他的身上，但他却突然拋妻離家，封刀歸隱，個中隱情耐人尋味……原來是給一個小林美智子改變了他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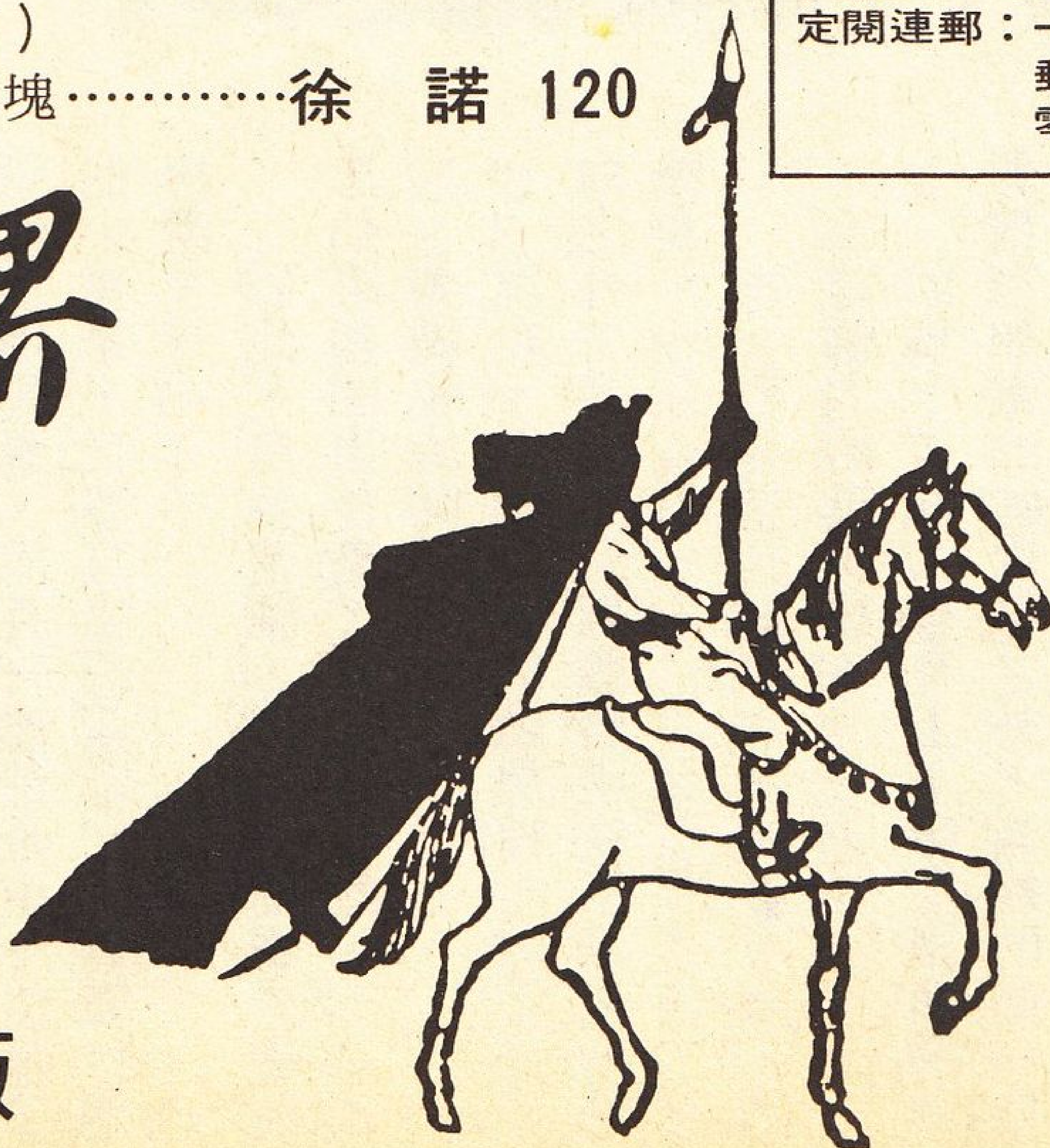
☆ ☆ ☆

今期推出的中篇連載故事「護花門」是東方玉先生又一新作，故事描述丁家老三丁季友娶了個如花似玉的媳婦祝秋雲，在新婚不久，祝秋雲突然失踪，丁季友四處偵查，最後才知道她是被一個神秘組織擄去……故事中充滿着神秘、緊張的氣氛，又有感人的倫理、哀艷情節，是不可多得之佳作。

黃鷹先生所著「中國第一具殭屍」在今期刊出，「殭屍」在黃鷹筆下變得神奇、詭異、過程更是驚險、刺激，又有輕鬆惹笑的場面，切勿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狄心先生撰著的「亂世忠魂」，描述明朝末年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20期
（總號146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64.00
一年港幣$327.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90.00
一年港幣$379.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50.00
一年港幣$4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每册港幣六元・
H.K. $6.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解散帮會 倒戈相向

海誓山盟都是假，世上唯我情最眞。
但聞世人笑我痴，我却偏憐世人傻。
請問諸君何所求，春蠶到死絲不盡。

＊　＊　＊

黃山。

如果你去過黃山的話，那麼你就會知道黃山是以奇松、怪石、雲海與溫泉等「四絕」揚名於世。

而且你也一定會認同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所說的那句話：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

這麼一個風景秀麗的地方，如果錯過了委實是椿遺憾的事。

段干常笑沒有錯過。

他現在就在黃山。

有人說：智者樂山，仁者樂水。

這句話確不確實？

對段干常笑來說是確實的。

因爲他的確是個「樂山的智者」。

＊　＊　＊

李大白不是個喜歡山的人。

情



他甚至很討厭山。

這一點，很多人知道。

但是有一點却絕少人知道。

——他雖不樂山，但却是個很有腦筋的智者。

從外表上來看，他是一個非常和氣的人，無論何時何地你都可以看到他一副笑咪咪的樣子，特別是你看到他那彷佛懷有十個月身孕的大肚腩時，你的第一印象便會認爲他是個好好先生。

如果你有機會跟他聊上幾句話，那麼你就會發現他有一句相當可愛的口頭禪——馬馬虎虎。

因此，朋友間不少人叫他「李好好」，也有人笑稱他「李馬虎」。

不管是李好好或李馬虎，大家都喜歡接近他。

他是個頗有人緣的人。

有人緣的人總是不會寂寞的，而且做起任何事來似乎也總比一般人來得吃香些。

因此他所開設的「南來順酒樓」是全城生意最好的一家。

他其實還是個相當敬業的人。

從早到晚，只要店門一開，你便可以見到他幾乎都坐在櫃台上。

幾乎的意思，自然不是指他全天都在那裡。

他有午睡的習慣。

無論是炎炎夏日或凜凜冬天，他必要午後小憩一個時辰。

數年來如一日。

所以有人戲稱他的大肚腩是睡出來的。

現在，又到了他午休的時刻了。

＊　＊　＊

李大白雖然是個很和氣的人，但是如果有誰敢打擾他的午睡時，那麼他就會變成一個非常可怕的人了。好幾年前，有個新來的小廝，一時疏忽，不小心闖入了他午休的臥房，結果，他直著進去橫著出來。

自此之後，整個「南來順酒樓」的上上下下，包括李大白的老婆兒女，誰也不敢闖進他的午睡臥室。

像往日一樣，李大白施施然的來到了後院廂房，正準備好好享受他的午間小寐，却見房間裡竟然有一個人端坐在牀上。

後院這間廂房是獨立的，四週滿佈水池假山、林木花圃，環境幽絕而靜謐。李大白只有在午睡時才到這個房間來，其餘時間從不踏入一步。

最重要的是，無論何時他都嚴禁任何人擅自闖入，即連清理打掃房子，也都必須他在場監視，而且一直都是由一位跟了他十幾年，又聾又啞的「阿忠伯」負責打理清潔。

因此，無論是誰，如果很好奇想從阿忠伯咀裡問出什麼，肯定是枉然。

多神秘的臥房啊。

現在，這個神秘的臥房裡，除了李大白之外，却多了一個盤腿坐在床沿上的神秘人。

＊　＊　＊

這個人的確神秘。

因爲，這個人全身上下除了兩顆閃漾著精芒如電的眸子之外，其餘的你一概無法見到，他是一個黑衣蒙面人。

李大白一見那人，臉上毫無驚詫或不悅之色，反而非常恭謹的趨前去朝那人抱拳施禮，恭聲道：「屬下聽候幫主敎諭。」

蒙面人一動也不動，只說了一個字，語音低沉而有力：「坐。」

李大白應了聲是，便轉身朝角落旁的一張虎皮太師椅坐下。

蒙面人淡淡的望住他，語氣却頗爲冷漠：「這個月交給你的五項任務，進行得如何了？」

流氓江湖故事／傅紅雪·文

可飛·圖

鴛鴦



「回稟幫主，」李大白此刻一臉沉肅，看不到那慣有的和氣笑容，他垂眸端坐：「五項任務，其中三項業已順利完成，聶華苓、方勵之、溫元凱等『長江三君子』已伏誅斃命；另外『江左一條龍』彭笑梅業已掌握行踪，如無意外，理應在這個月月圓之夜結果了他；只是，段千常笑這件事却出了問題……」

蒙面人烏黑的瞳孔裡滑過了一絲不悅，冷聲道：「我已經告訴過你，這五項任務當中，唯一不得出錯的便是段千常笑這單買賣，你知道，僱主爲了要得到他的腦袋，特別付了比一般行情還貴五倍的價錢，這麼重要的生意你居然出錯……」

李大白胖而白晰的臉上湧上了微些的緊張，他用舌頭掃了一下唇角：「屬下知道段千常笑這單買賣非常重要，所以特別物色了一位武功高强的新殺手『鬼頭浪子』賀去病執行這件任務……」

「『鬼頭浪子』賀去病？」蒙面人插咀道：「誰都知道他是個行事怪異的人，他竟然肯充當殺手？」

「是的，」李大白回道：「一兩個月前，他路經此地，正好下榻於此，住了約莫十來天，屬下跟他談得甚爲投機，發現他一肚子的憤世嫉俗，於是嘗試吸收他加入我們的組織，不想他一口便答應，於是便將殺段千常笑這宗生意交給他……」

「你做得很好，」蒙面人點點頭：「段千常笑非省油之燈，要殺他誠非易事，而賀去病刀法在江湖上素享盛名，吸收他刺殺段千常笑最理想不過了，只是我不明白，爲何會出問題呢？難道賀去病殺不了段

干常笑？」

「這倒不是，」李大白說：「是因爲賀去病突然反悔，中途退錢，不肯執行這宗任務。」

「什麼？中途退錢？」蒙面人詫異道：「幹殺手這一行，那有中途退錢反悔的？如果是這樣，以後誰還敢再請他殺人哪。」

李大白露出一個苦笑：「他本來就不是殺手，他不過是個行事古怪的江湖浪子，甚至可以說是江湖流氓，素來我行我素。」

蒙面人問：「他爲何要中途反悔呢？」

李大白道：「屬下已派人查過，他是因爲和高劍父成了好朋友，因此便不肯再殺段干常笑，因爲誰都知道段干常笑與高劍父一直以來都是莫逆之交。」

一頓，李大白以頗爲無奈的口脗接著說：「據報，賀去病本欲逼高劍父說出段干常笑的下落，但高劍父卻寧死不說，於是賀去病反生相惜之心，却與高劍父結成了好朋友。」

「眞是邪門，」蒙面人輕歎一聲：「這個年頭，居然還有把朋友看得比錢還重要的人。」

「還有更邪門的，」李大白苦澀一笑：「賀去病在逼問高劍父說出段干常笑的下落時，正好『白鍊金剛』程無恙在場，當時程無恙曾出手幫忙高劍父，他們都成了朋友。」

「程無恙？」

「不只是他，後來不知怎麼搞的，又湊上了一個『霸王弓』石硬上。」

「石硬上？」蒙面人的聲音更加低沉。

他目光深沉的望住李大白：「依照行規，殺手這一行是有進無退的，無論如何賀去病已收了我們的錢，等於就是我們組織中的成員，他的中途退錢，豈不等於背叛了我們？」

「本來，」李大白低啞道：「依照慣例，我是應該要他先加入我們的組織的，只因爲我知道他這個人脾氣古怪，像頭不羈的野馬，很難馴服駕馭，因此我並未要求他入幫，只想待他完成刺殺段干常笑的任務之後，慢慢再攏絡他，畢竟像他這種人通常是吃軟不吃硬，必須要跟他慢慢培養感情，才有可能留住他。」

「你的想法很好，」蒙面人低歎一聲：「只可惜事與願違，現在賀去病非但不替我們殺人，反還成了高劍父的朋友，如此一來，我們如果另外派人殺了段干常笑，那麼，如果高劍父要求賀去病說出我們的組織，那麼你的身份不就暴露了麼？」

「是的，」李大白面色沉重：「我就是發覺事態嚴重，因此才命人求請幫主撥冗前來，新請幫主給予屬下一個明確的指示。」

蒙面人陷入沉思。

「照講，」李大白低聲說：「賀去病來退錢的時候，理該那時候便該殺他滅口，正巧那時候我這邊的人手都有任務去了，而我又不方便出手殺他，因爲我沒有把握殺得了他，萬一殺不了他，我反而自暴身份，對整個組織來說更加不利，只好眼睜睜的讓他走……」

「你的顧慮是對的，」蒙面人語音緩和：「小不忍則亂大謀，從事我們這一行的，小心謹慎是第一要務，千萬不能暴露身份，否則必遭五大門派的圍剿，那時候大家只怕要死在一堆了。」

「爲了安全起見，」李大白謹愼的問：「段干常笑那宗買賣我們可否回絕呢？」

「這恐怕很難，」蒙面人搖了一下頭：「這單買賣是透過有力的中間人士介紹的，那個有力的中間人士每年介紹給我們全年業績的半數，我們如果推却這單生意，肯定他會對我們失去信心，只怕他以後會把所有的生意交給別人做了……你大概也知道，現在江湖上像我們這種秘密的殺人組織愈來愈多了，簡直就多過米舖，殺人，早已不是一門吃香的行業了，甚至可以說是越來越競爭激烈，越來越難做了……」

微微一停，蒙面人太息一聲，續道：「老實說，我們辛苦了幾年，也賺得差不多了，我本想在完成段干常笑這單大買賣之後，逐步收山，畢竟這門行業見好即該收手，否則只怕總有出漏子的一天。」

李大白沉默。

蒙面人望住他：「我看得出來，你其實也早已厭倦了殺人生涯，是嗎？」

李大白苦澀一笑：「屬下其實從來都不喜歡殺人，若不是幫主當年在我潦倒落泊，走投無路之際，伸手拉了我一把，使我重新再站起來，我想，我這輩子無論如何是不會幹殺人賺錢這種勾當的。」

「我知道，」蒙面人目光深沉：「你其實是個非常善良的人，你只因爲要報恩，報我當年對你援手之恩，所以你不得不爲我做事，不遺餘力的爲我做事。」

深沉的目光閃過一絲感傷，蒙面人的語音也頗爲哀沉：「錢，這個世界永遠是有錢人的世界，沒有了錢，就等於沒有了腳一樣，寸步難行；而且……」

「而且連狗都不如，」李大白接著他的口說：「這年頭，有錢人家養的狗，吃得比窮人還要奢侈萬倍，窮人不如狗，所以我們要賺錢，不擇手段的賺錢，即使是殺人也在所不惜。」

「你總是牢記著我這句話，」蒙面人望著他緩緩道：「而且你也一直做得很好。」

李大白低聲一歎：「但是段干常笑這件事我做得不夠好，甚至可以說是非常糟糕，現在，我們如果堅持要殺段干常笑，勢必也一定要殺了賀去病、高劍父、程無恙以及石硬上，否則我們必會有麻煩。」

「暫時先別管他們，」蒙面人淡淡道：「無論如何我們先殺了段干常笑再說，畢竟這件事是有期限的，我們如果逾期辦不好，不但拿不到另一半酬金，而且還要加倍賠償人家，那才是眞正的糟糕呢。」

一頓，又沉聲道：「殺了段干常笑之後，再全心全力對付那幾個人，事情本就有緩急之分，你一向是很有腦筋的人，難道忽略了這麼重要的一點？」

「沒有，我沒有忽略，」李大白沈聲回道：「問題是，我們到現在根本就查不出段干常笑的下落在那裡，如何殺他？而唯一可能知道他下落的人就是高劍父，因此我們欲殺段干常笑，首先必須先抓高劍父，加以嚴刑拷打，逼他說出來，要抓高劍父或許不是件太難的事，但是他身邊的那

幾個人呢？」

蒙面人緘默。因爲他知道，一個高劍父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他身旁的另外三個人，無論是賀去病、程無恙、或是石硬上，都是令人非常頭痛的棘手人物，如今他們四個人一旦湊合在一起，當然更加令人頭痛了。

＊　＊　＊

室內一片靜默。

半晌，蒙面人才打破了沉寂：「路是人走出來的，方法是人想出來的。這件事本來就非常棘手，否則偃主也不可能出那麼高的價錢了，我想，我們一定可以想出好方法的，你說是嗎？」

「方法自然是有，」李大白挪動了一下肥胖的身軀，「但就是沒有一個十全十美的辦法，我這邊的人手，眞正派得上用場的算得出來不會超過十個，而這十個人當中能挑大樑的又不足半數，了不起四五個，當然，憑這些人聯手攻殺段千常笑得手成份很高，但是要對付那四個流氓，顯然力量稍嫌單薄，只怕機會不多。」

蒙面人眯了眯眼：「你眞的想不出其他更好的方法了麼？」

李大白搖了搖頭。

蒙面人問：「那四個人現在在那裡？」

「據說他們在一二十天前，不知何故相繼北上河洛，」李大白緩緩回道：「我剛得到消息，他們正往回秦淮河畔的路上走，如果無其他意外的話，最遲兩天之內，他們應該會經過這裡。」

「兩天……」蒙面人低首沉思了一下：「就我所知，賀去病是人所週知的江湖浪子，漂泊四海，居無定所；而石硬上也是成年在江湖上跑跳的人，向來都是東奔西竄，也是浪子一個；至於程無恙，聽說他已在湘西『鳳家幫』當首席教頭，這麼看來，他們不可能和高劍父永遠在一起，你不認爲是？」

「我本也這樣認爲，他們四人遲早會分手，只要他們一分手，要對付一個高劍父便容易多了。」李大白輕咳一聲，徐徐接道：「問題是，他們什麼時候分手？據說程無恙是向『鳳家幫』告了半年長假出來的，而賀去病與石硬上則不用說，愛在那停留便在那停留，如果他們在高劍父那裡盤桓個三兩個月，一點也不稀奇，如果是這樣，我們能等那麼久麼？」

「當然不能，」蒙面人歎了口氣：「偃主給我們的期限只到這個月底，一定要交出段千常笑的頭顱。」

「今天已經二十一了，」李大白苦笑：「頭尾算起來，我們僅剩十天工夫，在這短短的十天裡，依常理判斷，我們不能寄望他們會這麼快分手。」

李大白面色沉重的接著說：「其實我手頭上有一份段千常笑的資料，他這個人生平無所好，閒來無事最愛登山暢遊，如果這份資料準確的話，我想，他此刻應徜徉在某一座名山上。」

蒙面人又歎了一口氣：「江湖這麼大，名山峻嶺不知有多少，我們那來那麼多人手逐一去找？就算有，只怕時間上也來不及了。」

李大白面現愧責之色：「屬下無能，未能爲幫主將這件事辦妥，請幫主賜罪。」

「什麼話，」蒙面人沉聲道：「這許多年來，你一直對我忠心耿耿，立下了不少汗馬之功，快別說這種喪氣話……」

一頓，又說：「你確定他們兩天之內一定會經過這裡？」

「應該會的。」

「你認爲他們會下榻那裡？」

「照這種情形看，賀去病既然對我們食言背信，自然不可能住到我們的『南來順酒樓』，」李大白說：「這裡就屬我們『南來順酒樓』與城西的『西京酒樓』規模最大，看樣子他們在那裡落脚的可能性較大。」

「如果他們眞住在那裡，那我們更無下手的機會，」蒙面人嗓音苦澀：「『西京酒樓』的謝老總從前也是江湖人物，手底下養的一班人都有兩把刷子，想在那裡下手誠非易事。」

「所以，」李大白望住他：「我們除了另請高手助拳，實無其他良策。」

「請誰呢？」蒙面人凝聲問：「你心目中可有理想人選？」

「沒有，」李大白苦笑：「這年頭想藉殺人發財的人倒是不少，但眞正有資格當一名好殺手的人却少之又少，很難找到。」

「如果，」蒙面人忽然說：「如果你親自出馬呢？有無把握抓得到高劍父？」

「如果我出馬，得手的機會自然大些，」李大白緩緩應道：「但仍然沒十分把握。」

蒙面人低首沉思……

李大白淡淡的望住他。

蒙面人忽然仰首問：「如果連我也算進去呢，是否有把握？」

李大白吃驚道：「幫主，您……您打算親自執行這趟任務？」

蒙面人點點頭。

李大白立刻道：「幫主乃千金之軀，怎能輕易冒險？」

「如果不這樣，難道你有更好的辦法？」

「沒有，但是……」李大白搖搖頭繼續道：「幫主若親自出馬，得手的機會無疑十拿九穩，然而凡事有個萬一，萬一不幸失手，那幫主豈非……」

「行船走馬三分險，」蒙面人插咀道：「世上本無絕對安全的事，何況我們幹的是殺人的事，危險兩字，家常便飯哪，不是嗎？」

李大白忽然沉沉的歎了一聲，默然無語。

「你爲何歎氣？」蒙面人眼中有疑惑。

「幫主，」李大白一臉凝肅：「屬下跟隨您一段很長的時間了，從未向幫主要求過什麼……」

「不錯，你一直勤勤懇懇的爲我工作，從不對我要求過任何事，你甚至連我是誰都沒問過……」蒙面人注視著他，語音低沉：「而我之所以不願意讓你知道我的眞面目，最主要的是爲你好，如果有一天這個組織解散了，大家各走各路時，不會有心理負担，你不用担心我會殺你滅口……」

「這一點我知道，」李大白接口說：

「我並非想要求見幫主的廬山眞面目……」

「那你想要求什麼?」

「放棄殺段干常笑這樁任務。」

「為什麼?」蒙面人很吃驚。

李大白垂眸無語。

蒙面人目光炯炯的凝視著他：「是不是因為這件事比較棘手，所以你要求放棄?」

李大白緩緩抬起眼光，眼神頗為怪異：「其實這幾年下來，我們殺了不少人，也賺了不少錢，只怕這生人也用不完了，如果我們仍貪得無厭，不肯見好即收，只怕……只怕我們的運氣不會一直這麼好，夜路走多，總有一天會碰到……」

「鬼」字沒說，蒙面人已勃然大怒，低叱道：「住口，你幾時變得這麼胆小了?天下無難事，只要我們小心謹慎，步步為營，那會碰到什麼鬼?一直以來，我們不都是很順利的麼?」

一頓，語音轉冷：「看你，準是舒服的日子過久了，所以變得如此貪生怕死……李大白，我警告你，鄭重警告你，我既然當年能救你，自然也有辦法毀掉你，你若生異心，休怪我手下無情!」

「屬下不敢。」李大白立刻跪伏於地，一動也不敢動。

「諒你也不敢。」蒙面人哼了哼，冷厲的眸光稍見緩和。

隨即擺手道：「罷了，起來吧。」

李大白垂手肅立。

蒙面人語音緩沈：「其實我瞭解你是出於一片善意，老實說，我也有金盆洗手之意，但是段干常笑這項任務無論如何我們一定要完成……」

李大白嚅了嚅咀，忍不住又說：「幫主，既然段干常笑這項任務這麼燙手，何不乾脆回了它，大不了賠錢，咱們還可接其他的買賣，不也一樣把錢賺回來了麼?幫主請三思。」

「不必!」蒙面人冷然一揮手：「你的要求我已正式回絕你，從現在開始，不准你再提這件事!」

李大白果然再也不敢提這件事。

他低垂的眸光裡，閃過一絲淡淡的憂鬱……

蒙面人沒有注意到他的神色。

因為這時候忽然响起輕輕的敲門聲。

李大白立刻沉聲喝問：「誰?」

＊　＊　＊

李大白「午睡」是不准任何人打擾的。

現在居然有人來敲門。

誰?

誰這麼大胆?

＊　＊　＊

門外之人並沒有回答。

但是敲門聲仍在响著。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暗號。

「一短三長」的暗號。

李大白的臉色緩和了下來，應了一聲：「進來!」

＊　＊　＊

推門而入的人竟是「阿忠伯」。

又聾又啞的阿忠伯。

蒙面人與李大白竟無訝異之色。

不過他們的眼睛不約而同的注視著阿忠伯手裡的東西。

信鴿。

又肥又大的信鴿。「屬下參見幫主。」

阿忠伯朝蒙面人彎腰施禮。

「免禮。」蒙面人微一揚手，問道：「有什麼新消息?」

「又聾又啞」的阿忠伯不但能聽，而且還能說：「請幫主過目。」

他從鴿子的脚環上取下了一卷信紙，恭敬的遞給蒙面人，然後又向李大白恭腰施禮，便徐徐退出房門外，動作雖緩慢，但却隱隱透著一股剛健穩沉之勁……

蒙面人看完信卷之時，眸裡泛起一絲快意：「這是個好消息。」

李大白問：「什麼好消息?」

「已經查到了段干常笑的下落。」

「眞的?」

李大白眼睛一亮：「他現在在那裏?」

蒙面人只說了兩個字：「黃山。」

「事情好辦了。」李大白透了一口氣。

蒙面人忽又輕歎一聲：「但是却還有一個不太好的消息。」

李大白微怔：「什麼不太好的消息?」

「那四個人，」蒙面人緩緩道：「賀去病、程無恙、高劍父與石硬上四個人，他們已轉道往黃山出發了。」

李大白不禁皺起了眉頭：「他們去黃山幹什麼?莫非是和段干常笑會合?」

「自然是，」蒙面人語氣低沉：「既然他們已經知道有人要去殺他，他們自然去保護他了。」

「如此一來，」李大白的眉頭皺得更緊：「那我得手的機會豈非相對減低?」

他略為停頓了一下，沉吟道：「有沒有可能趕在他們前頭先殺了段干常笑?」

「不太可能，」蒙面人搖搖頭：「他們既然是要去保護段干常笑，當然是快馬加鞭的趕去，無論如何我們追不上他們；再說，我們必須花一天的工夫秘密召集人馬，再怎樣我們都無可能趕在他們前頭到達黃山先殺了段干常笑。」

李大白點點頭。旋即又道：「照這樣看來，我們的任務更加困難了，我們必須面對他們五人的聯手。」

「所以，」蒙面人沉聲道：「我們這次的行動必須傾巢而出。」

一頓，緩緩的又補上了一句：「包括你我在內。」

李大白面無表情地說了聲：「是。」

「你還有沒有其他疑問?」蒙面人問。

「沒有。」李大白搖頭。

「好。」蒙面人淡淡道：「一天之內把所有的人員集合起來，明天黑之時在西郊的射箭場會合，連夜向黃山出發。」

「是。」

「我走了。」

「謹送幫主。」

蒙面人並沒有動，始終盤腿坐在牀沿上，他忽然伸手拉了一拉床幔，忽見整張床緩緩下沉……

俄頃，蒙面人連人帶床不見了。

又一會，那張床又緩緩昇起，回復了方才那樣子，一點也看不出那是張機關床。

＊　＊　＊

蒙面人離去之後，阿忠伯悄悄的又進了來。

李大白淡淡地望住他：「照計劃行事。」

「是。」

阿忠伯徐徐退出。

李大白端坐太師椅上，兩眼闔閉。

不知是午寐，抑或在沉思……

＊ ＊ ＊

射箭場。

它其實只是一塊荒地。

一眼望去，除了長滿了半人高的野草之外，別說是箭靶，連根箭都看不到。

可是它卻偏被稱爲射箭場。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據說很久以前，曾經有個東瀛來的倭寇，揚言箭法天下無敵，在此立下挑戰書，接受任何人之比箭，結果一連贏了三十四名中原的射箭高手，却敗在一名後生小子，於是倭奴人折弓而去，發誓回東瀛苦練箭法，再前來挑戰，但却從此一去不復返。

之後，這個地方便被稱爲射箭場。也有人稱它「折弓場」。

不管是射箭場或是折弓場，現在不過是人煙稀少的荒郊野地而已。

在平時，白天大概除了樵夫獵戶偶而經過這裡之外，絕少有人專程來這裡。

現在是夜幕低垂時分，却有人朝這裡走來。

兩個人。

一個胖子，一個老者。

胖子當然是李大白，老者却是阿忠伯。

兩人並肩而來，脚步不快不慢，忽焉已來到了射箭場。

今天的月亮昇得晚，不過却滿天繁星，藉着淡淡的星光，依稀可以見到他們兩人一片凝肅之色，失去往日慣有的和氣笑容，而且一副黑衣勁裝，脚著快鞋，腰佩大刀，隱約透著一股肅殺之氣……

射箭場的左側有一座樹林，兩人就在樹林邊緣席地而坐。

李大白環首巡視了一下四週：「我們好像來得早了一點。」

「奇怪，」阿忠伯舉目游視：「爲何不見半個人前來？」

語聲甫落，忽見一條黑影急掠而來。

那人影的輕功好俊，不過眨眼，便已躍上射箭場，有如脫弦之箭般的射到了李大白跟前。

李大白和阿忠伯立刻彎身抱拳，洪諾一聲：「屬下迎駕幫主！」

「免禮。」黑衣蒙面人略一擺手道：「人都到齊了麼？」

「還沒有，」李大白回道：「只有屬下兩人剛剛到達。」

「什麼？」蒙面人語露不悅：「我昨天不是吩咐你天黑時所有人馬在這裡集合麼？」

「是的。」

「現在天已黑了，爲何不見他們前來？」蒙面人游目四顧。

「也許，」李大白用舌尖掃了一下唇角：「也許馬上就會到吧。」

「李大白，」蒙面人重重哼了一聲：「你最近統御部下的紀律越來越差了。」

「屬下知罪。」

蒙面人冷哼一聲，負著手背過身去，顯然非常不高興。

李大白與阿忠伯垂手立在他身後，默默無語……

＊ ＊ ＊

一泓彎彎的明月不知什麼時候已掛在半空中了，但是射箭場依然靜悄如昔，除蒙面人、李大白與阿忠伯三人之外，再也沒人前來。

蒙面人再也按捺不住滿腔震怒，霍然轉身叱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李大白忽然輕歎了一聲，緩緩道：「我想，他們大概永遠也不會來了。」

「爲什麼？」蒙面人震驚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他們爲什麼永遠不會來？」

「因爲，」李大白沉聲道：「我已經散了我們的殺人幫……」

「你！」蒙面人目露震駭之色：「你，你已經解散了本幫？」

「是的，」李大白面色平靜，淡淡的望着他：「從現在開始，我們這個見不得人的殺人幫不在這個江湖上存在了，我已在今午向所有的弟兄宣佈解散組織，從今爾後，各奔前程……」

「你，李大白！」蒙面人似乎不肯相信的顫聲道：「你，你眞的這樣做了？」

「自然是眞的，」李大白點點頭：「幾年以來，除了阿忠伯和我知道你是幫主之外，其餘的弟兄根本不知道有你這個人，他們一直都聽我李大白發號施令，我說解散就解散，誰敢不聽命呢？」

「你爲什麼要怎樣做？」蒙面人暴睜的瞳孔閃過一絲殺機：「你背叛我？」

「你很驚異？」李大白摸了摸大肚腩，晰白的唇角掛着一絲慣有的和氣笑容：「自古以來，誰背叛誰是常有的事，我李大白又不是第一個，而且肯定也不會是最後一個，不是嗎？」

「你眞的敢背叛我？」蒙面人咬牙切齒：「難道你忘了我當年曾救過你？」

李大白輕歎一聲：「就是因爲你曾經救過我，所以我才甘心聽你使喚，一直爲你經營殺人的勾當哪。你始終認爲我是個知恩圖報的人，所以把整個組織交給我，你退居幕後，如此一來，整個大權却旁落我手上，我要背叛你實在是舉手之勞……」

「不錯！」蒙面人喝斷他的話：「我之所以把大權交給你，是相信你不會背叛我，除了因爲我有大恩於你之外，最重要的是，我認爲你不敢，因爲你無論如何不是我的對手！」

語聲中，蒙面人腰間一柄三尺九寸長的長劍已如毒蛇吐信一般的飛竄而出！

「等一等！」李大白與阿忠伯飄身而退，李大白大聲道：「你難道不想知道我爲什麼要背叛你麼？」

蒙面人收劍而立，怒目道：「無論你是什麼理由背叛我，你以爲我會饒過你？」

李大白正色道：「我之所以要背叛你，其實是爲了你好……」

「放屁！」蒙面人陡然大怒，大喝一聲，戟指道：「忘恩負義的叛徒居然恬不知恥的大放厥詞，本幫主今日不取你狗命誓

不爲人！」

他怒不可遏的撲向李大白！

這次李大白沒有躲。

他也沒有拔刀。

他只是靜靜的站在那裡。

阿忠伯也是。

蒙面人身形如箭，劍出如風。

可是他招式甫出，却又忽地抽身而退。

因爲就在他剛一動身的時候，樹林裡驀然飛射出四條人影！

蒙面人一面退，一面喝問：「什麼人？」

＊　＊　＊

雷震天。

江湖上見過他的人不太多，但是聽過他名字的人却不在少數。

有關他的傳說很多。

有人說他一拳能打死一頭蠻牛，也有人說他一腳可踢爛一塊石磨。

甚至有人說他一刀能砍下十個人的腦袋。

這到底是不是眞的？

這已無關重要。

因爲他早已封刀退出江湖了。

據說，他退出江湖之後，深居簡出，每日栽花養鳥自娛，過著神仙一般的生活。

當年他宣佈封刀退隱時，着實引起了江湖中人的震驚與疑惑。

因爲誰都知道雷震天到今天爲止，了不起大概只有四十來歲呢。

四十歲。

有人說，女人四十一枝花。

男人呢？

男人四十歲是什麼呢？

有人說像一頭狼，也有人說像一頭虎，所謂的「狼虎之年」，就是指這個年紀的男人。

其實，你不認爲四十歲的男人也像一頭狐狸麼？

狐狸，大家公認牠是一種非常「奸狡」的動物。

奸狡，從另一個角度去看，不也就是「聰明」的意思麼？

是的，四十歲的男人，在心智上來說，無疑是最成熟的時候，也是男人一生中最寶貴的「黃金時刻」，通常這種歲數的男人，不僅思想成熟，精得像狐狸，而且通常也都事業有成，最起碼也都小有基礎，對人生體驗也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見解與認識。所以，有些曾擁有「婚外情」的女人不諱言四十歲的男人，其實也就是最成熟而又是「最有魅力的男人」。

如果此說屬實，那麼雷震天的封刀退隱豈非可惜得很？

他爲什麼要這麼早退出江湖？

——當今世界，有人七老八老連路都走不動了，居然還臉不紅，氣不喘，大言不慚的說「長江後浪不推前浪」，硬是他媽的「佔著茅坑不拉屎」！

兩相比較，雷震天的退隱，委實令人惋惜哪。

最令人覺得奇怪的是，雷震天一向在江湖上享有頗佳的聲譽，而且好像也未曾經過什麼大挫折；重要的是，他這個人個性外向，在江湖上一直都很活躍，於情於理，他應該是不會這麼早便退隱江湖的。

——他的退隱，是有著不欲人知的隱情？

＊　＊　＊

蒙面人一看到那四個人的臉孔時，他那原本充滿著憤怒的眸子，立刻湧上了震驚和詫異！

因爲，那四個人竟然就是賀去病、程無恙、高劍父與石硬上！

蒙面人吃驚得說不出話來。

好不容易，他吞了一口口水，勉強鎮定下來：「李大白，原來你早已跟他們勾結好了？」

李大白面無表情。

賀去病環臂而立，冷漠的瞪著蒙面人：「一對六，無論如何你不是我們的對手，如果你識相的話，我想你還是自己摘下你的面巾吧。」

蒙面人沒有理他，他憤怒的瞪著李大白：「你，你爲什麼要這樣做？他們給了你什麼好處？」

「沒有，」李大白搖搖頭，平靜的道：「他們一分好處也沒有給我。」

蒙面人眼裡有疑惑：「那你……」

他只說了兩個字忽然住口。

因爲他眼角餘光看到了一抹寒光向他撲來。

紅纓槍。

高劍父的紅纓槍，像猛蛇出洞般的刺向蒙面人面門。

蒙面人騰身挺劍，可是他剛一架高劍父的紅纓槍時，背後倏又响起一陣兵刃破空聲。

蒙面人大駭。

他只好抽身急退。

他退得相當驚險。

——程無恙的軟劍正好挨著他的腰間飛過，只差一點便要血濺當場。

蒙面人眼裡昇起了駭悸與絕望之色，他知道他無論如何是逃不了的了。

敵人沒有再進攻，顯然他們只想給他一個下馬威。

「我再一次警告你，」賀去病冷冷地睨著他：「如果你不肯乖乖的現出你的眞面目的話，那麼，你就永無機會站著說話了！」

李大白歎了一口氣，緩緩道：「識時務者爲俊傑，我看你還是合作點吧，放心，我們並不想殺你，我們只想……唉唷！阿忠伯，你……」

李大白說著話時，站在他身旁始終不曾離開的阿忠伯突然拔刀劈向李大白！

李大白冷不防挨了這一刀，整個人慘號著撲跌出去……

所有的人都怔住了！

誰都想不到會有此突變。

阿忠伯一刀劈倒了李大白，刀鋒一轉，立刻劈向瞪目兀立的賀去病，他口中同時大叫道：「幫主，你快逃！是李大白逼我背叛你的……你快逃啊，別管我了，我死不足惜，幫主快逃啊！」

阿忠伯人老刀却不老，而且非常凌厲，竟然也一刀把賀去病劈倒於地！

「媽的，你這個老匹夫竟然臨陣倒戈！」高劍父瘋狂的撲向阿忠伯。

程無恙與石硬上則驚慌的去看李大白和賀去病的傷勢……

塲中一片混亂。

蒙面人抓住了這個機會，當下掠起身形，全力奔逃而去……

「別逃！」高劍父見狀拔脚追來。

「看刀！」阿忠伯一刀攔住了他。

這當中，蒙面人已隱沒於黑暗中……

＊　＊　＊

雷震天自退出江湖之後，不知不覺養成了早睡早起的好習慣。

現在，差不多已經深夜，他却仍未就寢。

他坐在大堂上。

他斜靠著太師椅背，兩腿交叠，手肘支著扶手，手背頂著臉頰，兩眼淡淡的望住郭八吉。

郭八吉坐在他對面。

他看來有些拘謹，神色也頗爲凝重。

郭八吉在江湖上的名氣，老實說並不太大。

人們之所以知道他這個人，是因爲雷震天的關係。因爲郭八吉一直都是雷震天的刀童。

刀童，也是刀靶的意思；換句話說，也就是陪雷震天練刀的小廝。

大概只有八歲大的時候，他便進入雷家當刀童了，他年紀比雷震天小一些，個子也矮了一點，但是人却滿精靈的，很得雷震天的喜愛，所以他一直都跟在雷震天的身邊。

記憶中，好像雷震天除了與女人上床睡覺，或是上厠沐浴之外，只要有雷震天在的地方就一定可以看到郭八吉站在他身邊。

心腹。

郭八吉就是雷震天的心腹，可以這麼說。

郭八吉現在心裡很緊張。

因爲他發現雷震天的臉色不太好看。

他跟隨雷震天至少有二三十年了，他非常瞭解他的脾氣。

他當然也瞭解雷震天現在的臉色是代表着心中不高興。

很不高興。

所以他緊張。

通常這種情形，郭八吉都會緘默無語，他知道雷震天在不高興時不喜人多話，但此刻他不得不開口說話，他覺得有必要爲自己辯解，他小心翼翼的說：「我，我實在沒想到李大白會變節背叛，他是個非常重感情的人，幾年來，他一直死心塌地，忠心耿耿的爲我們做事，想不到這次……」

「李大白的背叛，也頗出乎我的意料，這不是你的錯。」雷震天淡淡的打斷他的話，緩緩接着說：「當初，我們就是看準他是個重情義的人，所以在他潦倒失意時幫他一把，目的就是利用他感恩圖報之心來控制他……你做得很好，幾年來，他默默的爲我們工作，居然連你是誰都不知道，這一點，你是值得讚賞的。」

郭八吉面顯喜色：「這都是你的妙計，明的是講不願讓他知道我是誰，爲了避免以後有殺人滅口之事，其實是以防萬一事發不會牽連到我們。」

雷震天微微一笑，掃了他一眼，問：「你知不知道李大白爲何要背叛？」

「我想，」郭八吉舐了下唇角：「他一定是厭倦了殺手生涯，所以才不惜背叛。」

郭八吉補上一句：「他一直都是個非常善良的人，他從不喜歡殺人。」

「這個我知道，」雷震天探手端起茶几上的人參茶，輕啜了一口：「但是，阿忠伯呢？」

「阿忠伯？」郭八吉有些迷惘：「他只不過是李大白的老家僕，從他父親時他便入了李家，他只是唯一眼看著李大白長大的老僕吧了……」

說到這裏，郭八吉臉色倏然大變！

雷震天冷冷的睨著他。

郭八吉呆若木雞，寬廣的額角上忽然冒出了一顆顆黃豆大的冷汗……

「你終於想到了是不？」雷震天冷冷的撇了下唇角：「既然你明知道阿忠伯是李大白身邊唯一的老家僕，你想，是忠於你還是忠於李大白？」

郭八吉面如死灰，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雷震天輕歎一口氣：「我一直以爲你是個非常精靈而小心的人，想不到這麼粗陋的騙局也能瞞過你，唉，我看你是舒適的日子過久了，人也變得越來越笨了……你居然相信阿忠伯會效忠你，而且你竟然相信阿忠伯有能耐一刀殺了賀去病與李大白，你以爲阿忠伯是天下第一刀呀？還是認爲賀去病與李大白是飯桶？」

郭八吉面色鐵青。

他當然知道阿忠伯不是天下第一刀，他也知道賀去病絕不是飯桶，李大白也不是。

那麼，阿忠伯怎有能耐一刀結果了他們？這分明是有詐哪！

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做？

他們的目的在那裏？

郭八吉沒有問。

他不需要開口。

因爲他已經知道了答案。

嗯，而且也看到了答案。

——就在這時候，已有六條人影像鬼魅般的飄牆而入。

不用說，那六人就是賀去病、程無恙、高劍父、石硬上、李大白與阿忠伯。

郭八吉當然站了起來，而且也拔出了刀，但是却沒有出招。

因爲雷震天對他揮了揮手，冷冷喝道：「不准妄動！」

「是！」

郭八吉立即退到他身旁持刀而立。

雷震天看起來相當從容，居然連一點吃驚的表情也沒有，彷彿他早已知道賀去病他們會來似的；他甚至朝他們微微一笑，不慌不忙的說：「諸位大俠，深夜光臨，恕雷震天不及遠迎。」

「我們不是大俠，連小俠都不是，我們只是一羣江湖流氓。」賀去病總喜歡環胸抱刀而立，而且唇角上總是含著似笑非笑的笑意，看上去，眞有幾分玩世不恭的流氓味道。

「大俠也好，流氓也好，在我眼裏一樣都是人，」雷震天笑意昂然：「其實，這

個世上根本就沒有什麼俠不俠的，有的不過是道貌岸然的僞君子吧了，那些人其實比流氓更可怕，我寧願和流氓打交道，也不願見到那些自以爲俠士的人的面孔。」

賀去病淡淡一笑：「多謝雷大俠瞧得起我們幾個……」

話未完，雷震天已揚手道：「慢、慢，我可也不是什麼大俠小俠，從來都不是。其實，現在諸位心裏也已有數，我雷震天不過是個秘密殺人幫的幕後主腦人吧了，說起來，連流氓都不如哪，不是麼？」

「你倒很爽快，居然一口承認自己是殺人幫的幕後主腦人，」賀去病眸光頗冷的注視著他：「我本以爲你會死命否認呢。」

「我爲什麼要否認？」雷震天輕笑了起來，笑聲斯文，舉止儒雅，看他那副穩重成熟的樣子，實在很難令人相信他就是冷血殺人組織的頭子。「這世上，從盤古開天到現在，那一天沒有發生殺人的事？放眼當今江湖，秘密恐怖殺人組織多過米舖，何止是我雷震天而已，你能說不是嗎？」

一頓，雷震天含笑又道：「何況你們又用了瞞天過海之計，騙過了郭八吉，一路跟踪而來，我就是想否認也已來不及了，不是嗎？」

「不錯，你的確已經沒有否認的餘地了，」賀去病輕歎一口氣：「你果然是個聰明人，識相得很；這種人非但不會吃眼前虧，而且通常可以活得很長命，我欣賞你這種人。」

微一停，堆笑道：「現在，你是否可以跟我們合作了？」

「合作？」雷震天瞇了下眼，淡淡道：「道不同，不相爲謀，我們之間有什麼好合作的？有嗎？難道……難道你們要和我雷震天再搞一個秘密殺人組織。」

賀去病冷冷一笑：「如果是，你肯相信我們幾個嗎？」

雷震天笑了笑，眸光掠了李大白一眼：「你居然能策動李大白反叛，而且還能騙過郭八吉，我一手策劃的秘密殺人幫已徹底毀在你手裏，像你這麼可怕的人，要我相信你，嘖嘖，我寧願相信天會塌下來，也不敢相信你這種人了。」

「你太抬舉我們了，」賀去病不禁也笑了起來：「其實，你心裏一定有數，李大白爲什麼要背叛你，實在是因爲你們太數典忘祖了！」

「數典忘祖？」雷震天微瞇的眸孔滑過一絲怪異的眼神：「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別再裝他媽的蒜了！」李大白冷冷開口：「雷震天，你當我李大白是吃大便長大的白痴？告訴你，我早就發現你這幾年來要我殺的人，泰半都是當年平倭寇有功的英雄好漢，你這個漢賊，豬狗不如的漢賊，老實告訴你，並不是賀去病他們策動我李大白反叛，是我主動邀約他們加盟的，哼，我只不過略施小計，便輕易的揭露了你這個人面獸心的狐狸尾巴！」

雷震天唇角上的笑意倏然消失！

立在他身後的郭八吉則臉色迷茫……

但是雷震天很快又恢復了從容鎮定，他捂咀輕咳，然後嘆息一聲：「李大白，你果然要得，我們太低估你了，我們一直以爲你是個重情重義之人，一定會爲我們竭忠效力……」

「住口！」李大白瞋目怒喝：「其實你們當年義助我，就是看準我這個重情重義的弱點，藉此控制我當你的殺人工具，我早就想揭發你了，只苦於找不到有力人士支持我。」

「你眞聰明，」雷震天淡淡一笑：「你以爲你找的幾個流氓就是有力人士？憑你們幾個就能殺得了我雷震天？」

「我們不想殺你，」賀去病不愠不怒：「只要你答應跟我們合作，將功贖罪，我想，你依然可以過你的好日子……」

「怎麼合作法？」雷震天瞇著眼問。

「很簡單，」李大白冷冷道：「只要你肯說出是誰要你殺段千常笑，那麼我們便放過你。」

雷震天仍然瞇著眼，語音也頗冷：「如果我不說呢？」

「如果你不說，」李大白冷哼：「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

「你以爲你能殺得了我？」雷震天眼中泛起一絲譏嘲。

李大白沒有回答。

不，有，他們回答了。

——用他手上的刀回答了。

他已一刀飛劈出去！

站在他身邊的賀去病也沒閑者，李大白身形甫一動時，他那頎長的身子也像飛箭般的射向雷震天！

好快的刀！

兩把冷森的刀，彷彿來自地獄深淵裏的魔鬼，一下子便飛到了雷震天的面門！

雷震天沒有動。

居然沒有動。

而且，唇角那抹瀟灑的微笑也居然沒有消失。

刀，那麼利的刀，雷震天竟然視若無覩，難道他想死嗎？

當然不是。

他動了。

就在那兩把刀鋒一左一右的劈飛而來，眼看就要劈掉他的腦袋時，他動了。

就這麼一動，李大白與賀去病那霹靂一刀便砍了一個空！

而且，也完全失去了雷振天與郭八吉的踪影！

——他們，連人帶椅的，突然往地下陷了下去，連個鬼影子也看不到了。

裸女畫像　秘道之鑰

賀去病與李大白其實是反應相當快的人，當他們一發現雷震天那張太帥椅有機關時，雙雙探手想去抓住椅把，企圖不讓椅子陷下去，只可惜他們仍是慢了一步，但只見雷震天與郭八吉連人帶椅消失於地下。在那刹那間，賀去病與李大白想跟著跳下地道去，却又見兩塊鋼板像利刀般的猝合在一起，差點沒夾斷了他們的手！

好精細的機關。

「狡兔三窟，」李大白狠聲道：「我一直提防他有機關，想不到還是讓他逃了。」

這時候，程無恙、高劍父、石硬上與

阿忠伯也奔上前來，高劍父用紅纓槍用力戳了戳那地道口，但聞咚咚幾聲，紋風不動，毫無濟事。

「媽的，」高劍父拉開了嗓子：「這狗養的漢賊子，上窮碧落下黃泉也要宰了他！」

「現在，」程無恙問賀去病：「我們接著應該怎樣辦？」

「搜！」賀去病想了一下說：「一定還有其他的地道通路，我們六個人分成三組，小心一點，當心雷震天那傢伙的鬼機關……」

＊ ＊ ＊

雷震天宣佈退隱江湖之後，便一直住在這個山莊上──「不管事山莊」。

從這個山莊的名字看來，顯然他已淡薄明志，不再過問江湖事。

可是，誰又知道他竟然是個秘密殺手組織的幕後主腦人呢！

人，眞是難說得很哪。

令人感到奇怪和不解的是，雷震天的出身背景相當不錯，雖不是生長於大富大貴之家，倒也衣食無慮，至少絕不需要到以殺人爲生的地步，這一點是可以十分肯定的。但是，他居然這麼做了。

爲什麼？

賀去病一幫人不知道。

這一點他們並不急於想知道。

他們唯一急切想知道的是，是誰要雷震天殺段干常笑？

這一點非常重要。

而唯一能解答的人便是雷震天。

所以他們必須找到他。

遺憾的是，他們六個人翻遍了整個「不管事山莊」，非但找不到雷震天和郭八吉的影子，居然連其他的僕從與下人也找不到一個。

最令人喪氣的是，無論他們怎麼找，都找不出秘密通道在那裏。

於是，他們只好又回到大廳裏。

「現在，」賀去病說：「我們唯一的辦法便是敲碎這兩塊鋼板，這樣或許能追得到雷震天。」

「這個我知道，」李大白露出了一個苦笑：「問題是，這兩塊鋼板奇硬無比，我們有辦法打破它麼？」

「讓我來試試，俺可練過鐵沙掌！」石硬上捲起袖子，露出了一個斗大的拳頭，當他五指箕張的時候，只聞一陣陣的「喀喀」關節聲。

大家平心靜氣。

「喝！」石硬上全身眞力灌注在右掌上，猛然開聲大喝，一掌劈了下去。

「咚！」一陣咚聲震耳欲聾。

石硬上這一掌下去，果然不同凡響。

可惜的是，他練的不是「鋼沙掌」，只見那兩塊鋼板完好無恙，紋風未動。

倒是石硬上那個鐵拳頭立刻腫了起來，痛得他哎唷哼唷，連聲叫媽。

大家面面相覷。

「媽的，」高劍父拉開嗓子叫道：「咱們就守在這裏，看雷震天那小子能龜縮到幾時，俺就不信他能躲在裏面一輩子不出來！」

「你怎麼這麼蠢！」程無恙沒好氣的瞪了他一眼：「你以爲他眞會一輩子躲在裏面？難道他不會從別的出口逃走麼？」

高劍父搔了搔耳根，答不出話來。

他望住賀去病：「喂，死鬼頭，俺沒辦法啦，你是個鬼計多端的人，看你的啦。」

賀去病苦笑：「想不到雷震天精狡如狐，居然能想出這麼精緻的機關，我對機關可是門外漢，一竅不通，這可難倒我啦。」

李大白突然心中一動，脫口道：「有了，我想到啦！」

「有什麼？」石硬上揉着仍發痛的手掌問：「你想到了什麼？」

李大白說：「在『南來順酒樓』的機關床就是他們設計的，我想，在雷震天的臥室裏也應該裝設有這種機關才對。」

高劍父瞳孔一亮：「有道理！」

＊ ＊ ＊

李大白這句話的確是有道理。

因此他們重新往雷震天的臥室裏去，果然發現了一個和「南來順酒樓」一樣的機關床。

這一發現，當然令他們雀躍萬分。

李大白發動機關床的時候，口中說道：「這個機關和『南來順酒樓』的一模一樣，一次只能載動一個人下去，誰先下去？」

「我先下去！」高劍父人最矮，動作却最靈活，一馬當先的跳了上去。

「小心點啊，矮冬瓜。」賀去病似乎有點不放心：「我看還是我先下去吧，你這傢伙毛毛躁躁的，叫人放不下心……」

「笑話，有什麼不放心的，」高劍父朝李大白道：「胖子，喏，放我下去吧！」

高劍父下去之後，第二個爭著下去的便是石硬上；他們兩個，一高一矮，身材體型雖然差那麼多，却有一個共同處──直性子。

石硬上下去之後，程無恙說：「讓那兩個打頭陣，我眞不放心，我如果不盯緊點，只怕他們會弄出什麼漏子來。」

程無恙第三個下去，緊接著是阿忠伯，再來便是李大白，最後才輪到賀去病。

＊ ＊ ＊

賀去病下到地道之後，有兩個感覺。

第一個感覺是歎服。

第二個感覺是驚異。

歎服的是，他想不到世上居然有這麼巧妙的機關。他本以爲地道一定是又黑又窄、又潮濕、又空氣污濁，誰知下來一看，地道的確窄了一點，只能容一個人走動；但是視線却相當良好，原來地道兩側岩壁上燃有火把照明，而且空氣也不污濁，地道也很乾淨，顯然這個地道有專人在管理。

驚異的是，他下來之後，居然連個鬼影也看不到！他們那裏去了？

賀去病馬上湧起了一個念頭：他們一定是發現了雷震天，因而追了上去，所以沒留下等我。

於是賀去病便放開脚步，向前奔去。

他跑得相當快。

可是，跑一跑，他突然停下來了。

因爲，他發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地下，居然一個足印也沒有！

這個地道四週純碎是乾硬的土層，人

走上去無論如何會留下足跡的，爲何一個足印也看不到。

賀去病本以爲他們是發現了雷震天之後，展開輕功追上去，所以見不到足印，但是也不可能呀，世上輕功再厲害的人也不過一躍幾丈遠而已，無論如何還是會腳踏地才對啊，再說，這麼窄的地道，也不適宜展開輕功，能跑就算不錯的了。

那麼，這地下爲何沒有足印呢？

賀去病爲了小心起見，翻過頭去查看，有呀，自己明明有留下足印，爲什麼他們沒有呢？

難道……

難道他們並沒有走這條地道？

但是，賀去病並沒有發現其他的地道啊！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賀去病一顆心不禁緊張了起來！

他忍不住開聲喝叫：「喂！你們在那裏？」

沒有人回答。

哦，不，有。

「喂！你們在那裏？」聲音遠遠的傳來。

——回音。

賀去病又叫了幾次，仍然只有他自己的聲音回答他而已。

他們呢？

賀去病疑惑了。不，他甚至有點恐懼了。

他發現，他掉入了雷震天的機關陷阱。

他立刻往回走。

他覺得不能再往前走。

也許，前頭有岔道自己沒發現也說不定。

他們一定是走另外一條岔道的。

否則怎會好端端的失踪了？

賀去病走得很快。可是，他一條岔道也沒發現。

最糟糕的是，他居然連下來的地道口也找不到了！

他有點心急了。他不禁加快了腳步！跑呀跑的。

終於，他停下了腳步。

因爲他發現他跑來跑去，又回到了他剛才站立的地方！

到這裏爲止，他已經確定自己已經墮入了敵人的機關陷阱！

他反而不急了。

——多年的江湖經驗告訴他，愈危險的時候愈不能急，否則必然會死得最快！

他本來就是個非常鎮靜的人。

所以他雖然經歷了無數次的危難兇險，總是能化險爲夷，一直活到今天。

他深呼吸了兩次，讓自己冷靜了下來之後，他開始想：現在，應該怎麼辦？

他想了好一下子，實在也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才好，不過，有一點他是知道的：

——任何情況下，絕不能坐以待斃！

於是，他首先取下岩壁上的一支火把，然後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去。

他走得很慢，很慢。

他高舉著火把，仔細的檢視著兩邊岩壁……

走了一陣子，他不禁有點氣餒，因爲他仍然沒有發現什麼可疑之處。

鼓起勇氣，再走，居然又回到了剛才他取下火把的地方！

天，這樣下去，豈非要活活被困死在這裡？

他不禁苦笑歎氣：「媽的，邪門得很，世上居然有這種古怪的機關，眞不知雷震天是從那裏學來的。」

他乾脆席地坐了下來。

——既然找不到出路，無謂的亂動，豈非白浪費體力？

再乾脆一點，他將火把插立於地，整個人竟在地下躺了下來。

而且，他居然還從懷裏掏出一個不到半個巴掌大的酒葫蘆。

好小的酒葫蘆。

好美的酒葫蘆。

裡面居然眞的有酒。

賀去病喝了一口，一小口，一小小口，嗯，簡直就只有一滴而已。

他喝酒是這麼小家子氣的？

當然不是。

從這裡，你就可以發現他是個多麼有經驗的江湖客了！

——因爲，那個小葫蘆是他隨身攜帶的「緊急救難酒」！平時，他是絕對不喝他的，只有在十分危險的時候，就像現在的情形，他才會拿出來喝。

無疑，敵人是想將他活活困死、餓死、累死，甚至，渴死！

人，通常在不吃不喝的情況下能活多久？

據說在「不吃」的情況下，耐力强的人可以活過旬日；甚至生命意志力旺盛的人，聽說可以支持可達近月而不死！

這是不是眞的？

賀去病不知道。

他只知道一個人如果「不吃」再加上「不喝」的話，任你耐力再强，只怕活不過三五天。

——渴比餓更可怕。

這是基本常識。

賀去病是個聰明人，當然懂得這麼簡單的常識，所以在他出道江湖的第二年後，他便開始攜帶「緊急救難酒」，以備不時之需。

記憶中，他闖蕩江湖這麼多年來，曾經動用過「緊急救難酒」。

那次，好像是兩年前，哦，不，三年，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了，不知爲了什麼事，他得罪了江湖上的黑幫人物，好像是爲了一個女人，對，那年是流浪到張家口，興來尋花問柳，看上了一個姿色頗姣的煙花女，噢，那豐盈的體態，以及勾人懾魄的煙視媚行，令他渾身骨頭都要酥軟過去，賀去病當然立刻就「上」啦。

這一上，却不料「上」來了一身大麻煩。

原來，那名煙花女竟是居庸關一帶的黑幫頭子，叫什麼狼的，對了，叫「春之狼」的大流氓的九姨太，大概那個「春之狼」年歲已大，已無法滿足她的「基本需求」，於是偷偷捲款而逃，不知怎地淪落風塵，賀去病合該倒霉，正高興成爲她的入幕之賓，大享巫山之樂時，不想「春之狼」帶著一班人找上了門來。

不由分說，那幫人自然也都一湧而上啦。

此上與彼上當然不同，賀去病差點連條命也沒有了。因爲那個「春之狠」雖然年紀大了一點，「牀上功夫」或許稍嫌不足，但是殺人的功夫可是一等一，一點兒也不含糊哪！

特別是他帶領的那十二個手下，叫什麼「十二天花狠」，簡直比眞的狠還兇，還惡！

一比十三。

這當然不是說笑的。

賀去病精得像狐狸，立刻拔腿而逃。

只可惜這條狐狸雖精，却也躲不過那兇狠的十三條狠的追殺，終於在張家口的「砍頭坡」被他們團團圍住了！

於是乎，一場惡鬥於焉展開。

結果，結果賀去病當然是沒有死啦，否則他現在那還會被困死「不管事山莊」的地道裡。

那一戰，咳，眞的是殺得日月無光哪，賀去病當然是豁出去啦，像一頭被逼瘋的猛獅，力敵十三條惡狠，血濺「砍頭坡」！

置之死地而後生。

這句話好像有點道理。

那一仗，賀去病蠻以爲此命休了，抱著殺一個算一個的「蝕本戰術」，誰知到後來，那十三條惡狠居然全部伏屍「砍頭坡」。

——砍頭坡之役，令「鬼頭浪子」賀去病從此聲名大噪，名揚江湖。

是的，那一仗的確是讓賀去病成名矣，然而他本身也身中十八刀，奄奄一息的倒在砍頭坡！

所幸的是，那十八刀並無一刀傷及致命的要害處，並未讓賀去病立刻氣絕身死。

但是那時候他無疑已流血過多，而且力氣也已用盡，幾乎虛脫而死！

結果，他沒有死。

——靠的就是那瓶「緊急救難酒」哪！

那次「緊急救難酒」讓他恢復了體力，因而能制住流血，最後得以生離「砍頭坡」。

這次，是否也能幫助他安全脫離「不管事山莊」的地道陷阱呢？

能麼？

* * *

基本上，上一次的遇難與今次的遇險是有點不一樣的。

上次是受傷流血，體力透支，內功用罄，所以一次喝光了那瓶「緊急救命酒」，藉以調息內功，恢復體力，這回則是身陷機關，被困無路，不知道要被困多久，因此不敢一次喝光「緊急救難酒」，只能一次喝一點點，甚至是一滴滴。

而且，非到必要關頭，渴得不能再渴的時候，絕不輕易動用它。

因此賀去病喝了一小口之後，便小心翼翼地把他揣入懷裡，然後閉下眼睛靜靜躺著……

折騰了老半天，他的確感到了有點累，不知不覺，他居然慢慢進入了夢鄉……

——此時此地，他竟然還有那份心情睡覺，佩服！

* * *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自感偉大無比，應壽與天齊，於是乃命江湖術士四出尋找「長生不死之藥」，徐福率領五百童男童女一去不回，據說到了東瀛扶桑國去。

到了漢代，扶桑國進貢受封爲「倭奴王國」。

唐時，倭奴人派遣留學生凡達十九次，吸收唐文化，終於有了文字。

元代，蒙古鐵騎橫掃披靡，所向無敵，直搗義大利威尼斯，殺得洋番鬼佬屁滾尿流，直呼「黃禍」；惜兩次東征東洋小鬼子，却遇颱風，無功而退，倭奴鬼子安然無恙。

明朝，倭奴海盜開始侵擾中國東南沿海，憑著凌厲無比的倭刀(今稱武士刀)，橫行於江浙以迄廣東之沿海地區，甚且劫掠千里，直達南京附近！

這幫無法無天的倭奴鬼子，我們稱他「倭寇」。

嘉靖年間(西元一五四九年)，平倭大將軍戚繼光大展神威，殺得倭寇鬼子抱頭鼠竄，喊爹叫娘，從此消聲匿跡，屁也不敢放一個。

——倭寇，就是東洋鬼子「出入」中國的開始。

* * *

郭八吉很小心謹愼的走著。

他必須如此。

否則他怕自己會不小心迷了路。

雖然，這地道機關他走過不少次，但畢竟也不是經常走，最主要的是，這地道機關實在太奧妙複雜了，簡直只可用「鬼斧神功」四個字來形容。

記得他第一次進入這機關地道時，雖然已熟記了整個地道圖，居然花了一天一夜的工夫才走出機關地道，差點就被關在裡面了。

他曾經疑惑過，在他的印象裡，主人雷震天平素雖對各種刀劍陣法頗有研究，甚至是對花、鳥、棋、畫等也有涉獵，唯獨就是不見他曾研究過什麼機關地道的，他爲何能設計出這麼巧妙的機關？

其實，郭八吉的疑惑不只於此。

本來，雷震天一向居住於風景幽絕的西子湖畔，一向過得很好，有家有產，有妻有子，却突然在幾年前宣告退出江湖，拋家別妻，只帶著自己悄悄隱居於「不管事山莊」。

他什麼時候買下「不管事山莊」的？爲何自己一點也不知道？

最令郭八吉想不通的是，他怎麼也想不到雷震天的退隱江湖原來只是一個煙幕，骨子裡竟然從事殺人的勾當！他爲什麼會變得如此？

是爲了錢嗎？

他不缺錢用呀。

就算他不懂得賺錢吧，祖宗遺下來的大片產業，任他這一輩子怎麼花也花不完了，爲什麼還要爲錢去殺人呢？

還有一點想不通的是，自從住在「不管事山莊」以來，一般來說，雷震天除了吩咐他殺人的任務外，郭八吉絕少見到他，他大部份時間都在自己臥房裡深居簡出，起居生活與往昔迥然不同。

他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郭八吉沒有問。

他不認為自己有權利問。

——無論如何，下人對主人永遠只有「聽話的義務」，永無問話的權利。

這一點，郭八吉是牢記於心。

郭八吉對雷震天的忠心，除了世俗的禮教觀念之外，最主要的是，雷震天非常善待他。

自小，他入雷家之後，便一直當雷震天的「刀靶」，陪他練劍練刀；某些時候，他還陪他唸書，當他的書僮哩。

而且閑暇時，他還陪他遊山玩水，一起玩，一起野，還是他最好的玩伴哪。

所以，他們之間的感情早已超過了主僕的關係。

及長時，雷震天還特地為他物色了一房好人家的女子當媳婦；不幸的是，結縭不及數載，郭八吉的妻子便罹病過世。雷震天有意為他續弦，郭八吉與妻子感情彌篤，哀痛欲絕，執意不肯再娶，雷震天這才作罷。

雷震天對他如此情深意重，郭八吉當然對主人「死忠」啦。

所以，雷震天如果叫他上刀山、下火海，郭八吉肯定絕無二語。

現在，郭八吉踏著謹慎的腳步，以及懷著一顆頗為疑惑的心情到了「大堂」。

大堂，這當然不是「上面」的大堂，而是地道裡面的一間大石室。

石室雖然簡陋一點，不如上面的大堂來得正宗而雅美，倒也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桌、椅、几等傢具一應俱全，更妙的是，桌上居然還擺放著仍冒着熱氣的茗茶，而且竟還有一盤時鮮水菓。

郭八吉進入石室時，雷震天正拿着一把鋒利的小刀，漫不經心的削著一個拳頭大的梨子。

「坐。」他朝郭八吉笑笑，他總是對他很和氣，很少有疾言厲色的時候。

「是。」郭八吉依言在他對面坐下，在他面前，他始終保持著主僕應有的禮貌和態度。

「情形怎麼了？」雷震天把削好皮的梨子輕輕丟給他。

「讓我來削。」郭八吉把梨子放在桌上，起身說。

「我自己來。」雷震天示意他坐下。

郭八吉只好依言又坐下，其實他倒希望能站著，在主人面前坐下已屬逾份。

他略顯拘謹的把梨子拿在手中，一直等到雷震天削好了另一個梨子放入口中咬了一口時，他才敢跟著吃了一口。

「他們六個人都中了我們的機關陷阱。」郭八吉吃完梨子時，便開始說話：「六個人當中，除了賀去病之外，其他五人像沒頭蒼蠅一樣，急得滿頭大汗，大呼急叫，狂奔瞎撞，結果都累得坐在地上直喘氣了。」

「賀去病呢？」雷震天削了一塊梨肉放在咀中，輕嚼慢問。

「他繞了兩圈，發現跑不出去之後，乾脆躺下來睡覺了。」

「睡覺？」

「是的。」

雷震天瞇了下眼，忍不住歎了口氣：

「他倒鎮靜得很。」

他補上了一句：「大概是我一生中所見過最鎮定的人了。」

「他是個浪子，」郭八吉眼中也有佩服之色：「所以他的江湖經驗比誰都還豐富。」

「他的確是個聰明的小子，」雷震天淡淡的道：「只可惜終不免要困死在地道裡。」

郭八吉默默無語。

雷震天揚起眸光問：「那些下人們住在地道裡還習慣吧？」

「他們起初有些驚慌，」郭八吉說：「不過我已經安撫他們了，我告訴他們只要敵人困死氣絕，便可以回到地面上去，這段期間，地道裡衣食住行都沒問題，一切如常，他們也都很放心，各自做自己的工作。」

一頓，他補了一句：「我也遵照你的意思，警告他們不可隨意亂闖，否則格殺勿論。」

「很好，」雷震天露出一個滿意的微笑，接又問：「依你看，他們大概要幾天才能餓死？」

郭八吉想了一下，「我不知道，我從來沒有見過餓死人的情形。」

「照這樣看，姓賀那小子肯定是最後一個死，」雷震天喝了一口茶說：「所以，你只要注意他便行，一發現他氣絕之後，立刻通知大家回到地面去，畢竟在地底下住得太久會悶死人的。」

郭八吉嚅了下咀問：「一定要等到他們死了，我們才能回到地面去麼？」

「是，」雷震天點了下頭說：「這個地道設計與衆不同，有進無出，並沒有其他出路，非等得他們死後，我們才能由原路出去。」

「為什麼當初不設計一條出路？」這句話郭八吉本想問的，但是長久的服從習慣使他又沉默了下來。

不過，他還是忍不住問了另外一個他始終想不通的問題，他說：「李大白的叛變，我起初以為他是厭倦了殺手生涯，但是，看他的樣子好像不是為了這個……」

雷震天沒有說話，他默默啜著茗茶。

郭八吉頓了頓，又說：「我不明白的是，他們為什麼罵我們漢賊子？是否，眞如他們所說的，我們這幾年來所殺的人泰半都是平倭有功的英雄好漢？」

雷震天仍在啜著茶。

「對不起，」郭八吉立刻低首垂眸：「我不該問這麼多的。」

「不，」雷震天放下茶盅，淡淡一笑：「你應該問的。」

「其實，」他語氣低沉的接著說：「我想，你一定知道，我們既然拿人錢財為人殺人，只問這個人殺得了殺不了，那還管他的出身背景，你說是嗎？」

郭八吉沉默。

但是，他終於還是開口了：「有一個問題，我一直想問，但是我又不知道該不該問……」

「什麼問題？」雷震天淡淡睨着他。

「那就是，」郭八吉用舌捲了一下唇角，似乎下了很大的勇氣：「我們為什麼要搞殺人的生意呢？我們並不缺錢用，不是

嗎？」

雷震天微微一笑：「世上有人嫌錢多麼？」

「但是，我們還有很多其他的方法賺錢啊，爲什麼一定要幹這種見不得光的殺人生意呢？」這句話，郭八吉並沒有說出來，他覺得他已經說得太多了。

「現在，」他試探著問另外一個問題：「我們的組織已給李大白的背叛而瓦解，我們怎麼辦？」

「什麼怎麼辦？」

「我的意思說，咱們就此收山，抑或再組一個殺人幫？」

「你說呢？」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雷震天忽然輕歎了一口氣，苦笑道：「這事以後再談吧。」

「是。」郭八吉忽然有一個感覺。似乎，這件事雷震天並不能做主。

——難道，幕後有人控制着他？

——如果是，是誰？

「段千常笑是否眞在黃山？」雷震天打斷了他的沉思。

「照這樣看來，」郭八吉抬首應道：「李大白既已叛變，段千常笑在黃山的消息八成是假的。」

「那麼，」雷震天沉聲說：「我們應該在他們死前問出段千常笑眞正下落。」

「我們仍要殺段千常笑？」

「爲什麼不？」

「我的意思是說，」郭八吉謹愼地道：「我們的組織已被瓦解，已經沒有人手執行任務了。」

他立刻又補上一句：「當然，還有我可以執行任務，但是，憑我一人之力，恐怕很難殺得了段千常笑，誰都知道段千常笑刀法出神入化……」

「如果，」雷震天插咀道：「加上我呢？」

郭八吉頗爲驚異地望了望他：「你要親自出馬？」

「有我出馬，得手機會應該大些，不是嗎？」雷震天神色從容道。

郭八吉嚅了嚅咀：「你已封刀退隱江湖多年……」

雷震天淡淡一笑：「封刀並不表示武功就一定會退步，這幾年來，我其實並沒有鬆懈練功，這一點你大可以放心。」

「我不是這個意思，」郭八吉連忙說：「我是說你既已退出江湖，若親自出馬狙殺段千常笑，萬一被武林中人知道……」

「知道又怎樣？」雷震天攔口道：「自古以來，强者生存，弱者淘汰，我雷震天雖然封刀，若能殺得了段千常笑，武林中人又能拿我怎辦？」

郭八吉張口欲言，忍了忍，終於還是說了：「對你的名譽總是不太好吧。」

「這年頭，」雷震天輕笑起來：「誰還再理名譽兩個字？這個世界，誰是强者，誰有錢，誰有勢，誰就有名譽，不是嗎？」

郭八吉沈默。

——他發覺，雷震天變得太多了。

但他還是開口了，他突然想到一個問題：「但是段千常笑近年來已絕少在江湖上行走，我們很難查知他落脚的地方。」

「這不難，」雷震天低沉道：「高劍父是他最好的朋友，他自然知道他的下落。」

他望了望郭八吉：「因此，我們只要問問他，不就知道了嗎？」

「是的，」郭八吉點點頭：「是否現在就把他抓來拷問？」

「不用急，」雷震天微微一笑：「餓他幾天，待他有氣無力時再將他抓出來，豈非更加安全？」

「是。」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了。」

「那，」雷震天朝他柔和笑笑：「你累了大半天，早些下去休息吧。」

「是。」

* * *

郭八吉的確是有點累了。

可是他却久久不能入眠。

或許，他不慣住在地道。

他乾脆披衣持刀下床。

他漫無目的的走著。

他很自然的走向困住敵人的機關陷阱。

他一向是個很負責任的人。

雖然，這個機關做得巧妙無比，敵人一定逃不出去，但是凡事總有個萬一，萬一被他們其中任何一個逃出去的話，那就麻煩了。

肯定，雷震天這輩子的名譽蕩然無存！

誰肯再尊敬一個秘密殺人組織的頭子？

雷震天雖然算不上是個德高望重的武林君子，但是誰也不敢說他是「壞人」；依世俗的眼光，他在江湖上還稱得上是個「正派人士」，多多少少還是有那麼一點名聲的。

因此郭八吉不敢大意，他絕不願見到雷震天的聲譽毀於一旦，雖然雷震天本人並不在乎。

擇良木而棲，選明主而隨，這是他做人的宗旨，他是個相當固執而保守的人。

否則他也不會在他妻子過世這麼多年，到現在仍不肯續弦了。

這種人其實已經很少見了。

時代的文明，物質的發達，現在的人愈來愈變得現實了。

郭八吉不是現實的人。

他甚至瞧不起現實的人。

他欣賞「飲水思源」的人。

飲水思源，就是不忘本。

可以這麼說，他就是一個不肯忘本的人。

* * *

當他拖著疲憊的脚步走回自己的房間時，他臉上有滿意的微笑。

因爲六個敵人全部都實實在在的被困於機關裏，一個也沒走脫。

他緩緩的走著……

突然，他聽到了一陣輕微聲響！

聲音很熟悉，是機關發動的聲音。

他立刻停下脚步，凝神靜氣……

是不是敵人觸動了機關，走脫了？

他立刻否定了這個想法。

因爲聲音從另外一個方向傳來的。

——雷震天的房間傳來的。

郭八吉立刻奔前去。

但是他忽又停了下來。

他本以為雷震天發生了什麼事，可是他明明看見敵人還被困在機關裏哪，莫非……

郭八吉很快想到了一個問題：

——這地道一定有出口。

——世上那有沒有出口的地道。

那，雷震天為什麼要說沒有呢？

方才，他是不是從另一個機關出去了呢？

如果是，他去那裏？

他為什麼不聲不响的一個人去？

想到這裏，郭八吉不禁打了一個冷噤！

——莫非，莫非雷震天丟下他走了？

他有理由這樣做的。

一定是他見組織已瓦解，怕自己洩露秘密，因此為了安全起見，乾脆把自己和敵人一起困死算了，那麼世上再也沒有人知道他的秘密，他大可高枕無憂……

郭八吉面如死灰。

他突然感到死亡的陰影像張網子般罩住了他……

「不，」他很快又在心中對自己說：「他不是這種人，他一向愛己如弟，他不可能連我也殺了，他知道世上對他最忠心的人便是我，他絕不可能這麼做……可是，如果不是，那究竟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想到這裏，他又邁開了脚步。

畢竟，要了解事情的眞相去看個究竟不就知道了麼？

* * *

「公子，公子……」

郭八吉輕敲著雷震天的房門。

寂然無聲，沒人應門。

再敲兩下，還是一樣。

郭八吉不禁疑惑大起。

他忽然想到了另外一個問題：

——會不會，雷震天有了什麼意外？

想到這裏，他忍不住雙掌用勁震斷門門！

房門一開，他怔住了。

因為，房裏居然不見雷震天人影。

他去了那裏？

房裏井然有序，有條不紊，毫無打鬥的跡象，顯然並無人潛進來，雷震天應該不會遭到什麼意外……那麼……他眞的是逃走了？

郭八吉細細檢視了整個房間。

他相信這個房間裏一定有機關。

方才的聲響他聽得清清楚楚，不會錯。

這個機關肯定就是出路。

但是，機關在那裏？

郭八吉找了半天，竟毫無發現。

他更加迷惑了……

也更加恐懼了……

* * *

李大白盤膝而坐，上半身斜靠著岩壁。

他此刻的感覺：累、餓、渴……

當然，還有一股恐懼。

死亡的恐懼。

恐懼中還有一絲濃濃的不甘。

不甘就這樣被困死在這裏。

所以，他還有憤怒的感覺。

當他聽到了郭八吉叫他的聲音時，他忍不住咬牙瞋目：「郭八吉，你這個漢賊子，媽的，有種的，你就放我出去，咱們一對一，看誰厲害……」

「算了吧，階下之囚，何足言勇？」郭八吉冷沉的聲音傳入李大白的耳膜：「告訴你，這就是叛徒的下場，你死定啦！」

李大白壓抑著心中的憤怒，努力使自己冷靜下來，他想捕捉郭八吉發話的方位，他握緊手中的刀，凝神靜氣的辨聲聽音，一方面張口引誘郭八吉說話。「郭八吉，想想，你跟著雷震天闖蕩江湖多年，好歹也算是個漢子，想不到竟如此齷齪卑鄙，用這種見不得人的鬼蜮技倆困住我們，你，連鼠輩都不如！」

郭八吉冷笑兩聲：「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江湖上殺人與被殺，只問結果，不問手段，你怎麼變得這麼迂腐了？」

李大白有些氣餒。

因為他聽不出郭八吉的正確位置在那裏，只覺得他的聲音在地道裏有回音，顯得飄忽不定，根本找不出他發話的位置。

不過他還是不死心，他躡手躡脚，屏息靜氣，小心翼翼的沿地道而走，企圖找出郭八吉，這是他唯一求生的希望。

但是，郭八吉彷佛能看到他的舉動，他冷嗤一聲：「算了吧，李大白，這個機關可說是世上獨一無二的，你不但一輩子跑不出去，而且你永遠無法找到我，我勸你還是省點力氣，說不定還能多活一兩天……」

「郭八吉，你這個歪種、畜牲、禽獸、雜種、賊胚子！」

李大白陡然大怒，忍不住狂哮起來：「你這殺千刀的漢賊子，必然不得好死，絕子絕孫！」

他一面臭罵，一面舉刀用力朝岩壁上砍，但只見壁屑紛飛，煙沙滾滾，反弄得地道裏泥煙迷漫，空氣汚濁，使得李大白視線不清，呼吸困難……

但他似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依然不斷劈刀，不斷怒罵：「狗養的龜孫子，你這個人人得而誅之的漢賊，老子做鬼也不饒你！」

郭八吉只是一味冷笑：「你罵吧，世上只有蠢人才會罵人，你幾時見過有人被罵死的？」

「媽的，」李大白却越罵越大聲，他怒吼著：「雖然老子罵你不死，但是老子却罵得高興，你這千刀萬剮的人渣，沒屁眼的賤種，狗娘養的賊種……」

郭八吉說得不錯，李大白再怎麼罵也罵不死人的，而且很快的反使自己累得滿頭大汗，氣喘如牛……

終於，李大白收聲住口了。

他頹然的跌躺在地上……

「不罵了？」郭八吉陰惻惻道：「瞧不出你，居然還識得這麼多粗話，原來你是個沒修養之人……」

李大白此時此刻當然不會再管他什麼修養不修養了，他忍不住又張口狂罵：「野種！雜種！賤種！賊種！沒種……」

還有什麼種？

沒有了，李大白再也想不出來了。

就算還有，他也已無力再罵了。

他終於安靜了下來。

＊　＊　＊

郭八吉卻不肯安靜。

他彷彿有意激逗李大白，他桀桀微笑：「罵啊，再罵啊，怎麼不罵了？」

李大白挺著大肚腩直喘氣。

「李大白，」郭八吉的聲音又傳來：「現在，我想你大概也罵夠了，氣也出了，咱們是否可以談談別的話題？」

李大白抹了一下額角的汗，哼了哼：「我們之間還有什麼好談的？」

「你到底爲什麼要背叛我？」郭八吉語音低沉而冷肅。

「你明知故問。」

「你是否因厭倦殺人生涯而背叛我們？」郭八吉口語認眞。

「你是在裝蒜？」李大白冷冷道：「抑或存心逗弄我？」

「我是眞的不知道，所以我才會來問你。」郭八吉說：「你口口聲聲罵我們漢賊子，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李大白口語有些疑惑：「你是眞的不知道？」

郭八吉忽然歎了一口氣：「事情到這種地步，跟你直說也無妨，我想你現在也應該知道，雖然我在你面前是幫主，但我也是聽命行事，我家公子命我要殺何人，我便把指令傳給你，其間來龍去脈，我眞的是一點也不知道……」

李大白心中一動，立刻坐了起來：「這幾年來，你要我殺的人泰半都是當年跟隨平倭大將軍戚繼光的英雄好漢，你眞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郭八吉回答：「這幾年我跟隨主人退隱江湖，住在『不管事山莊』不問世事，我怎知道那些人是平倭的英雄好漢？」

「好，」李大白大聲道：「那就讓我來告訴你，你知不知道段千常是什麼人？」

＊　＊　＊

郭八吉終於知道李大白叛變的眞正原因了，他也終於知道段千常笑是什麼人。

但是，李大白所說的一切是不是眞的呢？

這年頭，不懂得說謊的人就不是人，何況李大白現在身陷險境，爲了求生，當然更加會說謊。

他的話可信嗎？

如何才能証實他的話是眞的？

除非去問雷震天。

但是雷震天已經走了呀。

不，他絕不會丟下自己不管的。

他敢肯定他絕不是那種人。

郭八吉左思右想，心念起伏，一時間也拿不定主意……

不過他還是做出了決定。

——他又回到了雷震天房間。

——他一定要找到機關出路。

＊　＊　＊

郭八吉已經花了個把時辰，依然找不到機關的開關在那裏。

他想放棄。

但是倔強的個性與强烈的求生慾望，驅使他咬牙堅持下去。

他從頭來，找遍每一寸地方……

結果，他還是失敗了。

「設計這機關的人眞是鬼腦筋啊！」郭八吉忍不住苦笑歎氣。

他屈服了。

他沮喪的在椅上坐了下來。

他感到有點累。

也覺得睏。

不知不覺便靠著椅背睡著了……

坐在椅子上睡當然不比在床上來得舒服，但是他實在太累了，竟也呼呼大睡起來。

睡著，睡著……

也許，他還以爲自己是睡在床上，居然還來一個翻身！

這一翻，他差點連人帶椅跌到地下去。

他赫然驚醒！

他一睜開眼，正好看住天花板。

天花板當然也是石壁。

石壁，多奇怪的石壁。

郭八吉一直都忽略了頭頂上的石壁，由於他所知道的「南來順酒樓」以及「不管事山莊」的地道機關都安裝在臥房床上，因此他很自然有了先入爲主的觀念，幾乎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那裏，而把頭頂上的石壁給忽視了。現在他才發現，原來那裏的正中央竟有一塊約莫一尺見方的圖案。

那個圖案好怪，看上去好似野獸動物，又好像什麼都不是，顏色不深，面積也不大，所以若非很專注實難發現那個圖案。

特別是它正好就在頭頂上中央，看來好像是裝飾圖案，位置相當明顯，但也因爲它明顯，因此也非常容易令人忽略。

——人，總喜歡鑽牛角尖，老往艱深處望，越明顯的地方反而越容易忽視了。

郭八吉就是這樣。

他其實早應該發現那塊圖案的。

他忍不住仰首細細端詳……

看了好久，終於他看出那圖案是什麼了。

——原來，那圖案畫的不是動物，哦，不，是動物，美麗的動物，女人。

而且居然還是個裸體的女人！

奇怪，簡陋的祕室裏爲何會有這種圖案？

郭八吉心中輕笑了起來。

他是男人，結過親的男人。

所以他很快知道那塊圖案的用意了。

——睡在床上正好一眼可以望到，寂寞的時候，沒女人在身邊可供慰藉，不是就可以靠那個裸體畫來「自我解決」了麼？

「設計這機關的人眞邪門，居然連這個也設想週到。」

郭八吉心中嘀咕著，眼睛卻忍不住盯住那幅裸體女人。

老實說，那幅圖畫得並不怎麼樣，只不過是「三點私處」全裸，沒什麼味道。至少郭八吉不喜歡全裸的女人，他一向喜歡若隱若現，含蓄一點的女人。特別是這幅圖畫大概並非用上等彩料，也許是時日頗久，已有斑剝痕跡，已不能算是完整的圖畫，因此郭八吉才會花那麼久時間看出那是幅裸女畫。

郭八吉既然不喜歡那幅裸女畫，自然也就不想再看了，正當他想把視線移開時，忽然心中一動，脫口道：「噫，那裸女的私處怎麼一團黑？」

——廢話，那個地方不是黑的，難道是白的、或是紅的不成？

問題不在這裏，那個「地方」當然是黑的，只見它居然還凹下去。

——當然是凹下去，難道還突出來不成？那豈不成了人妖？

不，郭八吉注意的焦點是，這幅裸女畫不過是粗劣的平面畫，何以獨對那個地方如此「厚愛」，居然予以「立體化」，豈非「傳神」得出奇？

郭八吉很好奇，忍不住舉刀向「那個地方」戮了戮……

嘩，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當他用刀鞘尾戮了幾戮之後，驀然一陣隆隆聲響起，陡見左邊的石壁整個裂了開來，現在了一個地道！

——原來，那個地方就是開關哪！

郭八吉呆住！

他心中忍不住一陣暗歎：把開關隱藏在那種地方，誰會注意到呢？

——一般人見到「那種東西」，道貌岸然者，立刻顧左右而言他，以示「聖人」也；好色者，則乃飄飄然，神馳意猿，想入非非，那還會想到那個地方竟然「別有洞天」呢？

設計這機關的人眞是抓住了人性的弱點了。

郭八吉誤打誤撞，撞開了機關，心中當然欣喜若狂，他定了定神，便走入地道……

＊ ＊ ＊

月光像牛奶，斜斜的流進花格窗子。

她的皮膚比牛奶還美，特別是她一絲不掛的時候，雷震天便像一頭飢渴的野獸，瘋狂的投入她的懷裏。

其實雷震天見過不少女人，也跟很多女人上過床，而且他老婆當年還有「蘇州第一美女」之稱，照講，世間上再也很難有其他的女人令他痴迷瘋狂的了。

可是他却偏偏對她痴迷，對她瘋狂。

認眞論起來，若以世俗的眼光來論美醜，他的老婆或許不比她美，但也絕不輸給她，雷震天却死心塌地的愛上了她，而且心甘情願的拋妻別子，不惜爲她退隱江湖、不惜爲她殺人、不惜爲她做任何事……

——情，能使人成熟，能使人幼稚，能使人可愛，能使人可憎……當然，也能使人瘋狂。

雷震天爲她而瘋狂。

現在，他又瘋狂了。

因爲，她已一絲不掛。

像平時一樣，他像一頭又飢又渴的猛獸，粗魯的向她撲去……

她也和平時一樣，溫柔而乖巧的順從著他，像一頭綿羊，羔羊。

不只如此，她當然也極盡所能的迎合他。

她從羔羊變成了猛獅，嬌悍的母獅。

婉轉呻吟，鶯語嬌啼，變成了野性的呼叫。

浪叫。

就在那一片令人蝕骨銷魂、心飄魄盪的浪叫聲中，雷震天得到了最大的滿足。

——滿足，這就是他所需要的。

——女人，如果在床上不能令男人滿足，那麼，即使她是世上最漂亮、最美麗的女人，那又有什麼用？你會喜歡她嗎？

——女人，光靠外在美，就好像一朵沒有香味的花，很容易遭到男人厭倦的。

雷震天對她永不會厭倦。

因爲她是一朵又美又香的鮮花，盛開的鮮花，嗯，彷彿是一朵永不凋謝的解語花。

＊ ＊ ＊

高潮已過。

嬌喘依然。

雷震天仍然緊緊的擁抱著她。

幾年來，他覺得只要自己一抱住她，他覺得自已擁有了全世界。

她，就是他的世界。

他願意犧牲一切來得到她。

即使是付出他的生命，他也不後悔。

無悔，就是他對她的愛。

雖然，那或許是樁「錯誤的愛」。

——男女間的情愛，有錯誤與正確之分麼？

「你今天有心事？」她偎在雷震天懷裏，雪白的粉頰上的紅潮未褪，薄薄的唇咀兒還漾著一絲激情過後的滿足，但是，細細長長的單眼皮小眼睛裏却閃著一縷關注，以及難以掩飾的慧黠。

雷震天把臉龐埋在她高聳而堅嫩的胸脯，恣意愛憐的吻嗅著她的體香，語音呢喃，似夢囈：「只要妳在我身邊，天塌下來都不關我事，妳說我怎會有心事？」

被他的短髭磨得痕癢，忍不住格格嗲笑，她媚態萬千的輕咬著他的耳珠，吐氣如蘭，嗓音嬌嗲：「世上任何男人都可以騙過我，唯獨你不能。」

「哦？」

「因爲，」她那丁香小舌像靈活的小蛇捲入他的耳孔，吮得雷震天全身三萬六千五百根神經赫然奔放，彷彿長了翅膀飛到雲端；她嬌睨著他：「全世界這麼多男人，我獨獨只愛你一個，其他的男人我連看一眼都懶，所以他們能騙過我，獨有你不能。」

多美的情話。

情話，其實往往也是謊話。

雷震天不是小男孩，他已經四十多歲了，他當然知道越是美麗的情話，越是不切實際的謊話；但是，他喜歡，由衷的喜歡。

——男女之間，一定要「相敬如賓」麼？

——難道，在床上也要一本正經的「子曰」、「孟曰」，還有什麼他媽的鬼曰嗎？

——是否，在「辦那種事」的時候，也該大喊「感謝主」？

如果你不幸碰到這種「床上伴侶」，肯定的，你一定會從相敬如賓變成了相敬如「冰」。

雷震天沒有變成冰，他曾經是，但早已被她的熱情溫馨溶化了。

在她面前，他永遠感到自已是個長不大，但却是個「快樂的男人」。他喜歡她的

溫柔馴從，喜歡她的熱情奔放，喜歡她的嬌聲野浪，喜歡她「美麗的謊言」，喜歡她的……

總之，跟她在一起，他就覺得人生充滿著樂趣、充滿著生氣。

現在，他就生氣勃勃的把她嬌小的胴體抱了起來，緩緩走向浴池……

＊　＊　＊

雷震天之所以迷戀她，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她，鬆骨拿捏功夫特別到家。

幾年來，自從與她在一起之後，雷震天也慢慢喜歡上了泡熱水澡；特別是在與她「辦完那種事」之後，帶著意猶未盡的飄飄然，把整個人泡入浴池裡，閉目憩息享受她純熟的鬆骨按摩技術，呵，那種滋味，雷震天只能以四個字來形容——無法形容。

無法形容的快樂，誰能忘得了？誰能不迷戀？

——人的一生，是否應該盡情尋求快樂呢？

雷震天認為是。

所以他不惜任何代價得到她。

尤其是此刻，他正躺在浴池裡，享受著她柔情蜜意的按摩拿捏，他更加有「不虛此生」的感覺。

「告訴我，」拿捏完之後，她像小鳥依人般的依偎住他：「是否發生了什麼事？」

「唔——」雷震天懶懶的應了一聲，彷佛已進入了夢鄉。

「不嘛，」她輕輕推著他，然後又輕輕的在他肩上咬了一口，嗲聲道：「如果你再不理我的話，那我就一口把你吞進肚裡去……」

「妳吞，」雷震天輕捏一下她的手臂，嗯哼著：「我喜歡被妳吞進去，最好能一輩子呆在妳的肚子裡，那妳想甩開我都不行了。」

「你壞，」她嬌笑著在他的腋窩搔了兩下：「瞧你剛才那副樣子，才好像要把我吞了呢。」

雷震天怕搔，他笑著抱住她那水蛇腰肢：「小妖精，妳想要我說什麼？」

她那滑凝如脂，柔若無骨的胴體，壓到了雷震天壯碩的身上，纖長如春葱的手指兒輕撫著他下巴的短髭：「別瞞我，你的眼神告訴我有心事，你想賴？」

「我總是逃不過妳的眼睛，」雷震天托住她圓俏的下巴，淡淡微笑：「其實也沒什麼，李大白那小子叛變了。」

她平靜的望住他，沒有說話。

「還是妳聰明，」雷震天歎了一口氣：「當初我用這個方式組織殺人幫，妳會經反對，担心李大白權力過大，萬一他背叛，整個組織便告瓦解了，不幸被妳言中了，妳眞有先見之明。」

她微微一笑，「我那有先見之明，我怎知道李大白會叛變，不過是不贊同你把權力全部放給他，造成尾大不掉，不容易控制……」

她把臉蛋伏在雷震天寬厚的胸膛上：「不過我知道你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安全理由，萬一組織被揭發不致使你身份暴露，我知道你的苦衷，我不怪你。」

雷震天愛憐的撫摸著她美麗的背脊：「妳總是這麼善解人意，居然連一聲責怪也沒有……」

——男人，最憎的就是女人的「事後責怪」。

——事後責怪，就如「事後孔明」一樣，當你努力做某件事而不幸失敗時，你的女人非但不體恤安慰你，反還橫眉竪目，像打落水狗般的數落你，試問，這種放「馬後砲」的女人，你會喜歡她一輩子嗎？

她不是那種女人。

所以，雷震天寧願拋棄美如天仙、出身良好的嬌妻，與她共同厮守。

——能抓住男人弱點的女人才是眞正的女人。

她現在就是這樣，她非但不責怪他，反而咪咪一笑，甜甜道：「沒關係，再了不起的人也都有失敗的時候，何況這幾年你一直做得這麼出色，所有的任務都順利完成，現在只剩下一個段干常笑，我知道你一定有辦法解決掉他的。」

鼓勵與責備，永遠是「聰明女人」與「愚蠢女人」的最大分野。

她顯然是屬於前者，她深深吻了他一下：「暫時把這不愉快的事情忘掉，喏，待會我親自下厨為你弄下酒菜，而且，我也陪你喝個痛快，今夜咱們來個不醉不歸，你說好不好？」

「好，當然好，」雷震天輕拂她沾滿熱氣水珠的臉龐兒，捏了捏她的下巴：「迷人的小妖精，妳說的話我幾時說過不好？」

「你壞。」她嬌嗲，撒嬌。

雷震天接著把整個事情發生的經過，一五一十的說給她聽……

主僕之情　異國之愛

地道相當長，郭八吉幾乎走了半個時辰之久，仍未見出口。

他走得不快。

只因為他對這個地道不熟，而且担心會有什麼厲害機關，萬一不小心遭到暗算，那才死得冤枉，所以他才會走了這麼久，仍未見地道出口。

不過由於他逃生心切，還是不知不覺的加快了脚步……

走著，走著……

忽然，他眼睛一亮。

他看到了階梯，往上的階梯。

——終於看到了出口。

＊　＊　＊

沿階而上，到了盡頭時，郭八吉很順利的找到了機關的開掣。

他試著扳動梯口一塊突出的石條，果然一陣隆隆聲過後，石壁現出了一個通口。

他首先看到的是月光。

淡淡的月光，像打翻的牛奶瓶，直瀉而下。

郭八吉不是個喜歡月光的人。

可是他此刻忍不住想把它擁在懷裏親吻。

多可愛的月光呵！

當他跨出通口時，他還看到了銀河，銀河如鍊；而且也看到了幾顆不太亮的小星星，不住的對著他眨眼，彷彿是慶幸他

的劫後餘生，大難不死……

帶著幾許涼意的夜風迎面撲來，令他忍不住精神一振，他開始打量這裏的環境。

這是那裏？

郭八吉覺得這裏好陌生，放眼眺去，盡是山巒起伏，相當冷僻、荒涼……

望著，望著，他正舉棋不定，不知往那裏走時，忽見前頭不遠處的疏林裏有一絲微弱的燈光，頓時心中大喜，有燈就表示有人，立刻就想朝那裏走去，希望能找個人問問路。

可是，就在他心念打定，正想抬步走時，忽聞背側有道勁風急射而來！

郭八吉的武功不算差，身手靈活，反應極快，當下開聲吐氣，扭腰挺身，奮力向旁邊橫閃急挪……

也許，他脫離險境，一時高興過度，而致減低了警戒心，發現得太遲了。

也許，敵人的身手太好，出手如電，根本不讓他有閃避的機會。

也許……

不管是什麼原因，總之郭八吉甫一動身，連刀都沒來得及出鞘，便覺背側猛的一痛，似是被重物猛力一擊，當場打得他仆跌於地！

他忍痛滾地翻身，奮力拔刀。

他順利的拔出刀來。

可是他却不敢動彈。

因爲就在他刀出鞘的時候，一把泛著寒芒的刀鋒已抵住他的喉嚨。

「方才，我用刀背砍了你一下，你就應該知趣的束手就擒，居然還敢拔刀，我看你大概是活得不耐煩了！」持刀之人語音冷漠。

郭八吉喉間頂了一把刀，連頸子都不敢轉動一下，只能用眼角餘光去看身側的敵人，但是他却無法看清那人的面孔，只能看到那人的輪廓……

他強自鎭定：「你是誰？」

「別管我是誰，」那人冷冷道：「倒是應該我來問你，你是誰？爲什麼從那地道出來？」

那人說話相當快，而且口音相當重，好像不是漢人，以致郭八吉一時聽不清楚他說什麼，只好囁嚅問：「你，你說什麼？」

「我說啊，」那人把音調放緩，再問一次：「你是什麼人？」

「我，」郭八吉只好照實回答：「我是『不管事山莊』的人……」

「叫什麼名字？」

「郭八吉。」

那人似乎楞了一下。

這當中，郭八吉已看清楚架在自己脖子上的刀鋒，居然是倭刀，不由得脫口道：「你，你是倭奴人？」

那人沒有回答。

他忽然點住了郭八吉的昏睡穴！

* * *

雷震天仍然與她泡在浴池裏。

「照這樣看來，」她聽完雷震天的訴說之後，便說：「要殺段干常笑似乎很困難了？」

「殺他本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雷震天淡淡道：「他這個人非但有一身好武功，而且行踪飄忽不定，很難找到他落脚之處，要不是查出他與高劍父是莫逆之交，否則還眞不容易找到他哩。」

「說得是，」她偎著他說：「這幾年來，一直都找不到他的下落，要不然早就對他下手了。」

她擡眸望住他，又說：「高劍父是否一定知道他的下落？」

「應該知道，」雷震天緩緩道：「據說今年元宵，段干常笑曾到高劍父的『長劍山莊』小住，照道理他應該會把落脚處告知高劍父。」

她想了一下：「這麼說，不能把高劍父活活困死，否則便問不出段干常笑的下落了。」

「那當然，」雷震天回答：「先困他兩天，讓他餓個半死，再來拷問他，不怕他不說。」

「這個我知道，」她點點頭，忽又望住他問：「現在李大白既已解散組織，誰來替我們殺段干常笑？」

「妳說呢？」

「再物色殺手？」

「殺手是不難找，但要物色個好殺手却也不是一蹴可及之事……」雷震天望住她問：「是否，殺了段干常笑便不再殺人了？」

「是的，」她瞇了下小眼睛，語音突冷：「當年殺我父兄之人，於今只剩下段干常笑一人了，只要殺死他，我的血海深仇就此一筆勾銷，當然也就不必再殺其他的人了，再說，這幾年來，我們也殺了不少其他的江湖人物，賺了不少錢，足夠我們這輩子生活了……」

「既然如此，」雷震天接口：「那我們就無需再去組織新的殺人幫了，那麼殺段干常笑的最後任務就由我自己來吧。」

「你？」她顯得有些吃驚：「你一個人殺段干常笑？」

「當然不只我一個。」

「還有誰？」

「別忘記，」雷震天輕笑了起來：「我還有一個郭八吉哪。」

「瞧我，」她也笑了起來：「居然連你那個好兄弟也給忘了。」

「這難怪妳，」雷震天拂了拂她濡濕的髮絲：「爲了保守我們之間的秘密，我一直沒讓你們正式見面，你自然很容易忘記他了。」

「你們二人聯手，」她凝眸問：「有把握殺得了段干常笑嗎？要不要出動我的人手？」

「不行，」雷震天搖搖頭：「你們一出現江湖，只怕整個秘密便要被揭開了，到那時候，你們只怕很難在中原繼續生存下去了……」

他語音低沉著說：「妳應該知道，我們漢人對你們倭奴人已是恨之入骨。」

她沉默無語。

雷震天輕歎了一口氣，深情的注視著她：「如果，妳不是倭奴人的話，我想，我早已把妳娶進門，當我雷家的二少奶奶了。」

她苦澀一笑，低喃道：「你眞情對我，我已經非常心滿意足了……」

「其實我們還是有機會的，」雷震天凝



郭八吉背後被人襲擊，仆倒在地。

視著她：「如果妳以及妳的族人肯改名換姓，易倭服，著漢裝，去倭刀，誰也看不出你們是倭人的，那麼你們便可以進入我雷家了，不是嗎？」

她默默的倚著他……

「小林美智子，」他輕呼她的名字：「妳這個世上最美麗的小妖精，為什麼不說話？」

她，小林美智子，輕歎了一聲，苦澀道：「我是想當你雷家的二夫人，但是，你知道我那些族人，他們的個性，也就是我們倭奴人的『武士道』個性，他們是寧折不屈，他們無論如何是不肯進入你雷家的……」

雷震天苦笑：「是的，他們的忠義精神令人肅然起敬，比起來，我雷震天却成了漢賊子，豬狗不如的漢賊，漢奸……」

「快別這麼說，」小林美智子的眸角倏然泛起一層薄薄的淚光，她用手指捂住他的咀唇，哽咽道：「我知道，你都是為了我，才做了這麼大的犧牲……」

「妳的仇人只剩下段干常笑，」雷震天輕拭她的淚痕，低沉問：「如果我殺了他之後，妳呢，是繼續留在這裏還是回東瀛去？」

「我不知道，」小林美智子輕搖着頭：「我二叔沒跟我提過這件事，你知道，我父兄死後，他便負起領導我們的責任……」

「妳會離開我麼？」雷震天凝視著她。

小林美智子沒有回答。

因為這時候浴室門外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打斷了他們的談話：「小姐，兵衛浩二抓到了一名刺客。」

「刺客？」小林美智子揚聲問：「什麼樣子的刺客？」

「是從『不管事山莊』地道出來的。」門外的女人回答。

雷震天與小林美智子倏然變色！

門外的女人又說：「他說他叫郭八吉。」

「郭八吉？」雷震天差點跳了起來：「他怎會來這裏？」

小林美智子回答：「我和雷公子馬上就去，妳先去告訴他們一聲。」

「是，小姐。」

小林美智子望住雷震天：「你把這裏的秘密告訴了他？」

「沒有，」雷震天一骨碌的翻身而起，一面讓小林美智子為他擦拭身體，一面說：「我從來都沒有把我們之間的事告訴過他，我跟妳說過，他這個人忠耿木訥，如果知道我為你們倭奴人殺人，他絕不會替我們組織秘密殺人的。」

「既然你沒跟他說，」小林美智子為雷震天穿上衣服：「那他怎麼會找到這裏？」

「我不知道，」雷震天苦笑：「也許他無意中發現機關，所以順著秘道而來吧……」

小林美智子開始為自己穿衣：「既然他能來到這裏，秘密勢必被他知悉，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雷震天搖了搖頭：「先去看看再說吧。」

「不，」小林美智子說：「我認為你心中應該及早有個打算才好。」

「什麼打算？」

「如果他肯順從我們，那當然就沒事；」小林美智子神情凝肅：「但如果不肯順從，豈非壞了我們的大事，你不認爲應該有個應變措施嗎？」

「別忘記，他是我雷家的家僕哪，」雷震天不以爲然：「他怎會不順從我？」

雷震天很有自信的說：「我好像曾經告訴過你，他自小入我雷家當我的刀童，跟我一起長大；記得我幾歲的時候，路見不平，與一羣惡少發生衝突，結果他爲了掩護我逃走，肋骨被打斷了兩根，在床上足足躺了兩個半月……」

「還有一次，」小林美智子笑著接口：「你偷摘一個大地主的菓實，大地主向你父親告狀，郭八吉挺身頂罪，結果他被吊起來打得三個月屁股不能沾凳……」

她輕輕一歎，接著說：「所以你對他感情特別深厚，從不把他視爲下人，親如手足……你還告訴過我，你曾經爲他娶妻……」

雷震天微微一笑：「妳既然記得這麼清楚，對他有什麼不放心的呢？」

小林美智子反問：「你既如此信任他，當初爲何不把我們之間的事告訴他呢？你一直把眞相瞞住他，豈非表示你對他的不信任？」

「話不是這麼說，」雷震天瞇了下眼，低喃道：「我爲了得到妳，不惜爲妳殘害自己的同胞，這種事，當然不是光榮的事，而且還是極其可恥之事，我自然不想讓任何人知道，能瞞則瞞，何必讓他知道而破壞了我在他心中的形象？」

小林美智子把臉龐埋在他的胸前，喃喃道：「你爲我犧牲太大了……」

雷震天輕輕托住她的下頷，溫柔的吻了一下她薄薄的紅唇：「誰叫我要愛上妳？」

* * *

郭八吉醒過來時，發現自己置身在一個陌生的環境裏。

陌生的床，陌生的桌，陌生的椅，陌生的燈，陌生的房間，陌生的……」

只有坐在牀前的人不陌生——雷震天，他的主人，他一生中最景仰而崇拜的主人。

「公子。」郭八吉一見到他時，心中湧起一股莫名的激動，立刻翻身坐起，却發現背後被刀背砍過的地方隱隱作痛……

「不要緊吧？」雷震天關注的扶住他：「方才我已爲你搽了葯。」

「不痛了。」郭八吉只覺得心中一陣溫暖，眞的不覺得痛了。

雷震天從几上端起一碗熱湯：「你最喜歡吃的牛肉丸湯，熱的，喝了它你的體力很快就會復原的。」

「是。」

牛肉丸湯果然是熱的，而且還放有兩條紅辣椒，又熱又辣的牛肉丸湯正是他最喜歡吃的。

記得他被雷家收容的時候，他只有八歲大，那時正值天寒地凍，大雪紛飛，凍得耳朵都要掉下來，他進入雷家的第一餐飯，就是那碗又熱又辣的牛肉丸湯。

那碗牛肉丸湯，充實了他飢饉的胃，溫暖了他凍僵的身體，還有那顆孤冷的心。

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就向自己發誓，他這一生人一輩子都要對雷家盡忠盡力。

也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就深深喜歡上了又熱又辣的牛肉丸湯。

在今天，牛肉丸湯實在已是非常普通的菜餚；而且他成了雷震天的心腹，與他平起平坐之後，吃鮑翅、喝燕窩，已是家常便飯，相形比較，牛肉丸湯可以說是「粗食」了。但是，不管吃得再好，即使是天天山珍海錯，頓頓龍肝鳳胆，郭八吉依然是忘不了牛肉丸湯。

——忘不了牛肉丸湯，也就是「不忘本」。

飲「湯」思源，他就是這種人。

他其實是個吃東西相當快的人。唯獨在飲牛肉丸湯的時候，他却慢慢細嚼。

他珍惜它。

非常珍惜。

現在，他雙手捧著它，慢慢的喝。

今天喝湯的心情却和往日不一樣。

喝著，喝著……

不知怎的，他的眼淚忽然掉了下來。

一顆顆的眼淚掉入了湯裡。

「八吉，你怎麼了？」雷震天有些驚異。

「沒什麼，」郭八吉含笑道：「這辣椒眞夠勁，辣得我直嗆淚……」

「別騙我，」雷震天眼神烱烱的望住他：「天下最辣的湘南『鳳辣子』以及川東的黑辣椒，你都可以一口氣吃下好幾條，這兩條紅辣椒怎能難倒你？」

郭八吉眼眶濕紅，默然無語……

「你哭了？」雷震天很吃驚。

在他的記憶裡，他好像不曾見過郭八吉掉眼淚。他清楚的記得，當年他爲了自己被打斷肋骨，以及被打爛了屁股，甚至他老婆不幸過世，他都不曾見他掉過一滴眼淚……

他當然是個有血有淚的人。

只是倔強的個性驅使他絕不在人前流淚，一滴也不肯流下。

他是個好漢。

他是個有骨氣的男人。

所以，雷震天特別欣賞他。也特別疼愛他。

他對他，比自己的親兄弟還好。

現在，他居然哭了。

爲什麼？

郭八吉不肯說。

雷震天却在等他說。

室內一片靜默。

只有郭八吉的喝湯聲。

緩慢，而有節奏的喝湯聲。

* * *

好大一碗的牛肉丸湯，郭八吉吃得滴點不剩。

當他放下湯碗的時候，雷震天又問了那句話：「你爲什麼哭？」

郭八吉用絲帕拭咀，低低應了一聲：「我可以不說嗎？」

「不，」雷震天語氣堅定：「你一定要說，你從來不掉淚的，不是麼？」

郭八吉低垂目光，嗓子沙啞：「因爲，我高興，但又難過，所以我情不自禁就掉淚了……」

雷震天茫然。

他不瞭解他的意思。

郭八吉抬眼望住他，眸孔裡依稀漾著淺淺的淚光：「當我聽到你發動機關的聲響，衝入你房裡，不見你人時，我以為你丟下我不理了，想不到……想不到我非但能再見到你，而且還能吃到這麼好吃的牛肉丸湯，所以我忍不住高興得掉淚了……」

雷震天心中一陣激動。

但他只微微一笑，淡淡道：「這是我不好，有些事沒告訴你，所以才會讓你產生誤解……」

一頓，凝視著他，問：「難過呢？你為何難過得哭了？」

郭八吉避開他的眸光，緩緩低下頭去；但，他很快又抬眼，眼中的淚光仍未褪去：「我，我已經知道李大白叛變的眞正意圖了……」

雷震天沒有說話。

郭八吉眸中的淚光越來越濃：「他說，這幾年來我們要他殺的人，一半以上都是當年跟隨戚繼光平倭有功的江湖好漢，特別是段千常笑，據說是他幫戚繼光想出了破敵之法，才致倭人狼狽鼠竄，潰不成軍……所以，他懷疑我們的組織背後有倭人之餘孽操縱控制，他基於民族感情，因此才會勾串賀去病等人對付我們……」

雷震天淡淡打斷他的話：「你相信他說的？」

「我本來是不相信的。」郭八吉眼中有痛苦之色：「我本以為他在騙我……」

「那，」雷震天臉色平靜：「那你現在為什麼相信了？」

「因為，」郭八吉低下頭去，語音悲啞：「方才我走出地道時，被一個倭人襲擊……我本不知道他是倭人，我看到了他手中的倭刀，只有倭人才用的『武士刀』……所以，我相信了……」

「原來，」他眸中的淚水又一顆一顆的掉了下來：「我們眞的這幾年一直在替倭人賣命，殘殺忠良，淪為人憎人誅的漢賊、漢奸……所以……」

「所以你就難過得哭了？」雷震天輕嘆了一聲，接口道。

「是的，」郭八吉淚流滿面，哽咽道：「我難過，非常難過，難過得恨不得死去……」

雷震天默然無語。

他緩緩的垂下頭去……

在他低頭的一剎那，一顆晶瑩的淚珠迅速的自他的眼梢滑下……

就那麼一顆，但郭八吉却看得很眞確，他還看到了他眉宇間還閃過了一絲痛苦之色，他疑惑的望住他，忍不住低問了一聲：「為什麼？」

雷震天迅速的抬起頭來，臉上又恢復了平靜，若無其事的回道：「為了一個女人。」

「女人？」郭八吉更加茫然。

「是的，」雷震天睇了一眼：「我愛上了一個倭奴女人……」

他轉首望向窗外的夜空，苦澀的撇了下唇角，喃喃道：「那一年的夏天，你到關外去買玉的時候，我邂逅了那個倭奴女人……」

「所以你就替她殺人？」

「她要替她死去的父兄報仇。」

雷震天苦嘆一聲：「由於他們的力量不夠，因此要我替她報仇；我為了要得到她，也就答應她了。」

為了私情，竟不惜拋妻棄子、離家遁世，甘心淪為遺臭萬年的漢奸！

女人，她的力量眞的是這麼大？

「她，很美？」郭八吉困惑：「我的意思，她比夫人還美？」

雷震天搖頭。

郭八吉更加困惑。

在他認為，那個倭奴女人一定美如天仙，至少要比雷震天的老婆漂亮很多，否則雷震天怎會迷上她？

「她或許是個美人，」雷震天却如此回答：「在我的眼裡，他絕比不上夫人美……」

「那我就不明白了，」郭八吉望著他，一臉茫然：「既然她比不上夫人美，那你……」

「在你認為，」雷震天淡淡打斷他的話：「一個女人的外在美很重要是麼？」

郭八吉從未與雷震天談過女人。

他是個保守的人。

若在平時，這種問題他肯定是不會回答的，但現在，什麼話他都敢說了，他說：「女人除了外表儀容之外，當然還要注意內在美……你認為，夫人的內在美比不上那個倭奴女人？」

一頓，他接著說：「就我所知，夫人不僅當年有『蘇州第一美人』之稱，而且自幼出身書香門第，飽讀聖賢書，舉凡四書五經，無一不精，大家公認她是個美才女，不是麼？」

美才女，當然就是有外在美兼內在美的女人了。

雷震天却苦澀一笑：「什麼叫內在美？」

郭八吉怔住。

但很快就回答，理所當然的回答：「女人的內在美就是『三從四德』呀，你不認為是？」

「還有『相敬如賓』是不是？」雷震天的苦笑裡有譏嘲。

「是呀，夫妻間本該就要『相敬如賓』的嘛，」郭八吉發現他一點也不瞭解雷震天了：「你認為夫人她不夠……」

「夠！太夠了！」雷震天驀然大吼一聲。

郭八吉呆住！

他從未見過他對他這麼大聲說話。

他以為自己說錯話了。

「對不起……」他緩緩垂下頭去，低聲道：「我不應該……」

「不！」雷震天顯得有些激動，他緊握著雙拳，似乎在極力的控制著自己：「八吉，我不是說你夠了，而是指夫人她夠了，她太夠有『內在美』了……」

郭八吉聽得一頭霧水。

他不明白雷震天的意思。

他嚅動了下咀，沒有問。

他不知從何問起。他只好呆呆的望住他……

長長透了一口氣，雷震天語音低沉：「不錯，夫人她出身書香世家，知書達理

，一舉一動俱符合門規禮教，不僅對我相敬如賓，三從四德，甚至可以說對我是百依百順，以世俗的眼光來說，她絕對是一位人讚人誇的嫻德女人……」

「那你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呢？」郭八吉忍不住插咀問。

「有！」雷震天定定的望住他，然後一字一字道：「她像根木頭！」

郭八吉啞住。我不懂你的意思。」他搖搖頭。

「你會懂的，」雷震天忽然輕笑了起來，苦笑：「一個女人，如果在床上的時候，仍然是那一副聖女烈婦的樣子，請問，那不是一根木頭是什麼？」

郭八吉怔怔的望住他。

他終於明白他的意思了。

雷震天眼中泛起一片痛苦之色：「是的，她是個飽讀聖賢書的女人，但是，我是個男人，我有情有慾，我不需要一個『食不言、寢不語』，讀死書而食古不化的女人！」

郭八吉輕輕嘆息了一聲。

他忽然覺得很同情雷震天。

——一個男人，如果成天面對一個吃飯不說話、睡覺也不說話，甚至在『辦事』的時候也不哼一聲的女人，那和娶一根木頭有什麼兩樣？

郭八吉是個男人，而且是個成過親的男人，他當然瞭解那種感受。

——跟木頭女人睡覺，那種滋味只怕比『嚼蠟』還難受吧！

雷震天望著天上的月光，眼角不知何時掛上了一滴淚珠：「就算不提床上事，在平時，她開口閉口不是『孔子』，便是『孟子』，要不然就是他媽的『佛曰』、『鬼曰』的，簡直就是她娘的『女聖人』！我雷震天不要聖人，我只要一個女人，一個懂得陪我哭、伴我笑，肯和我一起樂，一起瘋的平凡女人！」

郭八吉默默無語。

他忽然想起了他死去的老婆。

她是個讀書不多的平凡女人。

但是他跟她在一起很有「生活情趣」。

他懷念她。

所以她死後，他堅持不肯再娶。

他認爲世上再沒有任何一個女人可以取代她。

——女人，並不一定要很美，最起碼要懂得「生活情趣」。

生活情趣，就是該端莊的時候端莊，該淫蕩的時候淫蕩，該省的時候省，該花的時候花，該笑的時候笑，該嗲的時候嗲，該哭的時候哭，該……

——不懂得生活情趣的女人，就算她是嫦娥再世，那倒不如養條狗來得好，至少牠不會成天跟你說「聖人之道」，不是嗎？

雷震天的老婆就是這種女人。

「我跟她結合了一二十年，」他語音喃喃：「我也忍受了這種痛苦一二十年……」

他眼梢上那顆淚水越來越濃，越來越大。終於，像黃河決堤般的一瀉而下！

他哭了。

失聲痛哭！

他哭著說：「我知道，我這樣做是不對的……可是，我克制不住自己，我終於碰到了我夢想中的女人，我明知道她只是在利用我，但我却偏偏心甘情願的被她利用……我掙扎過，却愈陷愈深……」

郭八吉也哭。

他沒有說話。他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一個人，明知道某件事不該做，而他又偏偏無法自拔，那種痛苦，有誰知道？

郭八吉知道。

自從他老婆過世後，他就知道什麼叫「痛苦」。

痛苦，能使人成熟。

但是，成熟未必能使人堅強。

就像雷震天，他無疑是個成熟的男人，但他此刻却顯得非常軟弱。

郭八吉哀憐的、悲憫的望著他……

他覺得他好可憐……

* * *

雷震天有沒有跟他老婆溝通，將心中的感受告訴過她？

也許有；也許沒有。

郭八吉沒有問。

因爲這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雷震天現在應該怎麼辦？

——回頭是岸？抑或執迷不悟？

郭八吉想提出這個問題時，雷震天却先開口了：「我知道，你一定會勸我回頭，不可一錯再錯，可是……我，唉……」

他歎了一口氣，默然無語。

「你有其他的苦衷？」郭八吉試探著問。

「苦衷是沒有，」雷震天苦澀一笑：「只不過是只要再殺一個段千常笑，我便不需要再替她殺人了……」

郭八吉緘默。

但，他還是開口了：「不殺不行嗎？」

雷震天沒有正面回答，他避重就輕：「橫豎已殺了那麼多人，再殺一個又何妨！」

「其實，」郭八吉眼中有憤怒，「你已經替她殺了那麼多人，少殺一個又有什麼關係？」

郭八吉說這句話時，連他自己也吃了一驚，他沒有想到自己居然也敢頂撞雷震天，向來，都是他說什麼，自己便做什麼，絕沒有說過一個「不」字。

雷震天却沒有吃驚的表情，他也沒有慍怒的神色，只是平靜的注視著郭八吉：「你不肯幫我殺段千常笑，是不是？」

郭八吉沒有說是，也沒有說不是，只是靜靜的望住雷震天不作聲。

雷震天也沒有再問他。

他瞭解他的個性，也瞭解他的爲人。

當他不想說話的時候，就算你用刀子架在他脖子上，也休想聽到他哼一聲。

他就是這麼倔強而又固執的人。

這種人往往也是忠心不貳之人。

室內一片寧靜。

只有窗外的風聲柔和的响著。

天仍黑，月光仍亮。

半晌，郭八吉忽然說：「我可不可以見見她？那個倭奴女人？」

「你有見她的必要嗎？」雷震天問：「你爲什麼要見她？」

郭八吉淡淡道：「我只想知道她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女人，居然令你如此傾心，

如此痴迷。」

「我試試看，」雷震天微微一笑：「我不知道她肯不肯見你，她和她殘餘的族人匿隱於此，是不肯輕易見生人的……」

話未完，門被緩緩的推了開來。

小林美智子盈盈走入……

她走到雷震天身邊悄然而立，朝郭八吉嫣然一笑，嬌滴滴道：「我也想見見你，我很早就聽雷震天說，你是他最貼身的得力屬下，他不時在我面前誇讚你……今日一見，郭公子果然氣宇不凡，小林美智子在此見過郭公子……」

說著，朝郭八吉盈盈一拜。

郭八吉慌忙回禮，應道：「我不過是雷家的下人，請別稱呼我公子，在下担當不起……」他目注著小林美智子，忽然趨身跪拜，兩膝著地：「姑娘在上，請受郭八吉一拜。」

雷震天與小林美智子猛的一怔。

他們想不到郭八吉竟會行如此大禮。

郭八吉伏地說：「在下這一拜，是感謝姑娘這幾年來讓我家公子嚐到了人生樂趣，八吉銘感於懷，無以為報，請姑娘受我一拜。」

小林美智子慌忙彎身扶住他：「公子快請起，奴家萬萬承受不起……」

她說了一半，忽然住口不言。

因為她突然看見一抹刀光冷冷劈來！

冷厲的刀光，斜斜的，像一條猛惡的毒蛇，倏然自郭八吉腰間跳出！

小林美智子嚇得花容失色！

雷震天駭然變色！

他驚聲大叫：「八吉！不可……」

他沒有拔刀。

他來不及拔刀。

他只好飛身去奪刀。

——用手去拿郭八吉的刀。

＊　＊　＊

郭八吉一出刀的時候，小林美智子便閃身疾退，雷震天撲身而進。

郭八吉的刀當然很快，小林美智子當然也退得快，而雷震天當然也撲得快。

理所當然的快！

就在這個「快」字下，一道血箭激噴而起！

血，染紅了郭八吉的刀鋒，也染紅了他的心。

也染紅了他的眼。

他的眼球滿佈紅絲！

他肝胆欲裂，欲哭無淚！

因為，那道血箭並不是自小林美智子身上噴出。

——當然是雷震天流的血。

他沒有奪下郭八吉的刀，却把自己的一隻手掌送掉了。

但也因此而救了小林美智子一命。

——這，絕不是郭八吉的本意。

他只想殺那個女人，那個倭奴女人。

只要殺了她，雷震天便不會再沉淪下去了。

可是……

郭八吉呆呆的站立著……

雷震天哀號著仆跌於地！

小林美智子哭喊著撲向他！

門外突然衝進了七、八名手持倭刀的倭奴人……

那些倭奴人當然攻向郭八吉。

七、八把倭刀凌厲無比的劈向郭八吉週身！

郭八吉沒有動。

就算他想動，只怕也太慢了。

任誰來看，他準死無疑。

但，他却沒有死。

就在千鈞一髮之際，雷震天大吼一聲：「住手！」

七、八把倭刀倏然在空中停住。

郭八吉臉上却沒有死裡逃生的喜悅。

他看也不看那些虎視眈眈的倭奴人。

他只望住雷震天。

悲苦的望著他。

＊　＊　＊

雷震天的血已止住，傷口也已包紮好。

「我不怪你，」他望著面色蒼白的郭八吉：「我真的不怪你，我知道你這樣做一切都是為了要我好，你只想幫助我回頭……」

郭八吉沒有說話。

他任由眼角滑下一顆晶瑩的淚珠……

「你走吧，」雷震天緩緩回過身去，背向著他：「離開這裡之後，你便是自由之身了……」

「不！」郭八吉淚流滿面，哽咽道：「從我進入雷家的大門，吃過那碗牛肉丸湯之後，我就曾經對自己發誓過，我有生之年絕不會背叛雷家！」

「公子……」他突然雙膝跪地，悲悽道：「八吉無能，一生受公子照應眷顧，情深義重，却無法幫助公子遠離不義之境……公子，您保重……八吉願來生再為您效犬馬之勞！」

雷震天倏然轉身！

一轉身，他正好看到郭八吉將刀鋒切入自己的喉管！

「八吉！」雷震天悲聲大叫。

他撲上前去時，郭八吉正好仆跌於地……

「八吉！八吉……」

雷震天抱住他的血軀，用力搖晃著，大聲悲叫著……但是，郭八吉永遠也聽不到他的呼喚了！

一代忠僕，就此與世長辭！

雷震天撫屍慟哭：「八吉，八吉……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

小林美智子與那些倭奴武士則默默無語。

——他們默默的向郭八吉致哀、致敬。

＊　＊　＊

雷震天痛哭流涕，哭得聲嘶力竭。

然而，無論他怎麼傷痛悲戚，郭八吉是永遠再也不會醒過來了。

終於，雷震天昏了過去！

＊　＊　＊

賀去病醒過來的時候，不知道此刻是白天還是夜晚。

不過從他又渴又餓的情況看來，他相信這時肯定是過了午飯的時刻。

因為他通常早餐吃得少，有時甚至不吃，只有午餐與晚飯他才會覺得肚餓。

他是個相當能吃的人，記得他曾經一頓創下連吃六隻「乳鴿」的紀錄；但他也有

一個優點，他不僅能吃而且也能餓，只因為他長年在江湖上流浪，有時因貪玩，或路程計算錯誤，經常會錯過打尖的地方，餓一兩餐是家常便飯。

所以他現在雖又渴又餓，其實並不太難過。

尤其是他睡了一頓飽，體力上不算累，而在這地道裡又不凍，因此大致說來他精神還不算差。

特別是他用那「緊急救難酒」潤潤乾渴的喉嚨之後，他倒覺得毫無疲困之狀，他又開始慢慢尋找出路。

這一回，他全神貫注的找，每一寸地方都不肯錯過。他相信有機關便一定有開關。

——問題是，他找得到嗎？

沒有。

結果還是和上次一樣，他找了很久，依然還是沒找到。

他累了。所以他又趕快再躺下去睡。

——此時此刻，多保留一分體力，便保有一綫生存的機會。

＊　＊　＊

雷震天醒來之後，發現自己全身虛弱。

——不只是因為斷掌之故，最重要的是郭八吉之死，給予他非常沉重的打擊。

他視他如兄弟。

數十年來如一日。

如今一旦陰陽相隔，怎不叫他悲痛傷心？

幸好，他還有一個小林美智子，否則他眞懷疑自己是否能支持下去。

她現在在那裡？

雷震天坐起身子之時，小林美智子正好推門而入。

一見到她，雷震天便忘却了一切的煩惱與痛苦。

特別是此時此境，他更需要她陪伴在身邊。

她進來的時候，臉上却有憂傷之色。

但她一發現雷震天甦醒時，圓圓的臉蛋又綻出了一朵笑容。

甜甜的笑容，美得像一朵盛開的鮮花。

「你醒了？」她加快腳步奔到雷震天身畔，扶住他的背脊，嬌柔道：「你整整昏迷了一整天，嚇死我了，差點連我也要昏過去了哪。」

雷震天半倚著她，深情的注視著她：「妳眼珠兒紅紅的，哭了？」

小林美智子摟著他：「我當然哭了，見你這樣子，我哭死了……」

「眞的？」雷震天睨著她。

「難道還有假的？」小林美智子鼓起粉頰，嬌嗔道：「哭就哭，還有什麼眞的假的，你幾時變成了這麼多心了？」

她把咀唇兒貼住他耳邊問：「你的傷口還痛不痛？」

雷震天笑笑，忽然問：「方才妳去那裡？我怎麼醒來看不到妳？」

「解手，」小林美智子說：「我整天都陪在你身邊，寸步不離，正好解手你就醒過來。」

「世上總是有這麼巧的事情，」雷震天用唯一的一隻手輕撫著她的髮絲：「除了解手之外，妳還去了那裡……」

不等他說完，小林美智子嘟咀道：「瞧你，怎麼了嘛，這幾年來，我和我的族人一直都匿居在這深山裡，我還能去那裡？」

「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是什麼意思？」

「我是說，」雷震天緩緩道：「妳二叔沒找妳去談有關於我的事？」

小林美智子忽然沉默不語。

而且，眉宇間那縷憂傷又湧了上來。

「妳為什麼不說話了？」雷震天坐起身子，轉身望住她。

雷震天望住她時，她立刻又浮起一絲笑容：「有，他叫我要好好照顧你，勸你要節哀保重。」

「還有呢？」雷震天淡淡的睨著她，眼神怪異而犀利。

「沒有了。」小林美智子搖搖頭：「奇怪，你以為他還會說什麼呢？」

雷震天一字一字的說：「他要妳什麼時候殺我？」

小林美智子呆住！

她那原本紅嘟嘟的臉龐兒倏地一片蒼白！

＊　＊　＊

室內突然安靜了下來。

誰都沒有再說話。

兩人彼此對視著。

良久。

小林美智子輕歎了一口氣，緩緩垂下眸光，幽幽道：「你已經知道他們要殺你？」

「是的，」雷震天臉色平靜，語音也平靜：「我本來就是一個該殺的人，不是嗎？」

「你為何肯定他們會殺你？」小林美智子長長的睫毛微微顫動著。

雷震天眯了眯眼，臉上沒什麼表情：「殺人幫的組織已被李大白解散，郭八吉已死，而我又傷殘，再也不能弄刀舞劍，無論如何我已無力殺段千笑……現在的我，對你們來說，還有什麼利用價值？有嗎？」

當然沒有！

——兔死狗烹，鳥盡弓藏，本來就是既殘酷又現實的「定律」。

雷震天與小林美智子的結合本來就是有條件的，本來就是互相利用的。

如今，雷震天已喪失了被利用的條件，如果不殺了他，萬一因他而走漏了消息，豈非弄得一鍋熟，大家一起遭殃？

雷震天不是笨人，他很清楚這一點。

但是他臉上却無驚懼或忿怨之色，他反而帶微笑問：「妳什麼時候下手？」

「我？」小林美智子倏然抬頭，細小的眼睛含著清澈的淚水：「你以為是由我下手殺你？」

雷震天平靜的注視著她，緩緩道：「我希望能死在妳手裡。」

「為什麼？」小林美智子薄薄的咀唇已被淚水滴濕，她似乎在努力的克制自己：「從一開始，你就認為我會殺你？」

雷震天笑了笑。

「你為什麼不說話？」

「你要我說什麼？」

小林美智子忽然大叫了起來：「既然你明知道我最終也會殺你，你爲什麼還要愛上我呢？」

「愛與死，」雷震天語音低沉，却像箭般的射入小林美智子的心房：「任何人都會死，但並不見得任何人都能得到眞愛；爲了眞愛，我願意付出我生命的代價，無悔無怨……」

雷震天沒有再說下去。

因爲小林美智子已哭著抱住了他！

吻他！

瘋狂的吻他！

——人，特別是女人，在她短短的有限生命裡，她追求的是什麼？

當她碰到了一個肯爲她犧牲生命而毫無怨尤的男人，她的感受是如何？

對小林美智子來說，那當然是高興。

除了高興之外，難道還有其他字詞可供形容的？

小林美智子高興得哭了起來，她瘋狂的擁吻著雷震天，語音喃喃：「你是傻瓜，你是世上最大號的傻瓜，你以爲我眞的只是在利用你？你感覺不出來我是眞的愛你？傻瓜，你是個傻瓜……」

這一刹，他才知道，原來小林美智子一直是對他眞心的，他一直以爲她只是在利用他而已。

所以他也高興得哭了起來。

兩人瘋狂的擁吻著……

小林美智子忘記了雷震天新傷未癒，她竟瘋狂的剝下，不，是撕破他的衣服……

雷震天也忘記了傷口的疼痛，他用僅有的一隻手急速而笨拙的滑進她的內衣裡……

他肆意的撫摸著她的酥胸、腰肢、豐臀、大腿……

她盡快的吻他的頰、頸、胸、腹、腿……然後，她跨坐了上去……

她努力的配合著他……

他盡力的迎合著她……

靈與慾，在這一刹，已快速昇華……

情與愛，在這一刹，已緊緊結合……

＊　＊　＊

激情過後，是滿足。

他們滿足的相擁在一起。

久久不肯分開。

小林美智子把臉頰貼在雷震天的胸膛上，「我二叔要我在今天晚上殺了你。」

「我不怪他，」雷震天輕撫著她光滑細嫩的背脊：「我早料到會有這種後果，如果我是他，我也一定會這麼做的。」

「我們可以求他，」小林美智子玩弄著雷震天的耳垂，「他或許會答應我們……」

「爲什麼要求他？」雷震天捏了捏她渾圓而有彈性的屁股。

「爲什麼不求他？」小林美智子抬起臉龐：「只要他點頭，你就可以不死呀，不是嗎？」

雷震天用手指輕輕刮了刮她小巧的鼻樑，「妳希望我去求他？」

「當然！」小林美智子疑惑的望住他：「我不希望你死，我當然希望你去求他……你，你以爲他不肯答應我們？」

「我不知道，」雷震天淡淡微笑著：「他或許會答應，或許不會答應，不過這已不重要……」

「爲什麼？」小林美智子吃驚。

「不爲什麼，」雷震天依然微笑：「只因爲我不想求他。」

小林美智子呆住！

雷震天忽然問：「妳是不是眞的愛我？」

小林美智子瞪他：「你是否非要我開心剖肚，你才肯相信我？」

「那麼，妳就不應該要我去求他了，」雷震天眼神灼灼：「妳願意見到妳所愛的男人一輩子當讓人瞧不起的賣國奴？」

小林美智子忽然伏在他懷裡哭泣了起來！

她當然不願見到自己所愛的男人一世人過著被人瞧不起的日子。

那個女人願意？

——就算雷震天僥倖不死而獲准留在這裡與小林美智子長相廝守，她的族人會看得起他嗎？

會嗎？

世上有誰看得起賣國賊的？

——即使那個賣國賊是替你賣命，在你心底深處，你肯定也是瞧不起他的。

這不是道理，這是事實。

「原來，」小林美智子的淚水奪眶而出：「你早就存了必死之心……」

「我除了一死以謝天下之外，我還有其他的路可走麼？」

雷震天語音平靜的接著說：「其實，死對我來說是不足以洗清我的罪孽的……我已經得到了妳，我還有什麼好怨尤的？早死晚死終歸是一死，畢竟我這輩子不算虛渡此生，我理應付出我應付的代價，妳不認爲是？」

小林美智子沒有回答。她只是哭，狠狠的哭。

「別哭，」雷震天托起她的滿是淚水的臉，「我的死，至少能讓妳在妳的族人面前抬得起頭，畢竟妳所愛的男人還是有那麼一點點的羞恥之心，不是嗎？」

「不！」小林美智子放聲痛哭起來：「我不要你死！我才不管他什麼族人不族人！我是一個女人，我要的只是一個男人，一個愛我的男人陪伴我渡過此生……我不要你死，我不准你死……你聽到了嗎？我要你活下來，你從來都聽我的話的……」

「這一次，」雷震天眼裡也有淚，但他努力的不使它流下來：「我只怕不能聽妳的了，乖乖，別難過，我死後，妳……」

小林美智子忽然停止哭泣，打斷了雷震天的話說：「我想到了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

「逃！」

「逃？」

「是的，」小林美智子一臉興奮：「我倆逃得遠遠的，逃到沒有人知道的地方……」

雷震天微微苦笑：「妳以爲我們能逃出這裡？就算能，我們又能逃往那裡？」

「不管它，」小林美智子堅定道：「這總是一個機會，我們爲何不試試？」

雷震天搖搖頭。

「你不肯？」

雷震天忽然輕歎了一口氣，愛憐的拂

了拂她的秀髮：「我的手已殘，而我今年也已四十幾了，妳不過才二十幾，三十不到，我大妳整整十來二十歲，就算我們能夠順利逃出，我只怕也無能力照顧妳一輩子了，無論如何我不能毀了妳，妳還這麼年輕……」

「你，」小林美智子淚眼模糊，哽聲道：「你真的決意一死？」

「是的，」雷震天態度堅決：「我除了死之外，再也無其他的路可走。」

小林美智子沉默了一會，忽然咬了咬牙，點了點頭，說了一聲：「好！」

她忽然翻身下床，從五斗櫃裡拿出了一個方形黑色鐵盒……

她拿出一個小瓷瓶，倒出了幾粒紅色小葯丸在手心，送到了雷震天面前：「喏，吃下去。」

「那是什麼？」雷震天問。

小林美智子只說了兩個字：「毒葯。」

「好！」

雷震天立刻接過，一口全部吞下！

就在他仰首服毒之時，眼角忽然瞥見小林美智子竟然也在吞服葯丸！

「妳！」雷震天大驚失色，驚惶道：「美智子，妳幹什麼？」

「沒什麼，」小林美智子一臉平靜：「黃泉路上多寂寞，我如果不陪你去，誰替你洗澡？誰替你按摩？誰伴你談心？誰伴你枕蓆……在那清冷孤寂的世界裡，你更加需要我的……」

「不！」雷震天淚水狂奔，立刻嘶聲狂叫：「來人呀！美智子服毒了哪！快來人呀！快……」

「沒用的，」小林美智子朝他溫柔微笑，一面又從鐵盒裡拿出了一條紅綫：「這種毒葯是絕無解葯的，任是大羅神仙也阻止不了我陪你同赴黃泉……」

「不！」雷震天哭喊著：「妳不能死！妳不能做這種傻事……」

「人活著本來就是一件傻事，」小林美智子把紅綫綁在自己的手腕上，「你說得不錯，人終將一死，早死晚死都是死，既然如此，我為什麼不陪著你一塊死？人沒有力量反對自己來到這個世上，死的權利總有吧？何況，選擇與自己所愛的人一起死，那豈非是難得的福氣？你不認為是？」

雷震天沒有再叫。

他已看出小林美智子的死意堅決。

——任何一個眞正想自殺的人，除了他本人之外，任何神佛鬼魔都救不了他。

雷震天當然瞭解這一點。

因為他本身就是想死的人。

* * *

在那些倭奴人破門而入之前，小林美智子已將紅綫另一端綁在雷震天的手腕上，她說：「在我們國家，有一個古老的傳說，凡是殉情而死的戀人，如果能將月下老人的紅綫綁在一起，那麼，下輩子我們轉世為人的時候，我們必將會成為一對恩愛的夫妻……」

雷震天悲戚而愛憐的把她擁入懷裡，呢喃著：「如果有下輩子，我發誓我會比這輩子更愛妳……」

「會的，」定會有的：」小林美智子小鳥依人般的偎在他懷裡，瞳孔漸漸擴大，但散渙的眼神依稀仍含著一縷幸福滿足、無悔無怨的快意，她夢囈著：「那時候，我仍然服侍你吃飯，服侍你洗澡，服侍你睡覺……然後等我們老時，我們再一起死，再一起用紅綫綁起來，我們又可以再世做一對恩愛的夫妻……一代再一代，一世再一世，我們生生世世成為夫妻……」

「是的，我們將成為世上最恩愛的百世夫妻……」雷震天蒼白的咀角已湧出一綫血絲，但他仍然含著一縷微笑，幸福滿足，無悔無怨的微笑：「我一生中做得最錯的是這件事，最對的也是這件事……美智子，我愛妳，生生世世，永遠愛妳……」

小林美智子忽然輕輕哼了一首歌：

海誓山盟都是假
唯我情最眞
世人笑我痴
我憐世人傻
問君何所求
春蠶到死絲不盡

國仇家恨　情根暗種

春蠶到死絲不盡。

雷震天與小林美智子終於殉情而死。

可是，他們的情，他們的愛，卻永遠不會死。

永遠不會。

* * *

賀去病還沒有死。

不過他已認為自己死定了。

他已不敢再抱任何生存的希望。

他靜靜的躺在地上。

彷彿在靜待著死神的降臨。

死。

他曾經面臨過死亡邊緣。

每一次的感覺都不同。

第一次，除了恐懼還是恐懼。

第二次，當然也有恐懼，只不過恐懼的程度沒那麼強烈了。

第三次以後，痲木啦。

這一次，他卻有不同的感覺。

他忽然想到了一個從未想過的問題：

人，死了以後，是否還會「再世」？

——如果會，那人死了豈不等於沒死？

——如果不會，那人死了豈不等於解脫，再也不用苦嚐做人的滋味了？

既然如此，死，又有什麼好怕的？

想到這裡，他豁然開朗！

他索性翻身而起，將懷中的酒葫蘆一口仰乾，吐氣開聲，猛然大喝一聲，氣走週身，將體內所有的眞氣內勁凝聚，然後再次尋找開關。

這是他最後一次機會。

他要和死神挑戰。

他已經不怕死神。

他要掙扎到最後一口氣！

但是，他還是失敗了。

他仍然一無所獲。

「唉，」賀去病忍不住輕歎一聲：「看來我眞要命喪於此……」

他頹然而坐。

但他突又站了起來。

他突然發現了一個奇怪的問題：

——火把上的火焰在輕輕飄動著。

風。是風吹動的。

風從那裡來？

——隙縫！有隙縫才有風。

隙縫在那裡？

賀去病拿住一根火把，火把已經相當微弱，裡面的松子油已將燃盡，但也因此只要一受到微風吹襲，火焰便輕輕飄動，彷彿就要熄去。

他順著微風吹來的方向走去……

終於，他找到了風的來源了。

風當然是從洞孔隙縫吹來的。

原來，那個洞孔是隱藏在一支插立於岩壁上的火把後面，怪不得賀去病三番幾次都找不到。

多精巧呵。

那個洞孔自然很小，不過對賀去病來說這已經很夠了。

他立刻大刀出鞘，將所有的功力內勁灌注於刀鋒上，猛然向那洞孔劈去。

這一劈，是向死神劈去，當然是勢若千鈞！

不，只怕有萬鈞吧。

因為賀去病那一刀劈下去之後，但聞轟然一响，壁屑與火星亂竄，竟然將那個小洞變成了大洞！

強忍住心中的歡騰欣喜，賀去病立刻再補上第二刀，死命的第二刀！

然後，第三刀！第……

＊ ＊ ＊

賀去病不知道自己砍了多少刀，不過他知道每當自己一刀砍下，那個洞孔便越來越大；洞孔越大，他生存的希望也就越大，所以他完全忘却了飢餓困乏，累渴倦疲，將所有的潛力都發揮出來了！

——人的潛力，特別是面臨生死存亡時刻的潛力，往往能摧枯拉朽，驚天地，泣鬼神。

賀去病現在就是這樣。

終於，就在他砍到手臂酸痛，虎口發麻之時，一個大洞，足夠他逃出地道的大洞已現在他眼前！

但是，也就在這時候，他只覺得眼前一黑，整個人虛脫般的倒了下去……

＊ ＊ ＊

賀去病醒過來的時候却見不到那個大洞。

因為他已不是睡在地道裡，而且睡在一張床上，溫暖而舒適的床。

他掙扎坐了起來，發現自己置身在一個陌生的房間裡。

這是那裡？

為什麼自己會睡在這裡？

賀去病沒有想這些問題。

因為，他已看到一個人緩緩推門而入。

＊ ＊ ＊

這個人，身材不高，大概的高劍父一樣矮，但是看起來要比高劍父粗壯結實，而且年紀也大了相當多，大概有四五十歲吧。

這人的相貌頗平凡，粗眉、細眼、矮鼻、闊咀，算起來是一張普通的臉孔；但是却透着一股棱棱威嚴，特別是眼神精芒如電，不怒而威，令你不由自主產生一股不敢小看他的感覺。

他的服飾很普通，但却很特別。

——倭奴服飾。

他在賀去病對面坐下之後，第一句話便是：「我叫小林旭。」

賀去病沒有開口，因為那個倭奴人已接著開口：「我們本來可以殺死你的……」

賀去病忽然插斷他的話：「我不管你是誰，也不管你為什麼不殺我，我只想問你一件事。」

小林旭微楞，瞇著眼笑了笑：「你果然很有個性，問吧，你想問什麼？」

「請問，」賀去病說：「你這裡有沒有東西吃？」

「有，當然有，」小林旭笑了起來：「你想吃什麼？」

「什麼都可以，」賀去病回答：「只要能填飽肚子的東西我都吃。」

「你很餓？」

「廢話，」賀去病瞪著他：「任何人被困在地道裡幾天不吃東西，當然餓呀！」

「說的是，」小林旭却冷冷的問：「我為什麼要給你東西吃？我欠你的麼？」

賀去病楞住。

的確，對方，不，世上任何人都沒有義務要給他東西吃，誰也不欠他的。

賀去病啞然失笑：「既然你救了我，却又不給我東西吃，豈不矛盾得很？」

「不矛盾，」小林旭面色冷漠：「我不殺你是有條件的，除非你肯答應我的條件，否則你非但沒東西吃，而且我們終究還是會殺了你。」

「原來如此，」賀去病冷笑一聲：「你的條件是什麼？」

「很簡單，」小林旭淡淡道：「幫我殺了段千常笑。」

賀去病又是一楞。隨即冷哼：「你以為我會答應你？」

「我不知道，」小林旭斜睨著他：「牛喝不喝水在於牛，答不答應在於你。」

「你倒很大方，」賀去病淡淡一笑：「如果我不答應就是死路一條，是不是？」

「是的，」小林旭回答：「你雖然武功高強，但是你現在幾天沒吃東西，只怕餓得連拔刀的力氣也沒有，我要殺你，只怕比踩死一隻螞蟻還來得容易多吧，你說是嗎？」

賀去病苦笑。

小林旭說的是實話，就算賀去病還有力氣拔刀，他也已無刀可拔了。

他的刀早被他們收走了。

身無寸鐵，又是餓孬一個，怎會是人家的對手？

賀去病當然瞭解這一點。

但是他却有一個疑惑。

他說：「形勢比人强，我好像沒有選擇的餘地了；但是，我如果答應了你，你就真的相信我？難道你不怕我食言反悔？」

「你不敢的。」小林旭胸有成竹。

「為什麼？」

「因為，」小林旭冷冷的說：「你若食言反悔，那麼，李大白、阿忠伯、程無恙、高劍父，還有石硬上，他們五個人便要人頭落地了！」

賀去病呆住！

＊ ＊ ＊

賀去病心中忽然有一股羞慚的感覺。

——他居然忘記了他們。

他本不是個容易忘記朋友的人。

他實際上還是個重情重義，非常重視而又珍惜朋友的人。

這當然是因爲他被困險境，泥菩薩過河，自顧不暇，因此也就忘了他們了。

這是人之常情。

——人，一定是先顧己而後顧人。

「你爲什麼不說話？」小林旭望著他。

「你要我說什麼？」

「答不答應呀？」

賀去病苦笑：「以段千常笑一命換五個人之命，我能不答應嗎？」

「這麼說，你是答應了？」

「等一等，」賀去病瞪住他：「在我答應你之前，你還須回答我兩個問題。」

「請說。」

「第一個問題，」賀去病說：「到現在我都沒見到我那五個朋友，我如何確定他們是生是死？」

「這個問題容易，」小林旭淡淡一笑：「我自然會帶你去見他們，你不用操心，他們現在除了不能自由行動之外，吃、睡都沒問題，好得很……」

一頓，抬眼問：「你的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請問，」賀去病冷冷注視著：「萬一我殺了段千常笑，而你又不肯放過我那五位朋友，那，我豈不成了白痴？」

「的確，」小林旭輕笑起來：「你這個問題眞好，我倒沒想到這一點。」

「你如何保証使我相信你在我殺了段千常笑之後，肯定會放過我的朋友？」

「我不知道，」小林旭搖搖頭，反問：「你有什麼方法讓我使你相信？」

「沒有。」

「我也沒有。」

「那，」賀去病冷冷道：「我如何能答應你殺段千常笑？」

「如果說，」小林旭沉聲道：「我以人格保証，你可相信？」

「不相信！」賀去病斬釘截鐵說：「現在是什麼時代了，你居然還跟我談人格，你當我賀去病是兩歲半的小孩子？」

「那我也沒辦法了，」小林旭聳聳肩：「如果易地而處，只怕我也不會相信……」

微一停，緩緩又道：「但是，依照目前的情形來看，你不相信也得相信了，不是嗎？」

賀去病瞪著他。

「你想，」小林旭說：「退一萬步來說，就算我食言殺了你的朋友，但對你來說，你並不吃虧，最起碼你也因此而檢回一條命呀，不是嗎？」

「你以爲我是個出賣朋友，不管朋友死活的人？」賀去病眼裡有憤怒。

「我看得出來，你不是；」小林旭淡淡道：「其實，誰也不願意出賣自己的朋友，但是一到利害關頭時，別說是朋友，就是父母兄弟、妻子情人，也都有人出賣啊，不是嗎？」

「只可惜我賀去病不是那種人！」賀去病咬牙說：「除非你能讓我相信你一定會放過他們，否則這件事談不攏了！」

「沒關係，」小林旭洒脫一笑：「任何交易都是周瑜打黃蓋，兩廂情願，誰也不能勉强誰，不談就不談，簡單得很。」

說著，他起身跨步走向門口……

「你要走了？」

「不走，還留在這裡幹什麼？」

「你不殺我？」

「當然要殺你，」小林旭冷冷的回過頭：「不過我會最後一個殺你。」

「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小林旭冷笑：「我要你眼睜睜的看着你的朋友受盡我的折磨而死……」

「你！」賀去病憤怒的叫了起來：「你這個狗養的鬼子，你在要脅我？」

「廢話，」小林旭眼裡有譏嘲：「我本來就在要脅你，難道你還眞以爲我們在談公平的買賣啊？」

「他媽的！」賀去病忍不住罵了一句粗口，而且人也衝了前去。

但是他只過跨了一個箭步，便覺得渾身無力，搖搖欲墜……

小林旭只是冷眼睨著他……

賀去病頹然坐了下來，歎了一口氣：「算你狠，好吧，我答應你……」

「我早就料到你會答應，」小林旭嘴角浮起一絲笑容：「因爲我知道你是一個聰明人。」

說著，他用力拍了拍手掌。

須臾，一個老嫗老婢女端著熱氣噴噴的飯菜進來……

* * *

飯菜不算差，其實就算差，賀去病吃起來也必然津津有味，畢竟他已餓得賸下半條命了。

他狠吞虎嚥，沒幾下子便把那些飯菜一掃而光，活似餓鬼投胎。

可是，當他吃完之時，忽覺腦袋昏昏沉沉，眼皮兒也像千斤重般的垂了下來！

他吃驚道：「媽的，你在飯菜裏放了藥？」

「放心，死不了的，」小林旭端著酒杯淡淡道：「醒來之後，趕快去執行你的任務吧。」

他話未完，賀去病已躺跌於地……

* * *

賀去病甫一睜開眼睛，便見一道强烈的陽光射得他立刻又閉下了眼。

陽光？

賀去病跳了起來。多可愛的陽光啊。

賀去病發現自己竟睡在一處空曠的柔軟草地上，他驚異的環顧四週，自己問自己：「這是那裡？」

忽然，他看見前頭不遠處的一棵樹下，有個人坐在那裡。

女人。

當他滿懷疑惑的走前去之時，那個女人却對他嫣然一笑。

* * *

這個女人，很年輕，雙十年華吧。看上去，有點南方女人的味道，嬌小而婀娜的身材，透著淡淡的青春氣息；臉兒圓圓，不施脂粉，臉上有微些雀斑，顯得稚氣迷人；特別是那對清澈如雪的小眼睛，在她微笑的時候，瞇成了一條眼縫，好可愛，嗯，如果你肯注意的話，你一定還會發現她居然一對虎牙哪。

多可愛的小女人。

賀去病喜歡女人，也懂得欣賞女人，但是他此刻當然沒那心情，他略顯急躁的向她打個招呼：「小妹妹，請問，這是什麼地方？」

那個女人本來是朝他甜甜微笑的，忽又收歛笑容，嬌瞪著賀去病：「你叫誰小妹妹？」

「妳啊，」賀去病望了望四週：「難道這裡還有其他的人？」

雀斑姑娘挺了挺胸脯，小咀兒一噘，露出了一個小酒窩兒：「你看我像個小妹妹嗎？」

賀去病一怔，連忙歉然道：「對不起，姑娘，我一時情急叫錯了咀，請別見怪……請問，妳是否可以告訴我這是那裡？」

雀斑姑娘却答非所問：「我叫小林百合子，你可以叫我小百合，我喜歡人家這樣叫我。」

「好的，小百合姑娘……」賀去病忽然發現不對，愕道：「妳是倭奴人？」

小林百合子攏了一下耳鬢的髮絲，甜甜一笑：「走吧。」

賀去病又是一愕：「去那裡？」

「去殺段干常笑呀。」

「哦——」

賀去病終於明白了，他瞪著她：「妳是小林旭的什麼人？」

「他是我二叔，」小林百合子淡淡道：「他要我跟你一起去殺段干常笑。」

「他派妳來監視我？」賀去病咀角噙著一絲冷笑，輕視的冷笑。

「可以這麼說，」小林百合子嬌聲道：「但最主要的目的，是怕你一個人不是段干常笑的對手，要我從旁協助你……」

賀去病忽然輕笑了起來。

小林百合子微微皺眉，睨著他問：「你這笑是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賀去病一臉笑意：「小妹妹，妳去殺人？」

小林百合子忽然沉下臉來：「你怎麼又叫我小妹妹了？」

「妳這副模樣，」賀去病似乎有意逼她：「叫妳聲小妹妹，只怕還把妳叫大了呢。」

「你！」小林百合子紅嘟嘟的腮頰子鼓了起來：「告訴你，下個月我就滿二十歲啦，你怎能叫我小妹妹？原來你是個不懂禮貌的男人。」

「是嗎？」賀去病哈哈笑了起來：「我還以爲妳才滿十二歲呢，原來……」

驀然，賀去病收聲住咀！

因爲，他突然看到一撮森冷的刀光，像閃電般的向他飛來！

不，是兩撮冷冷的刀芒，自她雙手中的一對匕首照射出來！

賀去病大驚失色，他萬萬想不到那個「小妹妹」居然如此厲害，不聲不响的便請他吃刀子，他蠻以爲她只是個乳臭未乾的小丫頭……

事實証明，以刀法証明，她顯然不是「小妹妹」，肯定算得上是「奶」字輩，因爲就在那一瞬間，那兩抹刀鋒便已飛到了他面門！

憑心而論，以賀去病的身手來論，小林百合子的刀法無論如何還差他一大截，賀去病要閃她這猝然一擊，誇大的說，只怕易過喝冷粥。

問題是，賀去病根本小看了她，他連女人都不肯承認她，只當她是個小妹妹；直接了斷的說，他根本就瞧不起她！

人，本就是不可貌相的。有些人看起來傻兮兮的，其實精得連你的骨頭啃下去你還不知道；有些人看起來精得像個鬼，實則是個又蠢又笨的大膿包。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這個道理賀去病不是不懂，只因爲他一聽她是倭奴女人，心中就有氣，就看不起她，所以他才會吃了這個大虧。

什麼大虧？

眼前，賀去病固然能躲過她那猝然一擊，但肯定是肩上或臂上會掛了彩。

——吃她一刀是吃定了。

＊　＊　＊

結果，賀去病却好端端的，一點傷也沒有。

——小林百合子在緊要關頭突然收刀。

饒是如此，賀去病也著實驚出了一身冷汗，暗道好險不止。

「這是給你一個小小的警告，」小林百合子冷冷的瞪著他：「看你長得人模人樣，想不到也和我國的男人一樣不懂得尊重女人。」

被她這麼一說，賀去病倒眞有點不好意思起來，一時間竟不知說什麼才好，兀立當場……

其實賀去病算起來是個相當懂得尊重女人，至少絕不是個看不起女性的粗魯男人。他掩飾心中的尷尬，掩咀乾咳了一聲，沉聲道：「我本是個懂得尊重女人的男人，只因爲你們倭奴人是我們的仇敵……」

小林百合子冷冷打斷他的話：「你們有句話：橋歸橋，路歸路。同樣的，仇敵與尊重仇敵本是兩回事，不是嗎？」

她淡淡的補上一句：「我聽說過貴國有句名言：『尊重敵人就等於尊重自己』，這麼有風度的哲理你居然不懂？莫非你是個沒風度的男人？」

——尊重敵人就等於尊重自己；換言之，看輕敵人便是看輕自己，往往是個失敗者。

——這是學武者的基本精神。

賀去病其實懂得這個道理，他只是想不到那個小丫頭居然也懂，當下耳根一陣發熱，連忙欠身道：「小百合姑娘，對不起，賀去病無禮冒犯姑娘，在下謹此愼重向姑娘致歉。」

小林百合子咪咪一笑，笑得那對小眼兒瞇成了一條縫，小巧鼻兒都起了皺：「我常聽人家說，懂得向女人道歉的男人通常都不是壞男人。」

得了便宜還賣乖，賀去病這下子眞的不敢小看她了，他總算知道眼前這個「小女人」不但刀利，舌更利，不好惹，於是正色道：「妳要跟我一起去殺段干常笑？」

「是的。」小林百合子雙腕一翻，一對精緻小巧的匕首倏然隱沒在袍袖裡，乍眼望去，她又是個天眞無邪的小女孩兒，誰會想到她會是個殺人的高手？

賀去病看在眼裏，忍不住輕嘆一聲：「其實像妳這副模樣，誰都想不到妳懂武功的，其實只要妳一個人去殺段干常笑便夠了，何須我去？」

「你言重了，」小林百合子含笑道：「我這點武功要殺段干常笑，只怕比登天還難，誰都知道他刀法如神，鮮有敵手……」

「既然你們知道他武功高强，爲什麼要我去殺他呢？」賀去病插咀道：「難道你們認爲我的刀法一定勝過他？」

「我們不知道你是否能殺得了他，」小林百合子望住他：「不過我們知道你是個有腦筋的人，所以我們對你有信心。」

「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你們六個人被困在地道裏面，其他五個人早就餓昏了，而你居然能破機關而出，這不是表示你是個有腦筋的人麼？」小林百合子接著說：「現在的江湖，殺人靠武功已算是二等人了，唯有腦筋加武功才算得上是眞正高手，你不認爲是嗎？」

賀去病苦笑：「所以六個人當中，你們才會選上我去殺段干常笑？」

「是的。」

「或許我是個聰明人，但段干常笑也絕不是笨人呀，」賀去病說：「我還聽說當年戚繼光打垮你們倭奴人，就是他想出來的新戰術，是不是有這回事？」

「是的，」小林百合子淸純的臉上忽然湧上了一陣悲痛之色：「我父兄就是死在他手裏，所以我們才忍辱偸生，誓必殺他報仇……」

賀去病冷冷道：「笑話，是你們倭奴人侵略我國，死有餘辜，怪得了誰？你們爲什麼不想想我們多少同胞被你們搞得家破人亡，他們又要找誰報仇？再說，殺你們倭奴人的又不是段干常笑一人，你們爲什麼不去找戚繼光報仇呢？笑話，眞是天大的笑話，看來你們倭奴人簡直是野蠻人……」

「住口！」小林百合子倏然瞋目怒叱：「你再侮辱我們，我可就要對你不客氣了！」

「乖乖，」賀去病嘖嘖了兩聲，冷笑道：「我只是就事論事，怎能說我侮辱你們？老實說，就算我侮辱你們，也是你們咎由自取，怨不了別人。」

小林百合子似已動怒，但她突然眨眼問：「我二叔沒把事情經過告訴你？」

「什麼事情經過？」賀去病有些茫然：「他除了要我殺段干常笑之外，什麼事情也沒告訴過我。」

「那就不能怪你了，」小林百合子臉色稍緩：「那我就說給你聽吧。」

她說：「當年我們流竄在浙東與閩北間時，戚繼光的部隊對我們倭刀仍是一籌莫展，無可奈何，後來段干常笑創造了一種叫『狼筅』的兵器……」

「狼筅？」賀去病忍不住岔口問：「什麼叫狼筅？我聽也不曾聽說過。」

「狼筅就是一種專門對付我們倭刀的創新兵器，」小林百合子說：「『筅』，本是刷洗用的竹帚，段干常笑從它的外形得來靈感，取整株節密枝堅的竹樹，把葉子全都摘去，只留下樹幹之橫枝，然後在株竹主幹的梢枝上裝上鎗尖，這就是『狼筅』……」

微一頓，她接著說：「這種兵器最厲害之處，是能卡住倭刀，使我們淩厲的刀法無用武之地，完全施展不出來。但它也有一個缺點，只能守而不能攻，於是段干常笑又創設了『鴛鴦陣』與『三才陣』配合，終於把我們打得落花流水，潰不成軍……」

「嘩，」賀去病聽得津津有味，忍不住讚歎道：「原來段干常笑是這麼了不起的人，大英雄哪！」

目光一轉，微微一笑：「但是對你們倭奴人來說，他無疑是你們的大煞星兼大尅星，所以戰事雖已平靜多年，你們仍不肯放過他，誓必殺他報仇？」

小林百合子凝肅道：「兩軍對陣，勝者爲王，敗者爲寇，誰殺誰是無可奈何，甚至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事，我們倒不是爲了這點而想殺段干常笑……」

「那到底爲了什麼？」賀去病很好奇。

小林百合子那淸純的臉上仍然是一片肅穆：「段干常笑之所以能創造『狼筅』那種厲害的武器，實際上還得歸功於先父與先兄……」

「什麼？」賀去病傻住：「你我對敵，爲什麼段干常笑發明『狼筅』要歸功妳父兄？」

小林百合子輕歎了一口氣，緩緩道：「當然，在你們的觀點來說，我們倭奴人在貴國唐代期間，便大量吸收貴國文化，也深受儒家思想而有『重士』的觀念，若非情勢所逼，我們也不會離鄉背景，遠渡重洋，冒盡千辛萬苦前來貴國……」

「你們有什麼苦衷？」賀去病聽得入神，忍不住插口問。

「只因爲在我們國家君無道，倒行逆施，又逢天災連連，水災、旱災，還有那可怕的關西大地震，弄得全國百姓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小林百合子臉上有悲苦之色：「我們家族本是關西海濱漁民，由於受此天災人禍，家園被毀，於是只好舉家遠渡重洋，千里迢迢投往貴國，我們的本意只想做貴國順民，覓一棲身之地，絕無惡意……」

「妳胡說！」賀去病不以爲然的打斷她的話，憤憤道：「你們倭奴人侵擾我國沿海地區，燒殺擄掠，無所不爲，人神共憤，天理不容，居然還敢說絕無惡意，妳這不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嗎？」

小林百合子苦笑：「不錯，我們的確是做了很多壞事，但是，這完全是你們逼我們的啊！」

「我們逼你們？」賀去病大感不解，脫口道：「妳這句話怎麼講？」

小林百合子沒有回答，她忽然望住賀去病問：「我聽說你是個四海爲家的江湖浪子？」

賀去病微愣，他不明白對方何以突有此問，不過他還是笑了笑回答說：「不錯，我是個江湖浪子；而且，還有人稱我爲江湖流氓。」

「流氓？」小林百合子掩唇嬌笑：「多難聽的字眼，不過看你樣子，根本不像個流氓嘛。」

賀去病也輕笑了起來：「妳認爲流氓應該是副什麼樣子？難道世上所有的流氓

都應該長得窮兇極惡，橫眉豎目的嗎？」

「至少，」小林百合子望著他笑：「我就沒見過像你這麼帥的流氓。」

賀去病忽紅了一下臉。

他不習慣被女人當面讚賞。

他忽然覺得眼前這個女人人小鬼大，居然還懂得吃男人「豆腐」。

他乾咳一聲，問：「妳幹嘛說了一半突然轉到我頭上來了？我是不是江湖浪子和你們有什麼關係？」

「自然有關係，」小林百合子回到了正題：「你是個浪子，自然走遍五湖四海，那麼你就會瞭解什麼叫『吃生』了。」

吃生？

本地人排斥外鄉人就叫「吃生」。

賀去病忽然輕歎了一口氣。

他終於明白她的意思了。

——倭奴人雖然有意來本土做「順民」，只可惜漢人鄙視他們、排斥他們，因而逼得他們為了求生存而不得不興兵做亂。

小林百合子語音沉肅：「不是我批評你們漢人，貴國雖有悠久之歷史文化，但是器度却不夠宏大，偏偏把我們視為『夷』、看成『蕃』，就連『倭奴』這個字眼其實也包含著濃烈歧視意味……」

賀去病沉默。

他同意她的說法。

他本身也經驗過，每當他到一個新環境，多多少少總會受到當地人的排斥眼光。

——吃生，是人類醜陋的天性之一。

——排外，是我國自大無知而趨於衰微的最大原因之一。

——就是到今天，國人對待「外國人」的心態，不是「過卑」便是「過尊」，永遠做不到「不卑不亢」的正確心態！

小林百合子苦笑：「我們千里迢迢投奔貴國，一心想歸順貴國，但是貴國百姓却處處欺凌我們這些外來客，逼得我們無容身之境，我們眞懷疑，你們的『聖人』孔夫子明明說過一句話：『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但是你們說的與做的却截然不同，你們眞是奉崇儒家思想嗎？儒家思想是如此器小量淺的嗎？」

賀去病無言以答。

他承認：

——儒家思想或許有它當時文化背景的存在價值，也理所當然的有著它不可否認的優點，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它無疑也有很多地方已不合時宜。

——世上本無永遠絕對正確的「思想」。

* * *

賀去病苦澀一歎：「『漢賊不兩立』的儒家觀念支配了我們中土人民千百年，你們不是漢人，所以我們就理所當然的把你們視為『賊』啦。」

「所以，」小林百合子苦笑：「我們之所以成為『賊』，完全是你們逼我們的啊。」

賀去病忽然覺得很同情她。

他望住她說：「站在民族的立場，我是憎厭你們的；但在私人立場，我同情你們……」

「謝謝你，」小林百合子露出了參差不齊的虎牙，嫣然一笑：「我就知道你是個好人……哦，不，是個好流氓。」

賀去病瞪了她一眼，笑著說：「還是回過頭來說說你父兄吧，為什麼段干常笑發明『狼筅』應該歸功於他們？」

小林百合子點點頭：「我們家族是最早來到中土的一批，雖然我們遭受到歧視與排斥，不過我們大致上還能容忍下來，倒能與當地居民和睦相處，相安無事。但是慢慢的，後面來的我國同胞，素質良莠不齊，有武士、浪人、殘兵、敗將……等等，由於他們初到中土，語言不通，加諸又無謀生之一技之長，於是很多人淪為打家刦舍的寇匪，自然衝突也就越來越多，仇恨也越來越濃，終於連我們也被捲進去了，逼得我們不得不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

「後來，」她接著說：「朝廷命戚繼光率大軍來掃蕩剿滅我們的時候，我爹已看得出我們必然會被殲滅，何況他本就是想來當順民的，因此不願見到雙方擴大流血，無論誰勝誰負，對大家都是一個傷害，於是他便主張大家歸順投降，但是却得不到其他同胞支持……」

她掠了掠髮絲，似乎是站累了，便在樹底下坐了下來，兩手抱膝，仰視著空中的浮雲，接著說：「戰事一開始的時候，戚繼光的掃蕩行動並不順利，連連挫敗；但我方雖勝利，却也是慘勝，傷亡極重。我爹有見於此，憂心忡忡，深知再打下去，無論如何會死得一個不剩，於是乃私下與官兵獻降……」

賀去病摘了一片葉子，放在口中輕嚼著，然後在她身邊坐了下來，靠著樹幹問：「既然你們已投降，那妳父兄為什麼又會死呢？」

小林百合子苦澀一笑：「我們小林族歸降之後，便被收編為前鋒敢死隊，為朝廷出力，當時前鋒敢死隊的隊長便是段干常笑。我爹為了早日結束戰爭，於是便和段干常笑苦思破敵之法，由我爹以及族人每日演練倭刀給段干常笑過目，終於，段干常笑熟識了我們的刀法之後，想出了『狼筅』之犀利武器……這期間，我父兄等提供了很多的意見給段干常笑，所以他才能發明『狼筅』的，甚至『鴛鴦陣』與『三才陣』，我父兄也是功不可沒……」

一頓，她那細長的眼眸忽然蒙上一層淡淡的淚光：「但是，就在段干常笑取得全面勝利之時，却突然回過頭來剿殺我們族人！那次戰役，我們措手不及，不僅我父兄身死，即連其他幾百名族人也幾乎全被殲滅，只剩下了我二叔帶領著不到十幾二十名的殘餘族人逃走……那次，連我都差點死了呢……」

說到末後，她忍不住伏膝飲泣……

賀去病沒有說話。

他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小林百合子並沒有哭很久，她很快的又抬起頭來，堅毅的抿著唇角：「所以，我們這幾年來隱伏在深山裏，費盡心機，不惜任何代價，成立秘密殺人組織，狙殺當年殘殺我們的『前鋒敢死隊』成員，現在，只剩下了段干常笑一人，無論如何，不達報仇目的，誓不罷休！」

賀去病遞了一條絲帕給她，輕歎了一口氣：「我不明白的是，你們既已歸降，

而又為朝廷出力，為何最後段干常笑會殲殺你們呢？」

「當然是為了獨領戰功啊。」小林百合子那稚氣純真的臉上湧上一股深深的仇恨：「現在，你明白我們為什麼不殺戚繼光，而要殺段干常笑了吧？」

賀去病明白了。

但是，明白了又如何？

他能去殺段干常笑嗎？

兵不厭詐，自古以來都是；而且，戰爭本來就是殘忍無情的，就算小林百合子所說的是事實，段干常笑最後以「小人之風」殘殺「小林族」，但是以「民族感情」來說，賀去病能說段干常笑的不是嗎？

——對與錯，是與非，本來就因人、因時、因地、因角度、立場等等的不同，而所有不同的詮釋。

不，絕不能去殺段干常笑的！

如果殺了他，自己豈非也成了漢奸？

但是，如果不殺，那李大白、阿忠伯、高劍父、程無恙、石硬上他們怎麼辦？能眼睜睜的看着他們死麼？

忽然，他想到了一個問題，他吐出口中的葉屑：「對了，我那些朋友怎麼樣了？」

「好好的啊，」小林百合子說：「只要你殺了段干常笑，我們自然會放他們出來。」

「我怎麼知道他們好好的？」賀去病說：「妳二叔說要讓我見他們，為何又食言？」

「他是要讓你見他們的，」小林百合子說：「但是一想段干常笑是高劍父的好友，他當然反對你去殺他，為了避免你受到干擾，想也就不讓你們見面……」

「笑話！」賀去病打斷她的話：「我沒見到他們，我怎知道他們是死是活？說不定他們全都已經遭了你們的毒手哪！」

「沒有！」小林百合子堅定的說：「我們絕對沒有殺死他們！」

「我如何能相信你？」

她定定的望著他：「你看我像是個說謊的人嗎？」

賀去病苦笑：「真正懂得說謊的人是絕對看不出來的，否則怎騙得了人？」

「好，」小林百合子忽然說：「如果你不相信，那我就發誓給你看。」

說著，她竟真的雙膝跪地，兩掌合什，兩眸微閉，口中喃喃，當天發起誓來了：「皇天在上，小林百合子若對賀去病那個流氓有半句謊語，願遭天打雷劈，不得好死，被打入十八層阿鼻地獄，永生永世，不得翻身，特立此誓。」

發誓完畢，走向賀去病身邊，笑眯眯道：「這樣你相信了吧？」

賀去病呆住。

他又好氣，又好笑。

——發誓如果可信的話，那麼今天的世界便單純而平和多了。

可是她卻一臉認真，令賀去病不得不相信；其實，就算不相信，他又能怎樣？

「我有一點想不通，」賀去病望住她說：「現在你們的仇人只剩段干常笑一人，而你們又有十幾二十人，為什麼你們自己不去殺他？」

「說你聰明怎又笨起來了？」小林百合子瞟了他一眼：「我們雖然人多，但是我們的刀法段干常笑一清二楚，如何是他的對手啊？」

賀去病無言以對。

「但，」他又想起了一個問題：「你們不是有雷震天和郭八吉為你們殺人的嗎？幹嘛不派他們去？非我去不可？」

「你有所不知，」小林百合子忽然臉色一黯：「他們都死了，連我姐姐小林美智子也都一起自殺身亡了，唉……」

「自殺？」賀去病很驚奇問：「為什麼他們要自殺？」

＊　＊　＊

小林百合子把事情說完之後，已是淚流滿面，泣不成聲。

賀去病只好又遞給一條絲絹，心中一陣苦澀，忍不住太息一聲：「郭八吉雖然出身低微，但是卻是一個可敬的忠僕；雷震天為了一個女人，甘做漢奸，而又勇於一死謝罪，真是可恨又可憫哪……」

「我姐姐呢，」小林百合子一面拭淚，一面問：「你覺得她怎樣？」

「我不知道，」賀去病搖搖頭：「或許，站在男人自私的立場來說，應該說她是個可愛，值得愛的女人，也許是吧……」

——站在情愛的觀點來說，她實在也是個值得所有人同情的女人，你不認為是？

小林百合子認為是，所以她忍不住又潸然落淚，悲傷不已……

「如果，」賀去病苦歎一聲：「他們不生於亂世，也許就不會有此悲劇吧……套句我們漢人一句老話：生不逢辰，時也、命也……」

「你相信命？」小林百合子把絲帕還給他，仰著小臉龐兒問。

「我本是不相信的，」賀去病用刀鞘劈去樹椏：「看多了，聽多了，總有點相信的……」

一頓，他瞪住她：「我怎麼了，我為什麼要坐在這裏跟妳談那虛無縹渺而又無聊的命？」

話聲中，他突然出手如電，驀然扣住小林百合子的腕脈！

「你！」小林百合子似是料不到他會猝然出手，驚聲道：「你幹什麼？」

「幹什麼？」賀去病嘿嘿冷笑：「妳以為我真的會為你們殺段干常笑？說！地道機關在那裏？快帶我去，媽的，你們想得倒好，居然會派妳這個小丫頭來監視我，你們當我是笨人？你們懂得用我朋友要脅我，難道我就不會用妳來要脅他們？」

小林百合子強忍著痛楚，冷冷道：「我們早就料到你會用這一招。」

賀去病一楞：「既然你們已想到，為何還要前來自投羅網？」

「你以為我會帶你去找我們的藏身之地？」小林百合子冷睨著他。

「我知道妳不會，」賀去病冷沉道：「不過我知道只要我給妳一點苦頭吃，妳一定會說的。」

「那你就試試看吧。」

「好！」

賀去病手上功力猛然用勁！

但小林百合子却咬牙挺住，哼也不哼。

「小丫頭，我看妳骨頭多硬。」賀去病冷笑著，又加了一把力道。

小林百合子陡然臉色發青，淚水直冒，小小嘴唇兒直顫抖，但就是不哼一聲。

「算了吧，」賀去病看得暗暗心折：「妳別再逞强了，何必自討苦吃……」

「賀去病！」小林百合子冷然嬌叱：「你果然是個流氓，一個只會欺負女人的小流氓，有本事你就把我殺了吧！」

賀去病已把她纖柔的玉腕扣得瘀血浮腫：「我不殺妳，我只要妳帶我去……」

「做夢！」小林百合子倔强的咬著銀牙：「如果我是個這麼容易屈服的人，你想，我二叔會派我來嗎？」

「好，」賀去病已用上全力：「我就看妳多倔强，我不相信妳不怕死……」

小林百合子依然一聲不哼。

賀去病注視著她……

終於，他鬆開了手，苦笑道：「小丫頭，我服了妳……」

小林百合子握著手腕蜷伏地上，似乎已痛得不能說話了。

賀去病歎了一口氣，默默的望了她好一會，走前去扶起她，然後默默的為她推拿手腕……

小林百合子靜靜的凝視著他，忽然問：「你看我像不像小丫頭？」

賀去病沒有回答。

他現在只想一個問題：

——現在，應該怎麼辦？

＊　＊　＊

天色慢慢暗下來了。

賀去病和小林百合子仍坐在樹下。

賀去病望著天上的歸雁發呆；小林百合子則靜靜的望著他……

兩人都沒有說話。

終於，天已完全暗了下來，小林百合子首先打破沉默：「我們究竟要坐到什麼時候？」

賀去病沒睬她。

小林百合子嚅了嚅紅唇小咀：「如果我們不能在一個月之內提著段千常笑的腦袋回來，那麼，你那五位朋友就會沒命了……」

「不要煩我！」賀去病陡然大喝一聲，暴躁道：「妳為什麼不離我遠一點？」

小林百合子嚇了一跳。

她猶疑了一會，果然乖乖的離賀去病遠一點，默默的佇立於黑暗的曠野中……

望著她瘦小嬌弱的身影，賀去病心中一陣不忍，默默的走上前去，苦澀道：「對不起，這件事其實說來也不是妳的錯，我不該對妳發脾氣……」

「沒關係，」小林百合子朝他溫柔一笑：「我知道妳心情不好……」

她忽又說：「你肚子餓不餓？我下山去為你買些吃的好不好？」

賀去病楞了楞：「妳為什麼要關心我肚子餓不餓？是不是妳自己餓了？」

「不，我不餓，」小林百合子搖搖頭：「我平時吃得很少……其實，從前我小的時候，在我的家鄉有一年碰上海嘯，整整一個多月父親沒出海捕魚，我已經餓慣了；你是男人，男人總是比我們女人食量大，所以我担心你會餓壞身體。」

賀去病心中倏然湧上一陣莫名的激動！

——他是個無根的浪子，多少年來，誰關心過他的肚子餓不餓？

眼前這個小女人，倭奴女人却關心他。

也許，她不過是想利用他，只是虛情假意的關懷而已。

但，她看起來是那麼認眞、那麼純眞，看不出有任何虛假的樣子。

——其實，就算虛假又何妨？有些人，即使是虛假的關懷也吝於對你付出，不是嗎？

——虛假的關懷總好過無人關懷！

賀去病歎了一口氣：「小丫頭……不，小百合，走吧，咱們吃東西去。」

「好的。」她高興得笑了起來。

賀去病突然發現她笑的時候，居然眞的像一朵清幽純美的山澗小百合……

他竟忍不住忘神的多看了她兩眼……

當小林百合子挨住他身旁時，他連忙避開她的眸光，忍不住在心中對自己說：「管他的，反正還有一個月工夫，拖一拖再說吧……」

＊　＊　＊

賀去病行走江湖素來是獨來獨往，只有最近才有程無恙、高劍父與石硬上他們伴行，但却從來也沒有與女人同行，因此小林百合子跟在他身邊，他多少有點不自然的感覺。

特別是小林百合子雖然是身著漢服，別人並看不出她是倭奴人，但他總覺得怪怪的，深怕被別人認出他與倭奴女人在一起，因此到了城鎭客棧時，為了避人耳目，他命伙計將晚膳送到房裏。

賀去病此時的確肚子餓了，當然開懷大吃大喝，但小林百合子却慢嚼細嚥，吃得極少。

「妳吃東西怎像猫一樣，就吃那麼一點點？」賀去病忍不住放下碗筷問。

小林百合子回答：「在我們家鄉，女人是要等男人吃過才能吃的，而且好的菜都是先讓男人吃……我如果吃多、吃快了，那你……」

「什麼話，」賀去病連忙挾了一大把菜往她碗裏塞：「這裏是中土，不是妳家鄉，唔，多吃點，瞧妳瘦巴巴的，打個噴嚏便可以把妳吹上天……」

「是，」小林百合子笑瞇了眼：「那我就多吃一點。」

賀去病吃完一碗飯時，小林百合子立刻放下自己的碗筷，走到他身邊去……

「幹什麼？」賀去病楞了一下。

「讓我替你盛飯。」小林百合子端起賀去病的空碗。

「我自己來。」

「不，女人本來就應該替男人裝飯的。」小林百合子說：「我們家鄉都是這樣子的。」

這頓晚飯，賀去病比平日多吃了兩碗飯。

＊　＊　＊

伙計收走碗盤之後，賀去病對她說：「妳可以回妳房間休息了。」

「不，」小林百合子說：「我還沒放水給你洗澡哪。」

賀去病連忙說：「不用了，我自己來，妳快去休息吧。」

小林百合子還是那句話：「在我們家鄉，女人都是要放水讓男人洗澡的。」

「我說過，」賀去病苦笑道：「這裏是中土，又不是你家鄉……妳又不是婢女，這些事……」

他說了一半不說了。

因爲她已經走進了盥洗室。

* * *

賀去病走入浴室，正要脫衣時，忽見小林百合子盈盈走入，不禁大驚道：「妳不是回妳房裏去了嗎？怎麼又來了。」

小林百合子含笑回答：「我是來服侍你洗澡的……」

「什麼？」賀去病睜大了眼：「妳，妳要替我洗澡？」

小林百合子伸手爲他脫衣：「在我們的家鄉，男人與女人都是一起共浴，而且女人一定要替男人……」

「謝謝妳的好意，」不等她說完，賀去病已經叫了起來：「我不是倭奴男人，我不習慣讓女人幫我洗澡，請妳出去……」

小林百合子却不肯走：「如果你趕我出去，那就表示你看不起我。」

賀去病呆住！

世上居然有這種風俗？

他想拒絕。

不知怎麼的，他竟然乖乖的讓她脫衣……

也許，他想嚐試一下那種滋味吧。

——你不想？

* * *

賀去病並沒有讓她脫光衣服，只剩下一條短褲時，他已臉紅紅的跳入浴池了。

但是，小林百合子却脫得一絲不掛，寸縷不留！

當她的胴體映入賀去病的眼簾時，他立刻知道自己犯了一個錯誤。

——原來，她早已不是「小妹妹」了！

全身每一個地方，每一寸肌膚，無一不是具有女人——成熟女人的韻味。

可不是，小林百合子雖然嬌小了一點，但是該凸的地方便凸，該凹的地方便凹，一點兒也不含糊，絕對不含糊！

賀去病看得兩眼發直，喉嚨乾渴，小腹陡然昇起一股熱意……

當小林百合子嬌羞無限的下了浴池之後，賀去病連忙咬了一下舌頭，用力深呼吸了幾次，企圖將體內那股慾念壓制下去。

但是沒用的，當小林百合子挨著他爲他搓洗身體時，他幾乎忍不住要爆炸！

不過，還好他見過不少女人，總算能勉强使自己坐懷不亂。

「來，」小林百合子像個小妻子似的爲他搓著背：「先讓我爲你按摩按摩……」

* * *

已經洗了個時辰了，賀去病仍然賴在浴池裏不肯起來。

他眞希望永遠都不要起來。

他終於明白，雷震天爲什麼甘心爲小林美智子賣命，至死無悔了。

——男人，最愛也最怕溫柔的女人。

小林百合子無疑也是個溫柔的女人。

賀去病忽然打了一個哆嗦！

他突然跳出浴池，抓起衣服便往外跑。

他跑得很快。

彷彿在躲避著可怕的瘟疫似的。

小林百合子被他這突如其來的舉動驚得楞了一楞，連忙起身穿衣、追了出去……

* * *

窗戶是開著的。

月光大大方方的照進來。

風也輕輕快快的吹進來。

賀去病站在窗口，面向著窗外。

月光照著他，風也吹著他。

他屹立如山。

冷漠的山。

小林百合子站在他身後。

怯怯的，像一隻受了驚的小白兔。

「你怎麼了？」她語音怯懦：「是不是我服侍得不好，惹你不高興了？」

賀去病沒有回過身，他負著手，語音冷漠：「妳二叔派妳來的眞正目的，就是要我成爲雷震天第二？」

「不，」小林百合子搖首道：「他沒有這個意思，是我自己心甘情願服侍你的……」

「妳說謊！」賀去病冷冷打斷她的話：「從現在起，妳再不要服侍我，連站都離我遠一點……」

「爲什麼？」小林百合子忽然哭了起來：「你這麼討厭我？」

「是的，」賀去病冷冷道：「我討厭倭奴人，無論是男人或女人我都討厭！」

小林百合子沒有回答。

——她已經哭著跑了出去。

賀去病不想回頭。

但他還是回頭了。

忍不住回頭。

這一回頭，他看到了她的背影。

嬌小的背影。

迷人的背影。

而且，還在顫慄著的背影！

賀去病也顫慄了。

——心在顫慄。

* * *

夜已深。

月兒早已躲進雲裏安歇了。

風兒也不知跑那裏睡覺了。

賀去病却還沒有睡。

他睡不著。

他終始站在窗口。

一步也沒有離開。

他在想一個問題：他眞的討厭小林百合子？

理智告訴他：是的，他討厭她。

感情告訴他：不，他不討厭她。

——而且，他懷疑自己已經愛上了她！

愛上了她？

他只不過跟她相處一天工夫而已，他這麼快就愛上了她？有可能麼？

爲什麼沒有可能？

——男女間的愛，難道有「時間進度表」的嗎？

當然沒有！

有時候，你對著一個女人一輩子，你可能非但不愛她，而且還可能會討厭她；

有時候，你只望了那女人一眼，你便情不自禁的牢牢愛上她，至死不渝。

愛情，就是這麼奇妙。

它是沒有道理可講，也沒有邏輯可尋的。

它就是這麼奇怪的東西，說來說來，根本不讓你有心理準備的。

你經驗過嗎？

你一定聽人說過，愛情能令人青春年少、快樂如神仙。

但是，對賀去病來說，他一點也沒有快樂的感覺，相反的，他只有痛苦。

滿滿的痛苦。

無邊的痛苦。

——無論如何，他絕不能愛一個曾經殘害自己的同胞、蹂躪自己土地的女人。

最重要的是，他如果眞的愛上她，那麼他很可能會眞的去殺段干常笑。

段干常笑是平倭英雄，賀去病如果幫倭奴人殺了他，那麼，他豈不成了漢奸？

他是個江湖浪子。

也是個江湖流氓。

無論如何不是漢奸！

漢奸，是可恥的。

漢奸，是受子子孫孫的唾棄，遺臭萬年的。

賀去病天不怕，地不怕，路死路埋，溝死溝埋，就是不敢做漢奸。

而且他一直最恨漢奸，所以當李大白告訴他，可能有倭人餘孽在背後操縱控制他的殺人幫時，他沒有第二句話，立刻義不容辭幫他調查此事。

想不到，倭人未除，却先愛上了倭奴女人，這，不是做夢吧？

可怕的夢呵！

賀去病終於忍不住心中的痛苦，躍過窗口，跳到了院子，他希望到外面走走，冷靜一下情緒。

可是，他甫一跳出去，不知怎麼的，很自然的便向小林百合子的房間望去……

這一望，他楞住。

——小林百合子房間的燈仍亮著。

她還沒睡？

她在幹什麼？

——爲什麼要管她？

賀去病想擧脚離去，可是，那一雙腿，忽然好似失靈似的，偏偏不聽使喚，竟朝她房間走去！

跨上石階，立在門口時，他忽然隱約的聽到了一陣聲音。

——女人的哭泣聲。

她在哭？她爲什麼哭？

賀去病心中忍不住一陣翻騰，他竟有想去敲門的衝動！

他已經擧起了手。

但很快的又放了下來。

「不行！」他心中對自己說：「絕不能進去！絕不能進去！」

他轉身走下台階……

但是，不知怎麼搞的，他腦海裏忽然一陣紊亂。

——盡是浮起小林百合子的倩影。

他想起了她第一次對他笑的時候，他看到她一對兎子牙，還看到了幾點小雀斑；他想起了她生氣時對他突然出刀，却在緊要關頭收刀；他想起了他扣住她腕脉時，她痛得跪了下去，就是不肯哼一聲；他想起了她爲他添飯，那嫺淑乖巧的模樣；他想起了她無限嬌羞的爲他洗背按摩；他想起了她那嬌小而豐滿的胴體；他想起了她掩面而泣，奪門而出的情景……

——她，居然哭到現在？

——如果她是虛情假意，無論如何不可能哭到現在，已經好幾個時辰了哪？而且看這光景，她好像還要哭下去的樣子。

——她，眞的是愛上自己？

賀去病再也忍不住。

他已經回頭去敲門了！

＊　＊　＊

小林百合子端一杯茶給他之後，便低垂著頭，默默的坐在他對面。

賀去病凝視著她：「妳眞的愛我？我的意思是說，妳我認識不過半天工夫，妳根本就不瞭解我，妳爲什麼會愛上我呢？」

「我知道，你一定會以爲我在使用美人計來套住你，」小林百合子仍然深垂着頭：「其實，我二叔本來不是派我來的，是我自己爭取要來的，我也不知道爲什麼，當我聽到你破機關而出，我趕去見到你昏迷在地的第一眼時，便深深愛上你了，我知道這種感情不成熟……也許，我想，我是受了雷震天與我姐姐的影響吧……」

「我不懂妳的意思。」

「我姐姐之所以願意爲雷震天殉情而死，並不是感念他替她殺人，」小林百合子輕拭眼梢淚痕：「就我所知道，雷震天從來不曾罵過她、打過她，甚至連對她大聲說話也沒有……」

賀去病心中感到好笑：「他愛她，他當然對她好了，那有什麼稀奇？」

「不，」小林百合子說：「在我們家鄉的男人，動不動就是對女人拳打脚踢的，即使是恩愛的夫妻，老公打死老婆也是家常便飯之事……」

賀去病楞住。

——動不動打女人的男人，豈非是世上最粗魯而又最沒教養的男人？

「所以，」小林百合子慢慢抬起頭來，一字一字說：「我也一直希望有個漢人男人……」

「漢人男人有的也會打女人，」賀去病苦笑：「我不就打過妳麼？」

「那不一樣，」小林百合子眼睛哭得紅腫，比胡桃還大：「我知道你是爲了想救你朋友，在那種情況下，我們是敵對立場，你打我是理所當然之事……」

賀去病歎了一口氣：「妳既然知道我們是敵對立場，爲什麼還要愛我？」

「因爲，」小林百合子紅腫的眸孔裏漾起一絲快慰：「你雖然打了我，從那時候，我就知道你是一個很溫柔，能體恤女人的男人，我便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所以我就心甘情願的服侍你。」

賀去病默然無語。

他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不過，他還是說了，他必須說：「妳是個聰明女人，我想妳一定知道，以目前我們的處境來說，我們之間是絕無可能結合的……」

「我知道，」小林百合子眸光灼灼，語氣堅定：「我並不奢望能與你結合，我只

求在這一個月時間，我能像服侍我的男人一樣服侍你，我便心滿意足了！」

賀去病倏然低下頭去。

他不敢看她。

他怕自己會忍不住衝前去抱住她。

「小百合，」他輕喚她的名字：「妳這又是何苦？明知不可為而為，豈非顯得太蠢？」

「什麼叫蠢？什麼叫聰明？」小林百合子清純的臉上一片湛然：「我是亂世中長大的女人，自幼，嚐遍了天災兵變，在海上歷盡了無數個驚濤駭浪的夜晚，到了中土，沒有過一天安定的日子，東奔西跑，幾乎每天都看到人殺人，而且也好幾次差點死去……人生，我已經看透了，什麼叫愚蠢？什麼叫聰明？不也終究要死麼？往往，我見到的，聰明的人有時反而比愚蠢的人死得更快呢……」

賀去病抬首望住她。

他突然覺得她不是個小女人——不是指生理上，而是指心理上的。

她緩緩的接著她：「人生短暫，做為一個女人，亂世中的女人，她所追求的是什麼？她能追求什麼！家姐的死，起初我覺得她好笨，年輕輕的就要死，豈不太可惜？但是，人活得長久又怎樣？過了一輩子空虛的人生，倒不如過一個雖短暫但却充實無比的人生，那不是來得更有價值，更有意義嗎？」

她强調：「我們現在的處境，就算順利殺了段干常笑，以後也許回東瀛去，也許仍隱匿深山野地裏，也許我們回到半途中，船翻了，死了；也許回去了，家園已毀，面目皆非，無以生存；也許留在中土，最後被你們漢人殲滅了……我是個女人，平凡而微不足道的女人，亂世中長大、也許亂世中死去的平凡女人，我能追求什麼？你能告訴我嗎？」

賀去病沒有告訴她。

他無法告訴她。

「我羨慕我姐姐，」小林百合子幽幽道：「她雖然死了，可是她死得無悔無怨，當我看到她死時臉上不但毫無痛苦之色，反而還有一絲幸福而滿足的笑容時，我終於知道做為一個亂世中的平凡女人，她所追求的是什麼了……」

她忽然眼光灼灼的凝視著賀去病，鏘有力的補了一個字：

「愛！」

賀去病也凝視著她。

——他已幾乎控制不住自己要撲上前抱住她了。

小林百合子下面的話，像一把野火燃燒了賀去病整個心房，她說：「我不奢求能與你結合，我甚至不敢奢求你能接受我的愛，我只要求你不討厭我就行了，只要我能在這短短的一個月裏，我能像做為一個妻子般的服侍你，那麼我就……」

她沒有把話說完。

因為賀去病已瘋狂的撲上前去！

而且，也瘋狂的擁吻著她！

他屈服了。

小林百合子溫馴的，像一頭綿羊的任由他恣吻、愛撫……

賀去病其實是個相當理智的男人。

理智，並不表示沒有感情。

他實際上還是個感情豐富的男人。

——此刻，他豐富的感情早已淹沒了他的理智！

當小林百合子像嬌艷多情的妻子褪去他的衣衫時，他也忍不住動手除下她的衣履了……

她那美麗的胴體又赫然現在他眼前！

他抱起了她……

慢慢的走向床上……

然後，他溫柔的佔有她……

她努力的學習配合他、迎合他……

她終於追求到了她所要的「人生」！

她呢喃、她夢囈：「佔有我吧……讓我們做一月夫妻……讓我們充實我們的人生……」

* * *

賀去病終於勇敢的接受了她的感情，也勇敢的付出了自己的感情。

他充實了小林百合子的人生，也充實了自己的人生，但……

遺留的現實怎麼辦？

——他會殺段干常笑嗎？

——他能殺得了段干常笑嗎？

他會不會成為「雷震天第二」？

——程無恙他們究竟是不是眞的還活著？

——他能不能救出他們？

——小林百合子會不會步上她姊姊小林美智子的後塵？

對不起，套一句老話：

——欲知結果，請千萬留意「江湖流氓」故事之三的「大菩薩嶺」。（全文完）

好消息！

「金釵令」作者：臥龍生先生，久休復出！

本故事一九八六年一月第廿七年第四十五期起，因作者身體不適，遵醫所囑休養，致使本故事中斷，深為抱歉！現今經已康復正常，作者決心將未完成之故事繼續撰著，作者休養期間，閒中構思，精心佈局，嘔心瀝血完成巨著以饗諸君讀者，俾酬謝多年來對作者之愛戴，特此奉告。

請留意本故事發表日期是盼！

梁山泊英雄傳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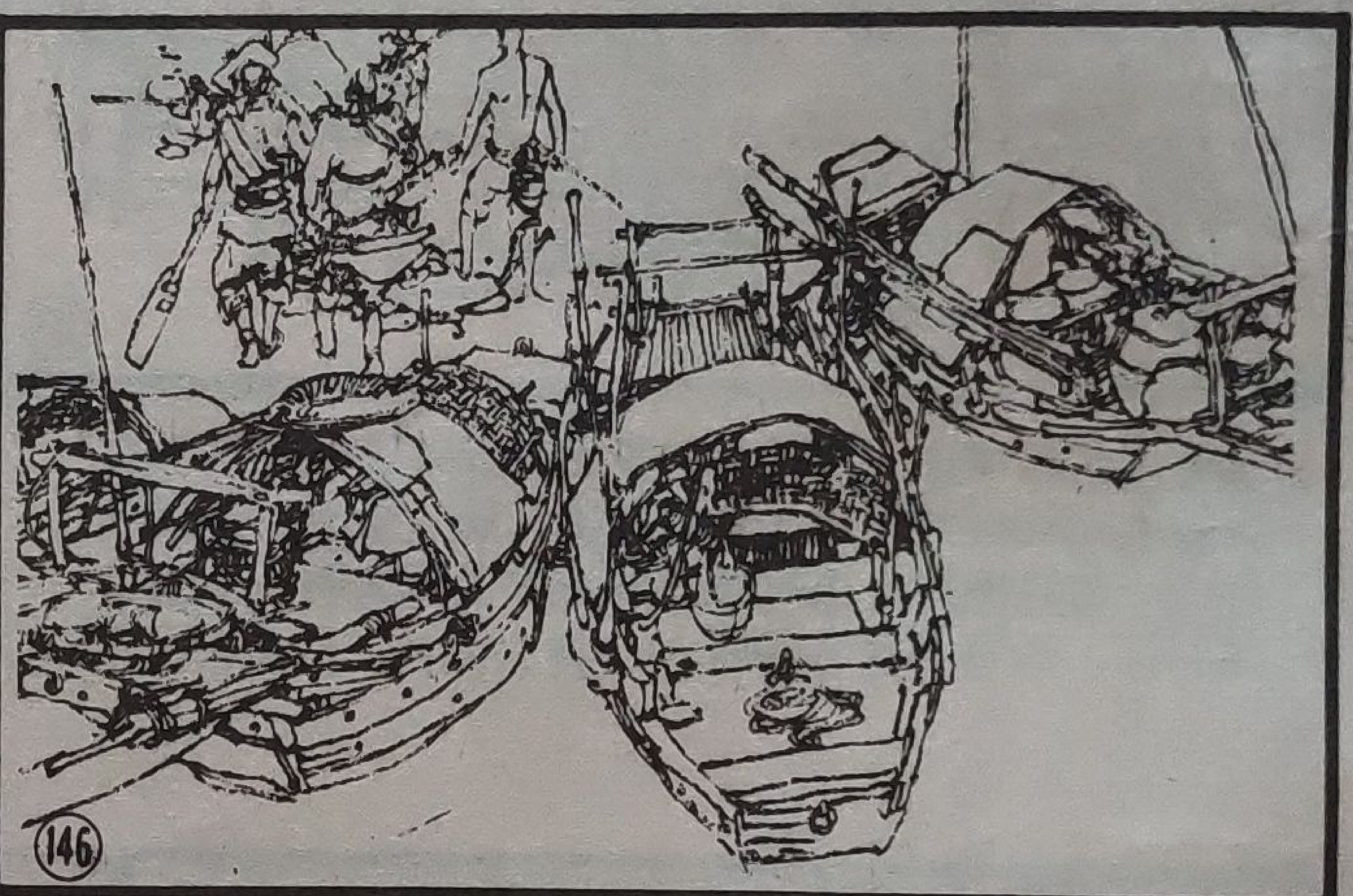
高石・編繪

鬧江州（四）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145 宋江看見張順，連忙招手呼喚。張順立刻把船搖到岸邊。三阮看見，也泅了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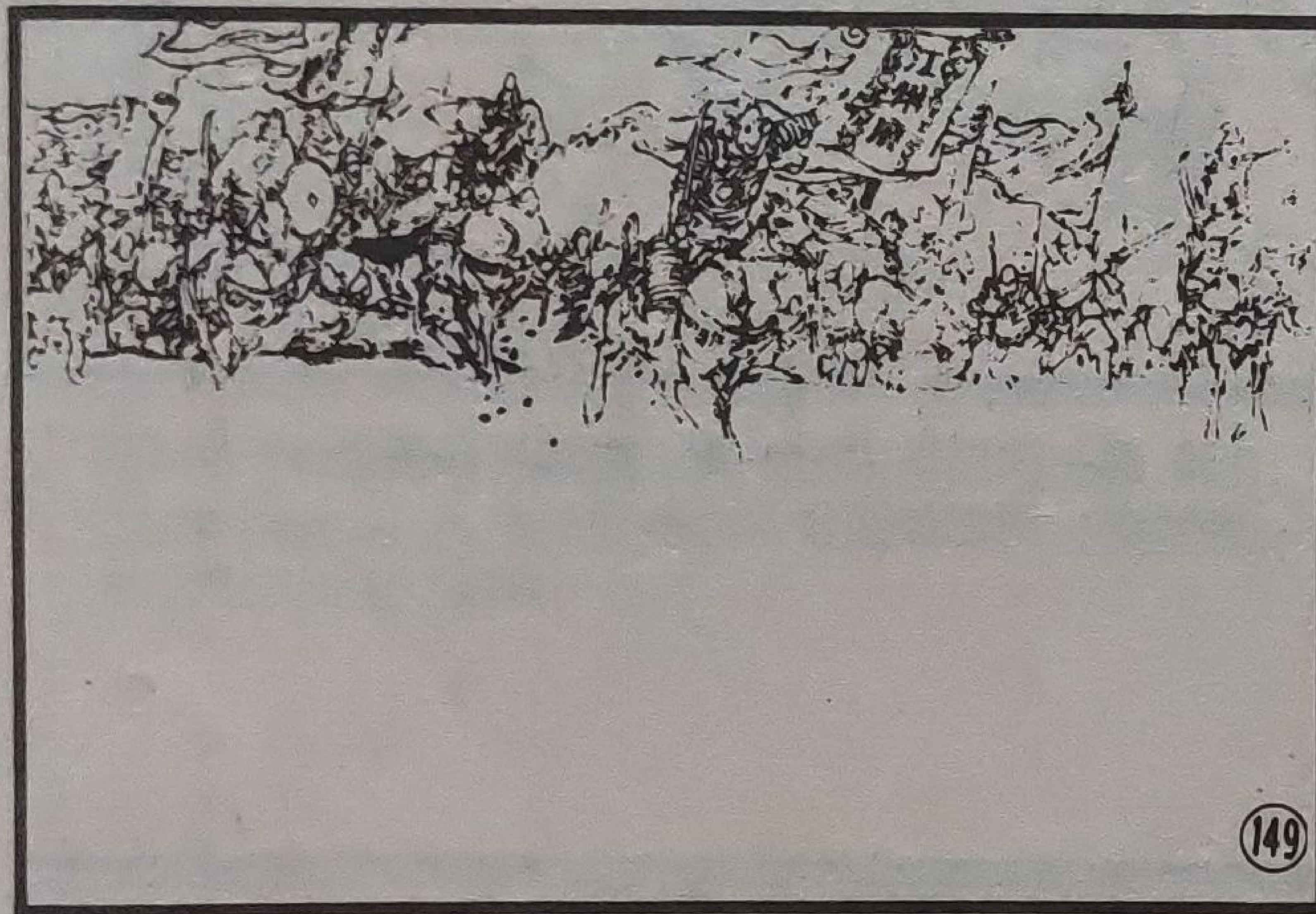
146 原來這三隻船上的人，頭一隻上是張順，第二隻上是張橫、穆弘、穆春、薛永；第三隻上是李俊、李立、童威、童猛。他們也是相約同去江州劫牢的；因風阻來遲，不想在此處與宋江等相遇。



147 宋江介紹張順等與晁蓋帶領的梁山衆好漢相見。大家一起到廟裏叙禮。當下共是二十九人，一一通了姓名，互通傾慕之意。這就喚做"白龍廟小聚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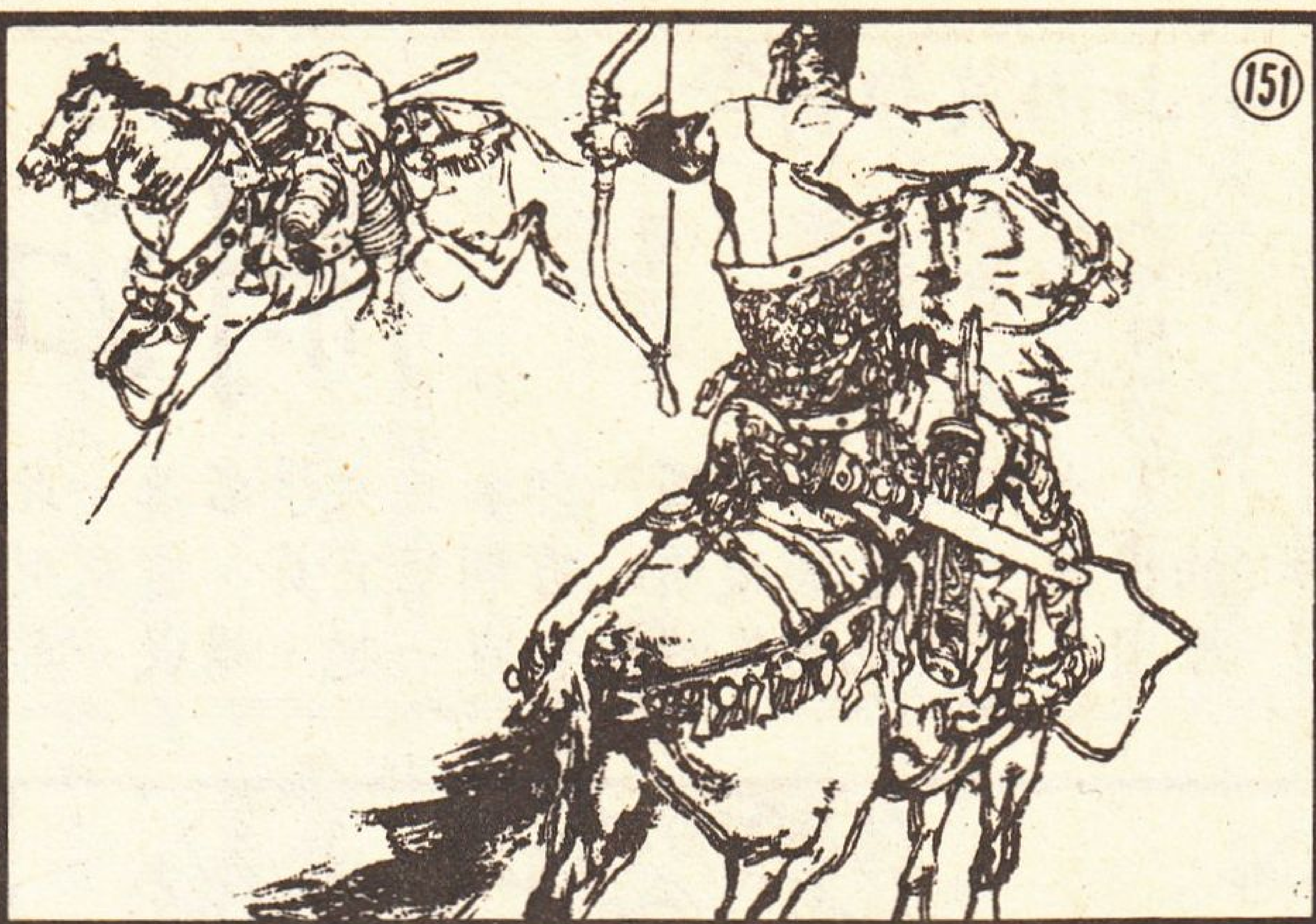
148 衆位好漢正在交談，忽報江州軍馬已殺奔白龍廟路上來了。晁蓋下令；殺敗江州兵馬，再回梁山！衆英雄齊聲應命，挺起手中軍器，出廟迎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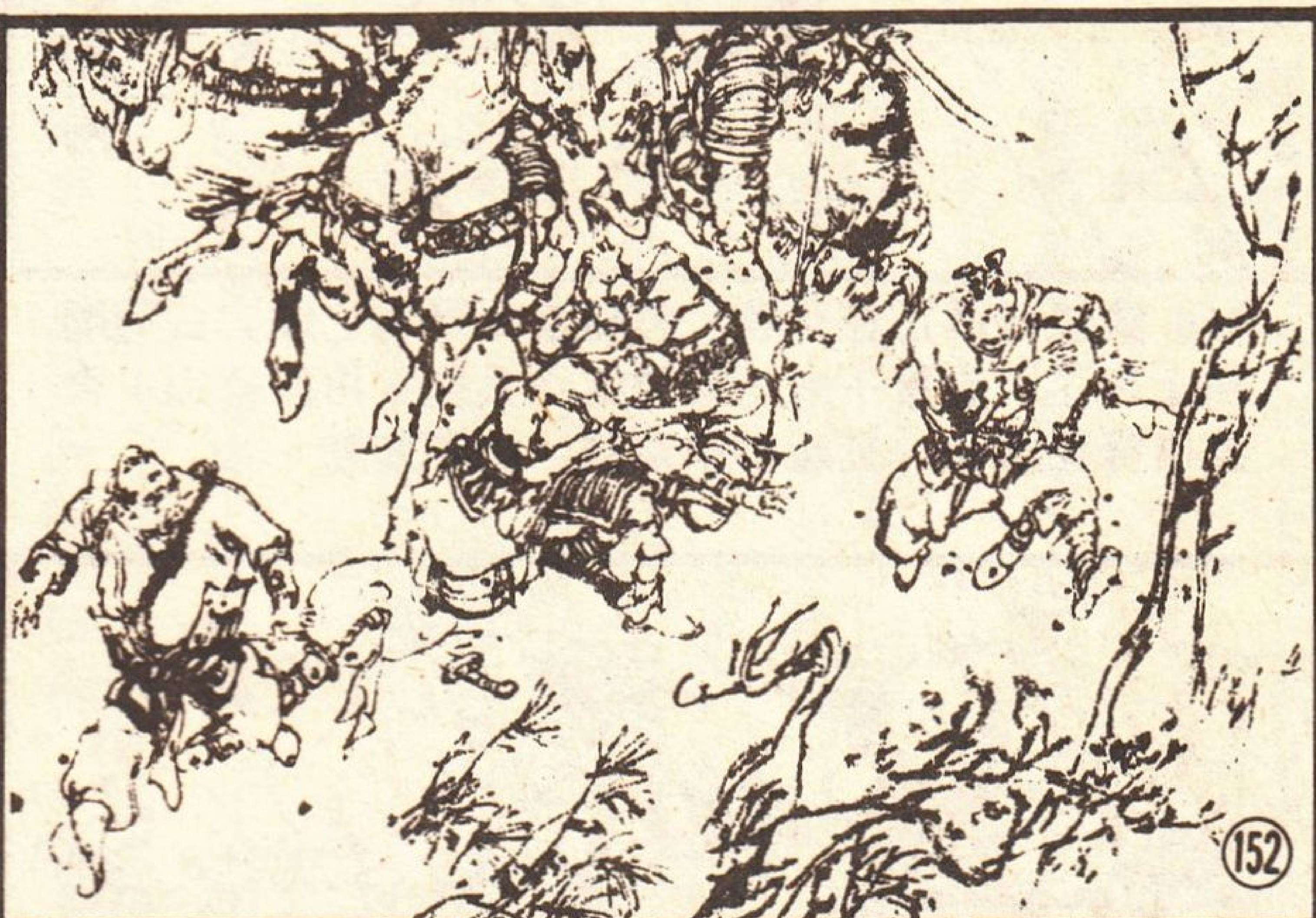
149 晁蓋命劉唐、朱貴先把宋江、戴宗護送下船，又命李俊、張順同三阮整頓船隻。衆好漢遠遠望見城裏官軍，有數千人，搖旗吶喊，殺奔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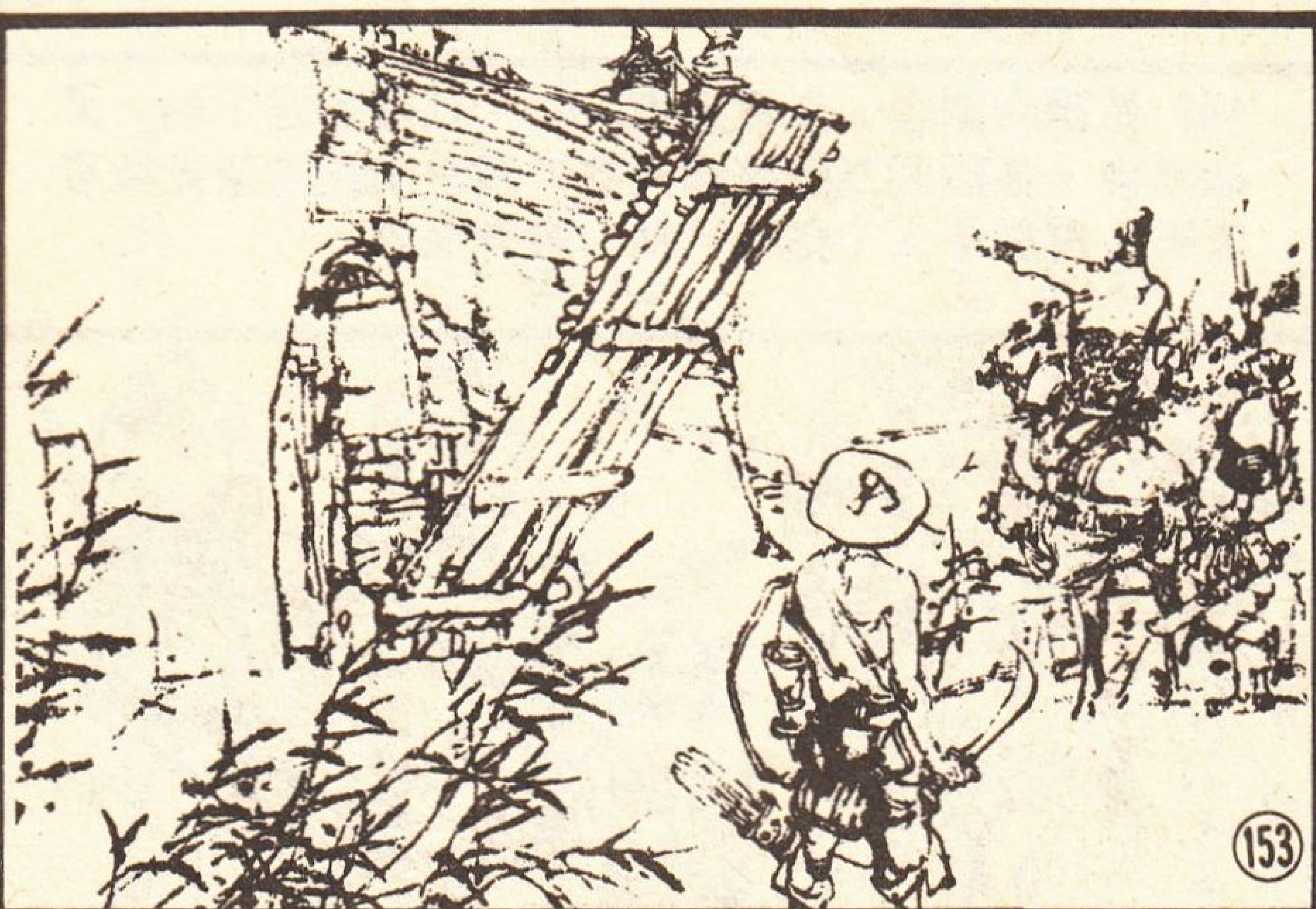
150 李逵當先，搶起大斧，迎了上去；背後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四將緊隨；梁山軍士也列開了陣勢。



151 江州軍馬來到跟前，花榮見來人都騎馬持槍，恐怕傷着李逵，隨手取出弓，搭上箭，嗖地一箭，將爲首的一員將官射下馬去了。



152 那一伙馬軍大吃一驚，撥轉馬頭便走。一時間你奔我突，倒把後面步兵冲散了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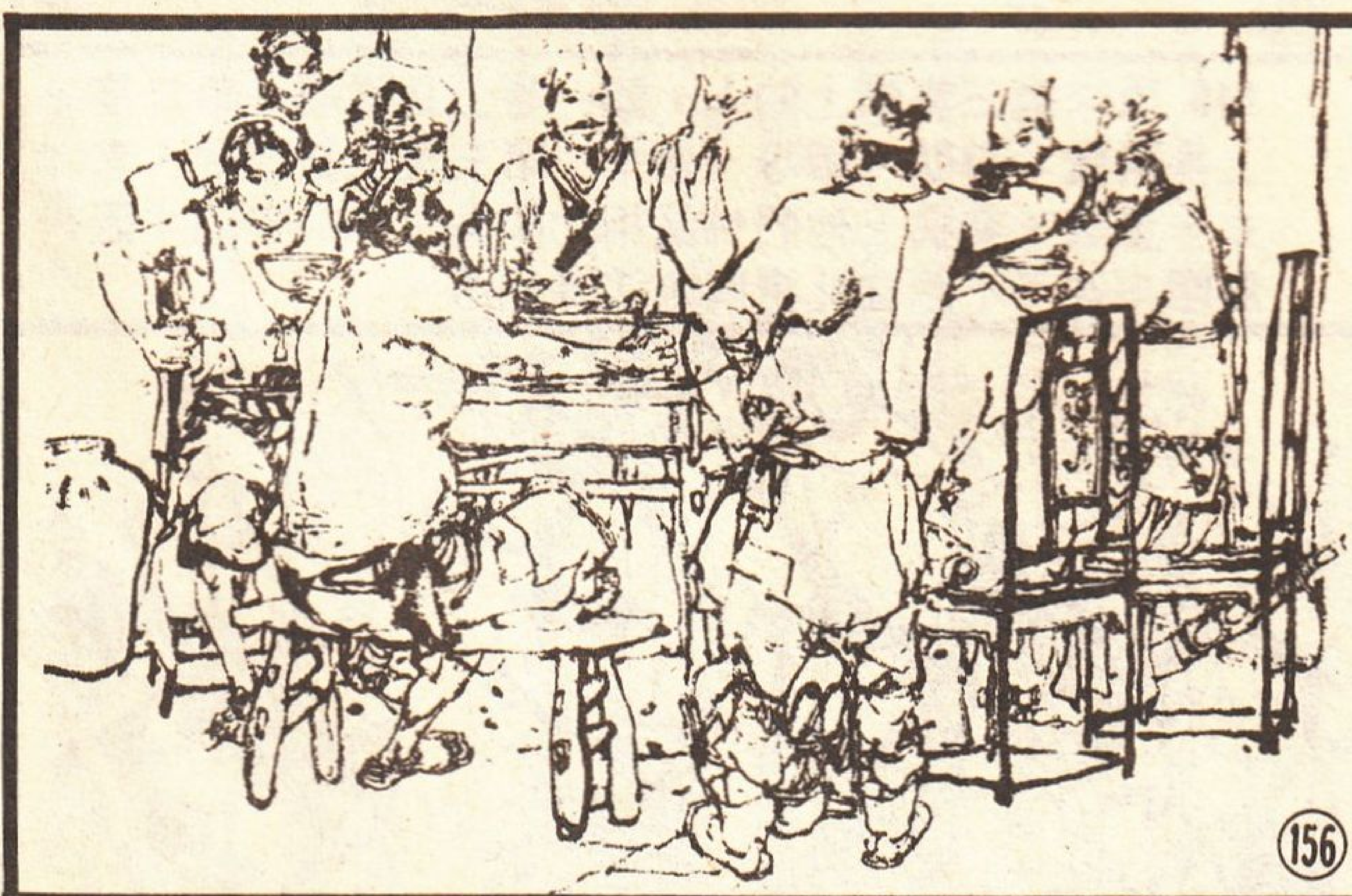
153 這邊衆好漢一齊奮勇上前，向敵軍冲殺。江州軍馬人心渙散，只顧各自逃命。衆好漢一直殺到江州城下。逃入城中的官兵，將城門緊閉，不敢出來。



154 衆英雄見敵人退去，整頓隊伍，回到白龍廟上船。正逢順風，不一會，船已駛到穆家莊的埠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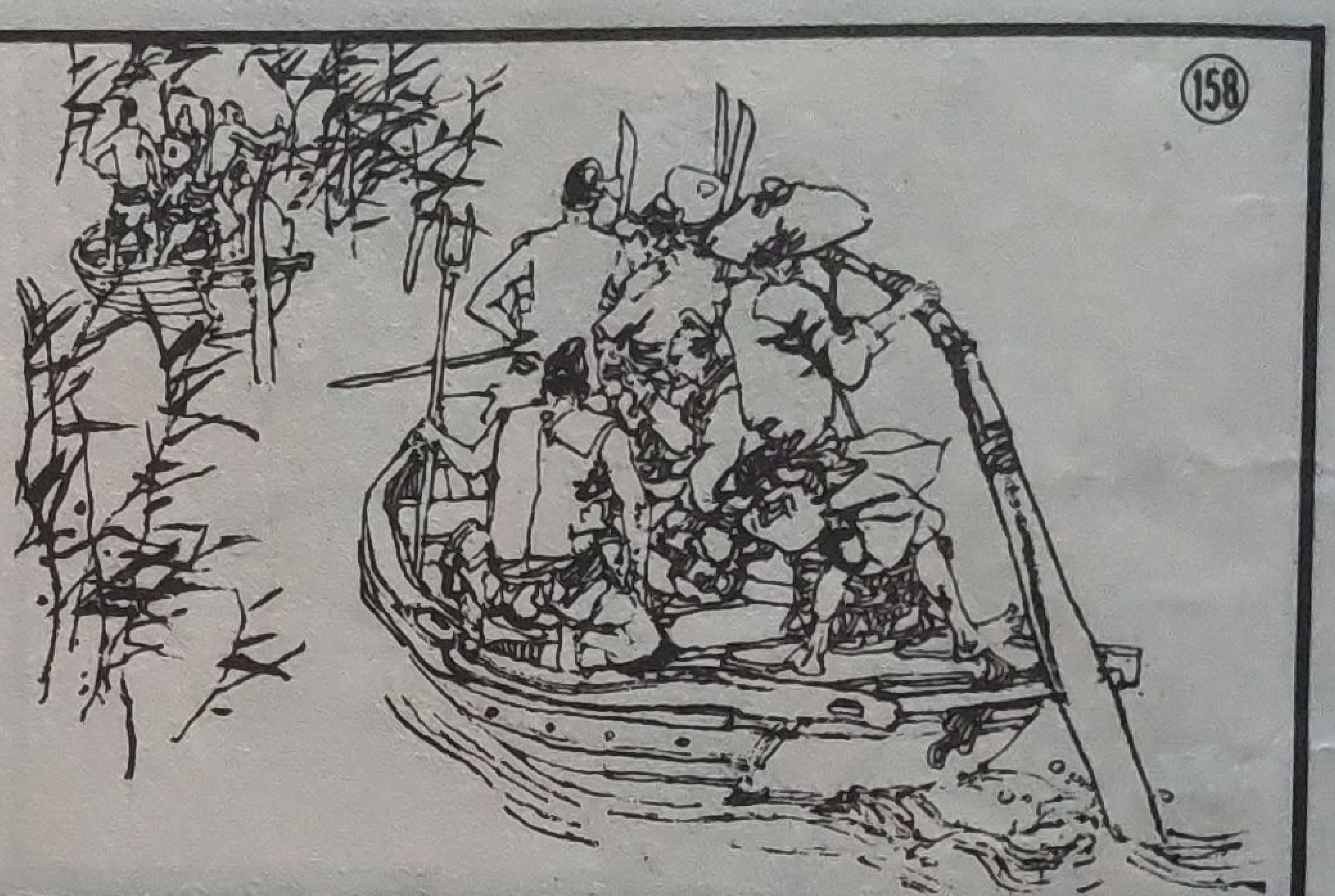
155 來到穆家庄，穆氏兄弟設宴慶賀宋江、戴宗平安脫險。宋江起身致謝，他說此次災禍，全出在黃文炳身上。他請衆好漢攻打無爲軍，殺了黃文炳，一來爲他報仇，二來爲地方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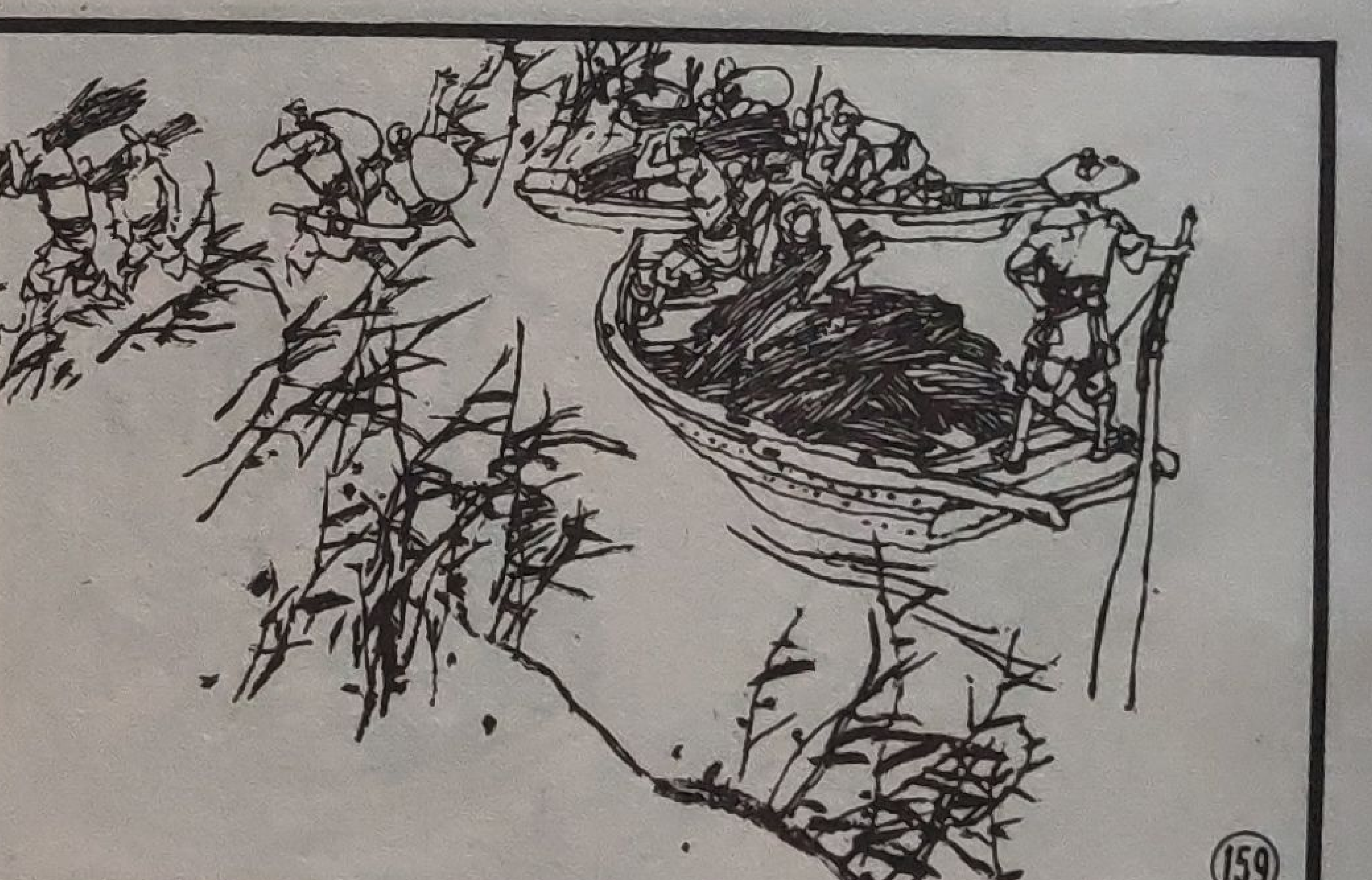
156 衆人齊聲贊同。薛永說他在這一帶最熟，願先到無爲軍探聽虛實，回來報知大家，再行進兵。衆好漢大喜。薛永辭別衆人去了。



157 薛永去了二日，回來時帶來一人。此人名叫侯健，綽號通臂猿，是薛永徒弟。他以裁縫爲業，現在黃文炳家中做活。侯健見過宋江，便將江州近日情形，以及去無爲軍的路徑、黃文炳家的住處等情況詳細說與衆人。



158 宋江聽罷，想出一計：派侯健、薛永、白勝先去作內應；又命石勇、杜遷扮作乞丐，去城門邊埋伏；另派李俊和張順駕兩隻小船在江面上等候使用。然後宋江帶領衆人分乘五隻大船向無爲軍進發。



159 此時正是夏末秋初，夜涼浪靜，月白風淸；大小船隻在江邊蘆葦深處一字兒纜定。宋江命軍士將船上運來的八九十個沙士布袋和百十個沙都搬上岸，悄悄移向城邊。



160 鼓打二更，宋江叫放起帶鈴鵓鴿。見城上一條竹竿，縛着白號帶，迎風飄起——這是白勝給衆人的信號。宋江見了，便叫軍士就這城邊堆起沙土布袋，直堆到高達城牆垛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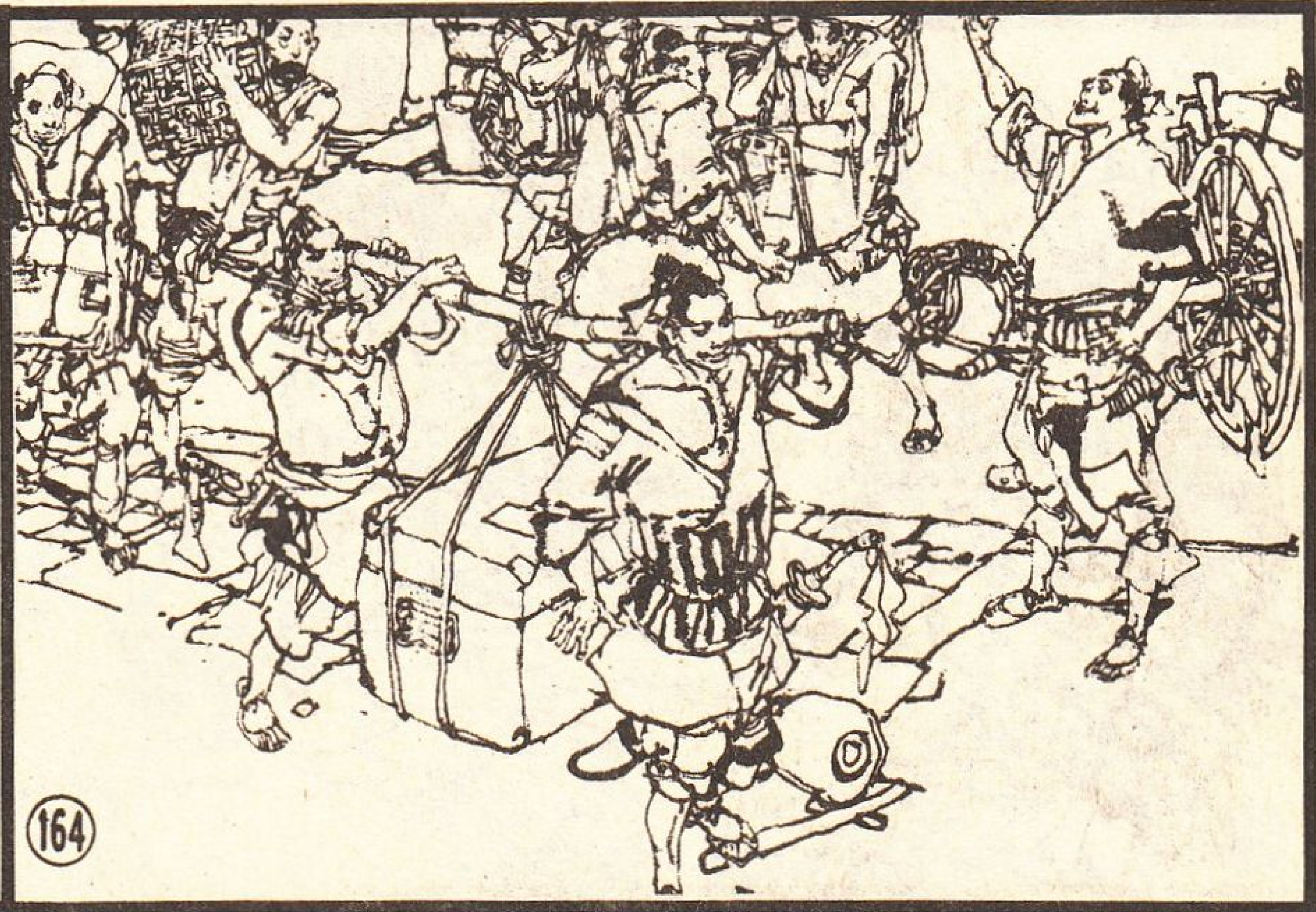
161 宋江叫衆軍士背起蘆柴，攀着沙土袋上城。衆好漢隨同宋江，也一齊爬上城來。白勝早在城上接應，並指點通向黃文炳家的路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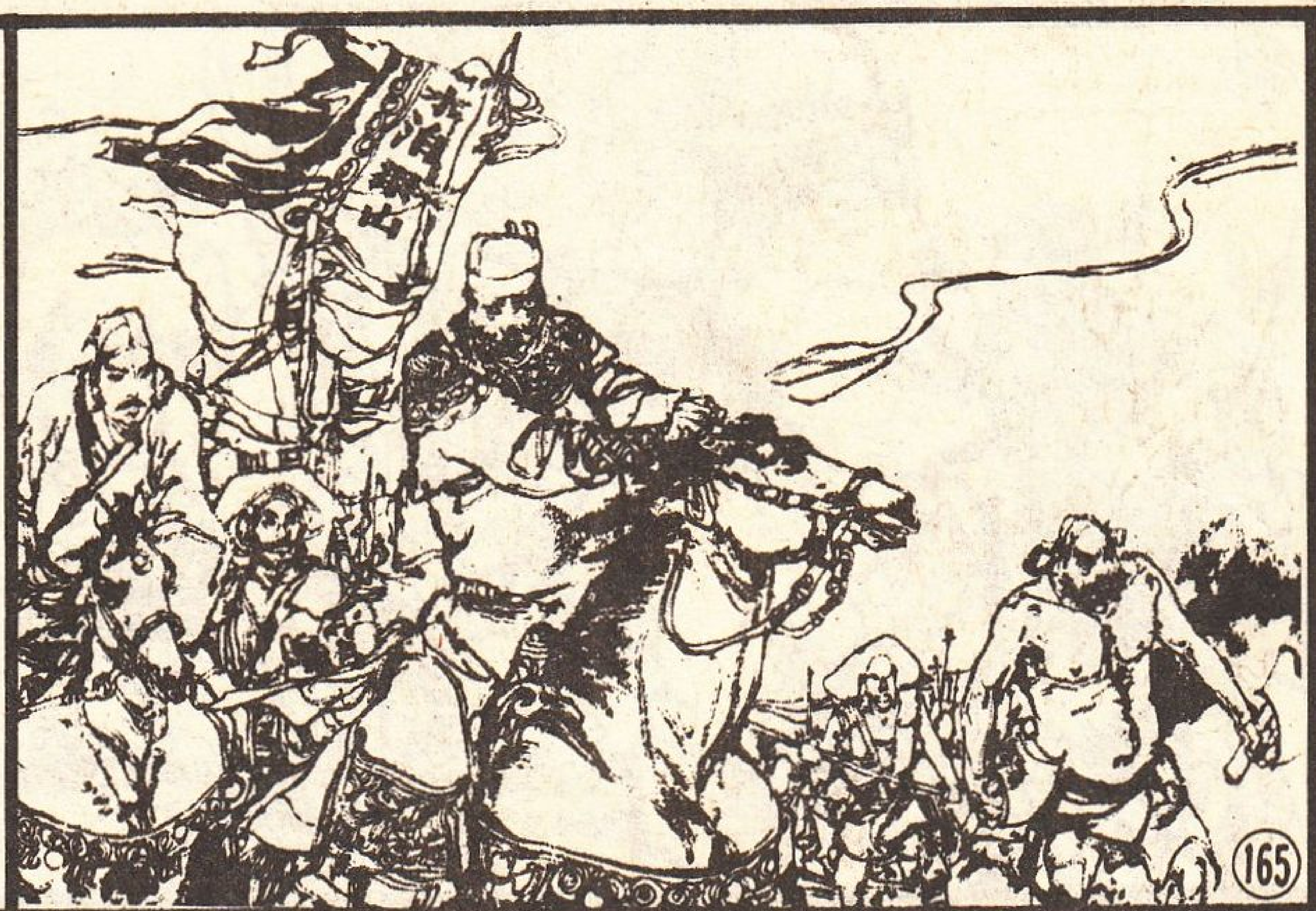
162 宋江引衆人來到黃文炳門前，正遇見侯健閃在房檐下。宋江低聲吩咐侯健，要他引衆軍士將蘆柴堆在黃文炳後門燃着，再去黃文炳家叫門。等黃文炳開門出來，便可下手擒他。



163 侯健依計叫開了門，晁蓋、宋江等吶聲喊闖了進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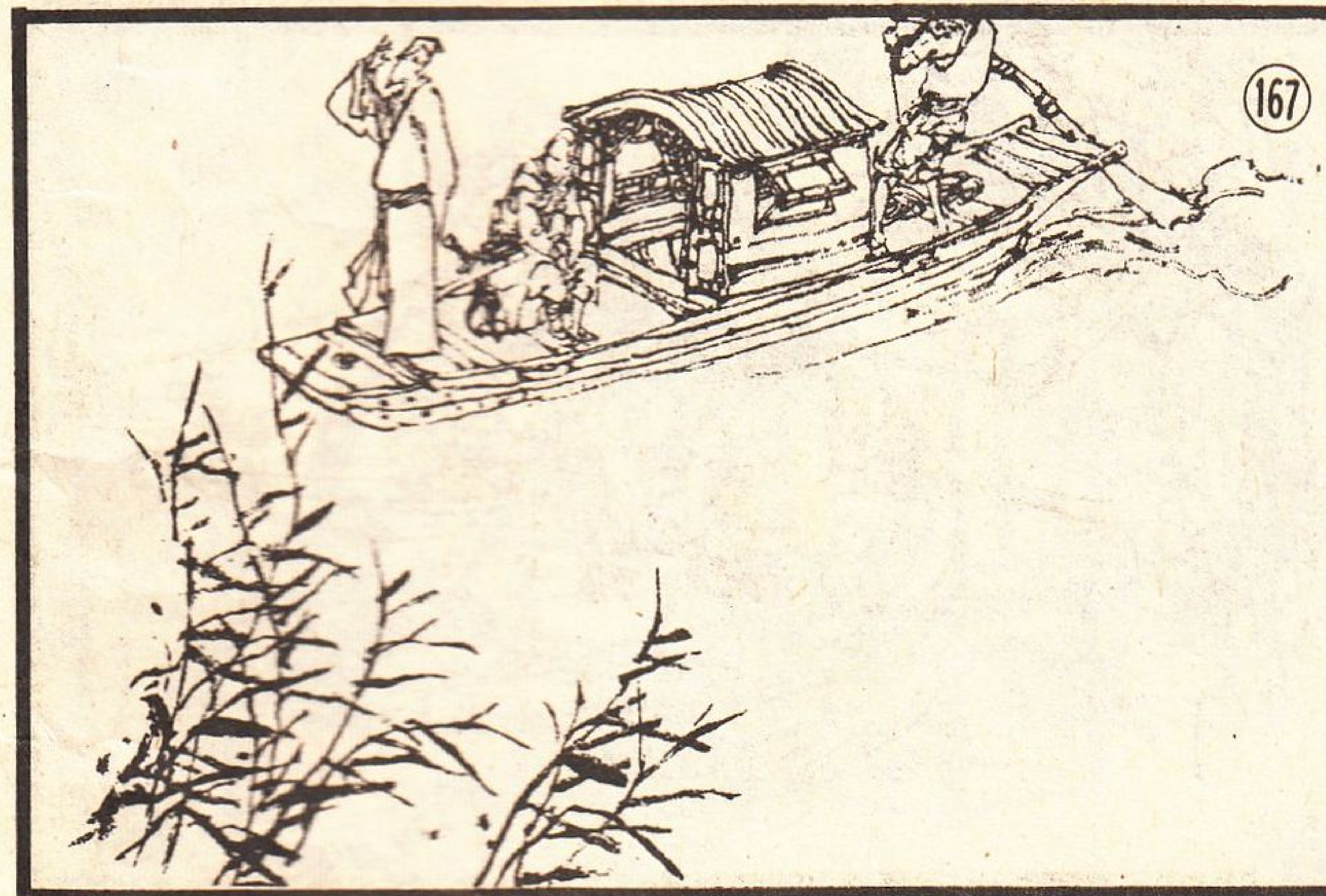
164 衆好漢前前後後，搜尋一遍，却不見有黃文炳。宋江只好叫衆人把黃文炳酷害良民積攢下的許多金銀財財帛收拾在箱籠裏，扛到城門邊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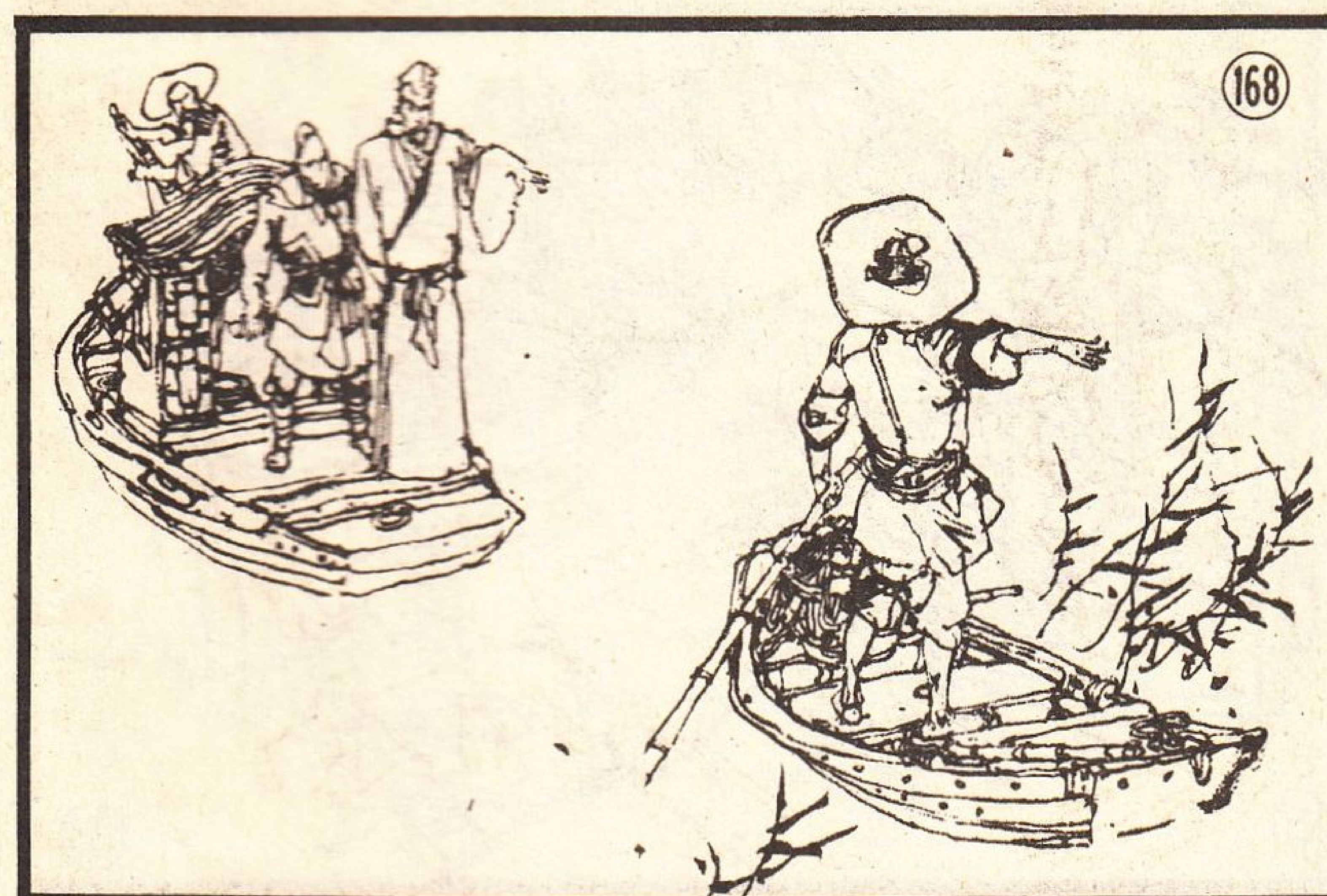
165 石勇、杜遷看見火起，持刀將守門的官軍殺了。李逵砍斷門上鐵鎖，把城門打開。無爲軍守城的官軍早被花榮等趕殺逃散。正好晁蓋、宋江率領衆軍士到來，便一齊出城奔江邊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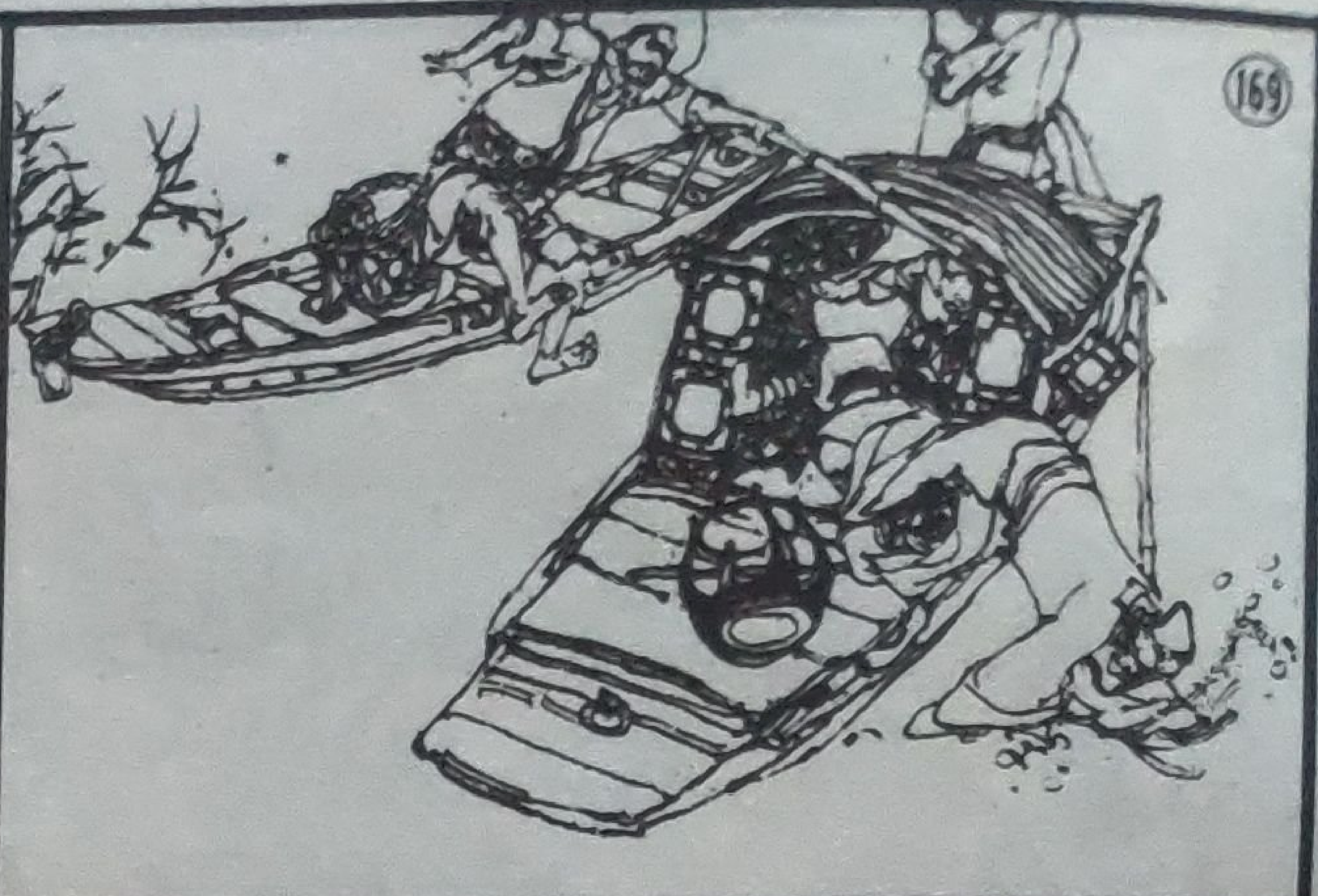
166 衆人到了江邊，正好三阮、張順、張橫接着，一同上船，回到穆家莊來。宋江和衆好漢都因拿不着黃文炳，心下十分悵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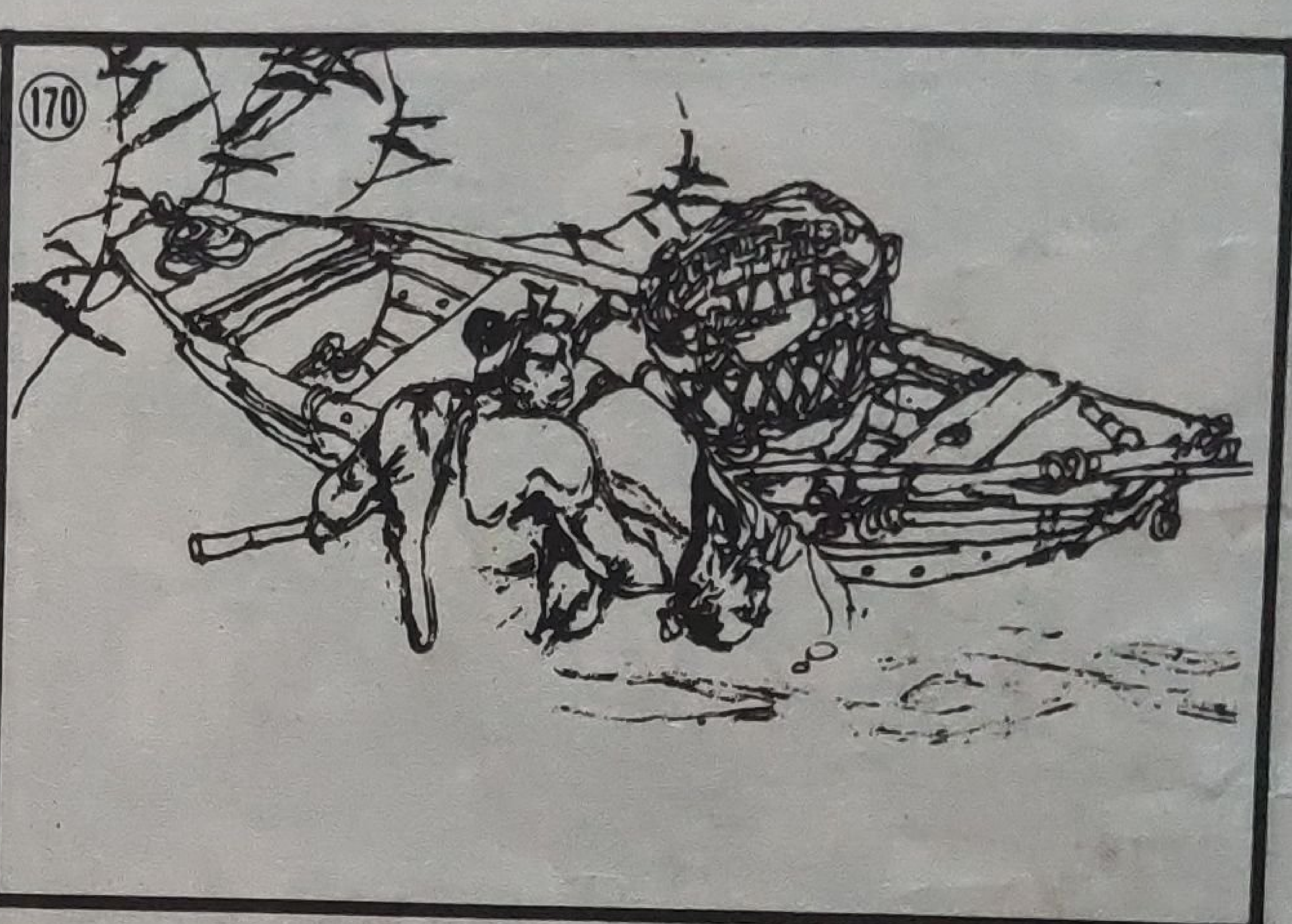
167 原來黃文炳此時正在江州府衙與蔡九議事；忽聽人報說無爲軍起火，心裏惦記家，便向蔡九告辭。蔡九派官船送他回無爲軍。



168 黃文炳的船將到對岸，忽見迎面駛來一隻小船，上面一個大漢手執撓鉤。黃文炳便問什麼船？那人回答說，是到江州去報失火的船。



169 正說話間，那人一撓鉤搭住了官船，一縱身跳了過來。黃文炳是個乖覺人，早瞧出來人的用意，便奔向船梢，朝江裏跳去。



170 此時江上又來了一隻小船。忽然從水底鑽出一人，將黃文炳攔腰抱住，扯上船來。原來這兩人是李俊和張順。他二人就是在江上待機捉拿黃文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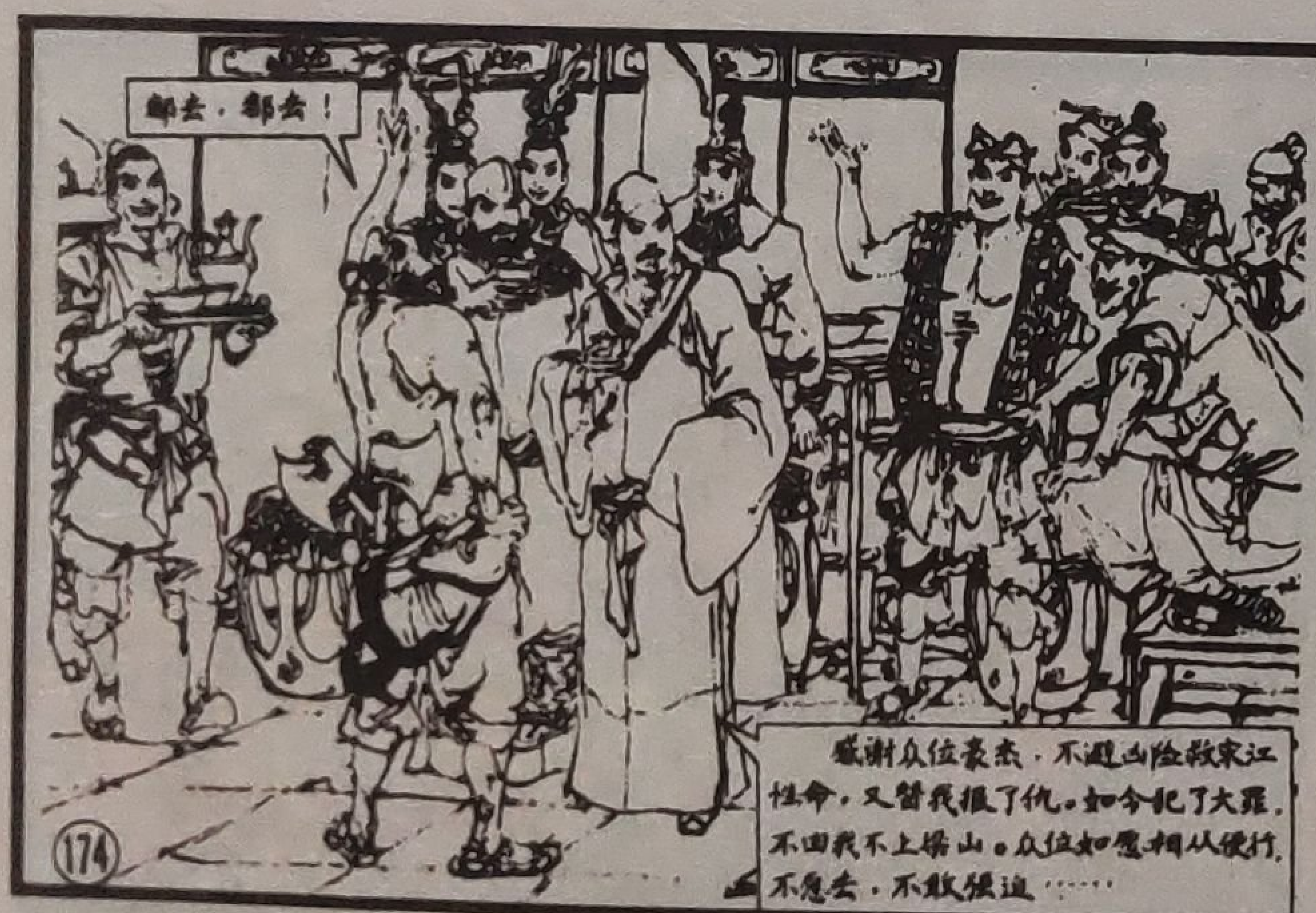
171 李俊、張順問過官船上的艄公，知道被擒的正是黃文炳，便把黃文炳捉到小船上，讓艄公把官船搖回去，順便給蔡九知府帶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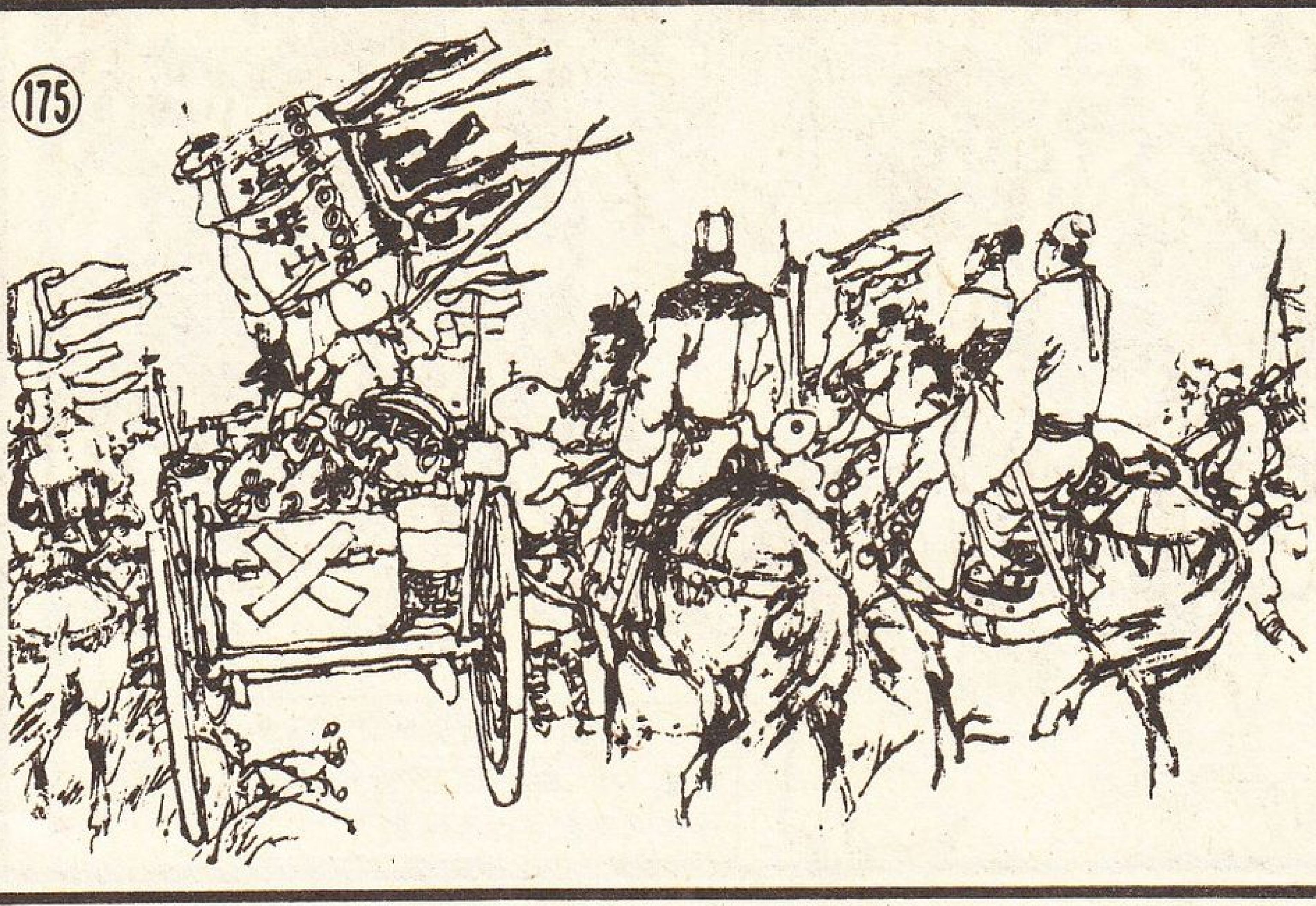
172 李俊和張順把黃文炳押到穆家庄。宋江和衆頭領見了，十分歡喜，叫人把黃文炳綁在樹上。宋江指着黃文炳切齒大罵。



173 晁蓋也當衆對黃文炳數罵一回。宋江問："哪個兄弟替我下手？"只見李逵跳起身來，拿起一把尖刀，對着黃文炳胸前一戳。



174 殺了黃文炳後，宋江向衆好漢施禮道謝，說出自己願上梁山的心意，並問江州衆好漢是否願相從。李逵跳起來喊："都去，都去！"李俊、張順、穆家兄弟等都說願一同前去。



175 宋江、晁蓋大喜。晁蓋先遣朱貴、宋萬回山報信；隨後將二十八名頭領和百餘名軍士，分成五路，向梁山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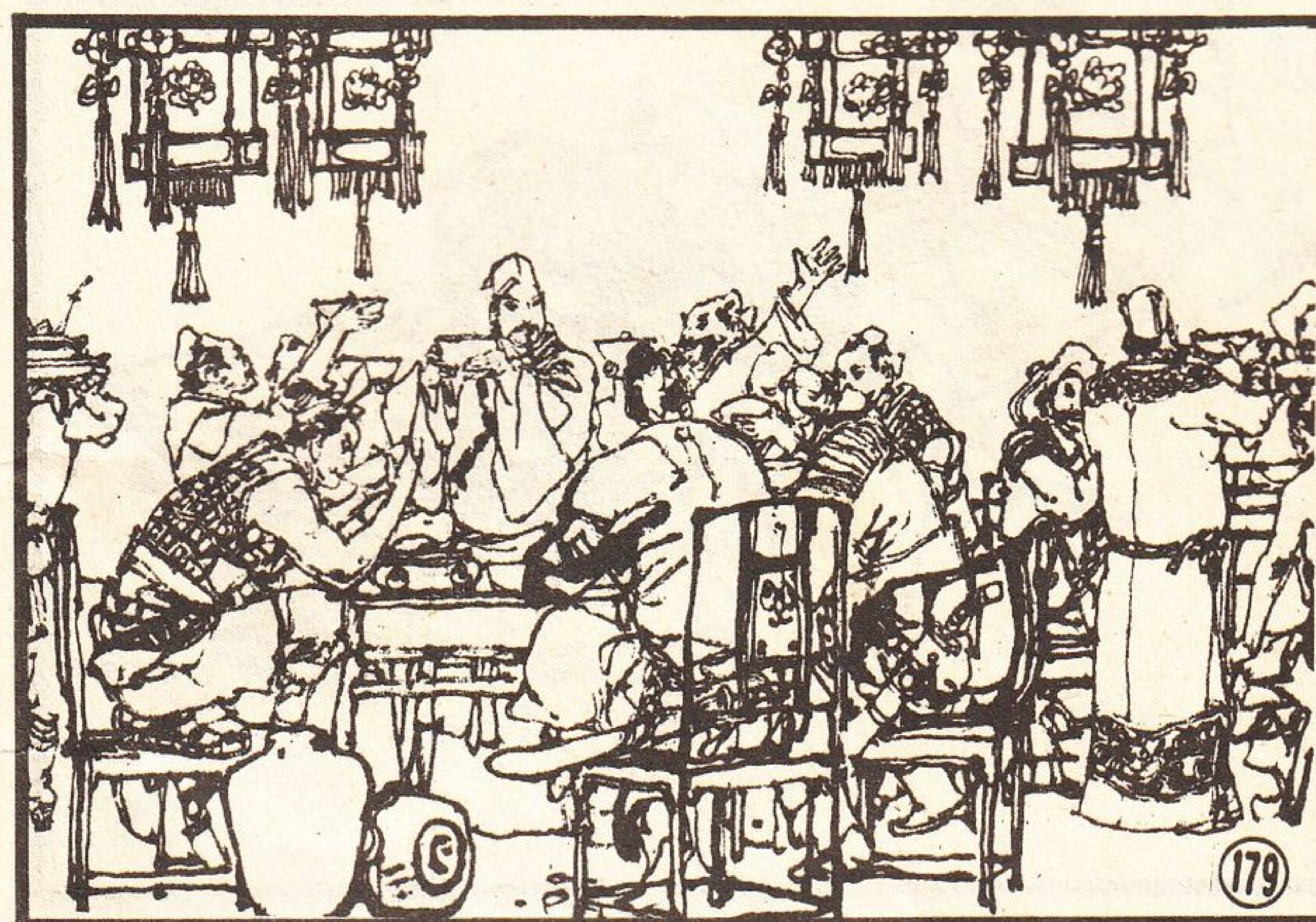
176 晁蓋、宋江、花榮、李逵等第一路人馬來到一個去處，喚做“黃門山”。宋江和晁蓋望見山勢險惡，正想命大家稍停，等待後隊人馬，忽聽山嘴上鑼鳴鼓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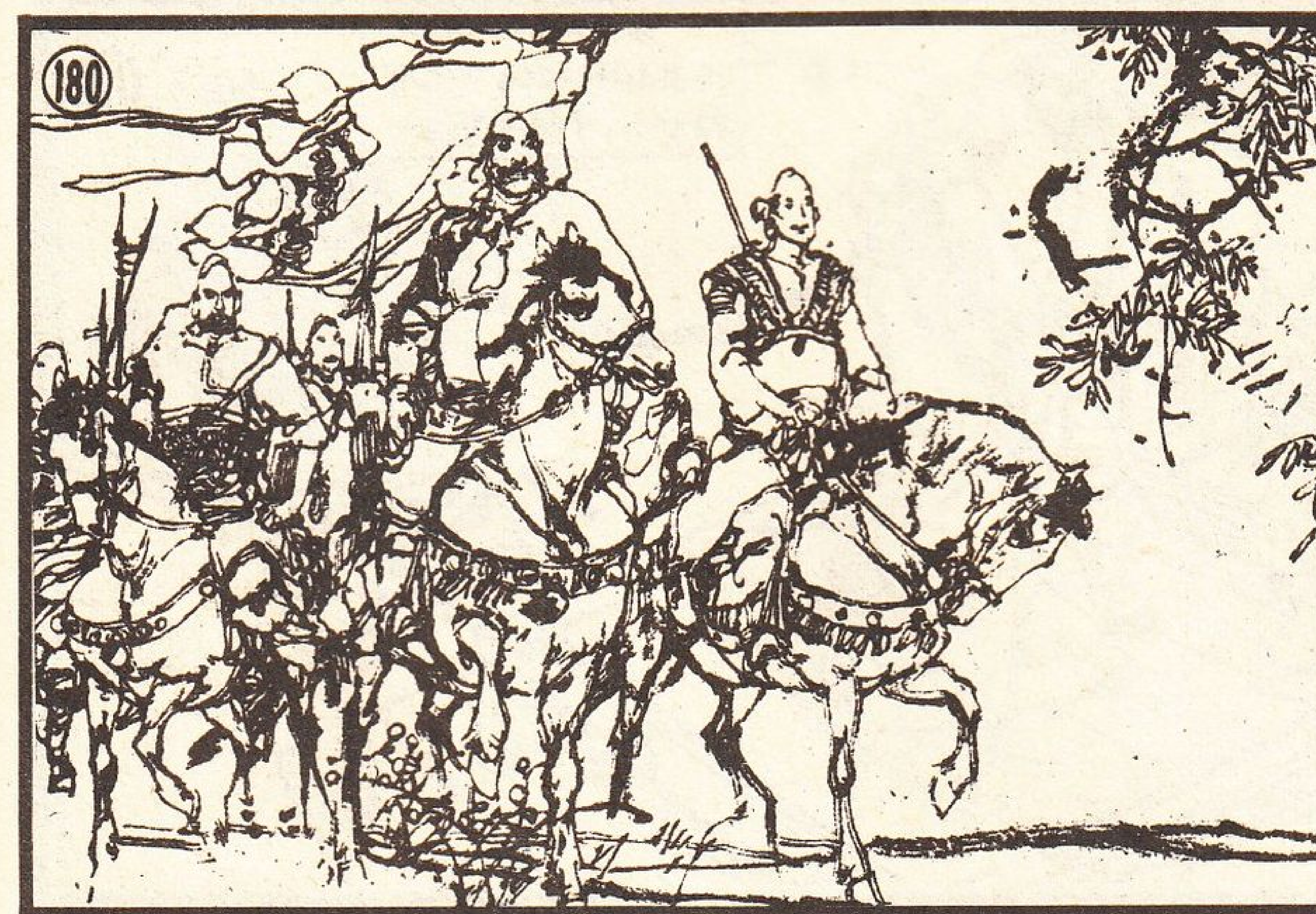
177 只見山坡邊閃出三五百名軍漢，擁着四位頭領，各執兵器，喝問來人是誰。宋江上前答話，說出自己姓名，那四人便滾鞍下馬，拜倒在地。



178 宋江扶起四人，問過姓名。原來這四人是歐鵬、蔣敬、馬麟、陶宗旺。他們都有一身武藝，爲官府和生活所迫，在這黃門山落草。他們因聽說宋江失陷在江州，被梁山泊的好漢救了，想必從此處經過，特來等候相見。



179 四位好漢請宋江、晁蓋到山寨內少歇。後邊人馬也到了，隨即大排酒筵，與衆人接風。宋江勸他們同去梁山泊聚義，四人十分歡喜。



180 四位好漢收拾起財物行李，燒毀了山寨，率領人馬，隨在五路人馬之後登程。



181 且說留守山寨的吳用、公孫勝、林冲、秦明等四個頭領，已得朱貴、宋萬等報信，連日來差小頭目撥船到朱貴酒店迎接。



182 這日，大隊人馬到了。吳用等都到金沙灘上，把宋江和新來的衆好漢迎上山寨。晁蓋、吳用等陪同衆好漢至聚義廳歇息。



183 山寨大排酒筵，爲衆好漢接風。吳用取過酒來，一一把盞慰問。晁蓋推宋江坐第一把交椅，請他作山寨之主。宋江連忙推讓，執意不肯。



184 兩人再三推讓，最後，仍由晁蓋坐了第一位，宋江坐了第二位，吳用坐了第三位，公孫坐了第四位。



185 然後，左邊一排，由梁山泊頭領林冲、劉唐、阮氏三雄等九人坐了；右邊一排，由新上山頭領花榮、秦明、戴宗、李逵、李俊等二十七人坐了。共四十位頭領，初排了座次。宋江又命取黃文炳的家財，賞與衆兵士。



186 山寨連日殺牛宰羊，安排酒宴，一爲慶賀鬧江州得勝，二爲新來的頭領接風。梁山自新添了許多頭領後，起造房屋，修築城牆。一時兵强馬壯，錢糧充足。山寨上上下下，好一派興旺强盛的氣勢。（本段完）

鬼魅江湖故事／江上萍·文

可飛·圖

英雄魂



英雄何價　可悲下場

是傍晚時分，天邊被染紅了一大塊！太陽圓圓的像個火球，紅紅的掛在西邊的天際。在荒涼的郊道上，一大片枯草，在夕陽照耀下，就像被火燒起來一樣。

遍地黃沙，沙也是紅的，因爲在夕陽照耀下。

遠遠的羣山，亦是殷江，因爲太陽在山與山之間。

現在，空氣像停頓了一樣，整個世界都是紅色的，被燦爛的夕陽烘成一片火紅色。

然而，在這一片火紅色裡，忽然有一個小黑點出現，紅裏現出一個小黑點，就顯得是非常的刺眼，也讓整個環境裡變得非常之不協調。

黑點是一個穿黑色勁裝的人！

那人走得很快，像旋風一樣，祇見他雙腿不斷的向前交替的轉動着，動作之快，簡直令人無法將他的腿清楚的分別，那祇像是個滾動的黑球。

看清楚一點，就可以看到那穿黑色短打勁裝的漢子，大約是二十七八歲的年紀！

他的臉孔是平凡的，可是，祇要你看上一眼，你就必然會自心裡泛起一股寒意。

這年青漢子的容貌，絕不難看，然而那面上的神色，冷漠得像一塊冰，令人全身血液要凝固似的。這張面孔，跟周圍的環境是恰恰相反的。

此人最可怕的不是臉上的神色，而是他的眼睛，他的眼睛不但冷，而眼神之中，有一種堅强的意志，還有一種殘酷的光芒，像是毒蛇般的可怕。

他額上的汗如雨下，身上那件黑色的勁裝，就像是從水裡撈上來的一樣，濕得像貼在他的肌肉裡一樣。

在他的腿帶上，插着一柄短刀，在火紅的夕陽照射之下，刀身亮得像染上鮮紅的血。

這是一片荒蕪的曠野，方圓百里，也見不到半間房屋，這年青漢子跑得這麼快，就似有什麼要事在身？

如火球般的夕陽，已漸漸的沉落在山後，火紅色的大地，也漸漸的變爲灰暗起來。

這時，那黑衣漢子步履起得更快更疾。

前面是個廢墟，看那一片頹垣敗瓦，顯得是一間倒塌的房子。

此際，天色已是黑暗起來，那漢子走進了廢墟。

環視四周，除了荒蕪、破落之外，還有一種腐爛的、不潔的感覺，然而那漢子對於這一切，好像毫不在乎，他隨意的就坐在瓦礫上，取出兩個饅頭，就狠吞虎嚥起來。

吃完那兩個乾乾的饅頭，隨便用衣袖抹抹嘴，那漢子就閉上了眼睛，坐在瓦礫上就要睡覺了。

自這黑衣漢子對一切那種毫不在乎的樣子看來。他是個能忍受任何痛苦的人，試問，要非能忍受任何惡劣環境，在那又尖又硬的瓦片上，又怎能睡覺，多少血肉之軀，可以忍受這種生活嗎？

銀白的月色，射落在那漢子的臉上，

顯然是他已熟睡了。

夜裡的天氣，跟黃昏似乎是完全不相同，祇見月亮的旁邊浮着一大片烏雲，烏雲走勢很快，漸漸的，皎潔的月色已被烏雲完全遮蓋了。

就在那烏雲將那月色遮蓋的時候，忽然，那熟睡在瓦礫上的漢子，突然把眼睛睜大起來。

明明，剛才那漢子已熟睡了，為什麼會在此刻突然會驚醒過來？

難道他發現了什麼異樣的東西？

一看這漢子的打扮就曉得他是個會家子，雖然不知道他的身世，也不知他來自何方，但一個會武功的人，感覺和反應，總比一般人來得敏銳的，那種先天性的敏銳，可以讓他們在熟睡中，亦能立刻的驚醒過來。

眞的，是有種異樣的感覺，所以這個漢子會突然的睜大雙眼驚醒過來。

本來，那漢子所坐的是一片又冷又硬的瓦礫，但剛才在朦朧中，隱隱的覺得自己所坐的地方，竟然變得軟綿綿的，也因此，那漢子敏銳的醒過來。

這種感覺怪異，軟綿綿的感覺，令那漢子眞的覺得說不出的詫異！

在屁股下，那片軟綿綿的「瓦」上，像還有一種說不出的冰冷感覺，透進自己身體裡。

這漢子的胆子也眞大，換作別人，可能會掙扎的跳起來，大呼大叫，或者是被嚇得面無人色，一動也不敢動，而這漢子，竟然快快的伸出手來，就向自己的坐處摸去！

果然，觸手之處是一片軟綿綿，那種感覺如像是摸着一個人的肌膚似的，但人的肌膚，怎會是這樣冷冰冰的？

那漢子低頭察看——

在自己身下，是一片瓦礫，但為什麼剛才手觸之處，會有軟綿綿的感覺？

隨手將其中一塊瓦片拾起來，那漢子竟將之放在咀裏，鋼牙一咬，片瓦竟斷為二段！

片瓦是堅硬的，那漢子的牙齒給他答案。

那軟綿綿的感覺，依然是存在着，這是什麼道理？要是換上其他人，處於這種情形之下，早就被嚇得魂飛魄散，甚至會狠狽大驚尖叫而逃！

但是，這個漢子，雖然處於這種情形底下，他連眼皮也不抬一下，臉上亦沒有一絲表情，他還是那樣的坐着，一動也不動，遠處望去，就像一座泥雕的木像似的，因為，他甚至連一點人味也沒有！

廢墟當中，還是那麼荒蕪，四周還是那麼死寂，連蟲鳴的聲音也沒有。

那黑衣漢子還是端坐在那片瓦礫之上。

突然，一片刀光泛起來，那漢子不知在甚麼時候，將腰間的短刀抽了出來，立即往自己身下坐的地方砸下去——

這一連串的動作，在電光火石間完成。

漢子已將短刀緩緩的再提起，刀身沾着一層鮮血，那漢子的表情，仍然是冷漠，就似一連串的怪事發生，均是理所當然似的……

他將短刀垂直，刀尖向着地下，殷紅的鮮血，一滴一滴的自刀身淌下來。

鮮血滴在地上，發出孤單的响聲，一如那漢子的孤寂，仍然沒有任何表情，那漢子祇是冷冷的，看着那一滴自刀鋒淌下來的鮮血。

這是怪異的事情。

刀刺在瓦片上，刀身就沾滿了鮮血，紅得可怕的鮮血，這是什麼道理？

瞧那漢子的模樣，對這種不尋常的怪事，看作尋常等閒似的，就像他每一次用刀刺進敵人身體裡一樣，平凡得有點像天經地義的。

良久，刀鋒上的鮮血，完全滴乾了，那漢子居然連眼皮也沒抬動一下，「克察」一聲，刀已沒入刀鞘中去。

那漢子還是端坐在那兒，一點離去的意思也沒有。

刀刺在瓦片上，竟能染滿鮮血，假如，一定要解釋這樣的怪事，大概是只能說，在這廢墟裡，眞的有鬼怪作祟。

但那黑衣漢子，意志和胆色是那麼不可思議，處於這種環境裡，居然不為所動，鎮靜的像塊大石頭。

一陣晚風吹過來，令人有種冰涼的感覺。

那漢子的眼睛，迎着那陣風，意緩緩的闔上來。

剛才被汗水濕透的衣服，貼在肌肉，有點怪不舒服的。而這陣寒風，就像立刻把那漢子的衣服吹乾。所以他閉着眼，享受那利那間的舒服。

突然，一個聲音，一個像從地底下冒出來的聲音。

「好，果然是一條好漢！一個眞正的英雄！」

聲音雖然是讚賞他人，但聽起來，那語調是尖銳的，沒有半絲人氣。

廢墟除了那黑衣漢子之外，再無他人，不消說，那聲音是讚許那黑衣漢子的了。

那黑衣漢子直到如今，臉上總算是有點表情了，而眼睛就睜得大了。

「你總算開腔了，很好！」那黑衣漢子回答！但語調是冷漠的，一如其人。

廢墟之中，除了大堆頹垣敗瓦，沒有任何異物，那聲是自地底裡發出來。

「你的名字！」

「拚命宋三郎！」那黑衣漢子回答。

他竟敢跟一個不知來自何方?出自誰人口的聲音對答，神色連半分害怕也沒有，不能不教人不佩服他的胆色。

「很好！」那聲音依着剛才宋三郎的口氣！「聽你口音，你是長白山那邊來的！」

「正是！」宋三郎冷冷的回答。

「你不怕我？」仍是地下傳來的聲音，「你甚至不知道我躲在什麼地方？」

「我想你是個鬼！你躲在我坐的瓦礫之下。」宋三郎用淡淡的聲音道。

「好精明！」地下發出來的聲音更尖銳：「那你為什麼連鬼怪都不怕？」

「眞正的英雄，有堅强信心和意志，他們可以戰勝一切邪魔！」宋三郎態度平靜，一字一語的回答道。

假如還有第二個人在廢墟內，都必然相信，宋三郎的話，是千眞萬確的，一直

以來，他所有的表現，不正是如他口中所說的，具有堅强的信心和意志嗎？

「你是長白山倫家莊的護院？」那聲音問道。

「你怎知道？」宋三郎輕輕的問道。還是第一次，他的語氣中帶點意外。

「我怎會不知道？」那聲音道：「宋三郎，我生前是倫家莊，莊主倫黑虎的貼身保鏢呢！」

「是眞的！」宋三郎不置信的問。

「當然是眞的！宋三郎，當我爲倫莊主作貼身保鏢時你還是拖着二條鼻涕呢！唉，那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聲音回答道。

「你生前叫什麼名字？」

「藍白天！」

「我知道你，藍白天，你曾爲倫家莊立過大功，當年要不是你，龍家堡的人就會殲滅我們！」宋三郎道。

「虧你還記得我的往事。唉！宋兄弟，剛才我試過你，你果然是個出色的護院，一個眞正的英雄，是條一等一的好漢，是一個有堅强意志和信心的人，好，好，很好！」藍白天的鬼魂道。

「這算不了什麼，這是我份內事！」宋三郎答道。

「這兒離長白山很遠，你出來有要事辦？」

「嗯！」

「不能跟我講？你也太過了，我是個鬼魂，而且也是倫家莊的人，你告訴我，有什麼關係？」

「我出外辦貨時，偶然碰上了龍家堡的人，聽到他們竟悄悄的計劃，要連同外人，把咱們在長白山下那些人參買賣，强搶過來，我得到消息，就日夜趕路，回去向倫莊主報信！」宋三郎終於將自己的任務說了出來。

「龍家堡二十多年來，從未試過有一天放棄打倫家莊人參買賣的主意，宋三郎，你對倫黑虎可眞是忠心啊！」藍白天的鬼魂道。

「這是我份內之事！」

「宋三郎，我是過來人，有幾句不中聽的說話，但不能不跟你說！」藍白天的鬼魂道：「回家鄉去吧！安份的耕耕田，種種菜，倫家莊的事你永遠也不用管！」

「你這是什麼意思？」宋三郎憤怒的，一種被侮辱的感覺遍及全身。

「我的意思就是勸你不要夢想作英雄當好漢！」藍白天的鬼魂淡淡的對宋三郎說。

「我生來就是一條好漢，我願爲倫莊主生，也願爲他而死！」拚命三郎宋三郎堅決的回答。

「傻瓜！你是蠢得無可藥救了！」

「我的祖宗三代，都是爲倫家莊效忠的，他們全是英雄，在我呱呱墮地開始，就決定了我的一生命運，除了學會武功招式之外，我是不會作什麼事情！」宋三郎回答道。

「好，你是一條牛，一條倔强的牛，老弟，你可想聽聽一個忠心的保鏢，一個所謂英雄的下場嗎？」藍白天的鬼魂道。

「不用，我明白得很，英雄的下場就是死！而他們往往是死於敵人的刀劍之下！」宋三郎冷靜的說。

「你錯了，宋三郎，英雄的下場，不一定是死在敵人刀劍之下，能死在敵人刀劍之下，那是很幸運的，祇可惜！幸運的英雄是不多的！」藍白天鬼魂的聲音是冰冷的。

「我不明白你是說些什麼？」

「我是說做英雄，做好漢，是最可悲的，是死於愚忠，是他們的愚忠！」藍白天的鬼魂聲音，忽然有種說不出的蒼涼。「宋三郎，你聽聽我以前的事，那你就會明白了！」

「好吧！那你就說好了，但你說之前，我要你明白一件事，你休想可以把我說服！」

藍白天的鬼魂，雖然是沒出現在拚命三郎的眼前，但是他的聲音，由尖銳變得深沉，變得悲涼，但聲音仍然是從瓦片之下冒出來。

「我跟你一樣，自小是在倫家莊長大，我所接觸的，我所受的薰陶，在我很少的時候，已立下一個決心，一定要當一個頂天立地的好漢，做倫家莊的好漢子！」

「這很好，我敬佩你！」

「你別打岔！」那鬼魂道：「就在我十八歲的那年，我學得一身好武功，非常的幸運，偶然有一次，在我練武的時候給倫黑虎見到，他看得起我，於是，立刻就升我成爲莊主的貼身侍衞。」

「士爲知己者死，能被倫莊主這樣看重，藍白天，你應該好好的爲莊主賣命！」

「這時，我的想法也正是這樣，我發了一個重誓，只要一息尙存，我永遠效忠倫家莊，以報答莊主賞識之恩！」

「你確應如此！」宋三郎說。

「記得當時，爲爭長白山那一帶的買賣，倫家莊跟龍家堡，一直是水火不容的，爲了要了解龍家堡的情況，知道他們做買賣的秘密，以便能配合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的原則下，於是，倫黑虎就派我到龍家堡龍天生處去臥底！」

這一回宋三郎沒有打岔，因爲他曉得，那將會是一段驚天動地的故事！

果然，藍白天鬼魂又响起來了。

「在龍家堡，一躭就是三年，這三年裡，我每月用信鴿，將堡裡的情形及一切的動態向倫黑虎報告，只是，三年內堡裡十分平靜，加以我只是他們中間一個微不足道的一個角色，所以探知他們的秘密並不多！」

「哦，三年裡你一直掩藏自己的身份，那是不輕易的」宋三郎忍不住的道。

「直到有一天，我發覺了一點異樣，龍家堡龍天生堡主，忽然頒下一道命令，所有在外邊做買賣的人，或做其他勾當的漢子、武師，都要在一個月之內，全部趕返龍家堡內報到，聽候差遣。」

「到底爲什麼？」宋三郎又打岔的問道。

「我隱隱覺得事情不對勁，於是，我想盡一切辦法去打探，終於在晚上，我聽到堡裡的總教練跟龍天生堡主在密談中，原來，他們把人手召回來，就是爲了要大舉進攻倫家莊，把倫家莊一舉消滅！」

「噢！我知道了，那是你立大功的開

始。」宋三郎道。

「哼！」那鬼魂冷哼了一聲。究竟是什麼意思，宋三郎完全是不明白，但是急於想知道當時的情形發展，也沒有多想。

「你別賣關子，快說下去！」

「我聽到那個消息後，自是心急如焚，日夜盤算，應該如何回去通報，讓倫黑虎有個準備，幸好，老天好像有意助我，那一夜，我乘所有人都在熟睡中，摸入龍堡主的房屋裡，把他們進攻倫家莊的草圖偷了出來。」

「這事好冒險啊！」宋三郎情不自禁失聲道。

「當然冒險，我偷了草圖，也不敢再逗留，就像你現在一樣，不分日夜，拚命的跑，用那堅強信心和意志，支持着身體，祇希望儘快趕返倫家莊，將這份草圖獻給倫黑虎。」那鬼魂的聲音好深沉：「可是，我的運氣實在太壞了！」

「你被發現了？」雖然這已是十多年前的往事，藍白天已經成爲鬼魂，可是，宋三郎對當時的事，仍然是覺得驚心動魄，他甚至緊張得冒出汗來。

「是的，當時我離開龍家堡，他們就立刻發現，同時我一直掩飾得很好的身份，也因而被揭露了。」

「那怎麼辦？」

「龍天生下令最厲害的武師、教練及打手追殺我，跑了五個晝夜，我終於來到這裡，十多年前，這裡是間寺院，但香火甚少，祇剩下一個主持。」那鬼魂頓了一頓，繼續說道：「爲了不能有一個活口，我走進這裡後，就把寺裡的主持，一刀給宰了，但是，我才把那主持殺了，就聽到一陣急促的馬蹄聲，我知道是追兵到了！」

「草圖不能被搶回，那關係倫家莊的全莊人生死！」朱三郎額上冒出了汗珠。

「你想到的，我怎會想不到，三郎，當時我對倫黑虎的忠心，並不下於現在的你！」那鬼魂說：「我知道那草圖是不能給搶去的，或失去，縱然我被他們打死，也不能讓他們在我屍體上，將那草圖再奪回去，祇要他們找不到草圖，他們的進攻倫家莊計劃自然就被躭擱，那麼我雖然死了，也總算對得住倫黑虎及倫家莊所有的人。」

「對，要是我處於這種環境，我也會抱着寧爲玉碎，不作瓦存之想。」宋三郎道。

「我想到一個辦法，將草圖包好，就用我那把鋒利的匕首，把肚子剖開了一個洞，將那用油布包裹着的草圖，藏在肚子裡，然後用針線硬生生將裂開的肌肉縫好！」

雖然，宋三郎冷漠得似塊石頭，甚至連鬼也不怕，藍白天這樣一說，也覺得毛骨聳然，全身都有點發抖。

天下間那有比藍白天更可怕的人嗎？能爲一份草圖，自己將肚子割開，又硬生生把它縫合起來，試想這種人有多狠，又有多殘忍！

「當我把肚子縫好，龍家堡的人已衝進寺裡來，當時，我的肚子痛得很厲害，令我金星直冒，但我有一個心念，就是要打贏他們，然後衝出他們的包圍，就在堅

強意志支持下，我像忘了痛苦，手握沾着自己鮮血的匕首，就跟龍家堡的人硬拚起來。」那鬼魂道。

「後來？嘿！嘿！我將追殺我的十八個人全部都殺得一個不留！」那鬼魂用深沉的聲音道：「但是，我付出最大的代價？」

「代價？」

「當我的刀刺進最後一個敵人心窩時，他的刀却把我的右手齊臂砍落下來！」藍白天的聲音是一片凄然：「你是練武的會家子，也是使力的，你自然知道，我們的右手，就等於生命，所以在那個時候起，我藍白天雖生猶死……」

宋三郎沉默着，心頭也一片沉重，他當然明白藍白天鬼魂的話，他們是刀口中討生活的人，所以他們是靠刀劍而生存的，而用刀的人沒有了右手，他們的生命的確可以說得上是結束了！

「當我看到自己右手齊肩而斷，我的心像是死了一樣，連鮮血狂流也不理會，肚子中的創傷，加上右臂傷口的痛，令我差不多昏倒，不過，我還記得，倫家莊的人生死，全部維繫在我的身上，所以，我咬着牙，重新裹好傷口，又繼續向前奔跑了！」

當那鬼魂聲音停下來時，宋三郎也沒有打岔子，他也開始為藍白天當時的前途而担憂。

「終於，我苦苦的支撐着，直到我我奔跑回到倫家莊時，將草圖藏在肚子裏的事說出來之後，我眞的昏倒了。」

「你因此而爲倫家莊立下了大功，這是我知道的。」宋三郎說道：「莫非你就在這個時候死去了？」

「宋三郎，如果眞的在這個時候死掉了，我就是個大英雄，眞好漢，偏偏是上天捉弄我，教我好轉過來，肚子肌肉重生，臂上傷口重癒，眞是多可悲！」

「你立下大功，救了倫家莊全莊人性命，難道倫黑虎還會待薄你嗎？」宋三郎不解的問道。

「是的，倫黑虎曾召集了全莊的人來，當着他們面前來嘉奬我，可是，對於一個失去右手臂的保鏢來說，那還有什麼用？過了兩年，大家對那次的事，也漸漸的忘却了，莊上的每個人，都視我爲無用的廢人，倫黑虎從此以後也沒有派給我任何工作，我獨在倫家莊上，就像是養老，在等死！」

宋三郎沉默着，他跟藍白天是同類型的人物，他明白一個在刀口舐血的漢子底自尊，是受到多嚴重的打擊。

「可是，我對倫黑虎仍是一片忠心，我離開了倫家莊，四處流蕩，希望有一天，能做出一番事業來，以證明我還是永遠效忠倫家莊的！」那鬼魂又凄酸的說。

「不錯，處於那種環境，我也寧願到處流浪，也勝過像廢物的在倫家莊那樣的養老等死！」

「算了，三郎，我當時的想法，正是你現在的那麼天眞？你可知道我離開倫家莊之後，我過的生活，連狗也不如，我是個保鏢，是在刀口上討生活的人，其他功夫，我是什麼都不會，以前我割破肚子，還可以一口氣連殺十八個人，但失去了右臂，就連一個小流氓也可以把我打得頭破血流，但我不能就如此平白的死去，得找機會立功，讓倫黑虎知道我並不是個殘廢人，所以，我雖然過着比狗還不如的生活，我都咬牙的活下去。」鬼魂凄苦的說。

「藍白天，你是眞英雄，硬好漢，我佩服你！」宋三郎肅然起敬的對那鬼魂道。

那時候爲了一個饅頭，甘心受一個流氓的侮辱，爲了一個銅錢，我可以跪在地上求人家乞憐，我甚至爲了二頓飯，在窰子裡爲那些下賤的妓女拉客人，在那些日子，我什麼尊嚴都喪失了，但我仍然咬着牙關，因爲我要留着殘命，再報答倫黑虎莊主的看重！」

「照說，你的心願應該可以得到實現？」宋三郎發覺自己的聲音也有點激動了！

「是的，我終於等到了機會，那時，我在一家妓院當跑腿，有一晚，一羣來打茶圍的客人，我竟然聽到院中有人提起倫黑虎的名字！」藍白天鬼魂道：「於是，我靜悄悄的躲在窗下，偸聽那些人客的說話，果然被我發現了一個大秘密。」

「又有秘密？」

「原來那兩個漢子，一個叫做馮無垢，一個叫何方亮，全是倫黑虎的好朋友，但聽他們的說話，好像對倫黑虎極之不滿，他們說姓倫的狂妄自大，做買賣又不公道，當時，我聽得熱血沸騰，就想衝上去，但我耐心聽下去，却發現他們却另有陰謀。」

「是什麼陰謀？」

「要非親耳聽到，我也不敢相信，何方亮向馮無垢獻計，要連合北方省各路英雄，幹人參買賣的同道，一齊杯葛倫黑虎，那會比進攻倫家莊更有用！」

「果然狠毒！」明明是事隔多年的舊話，但宋三郎還是情不自禁的切齒道。

「當時，我聽得血脈沸騰，於是，我便打算靜悄悄離去，將這件事回報倫黑虎，讓他有個提防，活該我倒霉，在那骨節眼上，不知怎的，我喉部發癢，就忍不住的輕咳了一聲。」

「他們就發現了你？」

「是的，那馮無垢機靈的很，我的咳聲才止，他已衝了出來，把我抓住，自問必死無疑，因此，我就豁出性命，直斥他們無恥，不講道義！」

「對，應該是大罵他們一頓！」

「我自拚命的罵，那馮無垢像是醒覺了什麼？他向我喝問跟倫黑虎的關係，我就直認是倫黑虎的保鏢，本來，我以爲這麼承認，他們更沒有理由留下我這個活口，可是，事情剛剛相反，他們並沒有殺我，只將我扣押起來？」

宋三郎聽得呆住了，半晌才問道：「這是什麼道理？他們怎會不要你的命，他們不怕你在倫黑虎面前直斥其非？」

「我也像你一樣的心理，宋三郎，你再也想不到，他們派人通知倫黑虎到來，何方亮居然說，我自認是倫黑虎派去行刺他們的人，爲了他們之間的友誼，他們並不相信倫黑虎會這樣做，所以特地押我回來，請倫黑虎把我認一認，」藍白天的鬼魂說：「馮無垢他們說，縱使我眞的是倫

家莊的人，看在他們跟倫黑虎的交情，他們也不會相信我是派去行刺他們的人，他們那仁慈的面孔，裝得很像！」

「王八羔子，姓馮的眞無恥，要是我見了莊主時，立即將他們的陰謀抖了出來。」

「這還消說，我正要說明，對倫家莊的忠肝義胆，可是，我做夢也想不到，在倫黑虎聽完我的話後，就跟馮無垢和何方亮說，他從來也沒有見過我。」藍白天的聲音，顯得非常之沉痛。

「不！你說謊，這怎麼可能，爲了倫家莊，你幾乎把性命也丟掉了，倫莊主怎會不認識你呢？」

「當倫黑虎否認見過我，我當時也呆住了，他還跟何方亮說，他痛恨我毀壞他的名譽，請求他們將我交給他，他把我帶返倫家莊，好好的查問？」

「我明白了，倫莊主見你揭破馮、何兩人的陰謀，就知道他們二人不輕易放過你，所以爲救你的生命，不能不用這個方法來作個藉口。」宋三郎爲倫黑虎辯護道。

「馮無垢他們也夠老奸巨滑，眞的故作大方，將我交給倫黑虎，讓他把我帶走。」

「嘿，你別高興，當時我也像你一樣的天眞，但我想錯了，直回到倫家莊時，倫黑虎當眞把我當作陌生人，你是不會明白的，當時他的樣子裝得多像，就似乎眞的從未見過我，試想我多難受？」嘆了一口氣，鬼魂又道：「我想是倫黑虎怪我冒失，令他在馮、何二人面前丟了臉，所以，他不認我，我就默默的忍受，沒想到，當我回到倫家莊後，就傳出驚人的消息，馮無垢和何方亮兩人死了，是被人暗殺而死的！」

「哦，有這樣的事，誰會這樣幹？」

「這還不夠驚訝，宋三郎，你做夢也想不到，當倫黑虎帶我回到倫家莊時，忽然就下令將我綑綁起來，而且召集了全莊的人，向大家宣佈，我就是刺殺馮、何二人的兇手，除此之外，他還給我派上很多罪名，說我叛逆，暗地將他的好朋友殺死，企圖陷他於不義，讓他在江湖同道上面前，無法立足，所以他要將我押了回來，交給衙門，讓公家治罪！」

「這……這是怎麼一回事？莊主明明把你救回來，他一定知道，姓馮姓何的不是你殺，他爲什麼要這樣做？」宋三郎簡直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當時我還不是跟你一樣的想法，直到我一直被押上衙門，在途中，一個往日跟我要好的同道，才悄悄把原因告訴給我，原來，倫黑虎跟馮、何二人，本來就有心病，他時常希望能殺死這兩個人可以吞併他們的買賣，那一次，他見我之後，就佈下一個陰謀，矢口否認見過我，却又把我領回去，轉頭就派了個武功高強的殺手，把馮、何二人殺了，順理成章的將一切推在我身上，並將我親自押至衙門，那麼他就可以完全洗脫嫌疑！」

宋三郎聽得冷汗直冒，他幾乎不能相信，自己一向尊崇敬愛的莊主，竟會如此狠毒而又可怕又工於心計的人？？

「我明白這件事後，才知道忠心爲主的保鏢，在莊主的眼中，還是祇不過是一頭狗，你越忠心，他越是把你當作一隻狗，有適當機會時，他爲了自己的利益，隨時隨地都會把你出賣，我看得太清楚了，我痛恨自己太愚蠢，我竟會爲了一個出賣我的人，把肚皮割開，犧牲了一條臂膀，還傻得爲了他，忍受了很多痛苦，過着豬狗不如的生活，而到頭來，還是被他出賣了，於是，就在當天晚上，我的一把斷刀，不用別人來對付我，我提前把生命結束。」

藍白天的鬼魂終於將自己生前的往事，完全的說了出來，從他沉痛的聲調裡，宋三郎也明白，他的話絕對沒有欺騙自己。

月亮不知什麼時候落了，廢墟黑壓壓的，祇有微微的星光，宋三郎臉色是死灰的，冷汗在他額上直冒。

「快回鄉吧！想作英雄是最蠢的事，我們的主子，根本沒有把我他當作是人看待，我們再忠心，下場會是更可悲的，三郎，我覺得你就像我以前一樣，所以我才提醒你，天下間可做的事很多，你就是去當烏龜，人家祇會說你下賤，但當英雄，當硬漢，在主子看來，你連豬狗也不如呢，你自己好好的想清楚！」

廢墟沉寂，又是死寂，藍白天的鬼魂聲音也沉寂了，似乎他已經完成了責任，接下來，就讓宋三郎自己去考慮了。

* * *

誰也不願被人當作狗一樣，宋三郎當然也是。

風吹過來，很冷的風，吹得宋三郎好冷，但最冷的，就是宋三郎的心。

藍白天的往事，又浮現在他的眼前，在這之前，宋三郎做夢也想不到，要做英雄，下場會是那麼可悲的？」

於是，他又想叫，不少和自己一樣，夢想當英雄的同道，爲莊主流血，流汗，甚至死去，莊主並沒有哀悼他們，甚至一覺醒來，連他們的名字也忘記了，他們的生命，在主子的眼中比狗還低賤！

宋三郎的心更冷了。

他痛恨自已，爲什麼過着這種的生活，爲什麼要流着英雄的熱血？除了當英雄外，他不願做任何事情，但英雄所付出的代價，竟會如斯的可悲。

忽然，堅强的意志和信心完全失去了，在宋三郎面前，似乎是一片灰暗。

與其爲一個沒有血性的主子賣命、流血，倒不如用自己雙手去結束自己的生命，宋三郎暗自默禱，但願來生，永遠也不會再以刀口舐血的方式而生活。

星光更微弱了！

但隱約間，可以看到，宋三郎緩緩舉起短刀，往自己腹部刺進去，緩緩的，他的身體慢慢的倒下……

就是如此的結束了。

—完—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一）

婚前未查三代　新娘宗派不明

江西武功山，在安福、萍鄉兩縣接界處，雄峻挺拔，諸峯環峙；但它山脈，却東起醴泉縣南，西迄湖南攸縣，橫亘三百餘里，成爲宇內名山之一。

在武林中，武功派也同樣算得是名門大派之一。

武功山以鶴峯及雷嶺爲最高，武功派因之也分爲道家和俗家兩個門戶。

道家是在白鶴峯上的白鶴觀，都是玄門弟子，江湖上稱之爲白鶴門。俗家在雷嶺，稱之爲武功門。

久而久之，大家叫慣了白鶴門、武功門，就沒有人再稱他們爲武功派了。

在武功山脈頭上，分宜縣南，有一座大行山，南麓有一座丁家莊，老莊主丁南屏，就是武功門的名宿。

膝下有三個兒子，老大丁伯超，已經四十出頭，是南昌武威鏢局的總鏢頭，妻子姚淑鳳，是同門姊妹，只有一個女兒，取名小鳳。

老二丁仲謀，自小走失，一直沒有下落。

老三丁季友，今年才廿五歲，却生得劍眉朗目，溫文俊逸，不但博通經史，就是家傳拳劍功夫，也無一不精，最得丁老爺子疼愛，一直留在老爺子的身邊。

丁季友既然俱備了這些條件，自是許多少女心目中的白馬王子！不，是丁老爺子許多有女兒的親朋好友心目中的乘龍快婿。

打從丁家老三十五歲那年開始，說媒的人，就一直沒有間斷過；但丁季友却始終沒認可過，丁老爺子問他的時候，他不是說自己志切練武，至少也要武功有了根基再說，就是說自己年紀還小，大丈夫何患無妻？

有時被丁老爺子逼急了，只得紅着臉道：「爹，這是孩兒終身大事，這是一生一世的事，你老人家不要勉強孩兒咯！」

丁老爺子雖然希望他早日成親，但看他有此志氣，也只好含笑點頭。

就這樣一直躭誤下來，遠近有女兒的人家，背地裏都笑丁家老三，看他這般挑剔，將來難不成想皇帝老子招親，當駙馬爺？

可是今年年初，丁家莊却傳出了喜訊，丁家老三訂在三月三日上巳良辰要成親了！

這消息很快就傳了開來，方圓百里，聽到這突如其來的消息，莫不感到十分驚奇，不知新娘是那一家的大家閨秀，武林望族？

如今由丁老爺子出面的喜帖已經發出來了，只知道女方姓祝，是南昌府八方鏢局總鏢頭金刀鎮八方謝傳忠謝老英雄的義女。

八方鏢局乃是八卦門所經營，金刀鎮八方謝傳忠，和丁老爺子是四十年前的拜把兄弟。

這門親事，自然轟動遐邇，少說也是江西省的一件大事，但大家只知道新娘是謝老英雄的義女之外，她究竟是誰家閨女？就沒有人知道了。丁家莊的人，更是守口如瓶，不肯透露半點口風。

於是新娘的來歷，就成了謎，暗地裏大家難免互相探詢，猜測不已！

三月三日天氣清，這是一個晴朗的好日子，丁家莊從裏到外，到處都張燈結綵，喜氣洋洋！

喝喜酒來的賀客，差不多三天前都已陸續趕來，由丁老爺子的幾個師侄担任迎賓，把趕來的賀客，分爲年長的和年輕的兩種，分別招待到書房和西花廳去。

丁老爺子是武功門名宿，在武林中頗有盛名，因此年長的賀客，都是丁老爺子的舊識，就招待到東首的書房待茶。

年事較輕的賀客，則是丁伯超同輩好友居多，他是南昌武威鏢局的總鏢頭，武威鏢局可是武功門的事業，總鏢頭交遊廣闊，自然也有許多朋儕會趕來道賀，就招待到西花廳奉茶。

賀客中當然也有不少女眷，則由丁伯超的妻子姚淑鳳接待，在第二進休息。

另外還有一些是丁家莊附近的鄉親故舊，和不請自來的江湖朋友，則由兩位師侄分別接待，在大廳兩邊的東西兩廂奉茶。

老管家丁福，則是前廳的總提調，一切事兒都由他作主安排，今天可忙得他奔進奔出，不停的用手拭着額頭上的汗水。

三天來，每一餐都筵開百席，好不熱鬧。

這時差不多申酉之交，離大行山丁家莊五里外，大路左側一片松林前面，有三個身穿青布長衫四十出頭的漢子，正坐在林下大石上憩足。

今天是丁家莊辦喜事，這條路上，車馬絡繹，行人不斷，走累了歇息，也是常有之事，自然不會有人去注意他們。

坐在中間的一個漢子抬頭看看天色，朝他兩個同伴說道：「快酉時了，花轎就要來了，令主怎麼這時候還沒來呢？」

他左首一個漢子笑道：「該現身的時候，令主自會現身，你急什麼？」

中間漢子道：「不，這件事兒可不能辦砸了，聽說花轎是由八方鏢局的謝老兒親自護送前來，這謝老兒是個扎手人物，還有趕去迎親的丁家老三，也不易應付……」

聽他口氣，好像守在這裏，要有什麼行動！

右首漢子輕嘿一聲道：「老胡，你今天怎麼啦，咱們兄弟幾時辦砸過事兒？謝老兒那幾手算得什麼，他一帆風順，幾十年沒出過事，是他祖上有德，一直沒遇上咱們兄弟，丁家老三，哈，那只是雛兒罷了，更不值得一提，就是令主不來，憑咱們三個，還不是手到擒來，稀鬆平常的事兒！」

他話聲甫落，突聽有人輕笑了一聲！

右首漢子抬眼望望同伴，冷然道：「你們笑什麼？」

他左首兩人同聲道：「誰笑了？」

右首漢子道：「方才明明有人輕笑了一聲，不是你們，這裏還會有第四個人？」

話剛說完，只聽有人輕咳了兩聲，咳聲是從他們背後的松林傳出！

這回其餘兩人也聽到了，三個人不約而同虎的站起身來，面向松林。右首漢子沉聲喝道：「林裏是什麼人？」

松林內適時走出一個頭簪道髻，身穿灰布道袍的枯瘦老道人來！這枯瘦老道一臉病容，又黃又瘦，連兩個眼眶也凹了下去，頦下疏疏朗朗長着一把蒼鬚，右手中指上掛了一柄灰白色的木柄拂塵，看到三人，慌忙稽首道：「無量壽佛，好了，好了，總算遇上三位施主了……」

左首漢子逼上一步，喝道：「老道士，你躲在樹林子裏，聽到了什麼？」

右首漢子跟着跨上一步，喝道：「剛才那輕笑聲，就是你……」

那枯瘦老道不覺後退一步，說道：「三位施主誤會了，貧道剛從裏面走出來，怎會聽到三位說的話？」

中間漢子喝道：「你在樹林子裏幹什麼？」

枯瘦老道不覺又後退了一步，才道：「貧道是替一位施主找人來的，他告訴貧道，和他約好了在這裏等的一共是三個人，其中一位是姓胡的施主……」

他剛說到這裏，只聽一陣吹吹打打的樂聲，從遠處傳了過來！

左首漢子矍然道：「花轎來了！」

中間漢子急急問道：「我就姓胡，快說，是什麼人找我？」

枯瘦老道道：「那位施主年約四十來歲，身上穿一件藍布長衫，哦，他右手還拿着一把摺扇……」

他這幾句話的工夫，那吹吹打打的樂聲，已經漸漸接近！

中間漢子問道：「他有沒有說找我們有什麼事嗎？」

「這個……」枯瘦老道微微頓了一下，才道：「那位施主倒沒說什麼，不過……」

左首漢子因花轎接近，喝道：「你有話快說，少吞吞吐吐的。」

「是，是！」枯瘦老道連聲應「是」，躬着身，打了個稽首，才道：「那位施主怕三位不信，還特地把這個交貧道帶來，說：三位看了這個，自會相信。」

原來他左手掌心，早就握着一塊鑪形的金牌，直到口中說着「這個」二字，才攤開手掌，把金牌朝三人亮了出來。

三個漢子看得不禁一怔，中間姓胡的急急問道：「請問道長，令主現在那裏？」

枯瘦老道回身一指林內，說道：「就在裏面，貧道替三位施主帶路。」舉步往內裏走去。

這時一陣吹打之聲，夾雜着得得蹄聲，一行人簇擁着披紅結綵的花轎，已經行到林前！

右首漢子急道：「花轎已經來了！」

枯瘦老道回頭道：「那位施主曾說：三位不用管花轎的事了。」

說完，自顧自的扭頭就走。

中間漢子道：「令主可能另有計較，咱們見過令主再說。」

三人沒有再說，緊跟着枯瘦老道身後走去。

這片松林相當茂密，只要看枯瘦老道急匆匆的在林中閃動奔行的身法，就算練過幾年，身手也並不高明。

這樣走了盞茶工夫，入林漸深，連日光都遮掩得有些幽黯，從林中吹出來的風，也凉颼颼帶着點寒意！

中間漢子忍不住問道：「喂，道長，令主究竟在那裏？」

枯瘦老道忽然脚下一停，舉起拂麈朝前一指，含笑道：「到了，三位請看，那位施主不就坐在大樹底下，等着三位嗎？」

中間漢子就跟在他身後，他這一側身指點，果然看到前面不遠的一棵老松樹下，正有一個人倚着樹身，瞑目而坐，聽到自己等人的脚步聲，連眼也沒抬一下，那不是令主還是誰來？

他究竟是在江湖上闖蕩多年的成名人物，目光一瞥，就已看出情形不對，令主這般不言不動的倚樹而坐，不是受了極重內傷，就是被人制住了穴道！心念一動，立即右手一探，一隻粗大的手掌疾快按上枯瘦老道後心，沉喝道：「快說，令主怎麼了，是被什麼人制住了穴道？」

枯瘦老道生似並不知道這隻手掌按上他後心，是會要命的，急忙回頭說道：「貧道已經走得很快了，現在已經到了，若施主再推上一把，這裏滿地都是松根，一不小心，就會絆脚，貧道上了年紀，摔上一跤，老骨頭脆得很！」

他還當姓胡的漢子推着他，要他快走，說話之時，果然脚步加快了些，三脚兩步，就跟跟蹌蹌的奔到大樹之下。

三個漢子沒去理他，從他身邊搶出，迅疾掠到令主身前，這一近身，就可確定令主是被人點了穴道。

中間漢子沒再說話，右手迅快的朝令主身子連拍了三掌。

要知各門各派的點穴手法，也都可以適用，只有極少數的幾種獨門手法，才會解不開。

中間漢子三掌拍落，那令主仍然一動不動，枯坐如故，這下看得三人不禁一愣，中間漢子急忙再次伸出手去，在令主身上連揉帶推的揉了一陣，令主還是坐着沒動。

中間漢子眼看自己依然無法解開令主穴道，抬頭望了枯瘦老道一眼，喝問道：「令主交代你找咱們的時候，是不是還好好的？」

枯瘦老道連忙道：「已經不大好了。」

中間漢子道：「你可知道什麼人點了令主的穴道？」

枯瘦老道點着頭道：「這位施主還是貧道把他扶着坐起來的，怎麼會不知道？」

左首漢子喝道：「你還不快說，是什麼人制住令主穴道的？」

枯瘦老道忽然笑了笑，用手指指鼻尖，說道：「這裏沒有第三個人，自然就是貧道了。」

三人聽得又是一怔，他們動作絲毫不慢，不約而同「刷」的一聲，掣刀在手，身形閃動，一下品字形把枯瘦老道圍在中間。中間漢子怒喝道：「好個老雜毛，還不快去解開令主穴道？」

三柄厚背鋼刀刀光閃鑠，直指枯瘦老道，只要你口裏迸出半個「不」字，準會讓你嚐嚐三刀六洞的滋味！

枯瘦老道對他們手上閃閃發光的鋼刀，生似視若無覩，笑了笑道：「貧道要三位施主到這裏來，就是為了告訴三位一件事，憑你們這點能耐，想動丁家莊的花轎，眞是太自不量力了，回去捎個信給你們主子，叫他安份點！」

三個漢子聽得大怒，口中暴喝一聲，三柄鋼刀閃電般劃起三道刀光，朝枯瘦老道交叉劈到！

這三人生相慓悍，出手凌厲，足見一身武功極不含糊，那知刀光乍起，明明被圍在中間，站着沒有稍動的枯瘦老道忽然不見！

三人耳中只聽那老道輕笑了一聲，頓覺身上驟然一麻，再也動彈不得！

接着只聽那老道續道：「你們就待在這裏吧，十二個時辰穴道自解，記住了，貧道交代你們的話，務必帶到。」

三個漢子就這樣手持鋼刀，作出互斫模樣，楞楞的站在樹下，枯瘦老道話聲一落，從容朝林外走去。

* * *

這時已是酉戌之交，丁家莊花轎進門，新郎、新娘拜過天地，送入洞房，這時候喜筵已開，前後兩進，張燈結綵，照耀得如同白晝，喝喜酒的人敬酒的敬酒，鬧酒的鬧酒，到處杯觥交錯，亂哄哄的好不熱鬧。

新房設在第二進樓上正屋裏。

這時粧台前紅燭高燒，中間一張舖着紅氈的圓桌上，金杯銀箸，放滿了一席嘉餚，新郎、新娘並肩而坐，這是他倆共同生活開始的第一餐——含巹酒！

新郎丁季友如願以償，自是春風得意，一臉喜色，新娘祝秋雲得婿如此，自是滿懷甜蜜，但也不勝嬌羞！

就在此時，驀地一聲龍吟般的長嘯，劃空而來！

前後兩進酒席上，雖然賀客喧嘩，但這聲長嘯，幾乎每個人都聽到了。

丁家莊的賀客，自然都是武林中人，而且也都是江湖上有頭有臉的人，自然聽得出這聲長嘯，來人功力深厚無比！

喧嘩鬧酒之聲，不約而同立時靜止下來，數百雙目光，不約而同朝劃空搖曳而來的嘯聲投去！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嘯聲乍歇，第一進屋脊上忽然出現了一個身穿青袍，神情冷漠的中年人！

他當然不會是趕來丁家莊喝喜酒的賀客，如果是賀客，應該從大門進來，不會隨着嘯聲瀉落到屋脊上了。

大廳中間上首一席，坐着的是主人翁丁南屏，乾親家謝傳忠，還有幾位貴賓，那是：少林南派俗家掌門人仲子和、六台門掌門人沈瘦石、武功門掌門人邵南山、白鶴觀主松陽子，還有兩個則是丁老爺子的師弟況南強、耿南華。

因為這聲長嘯異常刺耳，丁老爺子微微一怔，慌忙離席而起。他這一站起，乾親家謝傳忠也陪着站起，仲子和、沈瘦石、邵南山、松陽子等人也不覺跟着站起。

主人翁站起來了，其他十餘席上的人也不覺站了起來。

丁老爺子連忙拱着手道：「諸親好友，快請坐下，沒有什麼事。」

他舉步走到大廳門口，望着屋脊上的青袍人抱抱拳道：「朋友光降寒莊，老朽有失迎迓，請下來喝杯水酒如何？」正在招呼賓客的丁伯超也急步趕了過來，站在他爹的身旁。

青袍人負手站在屋脊上，冷漠得有如一座石像，對丁老爺子說的話，恍如不聞。

但這時候，屋脊上又刷刷兩聲，出現了三個身穿青布勁裝的漢子，肩頭露出飄着紅綢的刀柄，迅速垂手站到青袍人身後。

這一情形，不用說也可以看得出他們是青袍人的手下，因爲他們輕功不如青袍人，所以落後了一步，但只要看他們掠來的身法，一身武功已是相當高明！

丁伯超眼看青袍人站在屋脊上，聽到爹的說話，不理不睬的模樣，心頭不禁有氣，大聲喝道：「朋友夜闖丁家莊，究是何方高人？家父說的話，朋友總聽到了，有何見教，但請明言。」

青袍人目光如電，冷冷的道：「你們快叫新……」

但剛說出「新」字，突聽左廡席上，有人噫了一聲道：「你們怎麼來了？」接着又道：「他們四個，沒你丁總鏢頭的事。」

這句話好像是對丁伯超說的，話聲甫落，只見南首屋脊上，青袍人面前忽然多了一個身穿灰布道袍的瘦小老道人，腰間布絛上還斜插着一柄拂塵，像是剛從下面縱上去的；但大廳和兩廡數十席上許多人，竟然沒有一個人看到他是如何上去的。

丁伯超心中更是一楞，這大天井兩側左右兩廡二十酒席，坐的都是一些丁家莊附近的鄉親故舊，和不請自來的江湖朋友，由兩名師弟負責接待，這個灰衣瘦小老道，自己並不認識，不知是什麼人。

再說灰衣老道剛在青袍人面前現身，青袍人不由自主的後退了一步，右腕抬處，手中已多了一柄兩尺長的精鋼摺扇，豁的一聲摺扇就呈半月形的打了開來，精光閃動，一望而知摺扇每一片扇頁，都鋒利如刀，拿在手中宛如一柄開山大斧！

青袍人身後三個勁裝漢子也毫不含糊，同時刷的一聲，各自掣出厚背鋼刀，也品字形圍了上去。

這一段話，說來稍嫌費時，實則僅是灰衣老道在青袍人面前現身的一瞬間事，灰衣老道嘿然道：「貧道已經告訴過你，不准上丁家莊來，你自以爲運氣解開穴道，就可以不理貧道說的話了……」

青袍人似是怒極，雙目精芒如火，口中「嘿」的一聲，右手翻動之際，精鋼摺扇劃起一道精芒，有如巨輪般朝灰衣老道身前輾了過去。

這一片精芒，快得無以復加，凌厲無儔，直把丁老爺子、謝傳忠等人看得莫不悚然動容，但因雙方相距極遠，一時之間，誰也來不及出手搶救！

就在此時，突聽有人喝了聲：「去罷！」

喝聲入耳，但見青袍人摺扇劃出的一輪精光，原式不變，驀地凌空飛起，一團耀目精光就像皮球一般，朝莊外劃空激射出去，去勢之快，快若彗星！

那三個勁裝漢子一見令主被灰衣老道連扇帶人飛摔出去，口中不約而同吆喝一聲，三條人影一閃，品字形向中間撲到，三柄厚背鋼刀迅快無儔朝灰衣老道劈落！

這一着，當眞聲到、人到、刀到，任你灰衣老道有多高的武功，也會措手不及！

但事實上却並不如此，大家沒看清灰衣老道如何出手的，但大家却看到雪亮的刀光像一道長虹般呼的一聲朝莊外飛去，接着第二道長虹又相繼飛起，第三道長虹也在第二道長虹之後，銜尾飛了出去。

這三道長虹相繼飛去，自然是三個青衣漢子連刀帶人被灰衣老道依次摔了出去的，但大家弄不懂三個青衣漢子是同時攻上去的，幾乎難分得出先後來，何以灰衣老道在他們同時搶攻而上的一招之間，能夠從容不迫的一個接一個揮手摔出？

大家還在仰首看着一道接一道飛出去的長虹，第三道長虹消失，南首屋脊上的灰衣老道也忽然失去了踪影，只有他蒼老聲音却在此時飄進大廳：「現在沒事了！」

＊　＊　＊

丁家老三丁季友和祝秋雲結褵之後，小兩口十分恩愛，自是不在話下。

結婚那天晚上，雖有四個不速之客光臨；但從對方現身說不到兩句話，就被一個灰衣老道接了過來，把他們一個一個擲出莊外，當時也曾引起一番揣測，却因這件事對丁家莊並沒有構成什麼威脅，事過境遷，大家也就漸漸淡忘！

只有丁老爺子覺得事情不會如此簡單，既想不出自己有何仇家？也不認識那四個人，只有囑咐老大丁伯超對武威鏢局凡事小心，也交代老三丁季友日常多注意些莊上的事兒，同時也要管事丁福，加强莊上保護，和多加巡邏的人。

說起丁福，莊上所有的人，除了丁老爺子，沒一個不稱他一聲「福老爹」。

他一身武功，當年還是和丁老爺子從小一起苦練出來的，如今雖然上了年紀，却並沒有擱下來。每天一清早，就在他住的小院子裏，練得虎虎生風，勁氣充塞整個院落。

大家背地裏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做「金甲神」。福老爹平日裏待人接物，和和氣氣，但一旦激怒了他，腰背一挺，鬚髮戟張，也確實有些金甲神的威勢！

如今丁季友婚後已經三個月了，丁家莊一切平靜如恒，沒有發生過一丁點的事故，連丁老爺子也把老三結婚那晚的事兒，淡然忘之！

一鈎新月斜斜掛在天空，月淡星稀，夜色已深，天氣還是相當炎熱！

新房裏只有妝台還點着一盞銀釭，燈光柔和而不太明亮，靠南首兩扇花格子窗，並沒關上，還是沒有一點風。

丁季友身上穿着一套白紡綢衣褲，脚上拖着一雙涼鞋，還在不停的揮着蒲扇；但他身邊一張小几上，却放了一盅熱茶。

喝茶當然要喝熱的，儘管揮汗如雨的大熱天，還是喝熱茶才能解渴。

祝秋雲坐在她丈夫身邊，手中也在搖動着蒲扇，但她三扇之中，却有兩扇向着丈夫。

這一情形，兩人雖然沒有互相依偎，但坐得很近，話聲也說得很輕，近於喁喁情話，新婚燕爾，有甚於畫眉者？小兩口還在乘涼。中伏天氣，正是最熱的時候，就是晚上，燠熱也並未稍戢。

祝秋雲用手扠着小咀，輕輕打了個呵欠，偏頭道：「三郎，老爺子要你明天到

南昌去，時間不早了，還是早些睡吧！」

丁季友喝了口茶，放下茶盅，朝她含笑道：「天氣這樣炎熱，睡了也睡不着，還是再坐一回，涼快涼快的好。」

話聲甫落，突聽門口有人冷冷的「嘿」了一聲。

丁季友一怔，別過頭去，朝房門口問道：「門口是什麼人？」

房門適時被人推開，一個人影緩步朝房中走來。要知丁家莊雖是武林中人，老爺子家規素嚴，這第二進內住的是女眷，平日連莊丁們都不准進來，何況這裏還是上房。

丁季友夫婦很快站起，目光一注，才看清楚進來的竟是一個身穿青紗長衫的陌生男子，一手搖着摺扇，一雙炯炯有神的目光，望着丁季友夫婦，臉色冷漠，咀角微撇，似笑非笑，一看就知他沒安着好心！

丁季友雙眉一豎，冷喝道：「朋友是什麼人，夜闖人家閨房，所為何來？」

青衣人只看了他一眼，沒加理睬，就朝祝秋雲道：「香珠，妳知罪嗎？」

他叫出「香珠」二字，聽得祝秋雲嬌軀機伶伶一顫，不自覺的後退了一步，望着青衣人驚顫的道：「你……」

丁季友看得大怒，一下擋在嬌妻身前，喝道：「朋友究是何人……」

青衣人左手一揮，冷哂道：「沒你的事，還不給我滾開！」

他這右手一揮，不知使的是什麼手法，丁季友驟不及防，但覺對方手勢一下拂在自己右肩，幾乎連閃避都來不及，半邊身子驟然一麻，就再也動彈不得。

青衣人再也沒去理他，右手緩緩從懷中取出一件東西，手掌一攤，朝祝秋雲面前送去。

祝秋雲方才聽他叫出「香珠」二字，心中已可猜到他是什麼人了，此時看到他平攤的手掌上，赫然是一塊鐘形金牌，一時不禁臉如土色，慌忙躬身道：「小女子拜見令主。」

青衣人輕哼道：「妳既然已知道本座身份，還不快跟本座回去？」

祝秋雲急得流下兩行淚水，噗的跪到地上，連連叩頭道：「令主開恩，小女子不能回去，已和三少莊主結了婚，還望令主開恩，求求你老，放過小女子，小女子會感激你一輩子……」

青衣人冷森的道：「妳私自逃出山來，已是死罪，論咱們的律條，收容妳的人家，都一律格殺無赦，本座只要妳跟我回去，已經法外施仁，妳眞要本座出手嗎？」

祝秋雲站起身，又後退了兩步，望着青衣人道：「小女子不能回去……我……已經有了三個月身孕，小女子死而無怨，但我懷的胎是無辜的，求求令主，可否寬限幾個月，等小女子生產之後，一定隨你老回去。」

「不行。」青衣人截然道：「本座說過，論律連窩藏妳的人家都不能放過，我已經答應妳不為難他們一家人了，妳非立即隨本座回去不可！」

祝秋雲淚如雨下，朝青衣人哀求道：「小女子求求令主，求求你老……能否再寬限三天，好讓小女子和他……他……訣別……」

她說得悽楚可憐，哀哀欲絕，雙膝一屈，又跪了下去。

青衣人回頭看了被制住的丁季友一眼，略現猶豫，冷聲道：「不成！，本座奉命行事，就是半日也不能停留，今晚本座非把妳擒回去不可！」

倏地跨上一步，右手朝前拂落，一把挾起祝秋雲的嬌軀，雙足一點，彷如一縷青烟，穿窗而出。

丁季友被拂中經穴，身不能動，口不能言，連神志也恍恍惚惚不大清楚，只是呆若木鷄的站在那裡。

天色漸漸由黑暗而黎明，現在已是日高三丈。

伺候新娘的春花走近新房門口，發現新房門只是虛掩着，還以為三少夫人已經起來了，急忙推門走入，一眼看到三少莊主在房間中間，這就躬着身道：「三少莊主早。」

三少莊主楞楞的站在那裡，依然不言不動，房中沒見到三少夫人，南首的兩扇窗戶敞開着，連梳妝台上一盞銀釭燈蕊還透着火光，沒有熄去。

春花心裡感到有些不對，忍不住問道：「三少莊主、三少夫人呢？」

三少莊主還是沒有開口，站着不動。

春花越看越覺得不對，趕忙走到三少莊主面前，問道：「三少莊主，你怎麼了？」

三少莊主還是一動沒動，一言不發。

這下，春花証實不對了，急忙一個轉身，奔了出去，口中叫道：「春蘭，妳在那裡？」

春蘭是侍候大少夫人的丫鬟，聽到春花的叫聲，急忙從房中閃了出來，低叱道：「春花，妳這是做什麼，大驚小怪的……」

春花忙道：「春蘭，妳快去稟告大少夫人，三少莊主房裡出了事啦！」

春蘭問道：「妳不會說得清楚一點，三少莊主房裡究竟出了什麼事？」

春花道：「三少夫人不見了，三少莊主站在那裡一言不發，好像中了邪。」

春蘭道：「會有這等事？」

春花道：「我來找妳，就是想請大少夫人過去瞧瞧。」

春蘭點頭道：「好，我這就去稟告大少夫人，妳隨我來。」

一個轉身，急匆匆朝左首一個房中奔了過去，春花隨着她走近門口，春蘭已經搴帘走入，脚下一停，躬身道：「大少夫人，春花想請大少夫人過去看看三少莊主。」

春花趕緊跟着躬身道：「小婢春花叩見大少夫人。」

大少夫人姚淑鳳側身坐在粧台前面，她雖是三十出頭的人了，看去最多不過二十七八，柳眉鳳目，清秀脫俗，身形也依然婀娜多姿，不像生育過小孩的人。

她聽得奇怪，鳳目一抬，朝春花問道：「春花，三少莊主怎麼了？」

「回大少夫人。」春花忙道：「小婢剛才推進門去，不見三少夫人，只有三少莊主站在房中間，小婢叫了他三聲，三少莊

主始終一言不動，好似中了邪一般，小婢看這情形不對，就趕來找春蘭，想請大少夫人過去瞧瞧……」

說到這裡，又補充道：「哦，房門南首兩扇窗戶敞開着，妝台上銀釭未熄，還有……牀上薄被也摺叠得好好的，好像昨晚沒人睡過……」

姚淑鳳和丈夫丁伯超，乃是同門師兄妹，也算得是武林世家出身，不但一身武功不輸乃夫，江湖掌故也聽得多了。

照春花所說，三少莊主不言不動，可能是被人點了穴道，這會是什麼人呢？一面急急問道：「弟妹不在房裡？」

春花道：「小婢沒看到三少夫人。」

姚淑鳳回頭道：「春蘭，妳到樓下去找找看，春花，妳隨我到三少夫人房裡去。」

春蘭答應一聲，迅速的往樓下奔去。

春花走在前面，領着大少夫人來至三少夫人房中。姚淑鳳目光一抬，就看到三弟季友一動不動的站在那裡，房中情形也正如春花所說，妝台上銀釭未熄，南首兩扇花格子窗敞開着，牀上薄被也摺叠得整整齊齊，顯然昨晚兩人都不曾上床睡過！

是小兩口角了？這不可能，三弟和弟妹新婚燕爾，看他們卿卿我我，十分恩愛，不可能發生口角，弟妹好像不會武功，自然不可能因一點小事，就點了三弟的穴道。

這一段話，原只是姚淑鳳跨進房門，目光一瞥間的事，她急忙走到三弟身邊，纖手揚處，連拍了三弟身上三處大穴。

那知三掌拍落，丁季友依然定着身子一動沒動！姚淑鳳看得暗暗一怔，忖道：「這是被什麼手法制住的？」

只聽春蘭氣喘吁吁的奔了進來，叫道：「回大少夫人，小婢找遍了樓下，沒找到三少夫人。」

姚淑鳳抬目道：「妳快去書房請公公上來。」

春蘭答應一聲，回頭又匆匆往樓下奔去。原來丁老爺子喪偶已有多年，近年又躭禪悅，一個人住在前進書房裡。

春蘭走後，姚淑鳳又仔細的在房中察看了一遍，也看不出一點什麼痕跡來，心中只是嘀咕着：「弟妹會到那裡去了呢？」

只聽一陣輕快而穩健的脚步聲從門口傳來，丁老爺子身上穿着一套短衫褲，一手提着旱烟管從門外走入。

姚淑鳳慌忙迎了上去，躬身道：「兒媳見過公公。」

丁老爺子目光一抬，問道：「老三他怎麼了？」

姚淑鳳道：「三弟不知被什麼人點了穴道，兒媳解不開，才叫春蘭去請公公上來的。」

丁老爺子驚愕的哦了一聲，提着旱烟管走近老三身邊，然後把旱烟管交到左手，右掌一探，似爪似拏，連續推拿了四五處經脈。

才聽到丁季友長長舒了口氣，身子已能活動，倏地睜開眼來，看到丁老爺子，急忙叫道：「爹，噫，大嫂也在這裡……」他目光轉動，只是沒看到妻子，忍不住問道：「秋雲呢？」

丁老爺子問道：「老三，昨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丁季友一怔，不由矍然道：「昨晚……哦，秋雲她……她怎麼了？」

姚淑鳳道：「三弟，你先坐下來，慢慢的說，弟妹……我已經叫春蘭去找她了。」

丁季友心頭驀地一沉，說道：「秋雲是不是被人劫走了？準是那賊人把她劫走的……」他滿臉氣憤之色，突然發足朝房外衝了出去。

丁老爺子沉喝道：「老三，你給我站住！」

丁季友脚下一停，望着爹道：「爹，兒媳她……一定是被那惡賊劫走了，孩兒……」

「老三，爲父一直告誡你，遇事要冷靜，不可急躁，急躁最易敗事，看你年紀不小了，還是如此急躁。」

丁老爺子徐徐說道：「救人固然重要，但至少也要先把事情弄清楚了，才能理得出頭緒來，像你這樣盲人騎瞎馬，亂闖，能闖得出名堂來嗎？」

姚淑鳳在旁道：「是啊，三弟，你還是定定心，先坐下來，昨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先說出來，大家也好琢磨琢磨。」

丁季友應了聲「是」，然後仔細想了想，才把昨晚自己和祝秋雲還在窗前乘涼之際，發現房門口有人輕哼，接着走進一個身穿青衫，神情冷漠的中年人，一直說到自己驟不及防，被對方拂中經脈，詳細說了一遍，他受制之後，發生了什麼事，就不得而知了。」

丁老爺子一手掂着旱烟管，聽得十分仔細，直待丁季友說完之後，才攏着雙眉，沉吟道：「此人可能就是你成親那晚，在屋脊上出現的四人中爲首那個中年人了，他把新娘劫去，又有什麼目的呢？」

「唉！」他不待兩人開口，輕輕嘆了口氣，又道：「那天晚上，如果沒有那個灰衣老道把他們攆走，只怕早就出事了！」

姚淑鳳道：「公公，依你老人家看，這會是什麼人把弟妹劫去的呢？」

丁老爺子敲着火石，把火絨塞到熄去的煙斗之中，吸了兩口，才道：「這個爲父一時也說不上來，但從他制住老三的這記拂穴手法看來，此人武功之強，只怕爲父也不是他的對手，無怪舉手之間，老三連封解、閃避的餘地都沒有了！」

丁季友憤然道：「那是孩兒驟不及防，才會被他所乘！」

丁老爺子微微搖頭道：「不然，此人手法十分特殊，就算爲父，也未必能躲閃得開……」

說到這裡，忽然站起身道：「老三，你隨爲父下樓去。」

話聲一落，一手摸摸下巴，回頭看了大媳婦一眼，咀皮微動，敢情是以「傳音入密」交代她什麼事了。接着轉身往外行去。

丁季友答應一聲，就跟着爹身後，一齊往樓下而去。

父子兩人來至前進書房，丁老爺子在一張太師椅上坐了下來，伸手指指對面一張木椅，說道：「老三，你也坐下來，先讓頭腦冷靜一下。」

丁季友依言坐下，一臉惶急的抬着頭

道：「爹，孩兒怎麼能冷靜得下來？秋雲……她只是一個弱女子，她被賊人擄去，生死未卜，孩兒……」

丁老爺子藹然點頭道：「孩子，爲父瞭解你此時的心情，但越是遇上使人無法能夠冷靜的時候，也就越需要冷靜，救人固然如救火，但總要理出一個頭緒來，能夠把握線索，才不致茫然無目的的亂鑽。」

剛說到這裡，只見丁福匆匆走入，朝丁老爺子垂手道：「回老爺子，你老交代的事兒，小的已要丁乾、丁強兩人兼程趕去了。」

丁季友不知爹交代福老爹去辦什麼事，忍不住抬頭朝丁福看去。

丁老爺子點點頭，吸了口烟，朝丁季友笑道：「老三，你不用急，也許很快就會有消息傳來，也說不定。」

丁季友道：「爹，你老人家究竟葫蘆裏賣什麼藥呢？」

丁老爺子不覺豁然笑道：「老三，你想想看，你的新媳婦兒被人擄走，咱們丁家莊還能在江湖立足？因此，方才爲父聽春蘭來報，說三少夫人失踪，你也被人制住了穴道，就想到此人極可能和你成親那晚的四個人有關……」

他口氣微頓，含笑道：「好在咱們這裡，是在武功山脈之中，沿山村落，都有咱們武功門的弟子門人，外人進入山區，他行踪再隱秘，也是無法隱秘得了，如果有人擄了秋雲，縱不會長出翅膀來平空飛上天去……」

丁季友眼睛不覺一亮，說道：「你老人家說得是！」

丁老爺子道：「所以爲父在上樓之前，就交代阿福，派兩個人去，一個趕去南昌，沿途先知會各處村落的本門弟子，注意可疑人物，並要老大立即趕來，由東朝西，沿途聽取消息。一個趕去雷嶺，要你況師叔派人向西探查可有可疑人物過境？最遲在日落前總有消息可以傳來了。」

丁季友喜形於色，說道：「爹眞是算無遺策。」

丁老爺子微搖頭道：「但爲父看到你被制經穴的手法之後，就感覺到只怕沒有爲父想像的那麼簡單！」

正說之間，只見姚淑鳳款款段段的從外走入，手中還拿着一個藍色小包。

丁老爺子目芒飛閃，一手撚鬚，朝大媳婦微微笑道：「妳可是找到什麼了嗎？」

姚淑鳳應了聲「是」，把手中拿着的藍布小包雙手呈上，放到几上，說道：「公公請看這個……」

丁老爺子打開藍布包，包中竟是一管粗如兒臂的黃銅針筒，另外還有一枚穿着紅繩，像銅錢大的銀牌，丁老爺子目光一注，不禁微微變色，說道：「會是一窩蜂？」

「一窩蜂」就是黃蜂針，一次可以射出七十二支細如牛毛的飛針，像一窩黃蜂，故名，是江湖上最霸道的暗器，如果再淬上毒，那簡直就是閻王帖子！

丁老爺子隨手拿起那塊銀牌，正面雕着精細的花卉，翻過來，反面中間有一個篆書的「使」字，下面好像是碼子字「：十四」。（左邊兩直，右邊有一個「X」，這種碼子，是帳房先生常用的數字簡寫）他反覆看着，抬目問道：「這兩件東西，妳從那裡找來的？」

姚淑鳳道：「兒媳是從弟妹放衣物的箱底找到的，兩件東西，就是用藍布包着。」

原來丁老爺子下樓之時，以「傳音入密」交代姚淑鳳，要她仔細搜查一下房間，包括祝秋雲留下的衣物，看看是否有可疑的東西。

丁老爺子神情凝重，說道：「一窩蜂是十分霸道的暗器，早經黑白兩道一致公決，嚴禁使用，秋雲衣箱中怎會有這東西的？」

姚淑鳳抬眼道：「公公是否看出這塊銀牌的來歷？」

丁老爺子微微搖頭道：「老夫倒還看不出來，不過這塊銀牌，極可能是某種記號，因爲它反面刻的「使」字「二十四」，分明是一個號碼，像腰牌一樣，藉以証明一個人的身份……秋雲她不似會武的人，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姚淑鳳看了丁季友一眼，說道：「三弟，你知不知道弟妹究竟會不會武？」

丁季友搖頭道：「她從沒和我談論過武功，應該是不會武功。」

姚淑鳳道：「我想她也許不肯洩露身份。」

丁季友道：「大嫂是說她會武功？」

姚淑鳳道：「我也只是猜猜罷了。」

她望望公公，又道：「方才公公曾說，這方銀牌，極像腰牌，才使我想到弟妹會不會是江湖上那一個幫派逃出來的人？不然，她不會把這兩件東西這麼重視，要藏在衣箱底裡了……」

「唔！」丁老爺子點着頭道：「有可能！」

姚淑鳳道：「還有一點，就是公公當日把她救來之後，有一段日子，她一直惶惶不安，好像有着極大心事，當時大家只當她被强盜嚇破了胆，如今看來，她始終躭心着追緝她的人一路尋來，直到最近，一直平安無事，她才放下心事，但沒想到還是有人追查到這裡來，把她劫持了去。」

原來祝秋雲是去年底，丁老爺子父子路過九江，在牯嶺附近，遇上三個强盜行兇，把她救下來的。當時祝秋雲自稱父母雙亡，無家可歸，才把她帶回丁家莊，也就在莊上住了下來。

不料一向眼高於頂的丁季友對她竟然發生了情愫，丁老爺子也看她端莊賢淑，是個好媳婦兒，就親自帶着她前去南昌，找把兄謝傳忠，命她拜在謝傳忠膝下爲義女，這樣才不致貽人口實，才給兒子完婚。

丁季友聽大嫂一說，不禁升起一線希望，望着大嫂問道：「秋雲會是那一個幫派的人呢？」

姚淑鳳道：「公公方才看了銀牌，不是說不知它的來歷嗎？依我看，公公既然不知道，那麼這個幫派不會是老幫派？也許只是江湖新興的幫派，好在你大哥傍晚可以趕回來，問問他知不知道。」

「不錯！」丁老爺子點着頭道：「老三，既有這方銀牌，總比一點線索都沒有好

得多，你大哥身爲武威鏢局總鏢頭，交遊較廣，就算他不知道，也總可以查得出點眉目出來的。」

丁季友心裡雖然十分焦灼，但也只好等大哥來了再說。

這樣一直到上燈時分，不但丁伯超從南昌趕到，和他同來的還有三師叔況南强。

武功門掌門人邵南山，年已有七十五，從五年前的七十歲那年起，就已很少過問派中的事，一切都交給三師弟況南强處理。因此況南强也就是武功門實際的負責人。

丁季友急忙迎了上去，躬身道：「小侄見過三師叔。」

況南强含笑點頭道：「二師兄在書房裡嗎？」

書房中適時傳出丁老爺子的聲音笑道：「三師弟，你怎麼也趕來了？」

況南强由丁伯超、丁季友兄弟陪同進書房，立即拱着手道：「聽丁乾傳話，才知這裡昨晚出了事，小弟爲了想明瞭情況，才特地趕來的。」

「請坐、請坐。」丁老爺子擺擺手道：「大熱天要三師弟跑上這一趟，眞是不好意思，快坐下來再說。」

況南强笑道：「二師兄怎的和小弟也客氣起來了？」

丁伯超跟着上前給父親請了安。早有一名莊丁捧着面盆送上。況南强洗了把臉，一名莊丁捧了茶送上。

況南强回身坐下，抬目問道：「二師兄，昨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丁老爺子道：「老三，還是你來跟三師叔報告吧！」

丁季友應了聲「是」，就把昨晚發現青衣人，以及自己被他用拂經截脈手法所制，一直說到大嫂在秋雲衣箱中找出一窩蜂和一塊銀牌，詳細說了一遍。

況南强道：「那兩件東西呢？」

丁季友朝几上一指，說道：「就是這個藍布包。」

況南强打開藍布包，取起針筒，仔細看了，就隨手遞給丁伯超，又取起銀牌反覆看了一遍。

丁季友問道：「三師叔，你老知不知這塊銀牌的來歷？是江湖上那一個幫派的東西？」

況南强微微搖頭道：「愚兄看不出來。」

隨手又把銀牌遞給了丁伯超，說道：「伯超，你仔細看看，江湖上有沒有使用這種銀牌的組合？」

「沒有。」丁伯超沉吟了下，又道：「就算有，這種銀牌也只是他們內部的信物，對外極端機密，外人也不得而知。」

丁季友聽得大感失望。

丁老爺子點着頭，唔了一聲，問道：「三師弟，你從雷嶺東來，這一路上，可曾聽到什麼消息？」

況南强道：「二師兄不問，小弟也要向你報告，中午時分，丁乾趕去雷嶺之後，小弟立即派出六個門人，向各處村莊的本門弟子傳達下去，要他們分頭查詢從昨晚到今天，可曾看到一個穿着青衣的中年人，或是有什麼可疑人物經過，但據他們回報，根本不曾有外路人經過，據小弟猜想，這青衣人只怕並未從這條路走，否則各處村落不可能會沒人看到。」

丁老爺子轉臉朝丁伯超問道：「伯超，你呢？從南昌到咱們大行山這條路上，爲父已吩咐丁强，知會了各地本門弟子，你經過之時，他們怎麼說？」

丁伯超道：「孩兒從南昌趕來，諸如豐城、樟樹、臨江、峽江、新喻等處，都有本門師兄弟沿途接應，他們也異口同聲的說不曾發現可疑人物……」

「這就奇了！」丁老爺子攢攢眉道：「這青衣人劫持秋雲，就算他們沒有黨羽，至少也有兩個人，出了咱們丁家莊，不可能憑空消失……」

丁伯超道：「這青衣人如果就是那晚在屋脊現身的人，他們那天晚上鎩羽而去，昨晚再來，必有詳細計劃，而且可能對本門弟子遍佈武功山脈，也打聽得極爲清楚，劫持到弟妹之後，自然要避開咱們耳目，因此孩兒認爲他們可能是走了水道，試想船隻往返，只要掩上船篷，就沒有人會發現了。」

「這倒大有可能！」丁老爺子一手摸着花白髯子，沉吟道：「眞要如此，倒是不易查訪了。」

丁季友道：「爹，目前唯一的線索，就在這塊銀牌上了，只要查出這塊銀牌是那一幫派的信物，就不難查到秋雲的下落了。」

況南强道：「二師兄，小弟覺得季友此話不錯，目前只有一個辦法，可以查出銀牌來歷。」

（未完・一）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中國第一具殭屍（一）



上任破除迷信　洋進士不信邪

▲前言▼

構思有關殭屍的電影劇本，細算下來應該是五年前的事，當時我先後擬好了「冇牙殭屍」「外國殭屍東遊」兩個劇本，也算準了這類型的黑喜劇一定會大受觀衆歡迎，可惜導演監製同意了，出錢的老闆却大表疑惑，這其實也難怪，懂電影的老闆原就不多，而那兩位老闆這麼巧就是不懂電影，對那兩位導演的信心又不大，種種原因影响下，這兩部殭屍電影終於胎死腹中。

之後過了兩年，我負責寶禾電影公司的創作組，反覆思量，還是要弄一部殭屍電影才甘心，於是花了三個多月的時間，弄出了「殭屍先生」這個電影劇本來，當時我曾經誇口，用任何的導演任何演員也沒有影响，但大哥大還是不放心，倒是曾志偉全力支持。

這個人絕無疑問是一個天才，也絕對分辨得出劇本的好壞，也就在他的策劃下，終於出現了「殭屍先生」這部電影，但掀起殭屍電影的狂潮的，並不是「殭屍先生」，乃是事隔差不多有一年之後的另一部電影「殭屍番生」。

在台灣，前一部電影改名「停止呼吸」，後一部則改爲「一見發財」，就這兩個片名看來，已看出製作人的品味，而水準亦可以分得出高低，我無意開罪任何人，只是兩個劇本都是出自我手，站在編劇的立場，有些話我是不應該說的，但事實到底是事實。

也就因爲「殭屍番生」的太容易成功，令到港台部份的製片人以爲原來就是如此簡單，於是一窩蜂的搶拍，有一個記錄，十七部殭屍電影同時趕拍，荒山野嶺，大大小小的殭屍跳來跳去，最後甚至弄到台灣的電檢處下令禁止，凡影片中有殭屍跳的鏡頭一律要剪掉，根究是有一個小童學着殭屍跳，從高樓大厦之上跳下來，一命嗚呼。

由於粗製濫造的結果，殭屍電影的熱潮終於過去，部份觀衆在受騙後，望而止步。

我就在這個時候執導了一部殭屍電影「中國第一具殭屍」，既然是自己的東西，各方面準備工夫當然做到十足，而驚笑的密度也在殭屍先生與殭屍番生之上，但到底熱潮已過，再加上其他人爲的因素，香港的票房不過不失，還好在賣埠方面總算令人滿意。

亦因爲熱潮已過，製作人認爲需要更改片名，於是這「中國第一具殭屍」連殭屍兩個字也不敢用，要另外改名「茅山學堂」。

由始至終我都是反對的，我贊成拿去中國兩個字，以「第一具殭屍」爲片名，最低限度有一種氣勢，也最低限度令觀衆有一份好奇心。

——第一具殭屍到底是怎樣出現的？又是怎樣子？

再說，這兩年我以撰寫殭屍電影的劇本揚名，殭屍可以說已成了我的招牌，觀衆相信也有一定的信心，就是這個人弄的殭屍電影必然有一定的水準。

連招牌也砸掉，這還有什麼話說？所以有時候想起來，實在痛心。



有人說這是命運，類似的事件，也不是第一次的了，除了命運還有什麼能夠解釋？

但不管怎樣，我總算做到了一點，就此不再爲任何人再撰寫這類劇本。

面對廿詞厚幣，能夠不動心，實在不容易，只是我這個人就只有這種牛脾氣，當然亦可以說，對編劇這種工作我已經厭倦。

八年多，七十多個劇本，也許不算多，但相反也不少的了。

在這許多劇本中，近日整理下來，的確是黑色喜劇佔多數，也無可否認，個人對這種令人又驚又笑的電影片種的確還有一份偏愛，也所以，難怪曾志偉在七年前便以「鬼王」笑稱。

這許多鬼鬼怪怪那兒來的資料，很多人都奇怪，無疑只憑空想，穿鑿附會是不可能的了，事實個人在這方面的資料收集已做了十多年，由讀書時期已開始，藏書的豐富可以說無人能及，有許多絕版書籍，現在根本不可能買到的了，這許多資料，再加上個人的胡思亂想，推而廣之，自然更加多姿多采。

回說到殭屍的記載書籍，中外都有不少，成因顯然是有些分別，也各有各的趣味，個人所撰寫的殭屍劇本事實已揉合了中外殭屍的特徵與成因，可以說絕不眞實，純粹以娛樂觀衆爲主，當然也同時娛樂了自己，這也是個人搞電影一直以來的一點心願，希望娛樂自己同時也娛樂觀衆。

電影原就不是眞實的東西，小說也是的。

日前與前輩名作家高陽閒談，提及他的小說可讀性與趣味性極高，這位名作家笑說他是在寫小說，希望每一個讀者都看得懂，看得開心。

他這個論調已不是現在提出來，可惜有很多作家還是不懂，尤其是那些寫武俠小說的作家。

現在的武俠小說仍然有大部份還不是一般人能夠看得懂，不是招式，是文字，是小說中人的對白。

那種對白根本就不是一般讀者能夠明白的，但那些作家認爲那個朝代應該說那種話，他們甚至忘記了自己對那個朝代的認識有多少。

現代的小說到底寫給現代人看的。

有時候我甚至有一股衝動，放棄白話文，用廣東方言俚語來寫小說。

我的劇本原就是用廣東方言俚語寫的，當然，這完全是因爲在香港上映的版本是用廣東方言的關係，但只要你嘗試用廣東方言來寫東西，你便會發覺非獨精采傳神，而且很快感。

這相信會有機會。

又回說到殭屍，中國第一具殭屍到底在什麼時候出現的，到現在我還未能肯定，相信也沒有人能夠肯定，有殭屍特徵的東西實在太多，可以遠推到神話時代。

有關中國神話時代的記載無疑有不少，但既然名之爲神話時代，有什麼記載是可以相信的。

幸好小說到底是小說。

* * *

中國在戰國時代，戰禍連年，民不聊

生，朝不保夕，做平民的當然只有聽天由命，那些王侯大夫，腰纏多金，不由便考慮到能否利用金銀珠寶去尋求一種長生不老的秘方，或者一個可以永生不死的地方。

也因此，出現了一批煉丹燒藥的方士，這批人絕無疑問都是天才，否則也不可能燒煉出那許多奇奇怪怪的丹藥。

這些丹藥能否眞的令人長生不老，永生不死，當然沒有人能夠肯定，但根據記載，他們有些燒煉出來的丹藥，非獨他們不敢服食，連做皇帝的收下來，也擺放在一旁，不敢輕試。

又根據一些記載，有些方士以身試藥，一命嗚呼，還有一些竟然燒煉出火藥來，一下子爆炸開來，首當其衝，粉身碎骨。

可是在那個動盪的大時代，人命實在太輕賤，所以做王侯的不少還是甘願冒險一試。

西周哀王姬去疾就是。

方士煉給他的丹藥名爲水母流珠，這應該是水銀的一種，但名爲水母流珠，實在動聽，再加上樣子也實在寶貴，所以姬去疾還是服下去。

他是以爲可以長生的，即使不可能也最低限度可以祛病强身，那知道服下去，五臟六腑都爲之毁壞，當場暴斃。

方士闖了禍，唯有砌詞大王升天去了，在那個時候，大家對方士都既驚且畏，而且他們多少都有些把戲，又是烟又是霧的，總帶些神秘。

當然也沒有人能夠証明姬去疾是服食水母流珠致死，不死也死了，既然沒有人能夠証明方士是否說謊，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人死入土爲安，王侯也不例外，只是被瞻仰遺容的時間長一些，也爲了防止屍體腐爛，一般都是以通天犀角等名貴的藥材磨粉開酒，塗在屍體的外面。

一直以來，王侯中人都是以這種方法來處理屍體，這一次也沒有例外，不知道通天犀角等藥物與姬去疾體內水母流珠的餘毒發生副作用，屍體的肌膚隨即發生變化，乾癟下去，部份地方更開始消蝕，變成一條條的乾肉條，當然恐怖。

這樣的屍體供百姓瞻仰，難看有損王侯的威嚴尙在其次，只怕還會惹起一般平民百姓胡亂猜測，王族中人最後想出了一個方法，乃是以玉甲金絲編織成一件「金縷玉甲給屍體穿上。

那件「金縷玉甲」整件都是以大小不同的玉片加以金絲編綴而成，金絲已有一定價值，那許多玉片的價值就更是驚人，穿在屍體上，當然美觀。

屍體的面部也戴上玉甲編綴成的面具，如此一來，整具屍體給人只有名貴的感覺，除了知道內情的人，怎也想不到金縷玉甲下的屍體是那麼恐怖，所以瞻仰遺容的時候，大家都只是讚歎不絕。

事實去瞻仰遺容的人爲數不太多。

爲了配合「金縷玉甲」的名貴，王族中人特別建造了一座八方台，高達二三十丈，石階筆直而上，要爬上這座高台已經不易，居高臨下往下一看更爲之脚軟。

驚心動魄只爲了一看高台上姬去疾的遺容，肯冒這種險的人當然不會多。

事實姬去疾給他們的印象也不太好。

這當然可以說是非常風光，誰也想不到問題就出在這件金縷玉衣以及八方高台上。

八方台建造的位置當然是好的，按照先天八卦排列，月圓之夜，月在中央的時候，也正好在八方台的頭頂天空上。

「金縷玉衣」的每一片玉甲都是細經打磨，那麼巧，並不反光，而且有聚光的作用，姬去疾的屍體正好盡量吸收月亮的精華。

有關月亮的精華自古以來都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傳說，月圓之夜是美麗而恐怖，所謂空穴來風，未必無因，月光的精華在某種因素影响之下是必有一定的作用。

在姬去疾的屍體送上八方台的那天晚上，非獨正好是月圓之夜，更巧也是月亮最接近中國的一次。

事前一些預兆也沒有，也沒有人算得出當夜會天象大變，九星聯珠。

＊　＊　＊

入夜，風便急起來，八方台上的火盆火爐「突突」飛揚，那些守衛屍體的武士却完全沒有火焰的感覺，只覺得風寒凜冽，由心底寒出來。

他們披着月光，突然都感覺到月光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森寒，由他們的眼睛直透進他們的靈魂深處。

然後他們不約而同的，抬頭往天上望去，看到了那一輪明月，同時也看到了與月亮聯成一綫，特別明亮的八顆星星。

「九星聯珠——」一個侍衛脫口叫出來。

「天變——」另一個侍衛這兩個字出口同時，月亮彷彿便變得更圓更亮，一個光球也似衝下來。

那到底是幻覺還是什麼他們不知道，那刹那只覺得月亮快撞在八方台上，不由都驚呼失聲。

跟着他們一陣目眩，眼球跟着甚至有一種爆炸的感覺，不由都抬起手來遮着眼睛。

透過指縫他們只看見那一輪明月光芒閃射，彷彿要壓在八方台上，一陣異聲中，千萬道光綫聚在一起，就像是閃電般迴環飛射，疾向高台上射下來。

他們不由又一陣驚呼，那股閃電也就在他們的驚呼聲中落在姬去疾身披金縷玉甲的屍體上，再一陣暴閃中散開，無數條光蟲般鑽進了金縷玉甲內。

那些衛士看不到這個奇景，也看不到姬去疾的屍體在光蟲進入後的震動。

屍體的眼睛隨即透出了一股觸目的紅光，在紅光閃逝之後，突然直挺挺的彈起來，十枚極長的指甲接從玉甲縫中標出。

這看在眼內的衛士立即脫口驚叫，也就在驚叫聲中，金屍已落在他們面前，穿着玉甲的雙手疾揮，兩個衛士首當其衝，咽喉碎斷，當場死於非命。

另外的衛士驚叫閃避，他們手中雖然有武器，却沒有忘記屍體是什麼人的屍體。

他們一動，金屍亦動，速度聲勢都是在他們的意料之外，三個侍衛被他擊下了八方台，另一個閃避不及被金屍雙手握在

脖子上，尖長的指甲貫穿，亦立時喪命。

到金屍鬆開雙手，從傷口流出來的血赫然是慘綠色。

其餘的衛士倉皇退下八方台，金屍彷彿看到他們的動作，跟着追下去。

他的動作與常人無異，只是有少許遲鈍，這種遲鈍却令人更覺得恐怖。

第一具殭屍也就是這樣出現。

只是一具倒還罷了，在他離開八方台不久，那些被殺死的衛士竟然一一跳起來，直挺挺的跳動，膚色變得慘白，指甲長出了數寸。

金屍的指甲插進去同時，也將屍毒送進去，這種屍毒奪去了他們的生命，却沒有令他們的活動能力完全消失。

他們却沒有經過水母流珠「通天犀角」等等藥物處理，所以活動能力只限於局部，不能夠像常人那樣走動，只可以青蛙也似一跳一跳的。

他們體內的屍毒也沒有消失，而且迅速滋長，充滿全身，被他們傷害的人與被那具金屍傷害並無分別，很快便受屍毒感染，變成了另一具殭屍。

這簡直就像是瘟疫，殭屍的數目越來越多，一夜之間，數以百計。

他們唯一顧忌的也就是陽光，到了白天，全都躲藏於陰暗的地方。

活着的人知道他們的存在，却沒有多少人考慮到如何去消滅他們，只知道躲避到別的地方，也有些人以為他們白天沒有出現，便從此消失。

到了夜間，羣屍再活躍，再一夜下來，數目已是成千上萬。

這樣下來，中國不難變成一個屍國，也幸好在這個時候，發生地震，天崩地裂，排山倒海。

天象大變，據說往往都是災禍降臨的預兆，知道屍變的人當然是當作屍變的預兆，不知道的却一定當作是地震的。

知道屍變的却是在地震之後無一倖免，都葬身地底，也所以留下來關於那一年的記載，只是九星聯珠，天象大變，天崩地裂。

那些殭屍也應該無一倖免，與地裂同時，墮進裂縫內，葬身地底。

金屍也沒有例外。

一場可怕的屍禍也就在地震中結束，至於其中有沒有殭屍僥倖沒有深葬地下，留在地面上，日後仍然為禍四方，既沒有記載，也就不可而知了。

羣屍既然葬身地底，應該就不可能再為禍的了。問題還是發生在那襲金縷玉衣上。

那些殭屍在泥土裏經年累月，終於腐蝕無存，但屍毒仍然保留在泥土裏，這種混入屍毒的泥土當然隱藏危機，無論什麼屍體，葬在這種泥土裏，日久被屍毒侵染，便會發生變化。

沒有人知道這種屍變的原因，只知道屍體葬在這塊土地上不會變，也因而稱這塊土地為「養屍地」。

當然也沒有人知道那具金屍因為有「金縷玉衣」保護，不受影响，既沒有消蝕，而且生機延續千年，只等機會出土。

* * *

時移世易，養屍地也有了很大的變化，附近的居民都知道屍體不能夠葬在泥土裏，改而葬在山壁上，他們在山壁上鑿洞，再以木架將棺材吊上去，插葬在山壁上。

經年累月，這種插放棺材的技巧越來越進步，有些棺材插放的位置簡直匪夷所思。

所有的棺材都有一截露出在峭壁外，所以這些插滿棺材的懸崖峭壁遠遠望見，無疑是一種奇景，近看更就是氣勢萬千。

這當然是指日間，到了夜間，甚至傍晚時份，難免令人有一種陰森恐怖的感覺，到底並不是每一具棺材都是完整的。

風吹雨打，再加上種種其他的原因影响，部份已有相當日子的棺材已經破爛不堪，露出了裏頭的枯骨腐屍來，也有些棺木脫落，枯骨半吊在空中，這種情景令人看來又怎會不毛骨悚然。

阿歷山大·曹看到的是雄偉的感覺，他來到這塊養屍地的時候是日間。

他本來姓曹，叫什麼他沒有忘記，但從來不在別人面前提起，萬不得已是例外。

追隨他的人也都是稱呼他阿歷山大，或者曹先生，他留學外洋回來，總覺得外國一切都是美好的，連名字也不例外。

他喜歡阿歷山大這個洋名，也以有這個洋名為榮，當然，完全不在乎別人怎樣說話，尤其是中國人。

在他的心目中他是比其他中國人優勝很多的。

那個時候出外洋留學的人並不多，回來的人大都有一份優越感。

何況這位阿歷山大·曹現在又是一個高官。

年輕，留學外洋，還是高官，就是這些加起來已足以令他自豪的了。

好像他這種由外洋回來，家底豐厚，立即得到高官厚祿的人也實在少有。

那所謂厚祿在他眼中當然算不了什麼，以他的家底，權比利重要得多了。

縣知事雖然是一個小官，但開始便已是縣知事，前途實在未可限量。

隨同上任的有他的副官老杜，中年人，眼睛有些問題，也就是俗語所謂「鬥雞」，人有些傻氣，拍馬屁的本事還是有的，所以阿歷山大挑選他做跟班。

此外還有一位蘇姍小姐，名譽上是阿歷山大的秘書，事實是阿歷山大頂頭上司的女兒。

蘇珊並未留學外洋，却在本土受過西洋教育，所以思想也比較洋化，否則也不會弄出女秘書這個名堂，離鄉別井，追隨阿歷山大·曹跑到這個地方來。

這位蘇姍小姐芳華未到二十，本性善良，但因為出身名門大戶，難免有些小姐任性脾氣，但幸好受過西洋教育，講求自由平等，要發小姐脾氣的時候多少有些顧忌。

她隨身帶着一具照相機，在當時的中國來說，這絕無疑問是一種時髦的玩意，尤其是一個少女玩這種東西，在一般人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

他們所用的交通工具是一輛汽車，金屬部份全部鍍上一層金漆，椅子是皮製的，高貴大方，只是一路風沙，來到這裏已

然失色很多。

負責駕駛的當然是副官老杜，說到駕駛技術，却是以阿歷山大最好，蘇珊也不錯，但以身份來說，還是老杜駕駛才合。

遠遠看見峽谷兩側插着成千上萬具棺材的峭壁，阿歷山大三個已經瞪目結舌，車在峽谷中停下來，下了車，仰首一看，更就不由一聲驚歎。

阿歷山大第一個開口：「眞是勞民傷財——」

老杜應聲嚷起來。「嘩，這麼多棺材插在山崖上，眞是前所未見。」

「這就是這個地方的特色。」

「爲什麼這樣做？」老杜追問到底。

「這個叫做懸棺，又稱風葬，據說，這附近是養屍地，屍體葬在泥土裏便會變殭屍。」阿歷山大在上任前，絕無疑問對這個地方又做過相當的調查工夫，很明白這個地方的風土人情。

老杜聽着，有些奇怪的看看阿歷山大。「老闆，你也相信有殭屍？」

「廢話——」阿歷山大聲喝住。「我們這種在外國留學，讀過洋書的年青人，怎會相信這種事？你說是不是，蘇姍——」

站在他旁邊的蘇姍點點頭，接一句：「這個地方可也是蠻有特色的。」

「對啊，我可是第一次看見這樣的地方。」老杜接又讚歎一句：「偉大——」

蘇姍眼珠子一轉，雀躍起來。「我們在這兒照張相留念。」

「照相，好極了。」老杜大感興奮，快步過去，靠着一具半身藏在泥土裏的古象。「我就站在這具古象面前，你替我照一張——」

語聲甫落，阿歷山大已喝一聲：「老杜——」

「在——」老杜應聲收步，回頭。「老闆，我沒有忘記蘇姍是我們上司的女兒，不能夠隨便指喝她。」

「你沒有忘記啊？」阿歷山大冷笑。

蘇姍立即插口：「可是現在我只是你的秘書，算起來，阿杜的職位還在我之上？」

「你爸爸可不是這樣想。」阿歷山大搖頭，當然是因此曾經被上司責備，才會記在心上。

蘇姍又搖頭。「才不管他，我去拿照相機。」雀躍着急奔過來。

阿歷山大搖搖頭，走到那具古象面前，摸一把。「這具古象看來是戰國時代的。」

那具古象的形狀紋理也實在古舊，在古象的旁邊還有些殘破的兵馬俑，看來的確是戰國時代所有。

老杜亦隨手往象身摸一把，脫口一聲：「要是金打的可就發財了。」

「是金打的還會留在這兒？」阿歷山大這句話才出口，老杜已拔出手槍來，往象身連開了兩槍。

槍彈打在象身上火光閃耀，槍聲山鳴谷應，藏在象口內的一羣雀鳥一驚之下，「拔剌剌」的飛出來，不少飛撞在阿歷山大老杜的身上。

兩個人齊嚇一跳，阿歷山大面色一沉，還未開口，老杜已叫出來：「老闆，是銅打的——」

「我不是吩咐你，沒有必要，不要胡亂開槍！」阿歷山大板起臉來。

「那可是你教我的，解決問題最好就是用槍！」老杜往槍管吐一口氣。

那邊蘇姍已在叫。「照相了，你們快擺好姿勢！」

阿歷山大老杜回頭看去，蘇珊已將照相機擺放安當，將黑布往頭上罩下。

老杜馬上靠在象腿上擺好姿勢，阿歷山大也不慢，手抓象拔，威風凜凜的。

蘇姍經由鏡頭看在眼內，正要按下，突然看見阿歷山大的後面出現了一個人，不由從黑布中冒出來，再看淸楚。

那是一個英挺的年青人，背負黃布包袱，還有一柄古錢編成的劍，手中另一柄桃木劍高舉，看來就像是個古代的俠士。

阿歷山大只顧擺姿勢，冷不防那個年青人桃木劍點在背脊上，一驚跳起來。

老杜的反應也不慢，在阿歷山大驚呼聲中同時跳到阿歷山大身旁，隨又拔槍在手。

他拔槍的動作倒是快得很，槍口準確的指向那個年青人。

阿歷山大驚魂一定，喝一聲：「什麼人！」

年青人應聲：「阿光——」

「幹什麼的？」老杜接喝。

「賣東西——」阿光傻裏傻氣的。「啊，你們一定是初來步到，那一定要光顧我的了。」

阿歷山大沒好聲氣的問一句：「你賣什麼？」

阿光探手從包袱抓出了一疊黃符，數白欖的半唱半叫：「鬼符治鬼，屍符治屍，糯米隔屍氣，墨斗彈殭屍，桃木劍辟邪，金錢劍誅妖，要買什麼，你們盡管講我知。」

他說着黃符擺弄，金錢劍左一晃右一照，還拿出一個墨斗來彈動幾下。

老杜看着眼花撩亂，不由問：「這個地方這麼不乾淨啊？」

阿光傻呼呼的一笑。「既來之則安之，隨便買一些，出入也安心一些。」

老杜一想也是，忙問：「你這些東西什麼價錢？」

阿歷山大再也忍不住，喝一聲：「阿杜，買這些東西幹嗎？」

老杜一呆，阿光馬上接上口：「放心吧，我專賣正貨的，看，全都有『茅山堅』的私印——」

他把符一揚，那之後果然一個硃紅色的印鑑，清楚看見『茅山堅』三個字。

「茅山堅？」阿歷山大一聲冷笑。「就是這個人宣傳迷信的，我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對付他！」

阿光不由一怔。「你是什麼人？」

「我？」阿歷山大仰天打一個「哈哈」「我就是行將上任的新官，阿歷山大，曹——」

阿光又是一怔，他顯然也知道有新官上任這件事，再看阿歷山大一眼，急忙倒退。

阿歷山大也是有心先來一個下馬威，喝着：「未見大的，先把小的抓起來，問一個淸楚明白，阿杜——」

不等老杜有反應，阿光已一匹馬似，

一溜烟地跑了開去。

老杜一看便知道追不上，雙手一攤，方要表示放棄，阿歷山大已大喝：「還不上車追啊！」

老杜應聲奔過去，跳上車，左一把右一把，引擎一陣「軋軋」聲响，突然靜下來。

「糟，又壞了！」聽老杜這句話，顯然這輛車子的引擎並不太理想，已不是第一次出問題。

「什麼？」阿歷山大大皺眉頭。「那還不下來快快修理妥當？」

看他大皺眉頭，亦不難知道這輛車子一出亂子，便要一段時間才弄妥。

蘇姍可是滿不在乎，反而更興奮。「我正担心你們不肯在這兒留下來，讓我好好的弄一輯照片吧。」

阿歷山大只有搖頭。

* * *

學堂在那個時候也是一個新名詞，對練茅山術的人來說應該更難接受，所以說茅山堅這個茅山師父實在不能夠冠以落後這個名詞。

他也就是「茅山學堂」的主人。

學堂佔地甚廣，門前横匾大書「茅山學堂」四個大字，左右對聯乃是「人奸我亦奸」「你茅我更茅」。

入門是一個大院子，左右一列列的骨灰架，上放着骨灰罎子，有些甚至遠至明朝，可見得這個地方歷史悠久，只是屢經修葺擴建，而今更具規模。

院子當中一個大水池，水池正中是張天師當案畫符的石像，清水不停自石符上流下，神秘而莊嚴。

過水池石像是大堂，横匾大書「天下第一茅」，氣勢萬千。

大堂可容百人，入夜之後，大批青年便到這兒練習畫符與各種茅山術。

沒有這麼多人來學習，學堂不會弄到這麼大，沒有一定的需要，也當然沒有這麼多人來學習茅山術，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

養屍地絕無疑問不是一種傳說，住在養屍地附近難免會遇上許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懂些茅山術當然是好的。

茅山學堂的學費其實也不多，堅叔這個茅山堅並不是一個唯利是圖的人。

他姓張名堅，傳說是張天師的後人，對於這一點他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

老朋友習慣稱他張老堅，一般人由於他精通茅山術都稱呼他茅山堅，對於這個稱呼他顯然甚有好感，所以一直都是以茅山堅三個字刻私印，做招牌。

至於他的徒弟却都是稱呼他做堅叔或師父。

他有教無類，徒弟多得很，終年跟在身旁的只有兩個，一個就是阿光，另一個叫阿麥，都是孤兒。

阿光性格戇直，不曉得轉彎，學習起來也是，茅山術講求變化，以他的性格，當然不適合學習，所以到現在他懂得的仍然不多。

也所以平日他主要還是負責推銷茅山學堂的出品。

說到阿麥，剛好相反，古靈精怪，正是學習茅山術的最佳材料，問題就是在於太聰明了，喜歡走捷徑，連學習態度也是。

所以他學得雖然多，精通的却很少，忙中固然有錯，就是不忙也會出錯，但由於他追隨堅叔的時間多，學的也最多，堅叔不在的時候，便是由他來指點其他弟子練習。

出錯在所難免，幸而有堅叔的女兒阿嬌一旁提點，總會及時修正。

堅叔只有阿嬌一個女兒，當然嬌生慣養，但到底一脈相承，人又聰明，所以懂得的也實在不少。

這位小師妹情有獨鍾，只是喜歡阿麥，也正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阿麥對這位小師妹的感情，並不知道珍惜，很多時都令這位小師妹生氣。

也由於這位小師妹的關係，大家都認爲阿麥就是茅山學堂的未來主人，對他自然另眼相看。

* * *

今夜來學習茅山術的一批青少年只是初學階段，所以阿麥教來也特別輕鬆，他也不知那兒弄來一根堅叔平日慣用那支差不多一樣的旱烟管，雖然不太懂得抽這個烟，但拿在手裏也派頭十足。

他一面踱着步，一面朗聲背誦：「畫符先畫胆，再裝符頭，後加符脚——」

這是畫符的口訣，他早已滾瓜爛熟，當然不會出錯，那些弟子也不是第一次聽到，下筆如飛，大紅硃砂疾寫在符紙上。

筆紙接觸，一陣蠶食桑葉也似的聲响，人多勢衆，這聲响加起來便份外响亮。

白色的紙，每張尺許寬闊，三尺長短，揮筆寫來，倒也不容易。

到這聲音停下了，阿麥才回過頭來，乾咳一聲：「學起來看看——」

「是，大師兄——」衆弟子應聲將符學起來。

白紙紅字，份外觸目，那符字當眞是一般人看也看不懂，那些弟子也不例外，只知道這一次練習的是鬼符，是拿來治鬼用的。

阿麥目光一掃，也不知道看清楚沒有，把頭一搖。「畫得不錯，就是欠點氣勢，畫鋒一定要力透筆鋒，一筆揮就，才叫成功。」

「一筆揮就，怎可以？」一個弟子忍不住開口。

「怎麼不可以？」一個聲音從旁响起來。

衆人望去，只見小三子一旁搖頭擺腦的，這個小三子也算是堅叔的一個得意弟子，是茅山學堂次於阿麥的助教，沒有什麼不好，就是嘴巴快些多些。

他看着阿麥，帶笑走出來，話接上：「你們這還不明白，大師兄是要表演番。」

衆人立時恍然大悟的一齊發出「啊」的一聲，阿麥目光一轉，笑罵：「你這個口沒遮攔，又來廢話了。」

小三子看見阿麥那張笑面，自然更加肯定，接一聲：「大家還不拍掌？」隨即率先雙掌大拍。

衆人亦隨着拍起掌來。

（未完・一）



上文提要：楚杏兒雖然被沈虎禪不辭而別，估計他會去五福鎮，事先自己也約定兜玉進等在鎮上相見，目的是伺機奪取高唐鏡，在鎮上果然見譚千蠢、齊九恨和俸化天交易換鏡換金令牌，雙方都用詭詐手法想得到對方之物，結果一死兩中毒，兜玉進等人因叛變陰謀怕被楚杏兒揭破，想殺人滅口，幸沈虎禪及時出現，想解救楚杏兒之危……

七大寇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將軍

下達點火令　蛇鼠怕火攻

楚杏兒狠狠地道：「枉我爹爹那末信任你們，你們竟敢對我作出這樣不要臉的事！」這個女子在兇的時候聲音仍是溫柔動聽的，好像箏彈到悽厲處，仍不減其清婉，沈虎禪不禁偏頭過去望了望她，這時月光正好踱出雲層來，剛脫穎而出的月光，照得楚杏兒臉上像一座絕美的玉觀音，沈虎禪萬未料到一個女子在盛怒時也那麼柔美，不由怔了怔。

唐多令低聲向兜玉進道：「恐怕要殺人滅口了。」

兜玉進吃了一驚，道：「殺人滅口？」

唐多令道：「「否則，將軍絕不會放過咱們的！」

兜玉進道：「都是給你害死了。」

唐多令道：「現在，我們要不給人害死，才是重要的！」

兜玉進怒道：「我不管了，我再也不要聽你的擺佈！」說着便大力地摔開唐多令的手，跟到楚杏兒身前，滿面慚色的道：「杏兒，我……」

楚杏兒揚手就給他一巴掌。這一記清脆的耳光，使得全場一時都靜了下來。

兜玉進撫着臉哭喪着道：「杏兒……」

楚杏兒寒着臉道：「別叫我！」兜玉進又過去要拉楚杏兒的手。

就在這刹那間，兜玉進那柔和的動作突然加速百倍，十指如鷹爪，扣拿楚杏兒身上七大要穴！

這連楚杏兒也意料不到，沒有防着。

沈虎禪也沒有料到看來沒有主見的兜玉進會有此一着，但他的反應幾乎在兜玉進剛要出手的刹間已發動了。

他的身子突然彈起。可是唐多令也同時竄起。

唐多令的手上突然暴出十數點星花，甚至肩上、月夜下腕裡、指間都射出數點星光，急射沈虎禪！

星光却不是射向沈虎禪，而是截住任何以及所有的沈虎禪撲近楚杏兒兜玉進的去路，沈虎禪如果硬要撲過去，那麼只是把身體變是作靶！

唐多令彷彿也清楚地意會到自己的暗器未必制得住沈虎禪，但他的暗器絕對可以牽制沈虎禪的攻擊。

何況他這次出手，蓄勢以發，料敵機先，沈虎禪高大的身影在半空一頓，硬生生的落了下來，手已搭在背後的刀柄上。

他那柄向來不易出鞘的刀——阿難刀。

他的手一按刀柄，那股氣勢登時使唐多令心口給擂了一記，臉上不自覺而立即地呈現了痛苦與恐懼之色。

只是兜玉進這時已喝道：「住手！」他已抓住楚杏兒。

沈虎禪沒有拔刀，他的虎目冷而靜，銳而厲，望定兜玉進。

兜玉進道：「沈虎禪，這件事與你無關，幹嗎要找我們麻煩？」

沈虎禪冷冷地望着他，兜玉進看來只是一個毫無主見的公子哥兒，他現在才知道爲什麼連唐多令都服了他的原因。

兜玉進問：「你現在是將軍的人？」

沈虎禪點點頭。兜玉進和唐多令的臉，更凝肅。

唐多令轉首向齊九恨道：「他是將軍

的人，正是你們的死對頭。」

「但是他解了我們的毒。」回答他的是譚千纛。譚千纛和齊九恨照沈虎禪的指示服下了解藥，已經恢復了七八成。

唐多令一時爲之語塞，卻聽兜玉進厲聲喝道：「別動！」

沈虎禪只是眨眨眼。他的眼睛明亮深邃，這一眨眼，眼皮子垂下的瞬間，使得兜玉進錯覺以爲他動了，其實他根本沒有動。他非常沉靜的站在那裡，如一頭傲慢的虎，眨過的眼睛更加黑亮。

兜玉進看到這一雙眼，以及高揚如刀一樣的眉毛，不知怎的心裡竟有些害怕，便提高聲音道：「不許動，拔刀。」

沈虎禪道：「你要我拔刀？」

兜玉進抓楚杏兒的手緊了緊：「對，拔刀，丟下刀！」

沈虎禪這時卻瞥見楚杏兒那黑白分明得像雪和黑夜的杏目，俏皮地轉了轉。

沈虎禪便問：「我爲什麼要丟下刀？」

兜玉進的手搭在楚杏兒的脖子上，獰笑道：「不然，我殺了她。」

沈虎禪緩緩地道：「刀是我的生命。」

兜玉進道：「可是沒有刀，你還能活着；你有刀，她就得死了。」

沈虎禪問：「我爲什麼要爲了她而放棄保護自己生命的刀？」

兜玉進發狠的道：「好，你不棄刀，我就殺她，我就立刻殺她！」

唐多令也從旁接道：「她若死了，將軍就不再信任你、重用你，甚至會遷怒於你，把你五馬分屍、挫骨揚灰！」

沈虎禪突然靜了下來，目也黯了下來，眼中兩盞明燈陡然增亮，兜玉進和唐多令都緊張了起來。

沈虎禪反手握住了刀柄。

暗夜裡每人沉重的呼息聲都清晰可聞。

沈虎禪拔刀。刀並未出鞘。刀是連着木鞘一齊拔離自背後腰帶的。

沈虎禪把刀捧着，輕輕置於地上，就像手上奉的是一座深信的神祇。

兜玉進這才轉懼爲笑：「這就對了……」他這樣說着的時候，才有了一絲鬆弛。

不但是他，連深謀遠慮的唐多令見沈虎禪把仗以成名的阿難刀離手之際，臉上也有了得色。

就在這白駒過隙的刹那，沈虎禪掌一拍地，豹子一般地標了出去！

在兜玉進還不及有任何行動之前，已搶過楚杏兒，把他推了出去，唐多令正想發射暗器，但兜玉進已向他跌撞而來。

兩人好不容易才穩住脚步，未及轉身，刀光一閃，兩人均覺頭上一涼，都不約而同的伸手摸去，剛好摸到被削下來的一綹頭髮。

沈虎禪不知何時已護着楚杏兒，刀已不知何時又回到了他的手上，而且已出了刀，刀也還了鞘。

這樣的刀法兜玉進和唐多令這兩個在江湖上武林中已有了一定份量的高手，不但見都沒見過，甚至是連聽都沒有聽說過。

沈虎禪站在那裏，楚杏兒站在他後面，正像堅强的巨石和柔弱的小花。

但是這朵「柔弱的小花」說話了：「謝謝你救了我。」

沈虎禪立即感到背上的一個重要穴位有些微的刺痛，他立即分辨得出那是一支極尖銳細微的針在頂着自己的背部，他淡淡地道：「這就是你報答救命恩人的方式？」

楚杏兒委婉地笑道：「我的針頭浸的是『黃泉』，你知道這門極其珍罕的毒藥見血封喉，既不受內力逼出，也無解藥能解的。」

沈虎禪點點頭道：「我知道。」

楚杏兒嬌笑道：「你還想說什麼？」

沈虎禪道：「我只是奇怪自己如何這般疏忽，會讓『將軍麾下，三面令旗』的其中一面，站在我背後，而且貼得那麼近。」

楚杏兒彷彿有些臉紅，幽幽地道：「其實你也並沒錯，」她低聲在沈虎禪耳畔說：「你肯爲了我而幾乎棄刀——雖然沒有眞的棄刀，但畢竟是冒了險也要救我。」

她忽然退去，軟語與香風，好似仍留在沈虎禪微微發癢的耳畔：「我算定你如果眞的是忠心於將軍，關心我的安危的話，一定會來江鴻橋的，我故意讓小玉、阿唐擒住，否則就憑他們……我主要是替爹試試你。」

沈虎禪覺得那尖針已離開他了，長吸了一口氣道：「但你這樣卻犧牲了冷秋帆！」

楚杏兒笑道：「你以爲冷秋帆是爲了我才奪『高唐鏡』？其實，他是『點蒼派』遣來混入將軍麾下的卧底——他以爲我們定不敢去動齊九恨、譚千纛，我們又給他錯誤情報，讓他以爲只有俸化天一人在，這樣……我們正可假手齊、譚、俸，除去這個心腹大患！」

齊九恨楞然道：「妳在說什麼？」

譚千纛沉着臉道：「我們給人耍了。」

齊九恨指指他們，道：「他們？」又指指自己鼻子，道：「耍我們？」

譚千纛這次板起了臉孔，不去睬他。

楚杏兒又道：「我只是不明白，你剛才爲何要替他們解毒？」

沈虎禪道：「原因很簡單。」

他負手傲然道：「我要與人決一死戰的時候，向來不乘人之危，而且也不佔人便宜。」

譚千纛臉上的肌肉全聳到了眼眶前，眼睫成了一綫，發出極其銳利的針芒：「你要殺我們？」

楚杏兒水葱樣般向兜玉進和唐多令指了指，點水洒花般地拂了拂手，道：「還有你們？」

唐多令退了兩步，立即跟齊九恨、譚千纛站在同一陣線上，冷笑道：「四個人，你吃得下嗎？」

沈虎禪道：「我也不知道。」他按了按刀柄：「我總得要試試。」

譚千纛道：「本來你提示解毒之法，我不想殺你的。」

沈虎禪道：「可惜，我却有意思要殺你們。」

譚千纛道：「我覺得很奇怪：」

沈虎禪道：「你奇怪什麼？」

譚千蠢道：「將軍在朝廷雖有勢力，但萬大人更舉足輕重，你爲了將軍得罪大人，這太不像聰明人做的事？」

沈虎禪淡淡地道：「因爲聰明人都愛做傻事。」他略爲停了一停，接道：「何況，只要在場的人全死了，就沒有告訴萬人敵，誰是凶手了。」

譚千蠢游目一巡，道：「我們有四個人，能一口氣殺掉我們四個人的，在江湖上只怕不出五個。」

沈虎禪道：「那我是第六個。」

說完這句話，他就衝前了出刀。

激厲的刀芒完全掩蓋了一切。

齊九恨第一個撲了上來，然後濺血，他手中抓住一件事物，那是沈虎禪的刀鞘。

可是刀仍在沈虎禪手中。

楚杏兒始終沒有看清楚沈虎禪的手中刀。

因爲刀在飛旋，那一股激烈的光華，令楚杏兒目爲之眩。

接着是慘呼、哀號與悲叫、吼聲，夾雜着刀切入肉斫及骨骼的令人牙酸肉軟的聲响。

* * *

將軍問：「都死了？」

楚杏兒搖首道：「戰況很快就結束。兜玉進身首異處，譚千蠢在戰場一開始就逃走。唐多令想逃，但給我纏住。」

將軍又問：「齊九恨呢？」齊九恨毫無疑問的是萬人敵麾下武功最高的下屬，他若死了萬人敵如折右臂。

楚杏兒猶有餘悸的道：「他們那一戰，十分慘烈，交手卻只有一招：齊九恨一出手，就奪去沈虎禪手上的阿難刀——」

舒映虹禁不住失聲道：「沈虎禪完了。」

王龍溪也頷首道：「沈虎禪不能失刀……齊九恨的武功着實太高了。」

「可是，齊九恨一出手就奪了沈虎禪的刀，不過，身上卻有七處鮮血齊噴濺出來了。」楚杏兒道：「也就是說，沈虎禪在對方奪刀的刹那，已砍中了對方七刀。」

燕趙皺眉道：「好厲害的沈虎禪……」

「當時齊九恨也喃喃地說了這句話，還有一句，」楚杏兒回憶道：「他說：『……再給我一招就好了，我就可以……』說到這裡，刀鞘落地，人也倒在血泊之中了。」

將軍仔細的問：「妳肯定齊九恨死了？」

楚杏兒肯定地點頭，她的眼中、臉上，又出現那慧黠的神情來。

將軍沒有再說什麼，不過誰都可以感覺到他輕吁了一口氣。

燕趙却道：「可惜走了譚千蠢。」

將軍忽記起什麼似的問：「唐多令呢？」

楚杏兒道：「他死在我手上。」

將軍道：「這小子滿腹陰謀鬼胎，饒他不得，」他臉上有了一絲笑意：「妳能殺死唐多令，足見武功也很有進境。」

楚杏兒臉上呈現了喜色，那個樣子嬌嬌盈盈地，像一滴水沾在玉墜子上，將滴未滴那麼柔和。

燕趙忽道：「妳漏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沒有交代。」

楚杏兒秀眉微蹙，眼色打了個惹人憐的問號。

可是燕趙的問題一點都沒有憐惜之意：「高唐鏡呢？」他莊重地道：「這寶鏡除了是有名的古鏡外，聽說還能照出臉上的近況運氣氣色，能趨吉避凶，這樣一面鏡，等於是預測未知的器具，自是非要得到不可。」

楚杏兒垂了垂杏臉：「譚千蠢逃的時候，拿走了。」

燕趙的大鬍子掀了掀，楚杏兒即說了下去：「所以，我要沈虎禪替我追回來……」

* * *

「你不說，我也要追到他，」沈虎禪那時候這樣說。「譚千蠢如果逃回去，一定會驚動萬人敵的，萬人敵一旦知道，必定會對我們先下手爲强的，與其這樣，不如，我們先追殺譚千蠢，要是追不到，就殺進萬人敵的府邸去，先發制人。」

* * *

楚杏兒這樣轉述，不僅衆皆震動，就連燕趙也皺起了眉頭：「殺入萬人府？」燕趙長歎了一口氣，道：「沈虎禪！」

王龍溪鐵臉也發了光，彷彿鐵臉裡有一股熊熊的火在燃燒着：「結果……有沒有去？」

楚杏兒幽幽的道：「已經不必去了，因爲，萬人敵已經找上來了。」

將軍道：「哦，我不是已經派了沐浿花父子和歸他座下管轄的十一名高手去協助你們了嗎？」

楚杏兒掠了掠垂髮，道：「是的，他們是在五福鎮……」

* * *

其實五福鎮只是一個數十戶人家的小市鎮。其中位於最中央而又最豪華的一家，就是五福鎮鎮長的家。

可是，如今，這一家人早都不知被逼遷到那裡去了。在那裡主持的是沐浿花。

沈虎禪要追譚千蠢，楚杏兒拉了拉他衣襟道：「我們有馬。」

沈虎禪揚眉道：「馬在那裡？」

楚杏兒道：「可向沐三叔要。」

沈虎禪道：「沐三爺也來了這裡？」

楚杏兒咬咬唇，點頭。

沈虎禪道：「你是怎麼肯定我會來的？」

楚杏兒俳皮而肯定地仰首笑道：「你會來的，是不？你已經來了。」

兩人靜默了一會，楚杏兒本來想問沈虎禪一些什麼，但改口問道：「怎麼？我們要去不去追？」

沈虎禪道：「我去，妳，不要去。」

楚杏兒仰臉，她仰臉是常有一種極教人疼愛的神情：「爲什麼？」

沈虎禪乾淨俐落地道：「危險。」

楚杏兒噘着嘴兒道：「那我更要去。」

「你不知道，」楚杏兒陶醉在夢幻裡般的低語：「我就喜歡危險。當危險來時，那種不知生死，存亡常繫於一綫，成敗定於一瞬，我實在很喜歡那種刺激，那種感覺……」

沈虎禪忽截口道：「不過，我們現在誰也不必去了。」

楚杏兒瞪了瞪杏目：「爲什麼？」

「他們已經來了，」沈虎禪看着長街的霧湧，手已按在刀柄上，「來得好快。」

街口，橋上，霧很濃，枯枝，殘月，很遠處兩三聲犬吠、貓叫、蟲鳴，聲音都很幽異。霧本來薄的倒似是忽然濃稠了起來。

楚杏兒看到這街景，眼前仿似有一行趕屍跳過的恐佈情形，心中不免有些發毛，在霧紗掩映裡，彷佛有魅影幢幢，但一個都看不清楚：「他……們來了？」

沈虎禪道：「妳仔細聽那些聲音。」

楚杏兒側耳聽聽，只有幾聲幽異的貓豕低鳴，還有一二聲異乎尋常的狠嗥犬吠。楚杏兒不由站往沈虎禪雄厚的肩膊靠攏一些。

「那些狗叫蟲鳴，是他們特別的聯絡攻擊暗號。」沈虎禪像一尊有力的石像，輪廓深刻如同斧鑿：「他們已慢慢逼近來了。」

楚杏兒吃了一驚，現在聽去，果然發現那些古怪聲響，此起彼落，來自四面八方，往鎮裡包抄過來，那些奇異又令人不寒而悚的聲音，有的來自草叢，有的來自屋簷，有些還在橋下水中，隱約而幽靜地響起。

楚杏兒望去，只見隨着這些此起彼落幽異莫名的叫聲，地上的死屍——尤其她親手殺死的唐多令——臉部已僵硬的肌肉竟會跳動。「那我們該……怎麼辦？」

沈虎禪望了望鎮中的屋宇，視線立即定在那最大的右屋，道：「沐三爺在裏面？」

楚杏兒點點頭。

「他帶了多少人來？」

「十一人。」

「精兵？」

「將軍麾下，精挑細選。」

「好，那我們先通知他們……」忽聞那雞犬之聲、夜鷹異號愈加密集，而且又近又急，沈虎禪額上滲出了汗珠：「來的恐怕就是萬人敵的近衛，已經佈成了陣勢……只怕萬人敵也會親至——」

「那我們現在突圍……」

「突圍已不可能，」沈虎禪截道：「快，先退守主宅再說！」

「好！」沈虎禪一手牽住正向面前掠去的楚杏兒，楚杏兒給這大力一扯，身子往回一衝，撞在沈虎禪寬厚的胸膛上，楚杏兒又羞又怒：「你——」

沈虎禪道：「不能這樣走。」他飛起一脚，踢起地上的唐多令。

唐多令的屍首飛起之方向，完全跟剛才楚杏兒要掠出去的路綫完全一樣，而唐多令的屍身才一入濃霧之中，飛到半途，突然變了。

變成一隻刺蝟。因爲在這瞬息之間，他至少捱了七八十道暗器，全釘在身上，而這些暗器，有的帶淬毒，有的有炸藥，全是見血封喉，而且十分詭異的暗器：其中有一件，像南方蕞芮小國中一種水果「榴槤」一般，約柚子大小，全身長滿了指粗的利刺，其中另一件，細得不及一根睫毛，但打入人體內時，立即像沸水遇雪一般融解了人的肌骨，都是一些十分可怕的暗器。

而今這些暗器，全打在唐多令的屍體上。

楚杏兒不由自主用手遮住欲呼出聲的咀，她絕對不是胆小畏縮的女孩子，但只要想到要是剛才沈虎禪不拉她一把，她就變成這具「刺蝟」時，心裡的驚惶可想而知。

當然，唐多令已是一個死人，他原是在格鬥中給楚杏兒的「黃泉針」悄沒聲息地射出去，刺在印堂穴上，使他登時丟了性命的。楚杏兒卻是一個活人，憑她的武功，這些奇異的暗器，也許十枚裏有九枚是會落空的，但只要一枚命中——那結果只怕還是一樣的。

沈虎禪忽喝了一聲：「走！」

楚杏兒才怔了怔，沈虎禪已抓住她就跑，跑入了霧氣掩蔽的黑夜中。

然後楚杏兒就發覺到處却響起了夜貓子似的怪鳴，而且，身側身旁，佈滿了各種不同的尖嘯聲，只不過是短短的瞬息，已不知有多少急速的事物，在她左右掠過。

只聽沈虎禪沉厚的叱喝聲，刀光飛起，剎那間，眼前一片亮，又暗中，然後刀光再起，黑暗裡又陡然亮得刺目，如此一亮再亮，一連五次，每次都夾雜着悲號聲和透入內骨的哀呼，同時間，楚杏兒覺得沈虎禪在拖着她往那右屋又逼近了一些。

但攻擊愈來愈密，人影閃動，沈虎禪的呼吸漸漸沉重，出刀的機會却反而少了。

楚杏兒也有出手。但是，她是在慌亂中被迫還手，只知道有人影倏撲上來，跟着刀光一閃，人影忽地消失，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自己出招命中還是沈虎禪及時出刀救了她。

濃霧中那鼠語般的急响，鬼魅似的人影急晃，待驀地火炬四舉，光如白晝，楚杏兒這才發現自己已被沈虎禪拖上了右屋右階。

石階上有八名精銳漢子，挑出火把，火光中，一個白面長鬚人，指着沈虎禪，喝道：「你幹什麼？快放下她！」

楚杏兒覺得沈虎禪那粗大溫厚的手放開了自己，側面望去，只見沈虎禪衣衫濕透，髮絲凌亂，火光映照下，彷佛連下頷的鬍鬚也一下子長了許多。

——剛才那一段路，敢情是眞如闖十八層地獄下的刀山油鍋。

沐浪花猶在怒道：「杏兒，他有沒有傷害……」

楚杏兒連忙搖首道：「沒有，是他救我的……甚麼？你們難道沒有看見？」

沐浪花一怔，問：「看見什麼？」轉首望了望身邊的沐利華，徐無害也不明所以，攤了攤手，重複了一句：「看見什麼？」

沈虎禪道：「我們進去再說。」

沐浪花道：「有敵人？」

沈虎禪道：「是萬人敵近衛隊『蛇鼠一窩』到了，你們一打開門，他們全都匿伏了起來。」

沐浪花臉色大變，呆呆地說了一句：「是他們？」迅即恢復鎮靜，囑咐道：「七號八號，你們守在外面，四號五號，你們——」

沈虎禪截道：「不行，全都退守裡

面。」

沐浿花奇道：「這樣豈非讓人甕中捉鼈？」

沈虎禪即道：「沒有用的，敵衆我寡，派人外守，只讓人有逐個擊破之機會，化零爲整集在一起，反而可以同心合力，拒敵於一時。」

沐浿花想了想，迅速地作了決定：「好——」手一揮，全部人都退了進去。

這確是偌大的一座古屋。

古屋裏層層推進，要經過幾處院落，才到正廳，要通過幾處廳堂，才到內間。內出處，還有一個四週都有門的議堂，無疑這便是這座屋子的核心，同時也是這兒最易守難攻之處。

唿哨的古怪的叫聲仍在外面傳來，依稀可聞。

十一名將軍麾下的新銳高手，沐利華、沈虎禪，楚杏兒等一到廳中，沐浿花便急着道：「怎麼會弄成這樣？……不是明明看見你們殺了齊九恨了嗎？」

「我們要把萬人敵挫傷元氣，他也計劃要把我們一網打盡，所以『蛇鼠一窩』早已埋伏在附近，因而來得特別快。」沈虎禪眼睛望着廳側一座四扇古屏風，屏風上繪着分別表達出春、夏、秋、冬的季節裏四位花神美人的繪像，手勢、神情，甚至背景的秋月春花，冬雪夏荷，都十分細膩典雅，邊鑲黑色檀木，更散發出縷縷沁人心脾的香氣：「萬人敵也沒算到我會出手，也沒料到連齊九恨也死在我手上……不過，這也惹怒了他，他這次是決不罷休的——何況，『蛇鼠一窩』一旦出動，向來都是殘殺殆盡，屍骨不存的。」

沐浿花忽問道：「剛才你一路上，跟『蛇鼠一窩』發生過衝突了？」

沈虎禪拍拍刀柄：「刀也飲了血。」

沐浿花道：「幾個人的血？」

沈虎禪道：「十三個人。」

沐浿花道：「有沒有一個年約三十的漂亮得特別搶眼的女子，還有一個手持金匙作爲武器的小胖子、還有一個風度翩翩高大俊美的俗世佳公子……這三個人？」

沈虎禪道：「婦人我都不殺。那金匙胖子有閃現一下子，但並沒有動手，那佳公子……我沒有見到。」

沐浿花看了看楚杏兒一眼：「杏兒，妳看……事到如今，該不該說？」

楚杏兒咬了咬下唇，那紅唇便呈現出一片驚心的白來，她的神色更柔和了，只略一沉吟便道：「這時候，自然要告訴他的。」

沐浿花掃了沈虎禪一眼，猶豫地道：「可是……」

楚杏兒道：「什麼可是不可是的！他信得過的，如果出事，我承担就是了。」她說這句話的時候，那極柔和的神情突然綻出一縷殺氣來，這殺氣一閃即沒，但出現在這樣柔和而又美麗的玉靨上，雖然瞬間但也教人永難忘記。

如果留心，便會發覺沈虎禪正在深深地吸進一口氣，通常，這是他在應付大敵要出手前才會發生的動作。

沐浿花垂首道：「是。」隨即向沈虎禪道：「剛才我提到的那三個人，其中至少有兩位，是將軍派過去的人，你要手下留情。」

「哦？」沈虎禪知道沐浿花本來就想說出來的，不然就不會先透露那三人的形象特徵，只是在正式道破前還是要找人來承担責任而已，這是個道地的老狐狸，不過可能是因上次留他有相助之恩，所以此人對自己也似無敵意，當下便道：「你說的第三人，是不是叫做侯小周？」

沐浿花怔了怔，道：「你們認識？」

「我有兩個兄弟般的好朋友，一個叫唐寶牛，一個叫做方恨少。」沈虎禪眼睛黑而亮的閃着火炬的光芒，「他們有個朋友，就是侯小周。」

沐浿花道：「你朋友的朋友……也就是你的朋友？」

「通常都是的，」沈虎禪道：「但敵人的敵人也可能是我的敵人，所以我相交遍天下，敵人滿江湖。」

他悠悠地接道：「我以前有一個一向都很尊重的敵手，叫做大笑將軍李三聲，他是一個很好的敵手……」沈虎禪的眼神充滿了敬意：「他對他的敵人，比對自己還仁慈……別人輸給了他，他千方百計，把那人扶植起來，栽培起來，甚至不惜把武功傳授於對方，還用激將法，把那人的鬥志激發起來，把他自己作爲對方奮鬥的目標……」

「誰當他的敵人，都是幸福的，更不要說是當他們的朋友了。」沈虎禪緩緩冷峻地道：「不過，他終於，還是死在他信任的朋友手上，這兩個人，男的名字叫杜園，女的叫狄麗君……如果我沒有弄錯，就是那美麗婦人和金匙男子！」

沐浿花有些吃驚地道：「這麼說來，沈兄跟他倆是有段宿仇了？」

沈虎禪道：「可是，他們看來是將軍的朋友。」

沐浿花道：「將軍也是你的朋友。」

沈虎禪頷首，忽又搖首。

「將軍不是我的朋友，」沈虎禪道：「他現在是我的主人。主人說的話，手下一定要聽從。」

外面呼哨怪異之聲更急促頻密，而且逼近了。

沐浿花急道：「我們現在該怎麼辦？」他一向不是沒有主意的人，但而今得悉是萬人敵一向親率的「蛇鼠一窩」來攻，想到「蛇鼠一窩」一向以詭異殘忍的暗殺手法成名，而且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不覺爲之心寒。

沐利華道：「我們衝出去——」

沐浿花叱道：「住口！沈虎禪還沒有說話，怎輪到你這種豎子拿意見！」

沐利華退身垂首道：「是……」退到司馬發和司馬不可之前，三人交換了一個不服氣的神色。

他們三人雖不直屬於將軍麾下，武功也不比那十一名將軍親自管轄的高手強，但這兒一切本由沐浿花調度的，他們是沐浿花的親兒家將，一向作威作福，實在不願意聽命於人。

沈虎禪道：「『蛇鼠一窩』已經包圍了我們，這樣衝出去，成算不大，傷亡必多，萬一攪個不好，全軍覆沒，而且，楚姑娘在我們這裏，我們保護她要緊……」

語音一頓，目光一掃，忽問：「怎麼還有兩人？」他發現和除了司馬不可與司馬發，名屬將軍麾下的十一名高手實只有九人在議堂內，故作此問。

沐浪花臉上閃過一絲尷尬猶豫之色，終於道：「沈兄，我們困守此處，外面全不加設防，只怕不大妥當……」他的語氣期艾中帶有一些教訓的意味，彷彿他要是一口氣沒有保留的說出來，聽者就會感到非常汗顏慚疚似的。

沈虎禪不管他的語氣，振聲疾道：「你把那兩人叫去把守廳外？」

沐浪花給沈虎禪的聲威倒唬了回去：「是……一個人在前，一個在後——」

沈虎禪怒喝道：「快叫他們進來！」

沐浪花一時為之茫然：「為什麼……」

沈虎禪叱道：「快！」

沐浪花不加細慮，已撮唇發出了訊號。

訊號非常特殊，就像木屐敲在古琴上一般，發出一排排單調而又有迴响的怪聲。但只有兩三聲鼠叫，一二聲貓叫在回應。

沐浪花變了臉色。他知道將軍這次派來跟他一同「監視沈虎禪，保護杏姑娘，對付萬人敵」的屬下高手，紀律如山，反應如豹，胆氣如虹，就算真要有人砍下他們一條臂膀，只要沒有命令，他們也不後退一步。

同樣的，就算有人武功高到一出手就砍下他們一條腿子，他們就算爬也會爬回來報訊的。

可是沐浪花却聽不到任何反應。

「別再叫了！」沈虎禪霹雷似的喝了一聲。楚杏兒看去，只見他兩道刀眉幾乎已結鎖在一起，令人感到劇烈的焦躁與沉鬱：「敵人已在堂外包圍！」

沐浪花只覺心驚：「這麼快……」

突然之間，大堂內的地面裂了一個大洞。

這驟變倏然而起，就裂在衆人的腳下，沈虎禪目光一瞥，叱道：「小心——」但一名高手已失足掉了進去。

那名高手平日訓練有素，一腳踏空，半空已掣劍在手，人往下落，劍花朵朵，已護住全身！

誰都可以看得出，憑這青年高手的武功，只要有一罅縫契機，他就可以殺出重圍，掠回原地。

只是他落下後，洞穴裏沒有交手的兵刃之聲，只是一種類似竊竊私語，又似用手活生生捏斃一隻老鼠的掙動悶响，然後緊接着，便是切肉的聲音。

這種聲音令人毛骨悚然。

跟着從洞口裏拋上來一些東西：人手、耳朵、人腳、鼻子、跟着便是殘缺不全的人頭。

看見這情景的人，如果不是極具堅忍壯碩，平日訓練嚴格，加上面臨強敵，都無法不當場嘔吐。

一個活生生的年輕人，一霎間竟給人拆成一塊塊血肉淋漓的廢件。

沈虎禪目中射出怒火寒光，驀地向一名濃眉的青年高手叱道：「注意！」

這濃眉青年心中一慄，不知沈虎禪何所指，突覺腳下一空，但他及時吸了半口氣，藉力一躍，飛騰而上。

他腳下雖裂了個大洞，卻並沒有墜下。

濃眉青年半空一旋，正要找一處安全地落腳，倏然之間，地洞裏飛出一條像灰鱗點雪似的蟒索，閃電般捲住濃眉青年的左足踝，往下一扯！

濃眉青年慘叫一聲，便落下地洞裏去，衆人看見他的一隻手揮舞着劍，一隻手張合着，一下子便沒入在地洞裏。

突然「嘯」地一聲，一條黑影似的射入地洞裏！

黑暗中隱帶一縷極銳利的白光，森冷而凌厲地射入地洞去——楚杏兒嚇了一跳，只見身旁已不見了沈虎禪！

地洞裏傳來一陣奇異的响聲，跟前次的聲响又完全不同：這次像一張鼓滿了風的帆布，正在一個空洞而擠塞的空間裏大力地揮舞着！

剩下的七名青年高手紛紛搶出，要躍下黑洞謀救，沐浪花喝道：「不可！」

楚杏兒氣寒了臉：「你阻止些什麼！」

沐浪花道：「沈虎禪還不是我們的人，這樣為他……徒亂了自己的陣脚！」

楚杏兒道：「可是，他是為我們的人才跳下去的。」

沐浪花道：「但這樣下去也沒把握能救他……」

就這麼幾句對話間，一人自洞穴裏飛拔而起，衆人定睛看去，只見那大鳥一般的人已霍然落定，正是沈虎禪。他右脅扶着那名濃眉青年，早已嚇得臉無人色，三十顆牙齒不住的交磨打顫。

這時才聽得「嗆」的一聲，刀已入鞘。

衆人這才想去看沈虎禪的刀，但刀已回到了古木鞘中。地上染了一堆鮮血，濃眉青年和沈虎禪身上都不見有傷口，倒是木鞘的吞口略染着血痕，可見是刀身曾染上了大量的人血，才回鞘裏的。

衆人見沈虎禪這等神威，救回同僚，忍不住想要歡呼，忽然喀勒一聲，沈虎禪立足之處，又乍然裂開一個大洞！

沈虎禪猝地一拔而起，屋頂又裂開了一個洞口，刹那間，七八條像蛇一般的事物下來，直噬沈虎禪臉頰。

就在此時，沈虎禪的背頸驟然炸起一道極炫烈的光芒。

光芒一現，颼颼連响，那些鑽下來的事物，全斷落於地，兀自在地上蠕動着，都是十分猙獰特異的蛇首。

接着屋頂上幾聲慘叫，衆人只覺頂上有人分幾頭急促走動的聲响，血水也沿着幾處滴落下來，其中有兩處才走了沒幾步，就「拍」地倒了下來。震得屋瓦一陣响，血滴得越急，不一會便刮喇刮喇滾到屋簷邊，大概是仆落到院子裏去了。

刀芒在沈虎禪背脊一現即滅。

沈虎禪落地，把那濃眉青年交給兩名青年高手，只見他深吸一口氣，揚聲道：「鬼鬼祟祟的，算什麼英雄！叫萬人敵出來！」

忽聽一個聲音陰惻惻的道：「就憑你們，也配跟萬大人出手？」

沈虎禪聽得出是譚千纛的聲音：「敗軍之將，也來言勇？」

譚千纛自喉頭逼出了咆哮：「姓沈的

，你是自找死路！這是萬大人與楚將軍的怨仇，關你什麼事，你就是要來冒這趟渾水！」

沈虎禪沈聲道：「將軍的事，就是我的事。」

譚千蠢怒叱：「好，你死也是你的事！」

沈虎禪忽道：「你在拖延時間。」

譚千蠢的聲音靜默了半晌。沈虎禪接道：「萬人敵還沒有到。」

譚千蠢在幽森的黑夜只發出兩聲陰笑。

沈虎禪道：「所以你不敢發動全面的攻勢。」

譚千蠢嘿嘿乾笑兩聲：「但至少可以把你們困死在這裏。」

沈虎禪冷冷地道：「我們是被困，但不是死了。」

沐浪花趨前一步，向沈虎禪道：「我們衝出去！」

沈虎禪道：「也只有這條路了。我們總不能等萬人敵來了束手待斃，而且，他們只要一把火，就可以把——」

語至此忽然一頓，雙眉一皺，暗自忖道：「既然一把火就可以把自己等人逼出來，為甚麼譚千蠢仍一直只在外面施暗襲手段，而不用這一着呢？

——以譚千蠢的智力而言，不可能不省悟到這點。

——譚千蠢雖然不想把他們逼出來。

——譚千蠢為什麼不想把他們逼出來一一幹掉？

——理由似乎只有兩個：譚千蠢所率領的「蛇鼠一窩」還不想逼虎跳墻，因為沒有把握制得住這一羣拚死殺出重圍的人；同樣的，譚千蠢很可能是要等萬人敵趕到才敢全力發動攻擊。

這兩項理由都很明顯地勾勒出：「蛇鼠一窩」的力量似乎還未足夠。

但沈虎禪卻想到另一點。

放火是殺敵的好辦法，「火」是最不費力而置敵死命的武器。

「蛇鼠一窩」一直不放火。

他們自己怕的也是「火」！

沈虎禪疾問道：「可有火摺子火刀火石之類引火的事物？」

那八名青年高手因沈虎禪冒險救他們的同伴，對他都生起敬意，齊聲答：「有！」

沈虎禪知道這干人武功着實不低，而且配備齊全，是鐵劍將軍旗下的精兵，只是「蛇鼠一窩」陣勢幽異詭奇，就算是武功再高十倍的高手，一樣會被這幻影魔音所亂神，無法逃出這防不勝防的陣勢。

沈虎禪又叱道：「把能着火的都點上了！」如果能儘量避免傷亡過量的衝出外面的包圍，唯一的寄望便是他所料能中，「蛇鼠一窩」的陣式愈在暗中愈能發揮效力——他們是畏火的！

「馬拴在什麼地方？」沐浪花問沐利華。

沐利華還未及回答，沈虎禪已截道：「不要理會馬匹。」

沐浪花十分不同意：「咱們衝出去，第一件事便是奪馬，否則，縱然殺開了一條血路，也走不遠的呀！」

沈虎禪道：「我們根本不需要走遠。」

沐浪花忍無可忍：「難道我們在這裏等死不成！」

沈虎禪沉聲道：「你說對了。」

沐浪花氣得反而呆了一呆：「我們眞要在這兒等死？」

「是在這裏，」沈虎禪說：「但不是等死。」

沐浪花不敢置信地道：「那你在等什麼？」

沈虎禪道：「等他們來。」

沐浪花氣咻咻的道：「那就是等於在等死。」

「不。」沈虎禪截然道：「不一樣。」

「他們若攻了進來，我們只有死。」沐浪花情急地道，「與其在這裏等死，不如奪馬逃生。」

「你以為他們竟沒想到我們要殺出重圍，奪馬逃亡麼？」沈虎禪穩若泰山的道：「就算你殺得出去，攫得馬匹，你敢騎上去麼？」

沐浪花一怔，突然發現自己竟沒想過這個問題。

「何況，」沈虎禪充滿自信地道：「等他們來，不一定是我們死。」

「你的意思……」

「是他們死。」

「他們要殺死我們，我們就只好先殺掉他們，」沈虎禪道：「這是江湖上的定律。」

沐浪花為沈虎禪的氣勢而稍為鎮定，但仍覺惶惑。

「可是，這樣等下去，萬人敵遲早都會趕到。」

「他趕到又如何？」

「他來了，我們都得死。」

「你怕他？」

「誰都不能不怕他，」沐浪花驚訝沈虎禪居然似並不如何了解萬人敵的實力與武功，「就連鐵將軍也不敢輕惹這個人。」

「對了，所以萬人敵才敢一再招惹將軍，」沈虎禪發出一聲喟嘆道：「你知道這些年來，不管在朝在野，官場武林，萬人敵的聲威已漸漸逾越過將軍的理由嗎？」

沐浪花搖頭。

他當然搖頭，而且也只能搖頭。

有些事，根本不是他們所能想得通的，有些事，不知道好過知道，更有些事，不是他們應該懂的。

他之所以能夠追隨將軍那末漫長的一段歲月，原因之一，就是他一向都懂得這個道理。

「三代第一劍」宓近秋卻似乎不大懂

他和宓近秋、楚衣辭在武林中并稱「長風、須彌、鐵將軍」，稱絕江湖，但是，鐵將軍不但在武林中的位高望重，而且在仕途上也扶搖直上，才觸怒本是武將出身的萬人敵，兩派實力，因而發生明爭暗鬥，慘酷激烈。

原本維持武林紀律、制裁黑白二道的勢力自「刀柄會」此際則和「天慾宮」成殊死之敵，難解難分，諸葛先生的「四大名捕」與蔡京、傅宗書的勢力相埒，鬥得鬼哭神號，日月無光，「青帝門」的力量一落千丈，而「金風細雨樓」、「六分半堂」、「迷天七聖」又在戰亂相尋、爭奪時尚，至於「四

大世家」的影響力遠在洛陽，白衣方振眉行踪無定，「桃花社」的賴笑娥重兵皆屯於長安，「五澤盟」蔡般若的影響力也僅在東北，誰都沒法多加理會萬人敵與鐵劍將軍之爭。

然而這一爭卻極其重要。

萬人敵原是童貫的家將，童貫是皇帝趙佶所信寵的供奉官，同時也是「鎮邊大將軍」，不過童貫卻沒有什麼眞本領，只是依仗劉法、王厚、郭藥師這些人帶兵打仗，而萬人敵等人則成了他排除異己的爪牙。而童貫與蔡京等人朋比為奸，位至顯要，黨羽遍佈，權勢益重，內外勾結，表裏為奸。

鐵劍將軍楚衣辭原為曾布所識，破格擢升，志在籠絡道上英雄相為助，時新舊黨爭，營擾不已，曾布是新黨重臣，為了排擊萬黨巨頭的輔相韓忠彥，只好引蔡京為助，唯蔡京一旦得勢，先除韓忠彥，再排曾布，躍而為相，曾布當然心有不甘，便望能與舊黨消釋前嫌，對付蔡京。

不過，這種用心，早為童貫所洞悉，便遣萬人敵扼制鐵劍將軍。

曾布、蔡京原是同一夥的人，終成對立，表面上，大家仍同朝共政，但暗裏正展開險惡厲烈的殊死鬥。

鐵劍將軍卻從來未見過萬人敵，在他而言，萬人敵只是一個看不見的敵人。

鐵劍將軍屢建殊功，名望日重，「長風劍客」宓近秋和「飛聲劍影」沐浪花便是成了將軍的附庸，將軍上揚愈速，他們就愈相形見拙。

然而，這兩人都是有過人之能的人物。

宓近秋較為不甘雌伏，為了增強名聲，不惜冒險犯難，冒死爭功，與人決戰，終喪命于任笑玉劍下。

沐浪花卻一直都非常安份。

是故他們在將軍麾下，而且是將軍座中的一名要將。

——或許就是因為這樣，他才能活到現在。

可是沈虎禪這麼一問，他也不禁暗忖：這些日子以來，萬人敵的聲勢愈來愈強，把將軍的勢力打得幾乎不能還手，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因為你們怕他，」沈虎禪道：「敵人是不能怕的，你越怕，敵人就越強大，你要是不怕，反過來欺負敵人，敵人就不會繼續膨脹，甚至會灰飛煙滅掉。」

「將軍怕萬人敵，」沈虎禪接道：「他越怕，萬人敵就會越是強大。」

「對，憑我爹的實力，其實理應是萬人敵怕我爹爹，而不是爹爹怕萬人敵，」楚杏兒眼睛發着亮，把勇氣的胸脯一挺，「我們不怕萬人敵。」

「將軍就是將軍，」沈虎禪道：「首先得要不怕萬人敵。」

「將軍自有不得不怕萬人敵之處，」沐浪花無奈，「那我們該怎麼辦？」

沈虎禪道：「點火。」

沐浪花又是一怔：「點火？」

沈虎禪道：「把這裏燒起來。」

「可是……」這次是沐利華說什麼都憋不住了，「我們人在這裏啊。」

沈虎禪一笑，「要對付『蛇鼠一窩』，非要水中取火不可。」

「水中取火？」楚杏兒更不解，「水中怎能取火？」

「不過……」沐浪花不得不提省沈虎禪：「火一點起來，我在明，敵在暗，這樣，豈不是……」

「就是要敵暗我明，」沈虎禪說：「人生有些時候，應在石上種花。」

「石上種花？」楚杏兒更奇。

他的「點火令」已下。

＊　＊　＊

你們竟找上了萬人敵？」王龍溪神情也像眼神一般熱了起來：「就憑你們幾人？」

「就算殺他不着，只要能見着他而又活着回來，那就已經很值得了，」舒映虹禁不住在語氣裏透露出感喟來：「從來沒有外人知道過萬人敵的樣子。」

將軍也道：「我們為了要探聽萬人敵的模樣，已犧牲掉十七個人。」

他頓了一頓，沈重地接道：「十七名好手。」他似有一聲微嘆：「其中還包括了老二的孩子、『一刀劍俠』郭靜峯、『枯腸寸斷』楊鋸、『峯廻路轉』兄弟張廻和張轉、放虎禪師、歸山上人、全都因想接近萬人敵而犧牲了。」

說到這裏，將軍的語音突然靜了下來。停止得非常突兀。

大家都可以感覺到一件事。

他悲傷——將軍也是人，他也一樣會悲傷的。何況，他所提到的名字，全曾是他十分信重的心腹，能力過人，但卻為了完成一個任務而告「犧牲」——但「任務」始終沒有完成。

其中「老二」，便是王龍溪，王龍溪只有一個兒子，叫做王不從，外號人稱『天命難違』，也是在千方百計混入萬人敵的組織裏，俟最接近萬人敵之時，就失了踪，三年迄今，了無音訊，早已凶多吉少了。

王龍溪和舒映虹都低下了頭。

只有燕趙在說話。

「萬人敵無疑是個勁敵，他的手上有幾個脚色，卻是極為難惹的人物，」燕趙說：「他手下有『一八九拾千』五大高手，齊九恨已死，譚千蠢鎩羽，却不知李商一、姚八分和張十文有沒有來？」

楚杏兒點頭：「來了。」

將軍亦為之動容：「來了幾個？」

「姚八分，」楚杏兒答：「還有張十文。」

王龍溪則不以為然，「齊九恨都死在沈虎禪的刀下，什麼十文八分的來了又怎地？」

燕趙眼裏忽然浮起了笑意。

他柔和地問王龍溪：「你知道姚八分為什麼叫做『八分』？」

王龍溪不喜歡對方以這種「長輩問小孩」的態度來跟他說話，故意裝得不在乎的答：「他總不是賭輸了，只剩下八分錢罷？」

「當然不是，」燕趙語氣仍然甚為和善，「這是武林同道給他起的綽號，因為他無論跟什麼人交手都好，都是用八分功力，無論遇到多強大的敵人，多艱險的事，他都只使出八分力量，便解決了。」

（未完·六）



上文提要：大羅山莊莊主周至剛慶祝壽辰，南宮白喬裝是他的兒媳，和周茜茜坐在戲台上看戲，女樂中扮貂蟬呂布的突襲周至剛和大夫人，南宮白和周茜茜潛去盜天魔傘，突然來了絕戶神偷，南宮白躲入木箱內，神偷以爲是天魔傘在箱內，順手抬走，被血手財神和神手狀元爭奪，箱子跌落火山下的河水中，南宮白被茸茸白毛的裸女救起……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魔傘風雲（三）

獲正宗絕技　挫人妖淫威

南宮白道：「好！不過妳如果傷在我的掌下，可別怨我！」

蒙面少女道：「且慢！你這人性子太急了，你還沒有考慮到另一件事，如果第一二掌略有移動，第三掌，你反而被震退了呢？」

南宮白道：「那有這等事，第一二掌如果妳承受不住，第三掌焉能將我震退？」

蒙面少女嘻嘻一笑，聲音淸脆悅耳，令人有三伏天喝下一杯冰水的感覺，道：「本姑娘說你孤陋寡聞，你還不服，你可知道本姑娘的武功乃是武林翹楚？」

南宮白冷笑道：「妳吹牛的功夫才算是廣陵絕響，不知妳是那一門子武功？」

蒙面少女輕描淡寫地道：「『魔傘三式』！」

「甚麼？」

南宮白不由大大地一震，幾乎以爲自己的耳朵有毛病。

「『魔傘三式』！」

南宮白暴退一步，道：「妳是說『天魔傘』上的武功？」

蒙面少女道：「不錯，除了『魔傘三式』之外，誰敢誇稱武林翹楚？」

南宮白沈聲道：「妳信口胡吹！據在下所知，『天魔傘』落在大羅山莊莊主周至剛手中，哼！妳怎會『天魔傘』上的武功？」

蒙面少女不由微微一怔，道：「你親眼見過？」

「在下雖未見過，但大羅山莊莊主之女，總不會說謊！」

「你認識他的女兒？」

「不錯！」

「她一定很美了！」

「嗯！可以這麼說，起碼身上不會長那麼多白毛——」

「哈哈……」蒙面少女嬌笑一陣，道：「你這人眞有趣，無怪大羅山莊莊主的女兒會看上你！」

「妳怎知她看上了我？」

蒙面少女道：「她如果沒有看上你，怎會把『天魔傘』在他爹爹手中這等大事告訴你？」

南宮白哼了一聲，道：「這是在下的私事，請妳不要管！」

蒙面少女道：「好吧，我們不談這個，如果我在你第一二掌身形略移，而在第三掌，又將你震退時該怎麼辦？」

南宮白道：「那太好了，就算平手就是！」

蒙面少女默想了一下，道：「我輸了也好辦，送你出莊就是，你輸了也好辦，爲我作一輩子奴隸，就是平手之局難辦！」

南宮白不由一愣，道：「打成平手，表示妳不見得比在下高明，雖不算輸，却也不算贏，送在下出莊也就是了！」

「嗨！你知道甚麼，本姑娘曾許誓願，凡是第一個與本姑娘打成平手之人，必……」

「怎麼樣？」

「現在不說也罷，反正以本姑娘猜測，你不可能與本姑娘扯成平手！」

南宮白冷笑道：「別太自負了，你且

站好！」

蒙面少女道：「站好了，你可以出手了！」

南宮白力貫兩臂，正待出手，突然又散功力，道：「在下雖是武林末學，却不願出手傷一個毫無戒備的女人！」

蒙面少女道：「你以爲那皮毛之學能傷得本姑娘麼？」

南宮白大喝一聲「準備了！」集六成功力推出一式「天梭手」。

掌風呼嘯，自蒙面少女身邊呼嘯而過，但她却紋風未動。

南宮白不由大吃一驚，心道：「難道她眞會『魔傘三式』？」

他再集十成功力，推出一招「天梭手」。

奇大無儔的罡風凝爲一點，疾撞少女的志堂要穴。這是「天梭手」與其他武功的不同之處，其他掌力出手後，多呈扇形，但「天梭手」却由散而集，凝成一點，力道當然增加了數倍。

蒙面少女微噫一聲，疾閃兩步，但她閃避的身法，却怪得出奇，只見她全身紋風未動，眨眼間換了一個位置。

南宮白冷笑一聲，道：「輕功雖好，却是旁門左道，再接第三掌——」

掌風未落，「天梭手」最後一招「怒投天梭」業已出手。

這一招是「逍遙先生」窮數十年時間精研所得，非同小可，只聞嘯聲大作。

就在南宮白冷笑之聲未畢，蒙面少女卓立未動，但一個婀娜的身段，水蛇般地扭曲數彎之時，南宮白悶哼一聲，暴退兩大步。

他生性倔强，雖感對方這一震之力極大，仍然收勢不住，但他以爲對方在他第二掌下閃了兩步，自己絕對不能多退一步，不然的話，就要爲她做一輩子奴隸了！

他咬牙强忍胸前的奇大壓力，總算勉强站穩，但內腑一陣翻騰，嗓中一甜，硬將一口鮮血咽了下去。

南宮白不由心頭大震，他萬沒料到第二掌使對方閃了兩步，而第三掌却被對方震退兩大步，內腑且已受傷。

突然，蒙面少女嚶嚀一聲，掩面跑進房中，接著傳來悲泣之聲。

這突然行動，弄得南宮白一頭玄霧，心道：「妳就是自負？也不必如此傷心！妳並沒有輸呀！難道一定要我南宮白一敗塗地妳才開心？哼！女人，女人！眞是奇怪的動物！」

房中悲泣之聲越來越大，悲悲切切，摧人肝膽，南宮白本是面冷心熱之人，被她那杜鵑啼血似的悲泣所感染，不由爲之酸鼻。

他嘆了一口氣，猶疑了一下，走進珠簾內，道：「姑娘妳並沒有敗呀！既是平手之局，妳還哭什麼？」

「你進來嘛！」蒙面少女伏在枕上，淚人似的。

南宮白進入房中，向前走了兩步，又停下，搓了搓手，又嘆了口氣，道：「打成平手，妳就這樣傷心！在下乃是堂堂男子漢，未佔到上風，豈不更加慚愧？」

突然蒙面少女直起身來，道：「你知道什麼，本姑娘比輸給你還要慘呢！」

南宮白驚噫一聲，不由兩眼發直，原來此刻少女的面紗已經除去，只見她一張吹彈得破的嬌靨，紅中透白，白中泛紅，瓊鼻瑤口，楚楚動人……

此刻花枝亂顫，有如帶雨梨花，仍然悲泣不已。

南宮白喃喃地道：「噫，原來妳臉上沒有毛！」

他突然想起這少女剛才說「比輸給他還要慘」那句話，立即問道：「妳這話什麼意思？」

少女道：「我剛才不是對你說過麼，本姑娘曾對天發誓，那就是第一個與本姑娘打成平手的男人，就是本姑娘的——」

她說到這裏粉頰上昇起一朶紅暈，不勝嬌羞地別過頭去。

南宮白不解地道：「說呀！就是妳的什麼？」

少女嬌軀一扭，道：「是我的……我的……我不管！你壞！」

南宮白不由一怔，心道：「妳不管就算了，怎麼又說我壞？」

少女幽幽地道：「我曾對天許下心願，第一次與我打成平手之人，我就是……他……的人……了！」說到末了，聲音細如蚊蠅，幾乎連她自己都聽不清楚。

南宮白倏然一震，暴退幾步，道：「這怎麼成？我……我萬萬不能答應！」

少女粉面倏抬，道：「爲什麼？」

南宮白肅然道：「我已經有了……」

「誰？」

「大羅山莊莊主之女周茜茜，她說她要等我，非我不嫁！」

「如果我也等你，非你不嫁呢？」

「不行！」

少女斷然地道：「難道你忍心讓我獨守一生？」

南宮白茫然地道：「那是妳個人的事，與在下無關！」

少女嘆了口氣，道：「如果你能答應我，我立即將『魔傘三式』傳與你，從此你將成爲武林高手之一，在邙山武會上可以一鳴驚人——」

「在下不想以這種方式獲得『魔傘三式』，妳趁早死了這條心吧！」

少女淚光瑩瑩地道：「難道我不如周茜茜？你一點也不喜歡我？」

南宮白正待否認，但他立即又毅然地道：「不錯！在下根本就不喜歡妳！」

少女怔了一怔，臉上閃過一絲冷笑，她好像已看出南宮白口是心非，立即出手逾電，點了他的穴道。

接著，就以她獨門心法，將自己眞元，輸入南宮白體中，而且寫了一封素箋，放入南宮白的衣袋之中。

少女囑貼身使女將南宮白送出莊外，由秘徑出得絕壑放在一個隱秘的山洞之中，並且解了他的穴道。

南宮白悠悠醒來，好像做了一場綺麗的美夢，他隱約記得在夢中曾自行運功引導一股奇深的外來眞氣，運行十二周天，而且在運行之時感到十分痛苦。

他一打量這個幽邃的古洞，不由驚噫一聲，一躍而起，他記得神秘山莊的那個仙子，曾提出婚姻問題，被自己所拒，立即猝下辣手，點了他自己的穴道，以後就模

模糊糊，有如做夢一般。

南宮白想到這裏，不禁恨恨不已，正待覓路出洞，突然探手入懷，手指觸到一疊紙箋，掏出一看，只見粉紅色封套上寫著「白郎速拆」四個娟秀的字。

他微微一愣，立即抽出封套內的信箋，只見上面寫道：「小妹朱麗葉，身遭奇禍，父母雙雙遇害，家傳至寶『天魔傘』也同時被劫，『天魔傘』上有曠世武學九式，稱為『魔傘九式』，小妹僅得三式，據說另外六式又為兩人分得，皆已練成奇學，但究係何人獲得，則不得而知。『天魔傘』武林至寶，除了傘上有九招奇學之外，『天魔傘』本身，又可作為奇門兵刃使用，實為天下兵刃之冠，當者披靡。白郎見字，速將附註『魔傘三式』練成，參加邙山盛會，以此三招奇學，不難出人頭地，且可暗中訪察殘害家父母之人。

「小妹十三歲時，被家父至友攜來此莊，乃與土著白毛女為伍，並授以武功，相安無事，至於小妹終身，已非白郎莫托，幸勿負我，謹附贈隱形衣衫一套及翠蝙蝠傘一隻，凡攜有同樣翠蝙蝠之人，即使不是殘害家父母之人，也必是與血仇有關，希易裝相機行事。至於家父至友黃哲夫，綽號『烏雲追月』，亦請一併察訪，如能見到黃伯伯，血仇線索當有端倪，情長紙短，不盡欲言。妹朱麗葉上。」

後面一張素箋上，全是練武心法及「魔傘三式」的口訣和圖樣。

南宮白苦笑了一下，又打開一個小布包，裏面有一套衣衫，抖開一看，原來是一襲衣襟和帽子連在一起的奇裝異服。

另外有一個栩栩如生的蝙蝠，翠綠如滴，却僅大如姆指，小巧玲瓏，十分可愛。

他心念電轉，委決不下，如果練她的武功，就等於答應婚事一樣……

周茜茜對他的深情，已深植在他心坎之中，無人能取而代之。

他心意一決，將素箋又摺了起來，準備離去，突然他發現素箋背面又寫了一行小字：「假如白郎不練『魔傘三式』，非但家父母血仇永沈海底，且整個武林永無寧日，白郎俠心義膽，諒不至捨正義而不為也。」

南宮白又是一震，他深深感到自己的想法固然是為了周茜茜，不負她的眞情，但是大體來說，却不免失之偏激、窄狹，絕非英雄本色。

他再也不多考慮，立即展開素箋，潛心研悟起來，他本是天縱之才，且嗜武逾命，以三天三夜的時間，將「魔傘三式」全部悟通，且將體內的眞氣導入正軌。

此刻，他自己尚不自知，在這短短的三天之中，已超過一個武林高手畢生的修為，明確地說，較之他未習「魔傘三式」之前，武功和內力均陡增十餘倍之上。

然而，他心中仍然有點懷疑，因為「天魔傘」在大羅山莊莊主周至剛手中，以周至剛的身手，要想與朱麗葉父母為敵，奪得「天魔傘」，似乎不大可能，因而，他對這「魔傘三式」也發生懷疑之心。

他走出洞外，略提眞氣，伸掌向三丈外一塊石筍虛空一切，只聞「喳」地一聲，石筍紋風未動，而石筍後面一株合抱大樹却齊腰折斷，轟然大震，土石橫飛。

南宮白不由驚噫一聲，心道：「奇事，奇事，石筍未斷，筍後三丈外的大樹却齊腰折斷——」

突然，他掠至石筍之前一看，不由心頭大震，原來兩圍的石筍中段，有一道白線，細微得幾乎無法辨認。

他再退五步，輕輕虛按一掌，石筍上半段竟凌空飛出三丈多遠，聲如轟雷，石屑如雨。

南宮白呆了一呆，不禁驚喜若狂，這才相信朱麗葉並未騙他，敢情這「魔傘三式」果然窮天地的造化，化腐朽為神奇，被譽為武林絕響一點也不誇大。

他喜極狂奔，有點騰雲駕霧，一個起落就是十五六丈，而且每每眞力已盡，若再亢力續掠，仍能再飄滑出三五丈遠。

他當眞心花怒放，不辨方向，疾掠而去。

不知奔了多遠，已是傍晚時分，只見半里外一座峯頭之上，人山人海，且隱約看到一座高台之上，人影交錯，有人正在動手。

他此刻絕學在身，見獵心喜，況且他身負兩家血仇，在這種武會場面上，正是暗察仇人的大好機會。

他立即找了一個隱秘之處，換上奇裝異服，又吃了一點朱麗葉為他準備的乾糧，逕向那峯頭掠去。

幾個起落即已到達峯頭，只見這峯頭方圓不下數百丈，且極平坦，三面絕崖，一面陡削，中央搭一高台，台上正有兩人在作殊死搏鬥，其中一個身裁瘦小的老人，正與一個顴骨高聳，大嘴薄唇，眼角帶騷，臉上厚施粉脂，有如猴子屁股般紅似的老婦打得難分難解。

較技台正面橫木之上寫著「武林八絕正名大會」八個大字。

較技台前三面，以繩索攔成九個席位，其中有「三窮四富一家當舖」，另外一個較大，乃是「三窮四富一家當舖」以外而有意與人一較長短的武林高手的座位。

這一席中人數較多，估計不下於七八人之下，在這九個席位繩索之外站立之人，也都是武林人物，估計不下數百人之衆。

南宮白游目四掃，只見「神手狀元」席位之上空無一人，不由心中一黯，忖道：「莫非尚前輩已遭了『血手財神』的毒手？」

再看「四富」席位之中，「四富」之首周至剛和兩位夫人併肩而坐，周茜茜和周薏文站在兩旁，皆都聚精滙神注視著台上。

下首是四個年輕人，南宮白馬上看出，其中兩人正是上次混入大羅山莊的女樂——裝扮貂蟬的少女和裝扮呂布的少年，他們身旁分站著兩個中年大漢，正是喬裝齊天大聖和金錢豹之人。

由此推斷，這兩個少年男女，必是「四富」之二。

再下手是「血手財神」吳輿，南宮白從前常聽師父說過此人的形相，不禁暗暗切齒，心道：「如果尚前輩是死在你這魔頭手中，我南宮白必收回十倍代價！」

「武林當舖」那個位置空著，而在「神手狀元」下一個席位上却坐著一個少女，此女正是被南宮白數度震傷的百里香。

這時南宮白才知道台上正在動手的乾癟老人乃是「絕戶神偷」，也就是在大羅山莊盜走箱子的人。

他正在尋思那和「絕戶神偷」比鬥的是什麼人，而不得要領之際，忽聽有人說：「這『七嫁寡婦』方君身手果然不弱，竟能和『絕戶神偷』戰了個旗鼓相當！」

南宮白對百里香生出無限的歉疚之意，見她孤伶伶地坐在那裏，神態至爲焦急。

此刻，「七嫁寡婦」打出眞火，厲叱一聲，兩手暴伸，只聞「嘶嘶」之聲大作，十道藍森森的勁風，疾戳「絕戶神偷」的前胸和面門。

南宮白不由一震，原來她那鳥爪似的枯手尖端，突然暴漲一尺多長，她的成名絕技「落英甲」已告出手。

指甲上淬有劇毒，若被戳中，見血封喉，老偷兒不敢大意，立將閃電十三式最後三絕招施出。

只聞「刷」地一聲，老偷兒肩頭衣衫被指勁掃中，撕裂半尺多長，驚險萬分，而老偷兒也施出「閃電十三式」最後第二式，「七嫁寡婦」不敢化解，一式「平步青雲」竄起一丈多高。

這次正名，非同小可，誰也不肯示弱，反之，就等於在「八絕」中除名。

老偷兒冷哼一聲，如附骨之蛆疾跟而上，他本以小巧功夫見稱，一式「危巢取卵」，只聞「刷」地一聲，「七嫁寡婦」褲襠立被撕破。

數百觀衆立即爆起如雷掌聲，而老偷兒却連稱「霉氣！」疾退一丈。

百里香喜上眉梢，却不免紅暈上頰。

「七嫁寡婦」不由大怒，褲襠被撕破，固然冷颼颼地不大好受，但他一向自負，名列三窮之末，早已不大甘心，今天誠心想將老偷兒挫敗，跳上一級，那知仍然沒佔到半點便宜，反而當場出醜。

突然，一聲「無量壽佛」，接著又傳來一陣木魚之聲，只見較技台左側，單獨坐著一僧一道，年紀都在六旬以上，老和尚面前石桌上放著一個奇大的木魚。

老和尚緩緩站起，洪聲道：「兩位施主既然勝敗未分，足見各有千秋，功力悉敵，可謂一時之瑜亮，和戰罷手，本見證人鄭重聲明，仍然保留原來之排名順序——」

「七嫁寡婦」不由大嘴一咧，幾乎能放進一個拳頭，冷笑道：「老禿驢身爲見證人，却不公允，我看你乾脆回峨嵋山去吧！老身與他打成平手，怎麼能照原順序排名。」

南宮白這時才知道這一僧一道，原來是峨嵋山的龍僧，和天山的虎道，這兩位高人的身份雖不在四富之下，但却極少涉足江湖，因此，反而不如三窮四富等人出名。

虎道人朗頌一聲「無量壽佛」道：「以貧道的看法，兩位雖然各失手一次，但方施主失誤較大，若按排列順序，仍應在『絕戶神偷』百里空施主之下——」

「七嫁寡婦」更怒不可遏，厲聲道：「牛鼻子，你且說說看，老娘的失誤大在那裏？」

虎道人肅容道：「對手過招，以防範要害爲主，肩井與中柱兩穴相較，雖然都是死穴，但中極更爲重要，況且身爲女子，防守此穴爲當務之急，方施主下衣被撕，足證——」

「七嫁寡婦」大喝一聲，正待出手，突然觀衆人叢之中，飛出一條身影，一掠上台，此人中旬年紀，其貌不揚，向兩位見證人一抱拳，道：「在下末學後進，願與『七嫁寡婦』爭三窮最末之名！」

南宮白看不出此人有何驚人絕學，不由爲他暗捏一把冷汗，一干觀衆也都露出不屑之色。

「七嫁寡婦」被撕破了褲襠，好像根本不放在心上，獰笑一聲，道：「就憑你小子這幾根骨頭，也想和老娘爭名？」

那中年大漢冷笑道：「口說無憑，見過眞章便知！」

龍僧宏聲道：「施主請賜大名和門派！」

中年大漢道：「四川唐門第三代掌門人『六月雪唐飛』！」

台上台下之人皆都不由一震，四川唐門向以暗器稱絕天下，雖然不在「八絕」之內，但唐門之名，却仍然震懾武林。

況且這「六月雪」唐飛，天下暗器無所不通，舉手投足，點頭哈腰之下，皆可發出數種不同的暗器，因此，一般觀衆剛才對他的不屑之意，立刻雲消霧散。

「卜、卜、卜」三聲木魚，懾人心魂，直震雲霄，「絕戶神偷」下台回座，場中立即鴉鵲無聲，南宮白一顆心也隨著綳緊！

來人一叫出字號是四川唐門掌門人「六月雪」唐飛，數百武林人物皆都刮目相看，再也不敢輕視他了。

因爲此番排名大會，並無不准使用暗器之規定。

「卜、卜、卜、」三聲木魚之聲，懾人心魂，「絕戶神偷」業已趁機下台，場中立即鴉雀無聲。

龍僧一聲佛號，宏聲道：「請方施主循例比試！掌燈！」

觀衆的千百隻眼睛，皆隨著龍僧震耳欲聾的聲音，向台上望去。

只見數十個年輕的小和尚、道士，自較技台後一閃而出，以敏捷的動作，燃亮了較技台四周以及每一個席位上的氣死風燈。

刹那間場中一片燈海，如同白晝。

南宮白游目向周至剛席位掃去，只見周茜茜半倚在她媽媽懷中，顯然清瘦了許多，黛眉深鎖，猶自忡怔。

周至剛却側目獰視第二席上「飛熊堡」兩少年男女一眼。

那一對少年男女，也報以揶揄的哂笑，似乎根本未把周至剛夫婦放在心上。

突然，一聲狠嗥似的厲叱，「七嫁寡婦」開了個門戶，道：「唐飛，老娘讓你先出手！」

「六月雪」唐飛冷哼一聲，也不客氣，施出唐門的「鼓浪拳」，疾襲「七嫁寡婦」的面門。

「七嫁寡婦」不避不閃，兩袖交揮，發出「嘶嘶」之聲，盈尺長的「落英甲」已告出手。

十道藍芒挾著銳風，疾戳唐飛的小海穴。

唐飛不敢正攖其鋒，撤拳斜閃一步，一式「倒插楊柳」左拳反向「七嫁寡婦」肱下「鑽心穴」搗去。

「七嫁寡婦」左脚踹出，身形一弓，「落英甲」已到了對方面門。

「六月雪」唐飛不由大吃一驚，這才知道「八絕」之中，沒有一個好惹的人物，若憑拳脚，顯然相差甚遠。

「七嫁寡婦」何等經驗，焉能不知唐飛一身暗器歹毒無比，因此，她在未出手之先，就打定先發制人，以毒攻毒的主意。

這僅是轉念之間的工夫，唐飛疏眉暴剔，正待撤身，突然「颼颼」之聲大作，對方左手五根鋒利、色藍的「落英甲」竟脫離指尖，如電射到。

這一手不但出乎「六月雪」唐飛預料，即其餘「八絕」中人物及數百觀衆，也不由相顧失色。

「六月雪」唐飛眞不愧爲一代暗器宗師，他權衡利害，寧願傷在對方拳掌之下，也不能被對方的「飛蝗甲」所傷，巨口倏張，五個大如櫻桃，赤紅似血的圓球電射而出，同時點頭、哈腰、揮臂、抬足，四個動作幾乎一氣呵成。

只聞「颼颼」、「嘶嘶」、「錚錚」、「嗤嗤」之聲不絕於耳，五道「飛蝗甲」在五顆「舌心血球」相撞之下，電射而回，「七嫁寡婦」面色大變，不顧對方暴雨似的各種暗器，飛起「勾魂三腿」猛踢對方的中下盤。

只聽「砰」地一聲，接著又傳來一聲悶哼，「六月雪」唐飛丹田穴上中了一脚，身子飛出兩丈，「叭噠」一聲摔在台邊，頭部倒垂台下，吐出一口鮮血。

而「七嫁寡婦」也沒有佔到便宜，只見她踉蹌退了七八步，肩頭，前胸、耳輪及迎面骨上連中四五種暗器。

其中有棗核鏢，蜂尾針，烏金梭，三稜刺，最絕的是在她左邊大腿根上，戳入一支重逾一斤的燕翅鏢，鮮血淋淋，順著已破的褲襠，滴在台板之上，她慘叫一聲，身形搖搖欲倒！

觀衆被這種殘酷的打法所懾，除了輕微的驚呼之聲外，沒有人鼓掌和喝采，場中空氣凝得令人窒息。

此刻台下突然飛起兩個身影，一掠上台，其中一個年輕人逕奔「六月雪」唐飛，挾起他的身子，爲他服了療傷之藥。

另一個是個妖冶的少女，攬著「七嫁寡婦」的腰，出手逾電，拔下她大腿上的巨大燕翅鏢。

「七嫁寡婦」掃帚眉緊皺了一下，面如金紙。

南宮白一望，不由一震，原來那少女手中的燕翅鏢，不但大得出奇，且鑄造奇特，歹毒無比，姑不論上面是否淬有劇毒，光是尖端三個倒鈎鬚上三塊血肉糊糊的皮肉，正是毒絕人寰，天下無雙。「七嫁寡婦」能悶聲不哼，其狠勁也眞夠瞧的了！

那少女出手逾電，將「七嫁寡婦」全身的暗器拔下，「七嫁寡婦」已呈不支，厚施脂粉的臉上，扭曲得形同惡鬼。

此時，龍僧已宣佈兩敗俱傷，兩方勝敗未了，大會暫時保留排名順序，視大會結束時，再行公佈！

那少女正待扶著「七嫁寡婦」下台，突然「六月雪」唐飛沈聲道：「妳中了唐某三種淬毒暗器，若不及時治療，三個時辰之內定全身腐爛而死，拏去！」

他掏出一包解藥，擲向「七嫁寡婦」方君。

「七嫁寡婦」何等人物，雖知唐門暗器非唐門解藥不可，但她却不願接受，大袖一拂，一包紅色解藥隨風飛揚。

「六月雪」唐飛冷笑一聲道：「妳自己找死，可怨不得在下！」

「七嫁寡婦」厲聲道：「區區微毒，尚難不到老娘！紅兒，咱們走——」

說畢，扶著那個淫蕩少女，頭也不回，下峯而去。

「六月雪」唐飛也感無顏，掙開那少年的扶持，踉蹌下峯而去。

那包粉紅色的解藥仍然在空中飄揚，台板上一灘紫血，順著板縫滴到台下泥土之中。

一場驚心動魄的殊死搏鬥，就此收場，一干觀衆本以爲好戲在後頭，沒想到一開始就好戲連台，立即竊竊私語，亟稱眼福不淺。

三聲木魚之聲後，虎道緩緩立起，宏聲道：「『神手狀元』尚鳳池尚施主，請出場再與『絕戶神偸』百里空施主印證一下，以定三窮第一第二之排名順序！」

虎道連叫三次，「神手狀元」尚鳳池席位上仍然空無一人，而「絕戶神偸」却站起身了，四下張望等待。

南宮白心念電轉，此刻自己應當代他出場嗎？

虎道念了一聲：「無量壽佛」！繼而宏聲道：「尚大俠迄未到場，貧道宣佈棄權——」

倏聞一聲「且慢！」

一朵烏雲冉冉飄向木台，台下一片嘩然。

此刻不但兩位公證人驚愕萬分，即四富也都勃然作色，凝視著台上這個身著黑衣褲連在一起，僅露出一雙電目的怪客。

那怪人卓立台上，電目四掃，當舖主人席位上空空，「血手財神」嘿嘿獰笑，顯然沒有把他放在心上。

飛熊堡兩個少年男女互視一眼，一瞬不瞬地注視著怪人。

大羅山莊莊主周至剛神態悠閒，臉上略現不屑之色，他身旁的周茜茜和「絕戶神偸」之女百里香都是一面驚疑之色，也全神貫注凝視著怪人。

那怪人雙手抱拳，向兩位公證人道：「尚某一步來遲，有勞各位久等，謹致歉意！現在就請百里兄上台賜教！」

他儘量將嗓音壓得很低，但濃重的童音，仍瞞不了在場的高人。

龍僧緩緩站起宏聲道：「施主絕非『神手狀元』尚施主貧僧可以斷言！不知施主，爲何要冒充尚施主之名？」

怪人朗笑一陣，道：「公證人不必多疑，尚某身份卑微，諒不至有人冒充我。」

「絕戶神偸」百里空大聲道：「據老夫所知，尚鳳池一生行事敢作敢爲，從不藏頭露尾，如果說他能掩起本來面目，參加排名大會，老夫死也不肯相信！」

怪人哂然道：「信不信由你，尙某沒有勉強你的必要！」

這時龍僧和虎道交換了意見，雙雙站起向四富宏聲道：「此番大會會規，由各位施主與本公證人共訂，惟遺漏一項限制，那就是不以眞面目出場之人，是否承認其身份，還請各位公決。」

這時全場鴉雀無聲，一干觀衆惟恐天下不亂，當然越熱鬧越好，但四富中人都不禁心念紛歧。

他們都有一種想法，承認他，可以看到他的身手，到底是何派之人，如果不承認，反而失去揭開他身份的大好機會，況且，此人即使冒充尙鳳池之名而來，充其量也不會比尙鳳池高到那裏去。

權衡輕重，還是讓他出場比較好些，況且，能叫「絕戶神偷」百里空先墊墊場子，總是劃得來之事。

四富之首大羅山莊莊主周至剛權衡利害之後，朗聲道：「本座建議承認他的身份，讓他出場！」

飛熊堡兩位少年男女也同聲道：「敝堡同意！」

虎道宏聲道：「百里施主請出場！」

「絕戶神偷」聳聳肩一掠上台，猴眼暴睜，道：「好小子，你到底是誰，難道——」

那怪人打斷他的話道：「百里兄請！」

百里空一生閱人無算，就是摸不透這人是何來路，看他剛才上台的輕功，雖然頗有火候，卻未必高明到那裏去，而且他說話帶有童音，年紀不會太大，莫非是尙鳳池的門人？

但百里空知尙鳳池一生未曾收徒，而且對方剛才的輕功身法也不是尙鳳池的看家輕身術。

怪人見百里空滿面驚疑之色，心中暗笑，向周茜茜瞥了一眼。

這一看，不由心中一動，因爲周茜茜好像已經看出他就是南宮白，所以此刻目不轉睛地注視著他，嬌靨上顯出驚喜躭心之色。

「百里兄請啊！」

他不敢再看周茜茜，卻向百里香掃了一眼，不禁又是一愕，因爲百里香也未看百里空一眼，一雙美目蓄滿淚水，憂喜參半地看著他。

「哼！小子何人，竟敢與老夫兄弟相稱！」百里空認定南宮白絕非「神手狀元」尙鳳池，心中便產生一種被愚弄的氣憤。

南宮白心知百里空爲人正派，且看在百里香面上，已經打定主意，只要略勝半籌，保持「神手狀元」尙鳳池三窮之首的名位，決不能讓「絕戶神偷」難堪！

「百里兄準備了——」

了字未落，閃電劈出三掌，這三掌施出，台上台下不禁一愕，這不是「神手狀元」的「連串三元」掌法嗎？

一點不錯，而且一掌比一掌雄渾，最後一掌，竟將百里空震退一步。

「絕戶神偷」本以爲他不是尙鳳池，當然不防他會施出尙鳳池的「連中三元掌」，也就是把他估計過低了。

這時落了下風，不由老臉無光，大喝一聲，「閃電十三式」全力施出。

「砰、砰、砰」兩人又接了三掌，百里空連退三大步，不由猴眼冒火，面色大變。南宮白卻卓立未動，而且看情形他未曾全力發招。

百里空一驚非同小可，心中不住地轉著念頭，不要說這年輕人不是尙鳳池的徒弟，即令尙鳳池的師父，也不過如此。

百里空連接六掌，深知不是敵手，但在衆目睽睽之下，又不能臨陣退縮，只得鼓起餘勇，將「閃電十三式」最後三絕招施出。

「砰砰砰！」又是三聲巨響，整個木台搖搖欲倒，連地皮都起了微微震動。

這一招是「連中三元」掌法中最後一式，名叫「狀元及第」，他自獲朱麗葉的內功和「魔傘三式」之後，內力和招術突飛猛進，舉手投足之下，當者披靡，百里空當然不是敵手。

「蹬、蹬、蹬」百里空身形倒退八步，一條右臂已無法抬起，然而南宮白卻紋風未動。

百里空自知不敵，扯著嗓子呼呼牛喘道：「好小子，眞有你的，老夫甘拜下風，你可以說說你的來歷了吧？」

「恕難奉告！」

「哼，老夫可以斷言，你與『神手狀元』尙鳳池大有淵源，但卻比他高出多多！」

「百里兄過獎了！小弟今日與會，旨在衞冕，既然百里兄有意收手，還是就此作罷，讓大家繼續進行吧！」

「好！」

百里空與南宮白同時掠下木台，各自登座。

南宮白四平八穩地坐在「神手狀元」尙鳳池座位上，四面八方好奇目光，一齊投向他的身上。

尤其周茜茜竟站起來，想打招呼，又恐怕認錯了人，神態之間十分尷尬。

百里香在百里空耳邊說了幾句話，老偷兒立即微微一震，向南宮白端詳起來。

南宮白故作不見，目不斜視，兩眼望天，好像唯有天上的星星才值得他一看似的。

「卜、卜、卜」虎道宏聲道：「兩位施主勝負已見，各位順序仍然照舊，大會繼續進行！」

飛熊堡那個在大羅山莊喬裝貂蟬的少女，緩緩站起，走到公證人之前，道：「飛熊堡柳飛燕報名！」說畢，飛掠上，微微一福，道：「小女子柳飛燕，請各高人上台指教！」

她身著雪白羅裳，有如霓裳仙子，直欲凌空飛去，且玉頰生暈，風情萬種，說話有如鶯囀，令人通體舒泰。

南宮白這時才聽到旁邊之人低低交談，原來飛熊堡兩個少年男女，均名列四富，這柳飛燕綽號「毒手貂蟬」那少年人名叫柳浩然，外號「玉面韋陀」，兩人乃是兄妹。

由於這「毒手貂蟬」在大羅山莊之中曾對南宮白施過援手，所以這時南宮白對她略生好感。

突然一條黑影疾如鷹隼，自峯下一掠而起，懸空直拔十一二丈，一個「魚鷹入水」之勢，斜掠而下，落地無聲，卓然站立在「毒手貂蟬」對面。

此人玉面朱唇，杏眼含春，却穿著一身男子勁裝，胸前平平，不見雙峯，但一雙金蓮纖纖窄窄不到三寸。

台下一陣嘩然，但周至剛和「玉面韋陀」柳浩然却不禁微微變色，而台上的柳飛燕乍見來人，雖然强作鎮靜，仍然顯出不安之色。

南宮白深知不男不女的人妖，一定大有來頭，立即運起神功，攝聽周至剛和他的夫人的交談。

周至剛肅然地道：「此人乃是『武林當舖』主人手下『陰陽八奇』之一，據說這『陰陽八奇』都是陰陽人，各有一身絕學，今天『毒手貂蟬』遇上他，恐怕不易討好……」

「陰陽八奇」之名，南宮白還是第一次聽到，但從一般高手嚴肅的神色看來，這人妖可能不好對付。

三聲木魚響過，虎道宏聲道：「施主請賜告大名！」

「嘻嘻嘻……」那人妖脆笑一聲，並未答虎道的問話，反向柳飛燕飛了一個媚眼，道：「妳的綽號叫貂蟬，咱家就叫呂布好了，呂布戲貂蟬，傳爲千古佳話，小乖乖妳說是不是？」說著，伸手就向柳飛燕玉頰捏去。

柳飛燕厲叱一聲「無恥妖孽！」羅袖一揮，疾閃一步讓過。

那知這人妖身法詭異，蓮步輕移，已經到了柳飛燕面前，兩手上下一分，右手大施祿山之爪，左手中指如鈎，竟向柳飛燕的陰部挖去。

台下一陣嘩然，柳浩然勃然大怒。

柳飛燕羞怒交集，身形疾颷而起，左手五指箕張，施出「飛熊八式」，右手縮入羅袖之中，蓄勢待發。

人妖蕩笑一聲，蓮足一墊，飛起連環腿，身形竟仰臥空中，猛取對方「中極穴」。

「毒手貂蟬」柳飛燕恨極了他的下流招術，左手虛晃一招，身形懸空平滑三步，右手一揚，只聞「嘩啦啦」一聲暴響，一柄長僅五寸，銀芒閃閃的小鋼叉，向人妖面門暴射而至。

人妖身形懸空，却不慌不忙，待鋼叉射到，櫻口倏張，「錚」地一聲咬住。

柳飛燕芳心一凜，再也不敢托大，兩手齊揚，只聞「嘩啦嘩啦」之聲不絕於耳，二十餘柄小鋼叉，有如銀蛇一般，向人妖全身要害射到。

鋼叉剛剛到了人妖身邊，突然「嘩啦啦」一聲，每一柄小鋼叉突然一分爲三，刹那間變成六七十支之多，只聞「卜卜」之聲大作，一支也沒落空，全部戳入人妖身軀。

台下一陣嘩然，只有大羅山莊莊主嘿嘿冷笑不已。

柳飛燕剛剛一愣，人妖已帶著滿身的小鋼叉如電撲到，而使她吃驚的是，人妖身中恁多鋼叉，竟若無其事，連眉頭也未皺一下。

人妖的動作快得無法形容，玉手疾伸，已遞到柳飛燕面門不到五寸之處，突然變成火紅通明，有如瑪瑙雕刻的佛手。

「啊！『火龍爪』——」

柳飛燕心膽皆裂，要退已是不及，勉强讓過面部，只感肩部奇痛刺骨，羅衣冒起一股青煙，踉蹌退了五步。

「玉面韋陀」柳浩然霍然站起，但他站著未動，却注視著人妖，因爲他不相信人妖能身中六七十支鋼叉而毫無痛楚。

那知他一看之下，不由目瞪口呆，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爲人妖身中鋼叉之處，冒出的血漬不是殷紅之色，而是乳白色的液體。

「玉面韋陀」柳浩然見多識廣，知道這是邪派內功，以採戰之術，採陰補陽，採陽補陰，使體質起了變化，到了某種火候，血液即開始變成乳白色。

轉瞬工夫，柳飛燕踉蹌退了五六步，嬌軀猛顫，顯然已受重傷。而那人妖却蕩笑連連，緩緩欺近。

周至剛陰笑不已，顯然他對柳飛燕兄妹喬裝進入大羅山莊之事仍然記恨在心，存心想看柳飛燕濺血台上。

台上台下一片死寂，柳浩然手足連心，雖知妹妹危如累卵，却又不便上台援手，因爲四富乃是響噹噹的人物，不能破壞大會規章。

「卜卜卜」木魚連三響，龍僧和虎道同時站起宏聲道：「這位施主已贏得此戰，比賽到此爲止，但請賜告大名！」

人妖停下身來，道：「本人是『武林當舖』主人魔下『陰陽八奇』之末——『火龍哪吒』李小青！」

此言一出，南宮白心頭大震，一般武林中人，只知道武林八絕以當舖主人武功最高，行踪詭秘，誰也未見過他的廬山眞面目，但却未想到過「陰陽八奇」之末的身手已是這般了得。至於當舖主人，更可想而知了。

此刻柳飛燕趁機掠下木台歸座，柳浩然立即爲她敷藥。

「火龍哪吒」炫露了一手絕學，往台邊一站，神采飛揚，不可一世，兩手叉腰大聲道：「還有那位上台賜敎？」他說著話，却睥睨著「玉面韋陀」柳浩然。

這時柳浩然已經爲妹妹紮好傷口，立即以「龍形一式」，掠上木台。

「玉面韋陀」生得美如潘安宋玉，玉樹臨風，卓然而立。

「火龍哪吒」有一半是女性，且奇淫無比，不由淫心大動，蕩笑一聲，道：「柳大哥，你看我李小青生得如何？」

柳浩然恨不得生啖其肉，「叭」地一聲吐了一口唾沫，看也沒看一眼，厲聲道：「你算什麼東西，竟敢對柳某如此稱呼！」

他說罷大喝一聲，施出飛熊堡的絕學「飛熊八式」，一上手就使出十成功力，罡風四合，形成一個驚心動魄的氣流漩渦。

「火龍哪吒」也不敢大意，「火龍爪」立即出手。

柳浩然名列四富，武功高出乃妹多多，且臨敵經驗豐富，他知道對方身負邪學，要想傷他恐怕不易，而且不能讓他運起「火龍爪」。

他這樣一鬥，算是收到效果，因爲「火龍爪」必須在略佔優勢時才能運氣於手爪之上，如果對方功力稍弱，拚命搶攻，就無法施展了。

這樣一來，兩人打成平手，一時之間誰也佔不到半點便宜。

百十招過去，柳浩然的「飛熊八式」風雷大作，不絕於耳。

南宮白心念電轉，自己是否應當上台將這人妖除去。因爲柳飛燕對自己有恩，若柳浩然也不是敵手的話，飛熊堡的威名，難免一落千丈。

轉念之間，兩百招已經過去，兩人已經打到難分之際，柳浩然大喝一聲，「飛熊八式」最後三式奔雷而出。

利那間勁氣四溢，「呼轟」暴響，以雄渾無濤的力道，將李小青逼退三步。

就在李小青一退之時，已經趁機運起「火龍爪」，剎那間一隻右手火紅通明，閃閃生光，炙熱之氣，陡增數倍。

柳浩然暗叫一聲「不好！」正待集畢生功力捨命一搏，突然台下一聲「且慢」，一條黑影快得有如閃電一般，誰也未看清他的姿勢，已經站在李小青和柳浩然之間，衆人舉目望去，原來是剛才自稱尙鳳池的怪人。

「尊駕何人？」李小青顯然沒有把南宮白放在心上。

「『神手狀元』尙鳳池！」

「嘻嘻嘻……」李小青蕩笑一聲，道：「不要說『神手狀元』尙鳳池本人未到，即使他今日上台，恐怕也接不下本人五十招！」

「哈哈哈……」南宮白狂笑一陣，一雙電目獰視著「火龍哪吒」，道：「吹牛皮不犯死罪，但却不該離譜！」

「本人對今天到場的任何人說這句話都不算吹牛！」

「連兩位公證人也算上？」

「不錯！」

「無恥的妖婦，妳太狂妄了！」

「嘻嘻！狂是不錯，要看是否狂得有理由！」

南宮白冷哂一聲，對柳浩然一抱拳道：「柳兄已經贏得此戰，且請下台休息——」

此言一出，不但「火龍哪吒」冷笑不已，即兩位公證人和周至剛等人也不由同時一怔。

因爲剛才柳浩然僅以平生之力將對方震退三步，並不能算是贏招。

柳浩然雖知自己絕非敵手，但他名列四富，不願平白受人之惠，況且這種幫忙的方式，總感覺有點不大光明，因爲他自信贏不了對方。

因此，他僅報以感激的目光，身形却仍然未動。

「火龍哪吒」厲叱一聲道：「就憑你一句話就能算是他贏麼？」

南宮白冷笑道：「妳死到臨頭還不知悔悟，妳且看看妳自己的衣衫！」

此言一出，全場死寂一片，落針可聞，不但「火龍哪吒」低頭一看自己的衣襟下襬上有一個巴掌大的掌印，不由發出一聲驚咦，即兩位公證人和周至剛等人，也不由相顧失色。

他們驚奇的絕不是相信柳浩然有這等奇奧的招術，而是這怪人能在任何人不知不覺之下，將「火龍哪吒」衣襟上印上一個掌印。

「火龍哪吒」似乎仍然不敢相信，一抖衣衫，布屑隨風飄揚，化灰而散，衣襟上立即顯出一個巴掌印孔。

「火龍哪吒」和柳浩然齊齊愣在台上，見證人和周至剛也面色肅然，却又略帶迷惘之色。

顯然，他們相信這是南宮白暗中施了手脚，旨在爲柳浩然緩頰，但他們這些高手，竟未看出南宮白是怎樣出手的。

況且，剛才南宮白上台與「絕戶神偷」動手，乃是施展「神手狀元」尙鳳池的「連中三元」掌法，這種掌法即使練到一甲子以上，也不能使「火龍哪吒」吃了暗虧而不自覺。

南宮白一見柳浩然寸步未移，又對柳浩然道：「柳兄可以下台休息了，小弟敬賀柳兄贏得此次排名之戰！」

柳浩然雖然也是少年氣盛，目高於頂之人，一看人家不但有這種高絕的身手，而且替自己找好台階，自己再不下台，可就是不識時務了，於是一抱拳道：「小弟暫且別過。」說畢，投以感激的目光，下台歸座。

此刻「火龍哪吒」好像剛剛自夢中驚醒，厲叱一聲道：「尊駕到底是誰？」

「『神手狀元』尙鳳池！」

「我看你是不見棺材不流淚，尙鳳池的祖師也沒有這等身手！」

「哼！在下沒有向妳解釋的必要！」

「火龍哪吒」今天出現會場，存心想橫掃大會，一鳴驚人，沒想到連飛龍堡這一關都未通過，就當衆現眼，她氣極言道：「要不要再試試本人的『火龍爪』？」

「我看免了吧！本人名列三窮之首，於願已足，況且妳我動手，師出無名！」

「如果你有意的話，本人可以請兩位公證人將四富增加一個名額，由四富變成五富——」

「火龍哪吒」語音甫歇，不管對方同意不同意，即大聲對二位公證人道：「本人有一個建議，請公證人再將四富名額增加一位，誰贏了就是五富之一，且排名僅次於周至剛！」

此言一出，柳浩然倒沒有話說，因爲他知道剛才僥倖保得令譽，而周至剛和兩位公證人却不禁爲難起來。

這種建議，多少有點胡鬧的性質，況且當舖主人手下個個都是邪魔外道，任何一位白道人物，也不願「火龍哪吒」列入四富之一。

但事實並非絕對如此，假如「火龍哪吒」輸了，排名順序就亂了，因爲南宮白代表「神手狀元」尙鳳池，而尙鳳池却名列三窮之首，如果他贏了，勢非重行印證一下不可。

按規定尙鳳池要想名列周至剛之下，必須再闖過柳浩然和柳飛燕以及「血手財神」三關。

兩位公證人因此事過於重大，委決不下，同聲對周至剛道：「周施主以爲如何？」

周至剛心念電轉，他乃是工於心計之人，衡量情勢，還是讓他們印證爲妙，因爲照假尙鳳池的身手，即使能贏「火龍哪吒」，却未必能贏得了「陰陽八奇」其他七奇，況且後面還有一個當舖主人。

只要對方和當舖主人結下樑子，自己正好坐山觀火，何樂而不爲，何況自己如

果不贊成，對方必定退下，「火龍哪吒」可能向自己挑戰，自己雖不懼他，却沒有把握制服「陰陽八奇」其餘七奇，況且當舖主人之下，除了「陰陽八奇」之外，是否還有更厲害的人物?目前尚不得而知。

周至剛忖度至此，宏聲道：「悉聽公證人卓裁!」

兩位公證人略一交換眼色，龍僧立即敲了三下木魚，宏聲道：「姑准所請，但對方排名順序，應與柳浩然施主平行!」

南宮白早已感到不耐煩，立即沈聲道：「亮爪子吧!」

「火龍哪吒」冷笑一聲，轉眼工夫遞出一十七爪，反將南宮白迫退三步。

台下的周茜茜和百里香同時發出一聲輕微的驚呼。

南宮白成竹在胸，寧願暫落下風，誘敵搶攻，却不敢施出師門的「天梭手」，因爲一旦施出，在場的「絕戶神偷」諸人馬上就能看出自己的身份。

當然他也不願立即施出「魔傘三式」絕學，他要在危急之時，以險勝的方式，將這人妖挫敗。

南宮白僅憑玄奧的內力，貫於掌上以補招式之不足，因而，雖落下風，「火龍哪吒」却無暇運氣施出「火龍爪」。

數十招過去，兩人進進退退相持不下，南宮白只要被迫退三步，立即設法扳回頹勢，再將對方迫回原地。

這樣一來，台下觀衆反而懷疑起來，他們懷疑剛才在「火龍哪吒」衣褲上留下掌印的人是否南宮白所爲?

百十招下來，「火龍哪吒」冷笑一聲道：「原來你祇有這兩下子，看招——」

招字未落，不進反退，就在這刹那之間，她的雙手登時火紅，炙熱逼人，緩緩向南宮白逼去。

場中空氣再次拉緊，幾乎連心跳和呼吸之聲都可以彼此聽到。

周茜茜和百里香緊張的站了起來，又坐了下去，但立即又站了起來。

此刻別人都沒有注意她們的動作，因爲千百隻眼睛都凝視著台上，一瞬不瞬。

周至剛和百里空終把兩女拉著坐了下來。

南宮白本來準備險勝對方，此時一看對方雙手都運起「火龍爪」，也不敢大意，萬一傷在對方爪下，不但身份暴露，且影響復仇的全盤計劃。

南宮白在這刹那之間，突然有了主意，身形一轉，面對台裏背部向外，將玄奧眞力運於雙目之上。

「火龍哪吒」剛剛施出「火龍爪」，乍見南宮白雙目中射出碧綠的寒芒，不由一愣，南宮白立即掠起五尺來高，右手作抓物狀，向「火龍哪吒」頭上罩去。

「火龍哪吒」驚魂未定，見他招式奇特，五指尖端射出五縷綠芒，却輕淡得似有似無，形成一個傘狀，當頭罩落。

「火龍哪吒」心膽皆裂，這才知道遇上勁敵，但對方雙目中射出碧綠光芒及這奇異的招術到底是何種武學?却根本不知，此刻要退又來不及。

這人妖一向極自負，心中雖有了懼意，却仍不服，暗中將全部眞力運於雙爪之上，去勢不變，反而向上迎去。

就在周茜茜和百里香玉容微微變色之時，只聞一聲慘叫嘷，接着傳來「格巴、格巴」之聲，「火龍哪叱」十指齊斷，抱著雙手暴退一丈。

而南宮白也佯作一個踉蹌，退了五大步。

「火龍哪叱」身形搖晃，白漿自十指斷折處汩汩流下。

全場一片死寂，只有數百盞宮燈內火花跳躍，發出輕微「卜卜」之聲。

半晌，周茜茜和百里香才長長吁了口氣，接著台下爆起如雷掌聲，四山暴響迴應，歷久不絕。

人妖的慘敗，顯然予觀衆以莫大的鼓勵，而爲大會生色不少。

「梆、梆、梆、」木魚三響，聲遏行雲，龍僧應聲道：「尚施主技高一籌，已經越過兩級，與柳浩然齊名——」

那知龍僧語音未落，台下的四富之末——「血手財神」吳興已經怒不可遏，大喝一聲道：「兩位公證人如此決定，不覺得有欠公允麼?」

虎道宏聲道：「剛才本公證人事先已徵求各位的意見，吳施主並未表示反對，如果施主不服，可以上台印證一下，以定排名順序!」

虎道雖說得不慍不火，但在「血手財神」聽來，却十分不是滋味，因爲他亦有自知之明，自己較之「毒手貂蟬」柳飛燕尚略差半籌，而柳飛燕却非「火龍哪叱」的敵手，此怪客以絕對優勢將「火龍哪叱」挫敗，自己那是敵手。

南宮白恨透了「血手財神」，因爲他在峭山火山口附近搶奪尚前輩的箱子，以致使自己失身絕壑之下，雖然自己因禍得福，但尚前輩却因此失踪。

他絕不放過這個機會，沉聲對「血手財神」道：「吳大俠如認爲有欠公允，請上台賜教!」

「血手財神」心念疾轉，看這怪人身手詭異，已將「火龍哪叱」十指硬綳綳地折斷，分明身懷絕學，自己上台八九是輸，即便贏了，恐柳氏兄妹也不會服輸，自己仍非他們的敵手。

他這一琢磨，痴肥的臉上，立即堆下了勉强的笑意，道：「吳某一向隨和，不願堅持己見，兩位公證人既已裁決，吳某姑予承認!」

「血手財神」儘管說得委婉動人，但是他是出了名的卑鄙之人，他那會顧及大會及公證的面子，分明是怯場不敢上台。

這時周至剛睨了「血手財神」一眼，冷笑不已。

「血手財神」故作不見，裝出一副悠閒的樣子。

這時南宮白才仔細端詳這個四富之末——「血手財神」吳興，只見他一臉橫肉，身似水缸，穿著一身錦袍，坐在那裏活像一條斑斕的大錦蛇盤在一起。

此時「火龍哪叱」早已趁機溜下木台，消失在人叢之中。

南宮白見目的已達，不願再事招搖，正待下台，突然，又是一聲尖嘯，一條赤紅身影，自台後劃了半個圓弧，落在台上。

木魚三響，龍僧宏聲道：「施主請通

名！」

來人一身赤紅衣衫，火紅長裙，面目姣好，楚腰纖纖，却生了一雙大脚，與「火龍哪吒」的三寸金蓮恰巧相反。

紅衣少女向南宮白注視了一會，又向兩位公證人道：「小女子乃是『武林當舖』麾下『陰陽八奇』倒數第二位——『裙帶風』石榴紅。」

此言一出，全場嘩然，這綽號倒是十分別緻，就看她紅裙拽地，準知她裙中必有花樣。

虎道宏聲道：「尚施主已經躍登四富之列，再須接受兩次考驗，請即開始！」

「裙帶風」石榴紅踏着春風俏步，有如風擺楊柳，搖曳生姿，走到南宮白面前嫣然一笑，道：「就看尊駕這一雙眼睛，大概人品也錯不了！如願拜倒本姑娘石榴裙下，本姑娘甘願退出——」

南宮白相距三步，已聞到她身上濃郁的幽香。

周茜茜和百里香見南宮白不為所動，不由心花怒放，同時冷哼一聲。

周至剛側頭看了周茜茜一眼，不由大搖其頭。

百里空也看了女兒一眼，道：「香兒，妳今天是怎麼一回事？怎地專愛多管閑事，這和妳過去的作風大相逕庭啊！」

百里香低垂着頭，欲言又止，兩朵紅雲飛上玉頰。

「裙帶風」石榴紅緊跟上三步，道：「你別以為本姑娘像我那八妹一樣，僅是半個月中用，另半個月則需要女人，本姑娘是地道的美人呀！」

說著，暗運眞氣，紅裙一掀而起。

南宮白一看，不由驚呼一聲，緊退三大步，一張俊臉竟紅到耳根。

即台下的周茜茜和百里香，也同時狠狠地罵了聲：「無恥的賤貨！」

原來「裙帶風」的石榴裙一飄之下，自小腿以上一覽無遺，裡面沒穿褲子，僅罩着一層蟬羽似的薄紗，雙腿晶瑩如玉，紅中透白，白中透紅，有如瑪瑙浮雕一般。

兩腿之間，芳草萋萋，溝壑畢現，撩人遐思。

台下有些觀衆的眼睛，好像斷了線的風箏，再也收不回來。

在這一刹那之間，南宮白聞到一股肉香，自她的石榴裙下發出來。

南宮白深深感到這「裙帶風」不但生得一身騷骨，且必有驚人的功夫，因為剛才她那長裙無風自動，且散出濃郁的肉香，想是一種玄奧的內功。

南宮白只感此女人雖然膽大，却比「火龍哪吒」那人妖好得多，立即沉聲道：「看掌！」

聲出掌到，「呼呼」劈出三掌。

「裙帶風」裙角未動，竟橫飄三步讓過。

南宮白不由暗暗心折，深知的這一手可不是旁門左道，顯然她的身法已經登堂入室。

南宮白起了好勝之心，悶聲不響，展開上乘身法，疾撲而上，閃電拍出三掌。

那知「裙帶風」仍然不疾不徐一閃讓過，「嘻嘻」嬌笑不已。

南宮白隱隱看出，此女天眞未泯，人性未除，不知「陰陽八奇」中人物，除了「火龍哪吒」之外，是否都像她一樣，抑是僅她一人稍為正派。

「上呀！不捨得打了是不是？」「裙帶風」邊說邊笑。

周茜茜雙目冒火，這時竟連南宮白也恨上了，她認為南宮白態度曖昧，可能已被對方迷惑。

南宮白不過是略感意外而已，豈能對此女產生遐想！他年少氣盛，心中不服，連忙將「魔傘三式」上的玄功運起。

閃電飄身，一口氣拍出九掌。

「三三見九」，正是「連中三元」掌法中的煞手，再配合玄奧的內力，非同小可。

「裙帶風」皺皺眉頭，嬌聲道：「你的心好狠哪——」

語音未畢，驟感南宮白的身法突變，不但快得出奇，而且奇詭莫測。

這丫頭已對南宮白有了意思，三閃兩閃，仍然閃避不開，索性嚶嚀一聲，向南宮白懷中送去。

南宮白不知她的心意，當然不能讓她投入懷中，抽身暴退，同時橫劈三掌。

那知此女根本未加防範，只聞「砰」地一聲，香肩上中了一掌，踉蹌退了五步。

南宮白這一掌僅出了四五成眞力，但此女早已成竹在胸，知道南宮白是個心腸極軟的年輕人，立即手撫肩頭，頻頻呼痛，嬌軀搖搖欲倒。

南宮白見她負傷如此嚴重，心中微生不忍之感，走上兩步，又停了下來，急得直搓手。

「裙帶風」偷偷看了他一眼，呼痛之聲突然大了起來，且身軀好像支持不住，就要倒下。

南宮白疾上三步，一手抓住她的肩頭道：「傷得嚴重嗎？」

這一句話好像三伏天喝下一口冰水，石榴紅心中之甜，眞是難以形容，她在「陰陽八奇」之中，終日與一些不男不女，陰陽怪氣的妖物混在一起，早就不耐了，今日一見南宮白就種下愛苗，雖然她並未看到南宮白的眞面目。

其實看不看都是一樣，周茜茜和百里香對南宮白的關切之色，她早在後台看到，就憑這一點，她就可以猜出，南宮白的人品絕對差不了。

石榴紅盈盈欲淚，連連點頭，一副楚楚可憐之態，南宮白不禁微生憐香之感。

「我這裡有藥！」

南宮白正待掏出療傷藥，突然目光向台下一掃，只見周茜茜和百里香四道目光中蘊含著懾人的光芒，嬌軀也斷地猛顫。

石榴紅芳心竊喜，道：「不要了——」

了字未落，竟向南宮白懷中投去。

南宮白在與兩女目光相接之時，突然想起自己與周茜茜的海誓山盟，朱麗葉的終身相託，以及百里香的蒼涼身世，立即生出警惕之心。

不由暗罵一聲：「南宮白呀！你太用情不專了！」

「砰」地一聲，石榴紅又被震出一丈開外，倒在木台之上。

這下可眞受了傷，但傷勢並不太重，因為南宮白仍然手下留情，一掌拍在她左肩之上。

（未完・三）



上文提要：

朱媚和柳花花出谷口打探敵人虛實，她不慎被毒蛇咬傷，柳花用藥爲她解毒，乍見敵人圍上來，忙詐死中毒，趁爲首敵人調戲朱媚，猝起將他殺掉，但敵人越來越多，這批人原來是岳光輝派來的敵人，前仆後繼悍不畏死，朱媚受傷浴血，柳花花亦有不支，突然來了一個蒙面女人殺出一條血路，朱媚、柳花花才能逃出生天……

江湖外史秘辛錄／傳紅雪・文
可飛・圖

快樂的毒藥

工心計退敵　放毒法見效

此刻，柳花花內心焦灼不安。

他掛念着——

青山鏢局，目前的處境危如纍卵，岌岌可危，急需他趕回去。

那裏，有青山鏢局的二十七名弟兄，還有他的「拍檔」——獨孤美。

單是一個獨孤美便叫他心急如焚，無論如何絕不能棄她於不顧。

他必需要在最短時間內趕回去。

「朱媚，」他焦急的說：「起來，我們必須儘快趕回去，否則遲了只怕獨孤美他們要糟糕。」

朱媚沒有回答。

柳花花定睛一瞧，這才知道她已經昏過去了。

柳花花也這時候才知道朱媚傷痕纍纍，渾身浴血，早已成了一個血人兒。

柳花花立刻俯身查看她的傷勢。

然而就在他甫一俯身之際，急聽遠處隱隱有雜亂的脚步聲傳來。

他驚覺的抬目望去。

但只見背後隱約有一大片人影竄動。

——追兵！

柳花花立刻抱起朱媚，向遠處逸去。

* * *

沒有風。

也沒有月亮。

黑，四野一片黑。

靜，週遭一片靜。

可怕的黑，可怕的靜。

黑得令人顫慄，靜得令人窒息。

獨孤美焦灼、不安。

好黑的夜，好靜的夜，嗯，也是好長的夜，彷彿，黎明永遠也不會來到似的。

她突然心中有一絲不祥的感覺。

爲何，柳花花與朱媚到現在仍未回來？

是否，他們有了什麼意外？

她感到彷徨，甚至恐懼。

這些日子以來，柳花花一直都在她身邊；有他在，她總是覺得有一份安全感。

現在，她不僅失去了那份安全感，而且還有一股從沒有過的感覺：

——空虛！

空虛，像一張無形的網子，緊緊的噬咬著她週身、心靈……

柳花花與朱媚走的時候，馬連艮便醒來，而且接著他們的位置，與獨孤美在屋頂上監視敵人的行踪。

他此刻也有焦灼不安的感覺。

「獨孤美，」他用舌尖掃了一下乾澀的咀角，壓低著喉嚨：「他們爲什麼去了那麼久？」

獨孤美笑笑，若無其事的笑笑，她絕不能讓他看出自己心中的恐懼與緊張，她連回答的聲音都保持得極爲平穩而平淡：「快了吧，也許馬上就要回來了……其實他們也去沒多久，不是嗎？」

「我總覺得他們去得很久了。」馬連艮低聲說：「好像不只半個時辰了……」

「那有這麼久，」獨孤美的感覺只怕有半年之久了，但她卻淡淡的說：「那是你的心理作用，人在焦急等待的時候，總覺得時間特別長的，不是嗎？」

——此時此刻的焦急不安，緊張恐懼，都不宜表露出來，獨孤美知道恐懼與緊

張就像傳染病一樣，弄個不好，勢必會影响大家的士氣！

士氣，無疑是他們現有最珍貴、而又最犀利的武器！所以獨孤美必須好好珍惜並加以利用。

她以極爲輕鬆的口胳岔開了話題：「馬總鏢頭，這次戰役你們青山鏢局流血流汗，事情過後，青山鏢局必然會名揚江湖，贏得武林中人的尊敬；而且，『飛鷹堡』也勢必會好好照顧提攜青山鏢局，對你來說，可是你人生的轉捩點哪。」

馬連艮笑笑，露出了潔白而整齊的牙齒：「這還得須妳在司馬堡主面前多美言幾句呢。」

一頓，望住獨孤美，語音低沉：「只是不知道我們大家能否見到明日的太陽？」

「當然能！」獨孤美心中其實也不知道能不能，但是她卻以極爲堅定的語氣回答，她必須如此：「有一句名言：你不怕敵人，敵人便怕你。是的，這次的敵人是兇猛而可怕的，但是再厲害的敵人也只是人，只要我們有不怕死的鬥志，那麼再强、再惡的敵人也會給我們擊垮的，我有這個信心！」

——信心，無論做任何事如果缺少了信心，十之八九都會失敗的。

——當你對自己有信心的時候，別人也會在不知不覺中對你產生了信心。

獨孤美掌握了這一點。至少馬連艮就對她產生了無比的信心。

特別是，獨孤美只是一個女人，年輕、美麗、而看起來文弱的女人，馬連艮是個大男人，他當然不能在她面前顯得懦弱、胆怯。

所以馬連艮一臉豪氣的說：「敵人來的時候，妳最好不要離開我，我會保護妳。」

獨孤美溫柔的點點頭。

* * *

山隘口左側有一片樹林。

樹林不密，都是一些又高又大的紅棗樹。

此刻好像還未到收穫的季節，但是樹林裏却一片密密麻麻的人影。

那些人當然不是來採擷紅棗的，任何人一看他們黑衣蒙面，手持利刀，便知道他們是殺手。

精悍勇猛的殺手。

他們排列得整整齊齊，端立不動，顯得精神飽滿，像一頭蓄勢而發的猛獅，遠遠看去，令你不自覺產生一種震懾聳悚之感。

隘口右側是一座相思樹林。

樹林裏有馬有車。

岳光輝現在就坐在一輛寬大、豪華而舒適的車廂裏……旁邊還坐著他貼身的馬伕趙屠。

岳光輝盤腿而坐在椅座上一個繡有龍鳳的柔軟蒲團上，俊美的臉龐上沒什麼表情。

他正聆聽著趙屠的報告：「……我帶著一隊弟兄趕去的時候，柳花和朱媚已經逃走了……」

「兩百多個人居然困不住他們？」岳光輝那雙星眸泛起一絲驚異與憤怒：「柳花花固然厲害，畢竟人單勢孤，我們這麼多人圍住他，他居然能逃脫，難道那兩百個人是飯桶？」

「本來是已經困住他們了，」趙屠對岳光輝向來是恭恭謹謹的，此刻他更加恭順：「只因爲緊要關頭突然有人救駕……」

「誰？」岳光輝冷冷問。

「一個蒙面黑衣人。」

「一個？」岳光輝的聲音更冷。

「是的。」

「就一個人能讓柳花花他們逃走，」岳光輝抿咀問：「難道那人有三頭六臂？」

趙屠低聲回道：「據弟兄們說，那人武功極高，雖然只一個人，却殺得我方七零八落，終於讓柳花花與朱媚順利逃脫了……」

「那名黑衣人呢？」

「也逃脫了。」

岳光輝瞇了瞇眼，「飯桶，全都是飯桶，我不知道那些人平時都在幹什麼，一向吃得好、穿得好，一到緊要關頭則一無是處，現在可好了，第一撥先遣人馬死傷殆盡，連仇十洲都死了，幾乎全軍覆歿……現在，更是出師不利，人還沒攻到青山鏢局，便又死傷纍纍，我眞懷疑，今天這一仗，我們究竟能不能消滅他們？」

趙屠默默無言。

岳光輝冷冷問：「我們總共還有多少人馬？」

趙屠想了一下說：「先前第一撥人死傷了百餘名，現在又損了七、八十，現在大概只剩下兩百多人……」

「什麼？」岳光輝大感不悅：「那麼我們豈非損失了一半人馬？」

「其實，」趙屠低低的說：「現在林中候命的弟兄實際上不到一百人……」

「爲什麼只剩下這些人？」岳光輝震驚：「其他的人呢……」

趙屠說：「其他的人去追捕柳花花與朱媚尚未歸隊……」

「那小子沒逃回青山鏢局？」

「沒有。」趙屠回答：「大概是天黑路暗，再加上慌不擇路，邊打邊逃，他們竟從反方向逃走，逃到深山野地裏去了。」

「這倒好，」岳光輝沉吟了一下：「他們既然沒逃回青山鏢局，那麼青山鏢局便不足畏了，剩下馬連艮和獨孤美，三下子便要踩平它……」

他沉思：「就這樣，情勢既然已發展到這種地步，咱們就兵分兩路，我去追殺姓柳那小子以及朱媚，你負責夷平青山鏢局，記住，一個活口也不准留下，務必做到殺個鷄犬不留，知道嗎？」

「是。」

趙屠應了一聲，隨即又說：「我們不是要等『快樂山莊』的人馬前來會合再發動總攻擊的嗎？」

「已經不能再等了，再等便天亮了，」岳光輝說：「無論如何天亮以後再行動只怕太顯目，多少有點不便的，而且我們的人馬是從各地調來的，有的跑了一段好長的路，無疑都有點疲乏，再等下去對我們是不利的……『快樂山莊』的人馬居然到現在還不到，會不會路上發生了什麼意外，如果是，我們豈不白等？」

一頓，接著說：「而且現在情況有了

變化，我們已經把敵人一分為二，無疑他們的抵抗力量也分散了，『快樂山莊』的人馬來不來已經不重要，單憑我們至現有的力量已經足夠了，你不認為是？」

「是的，」趙屠很感同意的說：「我本來就主張不用等『快樂山莊』的人來，如果我們早點發動攻擊的話，也許早就蕩平了敵人……」

「依我看，」馬連良接著又說：「青山鏢局此刻也不過剩下小貓三兩隻，特別是柳花花與朱媚那兩個小子不在之後，真正能敵之人只剩馬連良一人，殺雞焉用牛刀，我這裏不用這麼多人，留下五十名弟兄給我便綽綽有餘了，其他的弟兄你帶去，畢竟柳花花那傢伙不好惹，不但武功底子硬，而且又奸又詐，你得當心點。」

岳光輝想了一下，似乎覺得趙屠的話有道理，便點頭道：「好吧，便照你的意思做。」

隨即叮嚀道：「千萬別大意啊，困獸之鬥往往很厲害的，別小看了敵人，再說獨孤美那妮子雖然武功不行，但却擅長放毒，你得格外提防她。」

「放心，」趙屠瞇眼道：「我已經吃過她一次虧，這次無論如何會小心謹慎的，媽的，這回我得好好報上次的一箭之仇。」

「如果，」岳光輝忽然含笑說：「如果能不殺她，最好就別殺她，你能生擒活捉那丫頭的話，我記你一次大功。」

「為什麼？」趙屠微怔：「你不是說一個活口也不留的嗎？」

「不為什麼，」岳光輝瞇了瞇眼：「你不認為她是個非常迷人的女人麼？這麼美麗的女人，年紀輕輕的便死了，豈非太可惜？」

* * *

岳光輝跨下馬車的時候，似乎又想起了另一件事，轉首問趙屠：「對了，那個蒙面人呢，有沒有派人追他？」

「沒有　」

「為什麼？」

「據弟兄們說，那人的輕功太厲害了，瞬眼便不見人影，根本無從追起。」

趙屠停了一下，又說：「柳花花是因為有個朱媚在身邊，無論如何他跑不快的，而朱媚又已受了多處刀傷，肯定是可以追到他……」

他伸手朝山凋指了指：「他們是往那個方向逃去的。」

岳光輝點了點頭，忽又問：「那個蒙面人武功如此了得，會是誰呢？為什麼這麼巧會在這時候出現，而且為何還要覆面？……」

「據弟兄們報告，」趙屠忽然省起，連忙說：「聽聲音是個女人。」

「女人？」

* * *

趙屠帶著五十名殺手向青山鏢局進攻的時候，心裏頭不自禁的湧上了一陣快意。

他是個脾氣暴躁的人。

也是個眥睚必報的人。

他一向認為：有仇不報非大丈夫也。

在大漢鏢局的時候，他吃過獨孤美的虧，害得他在岳光輝面前抬不起頭來。

特別是獨孤美罵過他是世上最粗魯而沒有教養的男人。

一個女人竟敢對自己如此辱罵，這當然是一項奇恥大辱。

岳光輝雖然希望他生擒活捉獨孤美，但是他心裏比誰都清楚，他是絕對不會讓獨孤美活下去的。

而且，他還相信自己會用最殘酷而又最羞辱的方法來對付獨孤美。

現在，他已經看到了青山鏢局，而且也來到了青山鏢局門前的廣場上。

但是，他心中那股快意却變成了憤怒！

因為，他看到鏢局的圍牆下竟整整齊齊的擺放著百來顆血淋淋的人頭。

好恐怖的人頭！

那些都是自己弟兄死去的人頭！

居然好像「人頭展覽會」似的被排列在地上，孰可忍？孰不可忍？

最令他氣憤的是，他還看到了那些血淋淋的人頭竟令自己的手下個個目露驚悸之色。

這是敵人的下馬威！

也是敵人的工心計！

他立刻驚醒自己：敵人是可怕的，絕不是自己想像中那般懦弱。

不過他又一想柳花花與朱媚兩員大將不在，敵人缺失主力，無論如何已不足懼。

於是他得意的對部屬說：「柳花花與朱媚已丟下他們逃走了，剩下的敵人只是一羣酒囊飯袋，誰能砍下敵人一個腦袋，重賞一千兩紋銀，另外多配發十月份的『神仙草』！

他這句話，好厲害！

——前面半句是故意說給敵人聽的，目的當然是想動搖敵人的戰鬥信心；後面半句則是激勵己方人馬的信心鬥志，奮勇殺敵。

他這句話顯然收效很大。

雖然他還不清楚屋裏的敵人反應如何，但是他已看到了自己的人馬個個有興奮之色。

這已經足夠了。

於是他立刻下達進攻命令！

* * *

當敵人一進入獨孤美和馬連良的視線之後，他們立刻躍下屋頂，叫醒席地而睡的二十六名弟兄。第一道命令便是命他們服下解藥；第二道命令則是命他們拿出火摺子點燃柴堆。

然後獨孤美說了一句話，非常非常重要的話，她說：「這是好消息，敵人只不過來了五十名左右，顯然他們的人馬已被柳花花與朱媚牽制住，敵人顯然是因為我們缺少了柳花花與朱媚所以便小看輕我們，諸位弟兄，這正是各位大顯身手，殲滅敵人的大好機會，『我不怕敵人、敵人便怕我』，獨孤美將會在此目覩各位的英勇戰鬥行為！」

獨孤美實際上並不了解柳花花與朱媚的情況如何了，但是此時此刻她絕不能據實以告，否則勢必影响軍心，未戰先敗了！

因此她不管三七廿一，先撒個謊再說。

——兩軍交搏，將「不利因素」轉變爲「有利因素」，永遠是個成功將領的必備條件！

——無論是帶兵或殺敵，光靠刀是沒用的，必須還須具有過人的腦筋。

獨孤美從沒有與敵廝殺的經驗，她實際上只是個活潑嬌俏的女人。

但，居家的時候，她喜歡看書，什麼書都看，居然連「大逆不道」的「金瓶梅」禁書都看了。她當然也看過「狄青征遼」的歷史故事書。

書中有一段精彩的故事令她印象深刻——

故事大意是這樣的：狄青率領大隊人馬行軍於一廟宇時，聞當地住民說該廟宇神明顯聖，靈驗無比有求必應。當時部隊士氣並不太旺盛，每人都知道敵人兇猛如狼，對打勝仗並無信心。身爲主帥的狄青自然了解部屬士氣，於是便將所有部隊集合於廟宇大殿前及附近，而且命各大小將領陪伴他一起向神「許願」。他拿出六個銅錢，對神祈禱曰：「此仗若能勝出，則請神明顯示六個銅錢之正面。」當然幕僚人員大驚，曾力加阻止，恐若無「六個正面」，則會更加影响軍心士氣之低落。然狄青不管三七廿一，當下便卜下六個銅錢，不想這一卜，居然全是「六個正面」，當下歡聲雷動，軍心大振，個個信心百倍！

狄青卜完之後，便將六個銅錢密封放置於神龕底下藏妥，並曰：「若神靈有驗，將來凱旋之時，我們再來大肆酬謝神恩。

這一仗，狄青人馬個個爭先殺敵，勇不可擋，有如神助，把敵人打得落花流水，屁滾尿流，幾乎連頭都抬不起來。

狄青果然言而有信，班師回朝時，路經該廟大擧酬神慶典。禮畢，他命部屬將神龕底下的密封六個銅錢打開示衆。

原來，那六個銅錢竟全都是正面！

從這個故事裏，獨孤美得到了一個經驗：

——兵不厭詐，不要僅要對敵人詐，有必要的時候，也應對自己人詐。

詐，就和謊言一樣，有善意的與惡意的。

——「君子」無詐無欺，那是最令人難以忍受的一句屁話，絕對是！

此時此刻，性命交關的時候，誰還跟你講「仁」？誰還跟你講「義」？誰還跟你講他媽的所謂「君子」不「君子」？要講，只怕要到陰曹地府向閻王老爺講吧，大概連他都懶得理你，說不定還大罵你一句死得活該哩。

是的，兵不厭詐！

有人說，戰爭永遠只有三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是勝利；第二個目的也是勝利；第三個目的還是勝利！

——其實，人生如戰場，人活著也應只有一個目的：追求成功勝利！

——以前的世界，現在的世界，將來的世界，永遠都是成功勝利之人的世界！

——這是千秋萬世永不變的「眞理」，永遠都是！

如果世上有眞理的話。

這個「眞理」，獨孤美懂。

雖然她年輕，雖然她涉世未深，但她天賦具有一副好腦筋，她肯思肯想，將他人之經驗，汰蕪擷長成爲自己的經驗。

——經驗，並不一定要自己親身體驗才算是經驗，別人的功過成敗，只要你肯認眞吸收擷取，照樣能成爲你寶貴的經驗！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獨孤美就是這種女人。

一個肯吸收他人的經驗，而又懂得如何將之利用的聰明女人。

當她撒完那個「謊」之後，果然見到他們個個精神大振，士氣百倍，她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再撒了一個瀰天大謊，她說：「方才敵人從山隘口急奔而來時，正好風向吹向那一邊，我已把握這個機會，順風放毒，他們此刻實際已是功力大減，大家儘管迎敵，我保証大家必能凱旋勝利！」

這是一句謊言。大謊言！

獨孤美實際上身上已經沒有任何毒藥，她已經把身上所有的毒藥都用罄一空了。

可是她這句謊言則比她的毒藥來得更有效。

青山鏢局的二十六名鏢師與趟子手，外加馬連良，他們都信以爲眞，個個精神抖擻，磨拳擦掌，彷彿敵人一來，只消兩個手指便可以捏死他們似的。

所以，趙屠那句「柳花花與朱媚已丟下了他們逃走了」，根本起不了任何攻心作用。

所以，當趙屠帶著五十名如狼如虎的殺手翻墻掠屋而入時，立刻遭到了頑强的抵抗！

非常非常頑强的抵抗！

＊　＊　＊

人數上，五十一人比二十八人，差不多二對一的比例；但，以鬥志、士氣、拚勁、狠勁而言，却是無法相比擬的。

「攻心爲上，攻城爲次。」這是孫子兵法中最上乘而又最厲害的一招。

獨孤美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好。

——敵人甫一攻進來，便被殺得措手不及，雞飛狗跳！

這當然是趙屠意料不到的。

他本是抱着「收拾殘局」的心態而來的。

想不到，反而自己被人家「收拾」了。

他又驚又怒！

當他看到獨孤美居然也提著一把刀加入戰鬥行列時，他立刻飛身撲向她！

獨孤美當然認得趙屠，也識得他的厲害。

她一見趙屠飛撲而來之際，立刻轉到馬連良背後去……

馬連良單刀倏揚，勇不可擋的劈去了趙屠凌空而來的一鞭……

這時候，獨孤美佈置的燃薪放毒果然奏效，已聽得部份敵人有驚聲大叫：「呀！我怎麼突然全身無力？不好，有毒……哇唷！」

趙屠本來就一直提防著獨孤美會放毒，一聽立刻屏住氣息，停止呼吸，抽身而退，飄立於屋墻上……

馬連良沒有追，他馬上回身去殺殘餘的敵人！

可憐，那些本來滿懷雄心壯志的黑衣殺手，本以爲踩平踏扁青山鏢局之餘孽是手到拿來，不費吹灰之力之事，孰知甫一交鋒，便碰到了敵人頑強的抵抗，一開始便打得他們心驚膽顫，幾乎連頭都要抬不起來，好不容易穩住了陣脚，正待全力反撲，忽見同伴中有人中毒被殺，當下陣脚又陷入混亂，又見主帥趙屠越墻而立，似有逃走之意，於是衆人紛紛有樣學樣，立刻飛身而退……

趙屠並沒有走，他只是立在墻頭上，對飛身而退的部屬大聲吆喝：「敵人的毒就是那火堆，大家別怕，只要別靠那火堆便沒事，咱們守在這裡，看他們的火堆能燒到幾時？」

趙屠還算是個粗中有細的人，他立在墻頭的時候，見到青山鏢局的人三人一組挨著火堆作戰，立刻知悉那火堆的煙火有毒，於是命令部屬守候在墻頭上。

只可惜他雖然機警敏覺，却有兩點沒有算到。

第一點：他的人馬在短短時間內竟然死傷過半，僅餘十來人而已！而且，敵方人馬居然一個不損，完完整整的二十八人，一個也不少！

——這是外在的形勢，主客已變。

第二點：本來他人馬是信心十足，戰志昂然，現在却個個眼露駭懼之色，有如驚弓之鳥；而敵人却正好相反，個個士氣如虹，銳不可擋，彷彿有撼天震地之氣魄，凜凜生威！

——這是內在的形勢，敵長我消。

更有一點趙屠沒有算到。

——敵人根本不讓他們守候在墻頭上，他們打鐵趁熱，乘勝追擊，一鼓作氣的又撲上前來！

嚴格說來，趙屠是相當聰明的，他一立在墻頭的時候，便探知風向是往內吹，立在墻頭上不必怕毒煙。他明知敵人會乘勝追擊殺過來，但又恐敵人仗恃毒煙而不肯來，又不知道獨孤美還有沒有其它的毒玩意，因此故意出言立在墻頭上「守候」，實行是激對方追撲而來，那麼已方人員可以以逸待勞，居高臨下，殲敵於一瞬間。

老實說，他這個計策是相當精妙的。

但是他忽略了一點，任何再巧妙的計策與戰略必須要有人「配」合才能生效，畢竟，天地萬物，人才是眞正的主體。

而，他的戰略計策已沒有「人」配合。

因爲，青山鏢局的人馬一撲而上的時候，那些已無戰志的黑衣殺手，早已一哄而散，四下竄逃！

趙屠做夢也想不到會搞到這種地步，連忙揮鞭大呼：「不准走，那個敢違抗命令，立刻斬無赦！回來，統統給我回來！」

他叫得很大聲，聲色俱厲。

却偏偏沒有一個人回來。

結果，連他都逃了！

而且，還逃得比誰更快。

* * *

獨孤美沒有追。

並不是她輕功不及的緣故，而是她恐怕敵人還有後援，或者中了敵人的埋伏，因此她不但不追，反而大喝道：「窮寇莫追！小心中了敵人的埋伏，回來，大家都回來！」

她拚命喊叫著。

結果也和趙屠一樣，一個都沒有回來，連馬連艮也不見了。

他們的心理是可想而知的。

先前，他們被第一撥敵人壓著猛打，若非獨孤美情急施毒，他們早已到鬼門關去報到了；而自己的同事弟兄又死傷逾半，而敵人又不肯歇手，顯然非置他們死地不可，那種心情當然悲憤怒恨，巴不得能生吞敵人的肉，活飲敵人的血！

現在，他們果然打敗了敵人，那種被壓抑、被欺凌的憤怒像火山爆發般的燃燒起來，一發而不可收拾，他們得到了報復的快意，他們要以牙還牙，一個敵人也不讓他走脫！

——你要我死，我就不讓你活！

——報復，殘忍的報復，本來就是人類的基本天性之一，你能否認？

獨孤美無法否認。

她承認自己沒料到這一點。

其實，就算她料到，也絕對擱不住他們的，勝利的果實使他們冲昏了頭，個個已成爲了脫韁的野馬，個個都成了眼佈紅絲的瘋狂殺手，對恨之入骨，落荒而逃的敵人展開無情而殘酷的追殺！

不過轉眼，逃的逃、追的追，居然連一個鬼影子也不見。

不，還有地上數十名死狀恐怖的敵人屍體。

本來是殺聲震天的血腥戰場，倏忽沈寂了下來！

又回復了那可怕的靜。

獨孤美忍不住打了一個哆嗦。

她望見地下滿佈血淋淋的殘肢斷屍時，直覺得自己身置人間墳場！

不，是人間地獄！

特別是一陣冷風吹來時，一陣陣濃濃的，黏黏的血腥味薰得她掩鼻欲嘔！

而且，當她無意中瞥見有幾具死屍被風吹過的時候，衣衫陣陣飄動，彷彿就要復活過來似的，嚇得她背脊發冷，頭皮發麻！

偌大的青山鏢局只剩下她孤伶伶的一個人，就算是個大男人，也忍不住會悚然震慄，何況她是個文弱的女人。

其實她本來就是個胆小的女人，只因爲血腥的戰鬥激發了她求生的本領，而使她由弱變強，但現在戰鬥厮殺已平靜，她本能的又怕起來了。

這是人之常情。

一怕，她很自然便想到了柳花花。

如果現在有柳花花在她身邊，她大概是天不怕、地不怕，變成了世上最大胆的女人了。

他總是能給她安全感。

他現在在那裏？

他和朱媚是否眞如趙屠所說的丢下她不管了？還是發生了什麼意外？

現在，她應該怎麼辦？

還沒亮，一切等天亮才說吧。

心念及此，她轉身想回到自己的房間休息，無論如何要她一個人呆在這裡，她眞是有點怕怕。

忽然，她看見有一個黑影掠墻而入！

她心中一喜，總算有個人回來了，她以爲是馬連長，他答應過要保護自己的。

可是當她看清那人臉孔時，她整個人連手脚都冰冷了，彷彿一下子墜入了地獄深淵！

——因爲，那人竟是趙屠！

＊ ＊ ＊

柳花花不知道這裡是什麼地方。

他只知道當他把背後的追兵拋離得不見之時，便在一座樹林裡停了下來。

他非停下來不可。

因爲他必須查看一下朱媚的傷勢。

這是當急之務。

他把她平放在柔軟的草地上。

然後藉着微弱的星光，細細檢視着她的狀況。

乍見之下，她渾身浴血，眞是駭人；但細瞧之下，還好，只不過是挨了幾處皮肉之傷，不礙事。她身上的血絕大部份都是被敵人的血噴染到的。

柳花花鬆了一口氣，拿出隨身攜帶的金創藥，在她各處傷口敷上藥，便替她推拿……

不到盞茶工夫，朱媚已悠悠醒轉……看到柳花花正爲自己推拿活血時，心中有一股說不出的舒暢和甜蜜。

柳花花見她醒過來，忍不住長長吐了一口氣，從懷中拿一隻小巧精緻的酒葫蘆，拔開塞子，湊到她咀邊，微笑說：「美酒哪，喝光它，很快就會恢復體力的。」

酒葫蘆很小，裝的酒自然也很少，朱媚咕咕的三兩口便喝光了它。

朱媚長舒一口氣，坐了起來，歎道：「眞好，此時此刻居然還有酒喝，簡直就像仙丹一樣哪，瞧我精神百倍啦……」

她意猶未竟的又說：「只可惜少了一點。」

「爲了攜帶方便，只好用這種小葫蘆啦，」柳花花笑笑說：「這是專門以備緊急危難時喝的，可不是爲了解饞過癮喝的哪。」

「你總是設想這麼週到，」朱媚朝他甜甜一笑，溜目四望：「這是那裡？」

柳花花搖搖頭，苦笑道：「我也不知道這是那裡，爲了逃避追兵，有路便走，早就迷路了。」

「糟糕！」朱媚大驚失色：「那，那獨孤美他們怎麼辦？敵人一定去攻擊他們了！」

柳花花默默無語。

「你眞是，」朱媚瞪住了說：「你不應該管我的，你應該及早折回去……」

柳花花打斷她的話：「我總不能丟下你不管呀！」

「可是，獨孤美她……」

「現在說這個已無用，」柳花花苦笑道：「你現在怎麼樣了？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咱們現在便趕回去，或許還來得及……」

「我沒問題，」朱媚立刻彈跳起身：「看我，生龍活虎哪，走吧！」

說著，她便想躍起身形，但却又噫一聲，說：「糟糕，四野一片漆黑的，究竟該往那一個方向走？」

「現在也顧不了這麼多了，」柳花花說：「只好試着挑往回的路走了。」

「那不是有追兵嗎？」朱媚眨眼說：「那我們豈非自投羅網？我們應該設法找另一條路繞回去才是。」

「其實我們往回走，已經不知道能不能回到青山鏢局，也許我們早已走入岔路，那有可能再找另一條路？」柳花花說：「說不定追兵被我們甩脫之後，已放棄追捕我們也不一定，我們現在只好冒險一試了，除此之外，妳還有更好的辦法嗎？」

朱媚望着黑黝黝的天空：「我們既已迷失方向，如果强行往回走，萬一走岔了路，豈非越走越遠，而白白浪費時間與氣力？不如這樣，看這光景，天不久就要亮了，咱們就在此等候，一來天亮之後可保不迷路，二來又能趁此調息體力，你說好不好？」

柳花花想想：「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他靠著一株樹幹坐了下來，朱媚依著他身邊坐下，「你抱著我跑了一段路一定累壞了，喏，你快趁此休息一下吧。」

她溫柔的把他的上身攬在懷裡，以便讓他能躺得舒服些，她輕撫著他的臉龐，柔聲道：「我經過你方才的推拿鬆骨、活血舒筋，功力已回復，你大可在我懷裡睡一下，我會小心注意敵人的。」

柳花花的確是夠累，也就躺在她懷裡閉目憩息，一面暗暗運功調息體內眞氣……

朱媚的感受是新鮮的。

如此抱著一個大男人，她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這種感受當然是新奇的。

特別是現在，她正面臨著生死兩茫茫的危險處境，她嚐到了重要死亡的滋味，她這時候才瞭解到，人，要死實在是件很容易的事。

愛她如姊如母的朱海靈已死了。

關山月也死了。

她自己也差點死了。

現在，她雖然還活著，可是危機還未過去，她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活下去。

她忽然覺得生命可貴。

而她現在所能掌有的却只是「現在」。

她忽然輕嘆了一口氣：「賊花花，有一件事我想修正……」

「那一件事？」柳花花嗯哼著。

「記不記得我說過，」朱媚輕撫著他的臉頰：「如果我能活下去的話，我第一件事便是鄭重邀請你陪我上床，現在，我想修正了。」

「怎麼，妳後悔了？」柳花花仍閉著眼。

「我沒有後悔，」朱媚語聲灼灼：「我的意思，我現在就想……」

她沒有說完。

她的咀巴已不能說話。

因爲，她已俯首吻住柳花花了。

柳花花沒有拒絕。

他瞭解她的心情。

他也瞭解現在的處境。

——他們現在雖然是在等候天亮，但是他們是否眞能等到天亮？他們能活到那時候麼？

人，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時，絕不會回憶過去，也絕不會展望將來，想到的只是「現在」！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 秦君燕往昆仲幫報訊，與莫紫薇劫後重逢，喜不自勝，但展劭基於曾答允秦退出角逐，又以爲秦已葬身大海，遂與紫薇墜入愛河，此刻痛苦的心情無以復加，秦君燕有心，惜紫薇無意，秦更誤會展劭橫刀奪愛，心中醋意怒意更盛，硬要與展劭一較高下……莫紫薇憂心忡忡，擔心秦與展的去向……統一盟提前進攻昆仲幫……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簫劍情仇

統一盟人強馬壯　昆仲幫苦戰慘敗

* * *

主意打定，便改爲激鬥，絕不與對方硬碰，寶杖法王幾次施殺手，都因爲體腔內的血水，壓住腸胃，影响運氣，是故，都讓馬嘯風化險爲夷！

木劍道人攻了二三十劍，殺不了萬鵬程，而對方又有人衝上來，更有弓箭手在旁虎視眈眈，心中暗道：「道爺何必在此跟他磨菇，倒不如先殺了出去再作打算！」

當下舉目一望，木劍一橫，劍是刺在一個大漢的「華蓋」穴上，那大漢登時氣絕倒地，木劍道人順勢踢了一腳，將其踢飛，向萬鵬程撞去！

萬鵬程不忍在自己弟兄屍體上加一劍，伸出左臂將其接住放下，木劍道人趁這空隙，斜步橫移，讓開一柄斧頭，木劍再挑開一柄大刀，左手五指如鈎，已抓住另一個大漢，將他扯了過去！

他幾個動作，一氣呵成，抓住那大漢，當作兵器，揮動幾下，已讓他迫前三四丈，只見他雙脚一蹬，拔空而起。幾個眼明手快的弓箭手，及時發出箭矢！

好個木劍道人，不愧是武林有數的魔頭，心狠手辣，人在半空，仍不失鎮定，長箭破空之聲，全聽在他耳中，只見他將那大漢向後揮動一下，長箭已貫進他身體！

木劍道人脚尖在屋頂一點，頭也不回，反手將那大漢的屍體向下面拋去，長笑道：「昆仲幫果然有許多神箭手，哈哈！」笑聲未了，人已去遠！

萬鵬程跺足，罵道：「惡道該死！」收劍跑進水寨，問道：「妹子，那邊情況如何！」

蒲環憂心地道：「據報，統一盟來了許多人，而且不乏高手！」

「來了些什麼人？」

「人是由風五娘和鬼秀才率領的，詳細情況亦不太清楚，不過對方的主力，肯定是在那邊！」

就在此刻，只見任達遠自旱寨那邊殺了過來，萬鵬程見他滿身血跡，忙問：「任賢弟，那邊情況如何？」

任達遠喘着氣道：「已讓他們由左邊攻進去！這邊情況如何？」

「還壓得住，而且除了木劍道人和寶杖法王之外，沒有高手！」萬鵬程道：「賢弟來得正好，此地便由你主持一切，愚夫婦殺過去那邊支援！」

任達遠一拍胸膛，道：「大哥放心，小弟一定盡力！」他邊說邊舉眼四望。

萬鵬程帶著妻子離開之後，任達遠對一個香主交代了一下，便向寶杖法王走過去，心中暗道：「這賊禿今日落草，我任達遠就算血濺湖邊，也要把他幹掉！」當下大聲道：「孟賢弟，煩你指揮打殺那些嘍囉！」

此刻碼頭上雙方人員展開廝殺，寶杖法王帶來的人雖然較多，但有的已死在湖上，有的一上岸又死在長箭之下，加上失却地利人和，反讓昆仲幫這邊佔了上風！

黑暗逐漸逝去，天上已露出魚肚白。陽光可以驅散天上的烏雲，却消弭不了地上的殺機！

* * *

萬鵬程夫婦出了水寨，便見外面有許多人，正在攻打旱寨大門，但墻頭上昆仲幫的弓箭手守得住陣脚，一時之間，尚能抵禦得住！

萬鵬程回頭看水寨的弓箭手先發了一陣箭，然後帶了十多名勇士殺出去，弓箭隊香主立即派人出去拾箭，以作補充。

萬鵬程這邊一殺出去，對方起了一陣混亂，讓萬鵬程等人砍殺了十多個人，可是形勢並沒有大的改變，猛見旱寨大門打開，姚有志也帶了一隊勇士殺了出來，兩下一夾擊，便衝開了一條血路！

萬鵬程夫婦和五個勇士順利進入旱寨，姚有志也忙着收兵，只靠兩邊的弓箭手壓住了陣脚，重新關上大門。

萬鵬程拭一拭汗，問道：「還守得住麼？」

姚有志道：「如今情勢仍未至最惡劣，風五娘只帶了二十多個人由左邊攻進來，幸好游老英雄和安大俠帶人趕去，塡補了空缺，統一盟的人才不致如潮般水湧進！」

萬鵬程精神一振，道：「如此最好集中全力先殺了那婆娘！姚賢弟，此處仍由你主持！」他帶着妻子，匆匆向內堂跑去！

剛走過了大廳，便聽得一陣喊殺聲中，夾雜着一個女人的笑聲：「白光遠，你若肯投降，老娘保荐你當個堂主，也勝過你在這裡做什麼勞雜子的副帮主！」

只見白光遠怒罵道：「臭婆娘，天已亮了，你別再做夢吧！」

萬鵬程快步馳出暗廊，直到庭院中，只見院子裡佈滿了人，分頭斷殺，由於殺進來的全是高手，因此昆仲帮的人雖多，却佔不到一絲便宜！

風五娘以一敵住白光遠和譚尚明，依然綽綽有餘，好整似閑。萬鵬程目光·及，見白光遠的妻子梅菁菁和幾個香主被風五娘的徒弟葛丹丹，殺得香汗淋漓，忙道：「妹子，你去助梅妹子！」

蒲環一聲不吭，抽出柳葉刀殺了過去，萬鵬程揮劍向風五娘後背刺去，道：「風五娘，萬鵬程的劍來了。」

風五娘柳腰一擺，滑開四尺，嬌笑道：「萬帮主果然是個大丈夫，這時候還不肯失却風度！不過奴家早已看見啦，多謝了！」

萬鵬程一聲不吭，劍法一變，横削而至，風五娘待長劍將至才突然閃開，萬鵬程那一劍，幾乎傷及譚尚明！

白光遠見萬鵬程及時趕到，精神大振，道：「妖婦，你今日跑不了！」

風五娘格格一聲嬌笑。「小白，你有什麼本領，趕快施出來，奴家已經急不及待！」態甚風騷，語却暧昧，只氣得白光遠雙眼直瞪。

風五娘解下束腰的綢帶，揚臂一抖，向白光遠手腕纏去，同時發掌擊萬鵬程！譚尚明鐵摺扇一張，猛力一煽，把綢帶的帶頭撥歪，順勢飛起一脚，蹬向風五娘的腰側！

這一招使來十分兇猛，大失他平日溫文儒雅，深沉不露的作風，但風五娘身法亦同時一變，只見她跳起來，右腿抬耙，反踢譚尚明大腿處，凌空一抖綢帶，望萬鵬程脖子圈去！

譚尚明見她這招來得怪異，單足向後彈退，堪堪避開那一脚，萬鵬程長劍一圈，將綢帶震開，只覺綢帶上似有一股黏力，幾乎讓它纏住，心頭一懍，忖道：「這婆娘果然厲害！」

與此同時，白光遠一躍而起，寶刀横劈其腰際，這一招他滿懷信心，欲將風五娘傷在刀下，因爲風五娘人在半空難以閃避！

可是他把風五娘的武功低估了，只見風五娘嬌軀輕如棉絮，不知如何又升高了幾尺，弓藝奇準無比地，在刀身上一點，借刀凌空打了個觔斗，反落在白光遠的背後！

譚尚明邊搶過去，邊叫道：「白兄小心！」

話音未落，只聞「嗤嗤」一陣輕响，又見白光遠身子一抖，向前蹭蹬一步，咬牙道：「妖婦，你使暗器！」

風五娘笑嘻嘻地道：「小白乖乖去吧，難道你不知道奴家的外號？」

萬鵬程雙眼盡赤，喝道：「妖婦，別走，萬某與你拚了！」

原來風五娘一射了蜂尾針，便轉身退後，雙脚再一頓，已躍上屋頂，萬鵬程與風五娘衝上前，已遇到統一盟的鐵冠道人和風五娘的丫頭小青。

小青的右前臂在黃山被秦君燕砍斷，把·股仇恨全洩在萬鵬程身上。萬鵬程對付灺，輕鬆得多，抽機環顧戰場，心頭暗暗吃驚，因爲己方人雖多，但武功較低，死傷極大。

風五娘帶來的人，都是統一盟的高手，這些人以前不是黑道猛人，便是强盗，其中包括横行關中的强盗：「三不盗」魯鐵漢。所謂三不盗，乃天、地、族人，除此之外，全不講交情，桀驁不馴，最近才被風五娘收服，在統一盟任副總堂主。

除了魯鐵漢之外，尚有「五香夫人」，崔彩鳳和田天野等邪派高手，風五娘擅施毒計，五香夫人擅用毒散，那毒散一洒出來，隨風而送，中人立倒，十分厲害，只是此刻，雙方短兵相接，不便施放。

風五娘的徒弟葛丹丹，已得風五娘六七分眞傳，因此以寡敵衆，仍然從容不迫，萬鵬程一望戰場，立即專心對付小青。

小青雖得風五娘指點，但斷了一臂，又豈是萬鵬程之敵？只三十多招，肩上已中一劍，小青急道：「小姐快來救我！」

葛丹丹一劍迫退蒲環，向萬鵬程奔去，萬鵬程猛一聲大喝，長劍一圈，將小青兵器震開，倏地飛起一脚，踢在小青的胸膛上，小青身體如皮毬般向葛丹丹飛去！

葛丹丹一閃閃開，但萬鵬程已轉身揮劍急刺鐵冠道人的背心！「軍師，且讓我來！」

譚尚明在鐵冠道人苦迫之下，已漸感難支，萬鵬程來得正是時候，連忙退後，轉身跑去前廳。

蒲環和梅菁菁雙雙搶前，又截住葛丹丹，除了她兩人之外，尚有兩位昆仲帮的香主在旁協助，以四敵一，才堪堪抵擋得住！

就在此刻，右邊尖嘯之聲，此起彼落，萬鵬程心急如焚，知道右邊亦被對方攻

進來。俄頃，左邊又傳來一陣大叫，不久，即見游四淡，安源，應志龍等人都退到中院，統一盟的人如潮水般湧進！

游四淡道：「稟帮主，各處都失守了！」

萬鵬程大聲道：「萬某早已決定，今日與敵周旋到底，諸位若尚有牽掛，請即離開！」

只聽院子中，傳來一陣如雷的叫聲：「咱們誓與萬帮主共進退，流盡最後一滴血！」

萬鵬程心頭又是激動，又是感動，長劍急刺兩招，大聲道：「兄弟們的盛情令人感動，咱們一齊努力，予惡魔們一個沉重打擊！」

猛聽一道長嘯由遠而近，接着便聽到鬼秀才的聲音：「老七，老六呢？」

「他還在水寨那邊！」

鬼秀才又道：「歐陽堂主、彤侄，你倆帶些人到水寨那邊去支援大和尚！」

木劍道人由屋頂跳了下來，哈哈笑道：「道爺許久已未試過像今天這樣痛快了！」他木劍一橫，已殺了一個昆仲帮的大漢！

譚尚明去而復返，帶了一隊神箭手，埋伏在暗處，而姚有志亦因前門守不住，而退到中院，木劍道人目光一及，道：「你來得正好，省得道爺去找你！」

姚有志一擺手中的一對短槍，道：「姚某一條命就在此，你有本事便取去吧！」

木劍道人木劍一圈，冷笑道：「要取你狗命，有何困難？」他一連四劍，已將姚有志迫退兩步，旁邊幾個昆仲帮弟兄見到帮主危險，連忙撲過去。木劍道人笑道：「來得越多越好！」

鬥得最激烈的要算萬鵬程，他自知今日再無生機，只求臨死時能多殺幾個敵人，因此他對鐵冠道人，一直採取攻勢！

鐵冠道人武功不弱，但見萬鵬程悍不怕死，不由亦暗暗心驚。一柄烏金打造的塵拂，舞得風雨不透，護住前身。

萬鵬程知道等不得，因爲再過一陣，對方必有同伴相助，是以決定冒險，只見他長劍回力一圈，將鐵冠道人的拂塵撞開，順勢飛起一脚，踢向對方的胸膛！

鐵冠道人抽身後退，萬鵬程脚一落，向前撲出，長劍如「毒蛇出洞」，急刺鐵冠的心口！

鐵冠道人塵拂一掃，萬鵬程想也不想，仍向前撲去，再翻腕變招，長劍橫削！

這一着大違常規，鐵冠道人怔了一怔，心頭大悸，邊退邊揮塵拂擊萬鵬程！

萬鵬程大喝一聲，長劍去勢絲毫不變，左掌一抬，竟以臂去格塵拂！

「嗤」的一聲响，長劍削進鐵冠道人的腰際，萬鵬程用力一拉，他手臂吃塵拂的柄一擊，臂骨雖未斷，亦痛得他抬不起來！

鐵冠道人血流如注，踉蹌而退，萬鵬程忍痛標前，長劍向他猛刺，鐵冠道人雖然向心狠手辣，但幾時見過如此不畏死，不知痛的狠人，三魂不見七魄之下，萬鵬程以長劍已刺進其小腹！

萬鵬程剛抽出長劍，尚未來得及喘息，忽覺後背有冷風襲體，忙不迭錯步閃開，原來偷襲的是田天野！

田天野一身武功就在一對手掌上，也不用兵器，連揮幾掌，萬鵬程剛才那股銳利稍退，竟被迫退了兩步，但他只過了一忽，便又重整旗鼓，站穩陣脚，揮劍與對方周旋。

鬼秀才大聲叫道：「加緊攻擊，一個不留！」

話音一落，忽然遠處傳來一道驚天震地的嘯聲，鬼秀才喝道：「誰在鬼叫？」

話音剛落，屋頂上已多了一個人，鬼秀才目光一凝，怒道：「原來又是你！」

原來來人乃「海天三劍」之劍狂。當下劍狂冷冷地道：「司馬長勝那老兒在何處？」

鬼秀才冷冷地道：「憑你也夠資格見他？」

劍狂仰首一陣大笑。「打了小的不怕大的不出來！」他作勢欲向鬼秀才撲去，不料，人至半途，却跳落院子中。大聲問道：「誰是昆仲帮帮主？」

萬鵬程道：「在下便是，閣下有什麼事衝着萬某來就是！」

劍狂冷哼一聲：「你不用緊張，老夫不是你的敵人，我想問你，你的人有什麼記認？」

萬鵬程精神一振，忙道：「咱們的人手臂上都纏了白布！」

劍狂尖嘯一聲，長劍出鞘，見手臂上沒有纏白布的，便揮劍殺之，他像一頭出柙猛虎，長劍所到之處，人羣紛紛避開，眨眼間，統一盟的人已倒下了一大片！

「司馬長勝，你還要做縮頭烏龜麼？」

鬼秀才在屋頂道：「老七，快截住他！」

木劍道人心中自然不服，不過又不敢不服從，只好棄了姚有志，去迎戰劍狂。

劍狂道：「他也使劍？好極了！」他長劍大開大闔，一連幾招，便壓住了木劍道人。

姚有志只喘了一口氣，便上前助萬鵬程。萬鵬程左臂受傷，在田天野的狂攻之下，又中了一掌，只仗着一股銳氣拚命支持，不但如此，還拚命反攻，待姚有志到後，兩人合作有素，分進合擊，配合得絲絲入扣，這才將田天野的氣燄壓下去。

風五娘嬌軀自另一端屋頂馳來，道：「老四，大和尚歸西了！」

鬼秀才一怔，問道：「誰殺死他的？」

「馬嘯風！不過，他自己亦受了重傷，讓彤侄殺了！」風五娘低頭一望道：「咦，這老不死的怎地又來了，老四，你爲何不下去助老七一臂之力？」

「你忘記此行區區的任務嗎？」鬼秀才冷冷地道：「區區正想請你下去！」

風五娘冷哼一聲：「這時候，還分什麼將帥，奴家未到之前，你就該下去，假如我不是及時來了，豈不是要白白讓老七被殺？」

鬼秀才長笑一聲：「五娘你也眞會長他人志氣，老七可不是這般不濟！假如你不來，區區自然會在適當時候下場，但既然你來了，便請你代勞！」

風五娘還想反駁，不料遠處已有人接口道：「兩位何必爭執？誰肯陪老夫玩玩？」

鬼秀才和風五娘抬頭一望，原來是劍

痴，風五娘不由怒道：「原來又是你們三個老不死的，還有一個呢？」

劍痴微微一笑，看來十分天眞。「等你過得老夫這一關再問未遲！」

風五娘笑嘻嘻地道：「奴家只管跟小白臉玩，不喜歡鬍子花白的！」說着慢慢向劍痴走去，忽然身上飛出一蓬羽毛細針，直向劍痴捲去。

不料劍痴早有準備，兩掌一合一分，兩股罡風及時湧出，那些毒針，便似泥牛入海。劍痴不待對方再發毒針，抽劍向風五娘撲去。

風五娘綢帶亦及時揚起，與劍痴鬥在一起，兩人一剛一柔，鬥得難分難解，鬼秀才看了一陣，便跳落院子中，向昆仲帮大開殺戒。

此刻，昆仲帮的人已死了大半，好幾位高手亦已陣亡，但生存者仍然奮力作戰。

梅菁菁及蒲環，被葛丹丹殺得滿身傷痕，依然咬牙苦戰，曉得葛丹丹素來胡作妄爲，心中亦生寒意。

萬鵬程與姚有志合戰田天野，只因兩人都受了傷，大受影响，竟然佔不到上風，相反，不久之後，「獨眼龍」鄒永勝的弟弟「雲中鞭」鄒必勝已帶人自後面殺過來，見狀，長鞭一圈，在姚有志背後抽了一鞭！

這一鞭只打得姚有志，幾乎站不穩，田天野眼明手快，回身一掌擊在他胸膛上，姚有志如皮毬般倒飛兩丈，跌落地上，經已氣絕！

萬鵬程眶眥欲裂，來不及救援，趁田天野背向得自己時，用力將長刀拋出！田天野一掌剛出，聞得風聲，連忙錯步閃開，奈何已來不及，讓長劍射進其脅下！

說時遲，那時快，鄒必勝長鞭又至，剛好纏住萬鵬程的腰，手腕一抖，萬鵬程離地而起，飛撞在一根柱子上，骨頭斷了好幾根，滑落地上時，張口猛噴鮮血！

蒲環愛夫情切，見狀撒手向丈夫奔去，邊叫道：「大哥，你覺得如何？」冷不防鄒必勝長鞭又至，將她捲起，摔在萬鵬程身邊。

萬鵬程喘着氣向蒲環爬去，叫道：「妹子……」

「大哥！」蒲環咯了一口血，手臂盡力向前伸去，兩隻手掌終於互相握緊。

萬鵬程臉上露出一絲安慰之色，喘息道：「妹子……你我能夠同年……同月同日死……再無遺憾……」言畢雙雙氣絕身亡。

鬼秀才剛殺死了游四淡，忽聞屋頂上傳來一陣「叮叮噹噹」的响聲，接着跳下一個手扣鐵鍊的老尼姑來，忙喝道：「報上名來！」

那老尼雙眼神光茫然，冷冷地道：「你連你鐵鍊師太的大名也未聽過麼？」

鬼秀才哦了一聲，道：「雖然有過耳聞，怎及區區的大名？」他雙脚一滑，標前八尺，鐵扇合起，戮向鐵鍊師太的眉心！

不料鐵鍊師太絕非省油燈，手臂一抬，以鐵鍊擋開鐵扇，另一條鐵鍊却抽向鬼秀才的肩膊！

鬼秀才哦了一聲，道：「想不到你還有點鬼門道！」鬼秀才身法一變，繞着鐵鍊師太團團轉動，鐵扇尋隙抵罅，專找老尼的破綻！

正在統一盟全面勝利之際，忽然牆頭上飛下一具屍體，「巴」的一聲，摔在地上，衆人轉頭一望，却原來是歐陽百川！

當魯鐵漢亦收拾了安源，轉身喝道：「誰？」

牆頭上輕飄飄飛下一個老人來，道：「司馬長勝在何處？你請他回來！」

鄒必勝長鞭一圈，罵道：「精老兒，先吃老子一鞭，」長鞭如靈蛇，向來人頭上抽去。

那頭兒從容不迫，頭一低，便讓過長鞭，可是左手却快如鬼魅般翻上，抓住鞭梢，用力拉動，鄒必勝被拉得向前蹭了兩步，雖極力使「千斤墜」，但身子依然不斷地晃動着，隨時有向前撲的可能。

原來這人就是「海天之劍」之首的劍心！鄒必勝武功雖高，但與他相比，仍有一段距離，如何敵得住他的神力？魯鐵漢抽出刀來，飛前幾步，向劍心劈去！

他這一刀的用意，不外只求對方鬆了手，不料劍心手仍不鬆，雙脚一錯，連帶長鞭也跟着他一橫，反向魯鐵漢撞去！

魯鐵漢無可奈何，只好橫刀向長鞭斬下，長鞭雖是用牛筋精製而成，但由於撞直，是故刀鋒一過，便自中而斷！

鄒必勝失卻重心，幾乎一跤摔倒，但劍心只虛晃了一下，便反向魯鐵漢撲去！

統一盟高手如雲，魯鐵漢能身膺副總堂主之職，自有過人之處，他反應亦快，略退半步，手臂一揚，寶刀已望劍心頭頂劈落！

劍心身子再一晃，閃開刀勢，左掌自刀底突進，拍向魯鐵漢的脅下！這一掌絕無名目，但渾然天成，隨手揮來，却恰到好處！

魯鐵漢心頭一懍，忖道：「這老兒從何鑽出來的，怎地以前從未聽過？」當下不敢怠慢，連忙退後，同時揮刀阻擋劍心追擊！

與此同時，司馬彤等人亦由前寨回來，道：「前面水寨的敵人已全部解決！」他爲人驃悍好戰，見魯鐵漢被劍心迫得連連後退，便又使出銅鐧，上前助陣！

就在此刻，廳裡忽然發出「轟隆」一聲巨响，沙石灰塵紛揚之中，一個獨臂老人，大步走了出來，此人身材高大，髮如亂草，滿臉鬍鬚，雙眼如電，神態傲然，令人望之生畏！

來人在大廳中一站，似鐵塔一般，雙方都不由自主地停下手來，半晌，也不知誰先喊了起來：「屬下拜見司馬副盟主！」接着施禮之聲，不絕于耳。原來此人便是劍心久欲尋之的司馬長勝，亦是在七大魔頭之中，排名第三的「獨臂擎天」！

劍心目光大盛，緩緩走上前，道：「你終於來了！」司馬長勝輕哼一聲：「原來你是『七式劍』郝老頭的傳人！」

劍心眉頭一跳，道：「不錯，老夫今日來找你，就是要爲你家師討回公道！」

司馬長勝毫不動容，道：「應該！相信郝老兒在九泉之下亦覺安慰，因爲他若是有靈的話，當知徒弟就快去黃泉路上陪他！」

劍心大笑：「一切自有結果，何必貪一時口舌之快？」

司馬長勝正容地道：「你認爲老夫爲了貪口舌之快？你自信能贏得了老夫？」

劍心心頭一懍，剛才司馬長勝出現的那一副氣勢，他自忖不如，可惜自己那「無招勝有招」之法，至今尚未研究出來，否則必可取勝！

他來此之前，有七成把握取勝，但如今只剩四五成！

司馬長勝似乎不把他放在眼內，轉頭問道：「誰叫鄒必勝？」

鄒必勝不知他因何有此一問，心頭忐忑，却不敢不應，踏前一步，抱拳道：「啓稟副盟主，屬下便是鄒必勝，未知有何吩咐？」

司馬長勝神色陰沉，冷冷地問道：「鄒永勝是誰？」

「爲屬下之兄長，最近已在海外爲本盟殉職！」

「永勝不能勝，必勝亦未必能勝，你自忖天下第一手？老夫都只敢稱長勝！」

鄒必勝汗流浹背，澀聲道：「副盟主說得是，屬下自今日起即改名爲求勝！」

司馬長勝抬頭道：「老三老四和老七，你們繼續吧，日已近午，不要再拖了！」

劍心久已不用劍，今次爲了報師仇，特地帶了一柄利劍來，他不敢托大，抽出寶劍問道：「閣下交代了身後事沒有！」

司馬長勝長笑一聲：「匹夫太託大了！你還等什麼？來吧！」他單臂一揮，手下們便知即有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戰展開，都知機地退開，屏息而觀。

只見劍心道了聲有僭，挽了一朵劍花，緩緩向司馬長勝刺去。司馬長勝身子不動，只是雙目烱烱地望着劍尖！

劍心見他全身不露半點空門，那一劍再也刺不出去，倏地停在司馬長勝身前七寸之處！

剎那間，兩人都像石像一般，一動也不動，觀戰的人反而緊張得直喘大氣。

劍心手上雖然只握着一柄三斤六两重的長劍，却覺得千斤重般，但知道再堅持下去，司馬長勝仍不會露出破綻，是以手腕忽然一翻，疾如閃電般，橫削司馬長勝的腰側！

剛才那一劍慢，而這一劍則快，慢與快當中，都蘊藏了高深的武學道理！司馬長勝再也不敢託大，單掌一拍，發出一股掌風，將劍震歪！

劍心近年來，潛心苦研無招勝有招之法，雖未有所得，但無意中在變招換式這方面，却有極深的體會！是以只見他雙脚一錯，換了個方位，劍刄削向司馬長勝的腰際！

司馬長勝心頭微微一懍，却也不怎放在心上，他退了一步，單臂揚起，一掌擊向劍心的腦門！

他變劍心亦變，身子一旋，長劍挾着一片寒光，依然劈向對方的腰側！

司馬長勝臉色一變，叫了一聲好，手臂一縮一翻，只聞「叮」的一聲响，他竟以手指，把劍彈開！

這一指時間之拿揑，目光之準繩，力量之恰可，着着顯出了司馬長勝武學上的造詣，使得劍心心頭又是一沉！

司馬長勝立即爭取主動，單掌挾風印去，這一掌把周圍一丈全都罩住！劍心身子一劃，反截對方的手臂！

不料，他快司馬長勝更快，但見他身子一轉，竟以背對着劍心，劍心不由一呆，又見司馬長勝肩膊一聳，那條軟軟垂下的袖管，倏地彈跳起來，司馬長勝一掙腰，袖管似乎長了眼睛般，居然纏住了劍心的長劍！

劍心做夢也料不到司馬長勝會突來此一怪招，一時措手不及，來不及應變，長劍已被纏緊！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司馬長勝身子一旋，半轉過身，右掌翻起，挾勁猛印劍心的胸膛！

這一掌不但疾如閃電，且力蘊千鈞，劍心明知閃避不開，急切之間，未暇細思，反握劍柄倒拉，迅即順勢一切，同時右脚飛踢而起！

司馬長勝的手袖被拉，去勢更疾，那·掌剛好印在劍心的胸膛上，但其左手腕亦爲劍刄切斷！

劍心這一招，同樣大勃常理，大出司馬長勝意料！他不由呆了一呆，就在這一瞬息間，劍心的脚已踢至！

只聞「蓬」的一聲响，司馬長勝被踢個正着，剎那間兩條人影迅速分開！

劍心張口狂噴鮮血，抛劍倒地，他臨死踢出的那一脚力度之沉猛，無以倫比，司馬長勝胸骨也被踢斷，人在半空，又噴出一口血來，餘勢未了，後背撞及一根柱子，但聞「喀嗤」一聲，那木柱竟被撞斷，屋頂磚瓦如傾盤大雨落下！

在廳上觀戰的人，好些都被磚石擊中，不曾受損的，亦忙不迭跳下院子中！

劍狂本來佔了上風，只因廳上的變化，又心懸劍心的安危，心神一分，被木劍道人弄到一個破綻，劍尖刺在劍狂此痲穴上！

劍狂身子一抖，木劍道人獰笑一聲，一掌印在其胸膛上。劍狂身子被彈抛至大廳，大聲喝道：「你們都成了死人不成？怎麼都站着不動？快把瓦磚搬開！」

司馬彤似發了瘋般，冲上大廳，大聲喝道：「你們都成了死人不成？怎麼都站着不動？快把瓦磚搬開！」

木劍道人見又少了一個「勁敵」，心中竊喜，却假仁假義地道：「彤侄，你千萬要節哀順變；還有一個老不死，待我去收拾他！」他振衣躍上屋頂，只見風五娘與劍痴，鬥得難分難解，至今猶未分出勝負，便掙上前，道：「五姐，待貧道來如何！」

風五娘笑道：「老七，你已許久未曾叫奴一聲五姐了，愚姐心裡一高興，功力就平添了幾分！」

木劍道人一加入戰圈，劍痴武功再强，也抵擋不住，不過一陣，風五娘便施掙放蜂尾針，射擊劍痴，兩人跳落院子，已聞司馬彤的痛哭聲，原來司馬長勝內傷已重，再被瓦磚一撞，早已氣絕。

風五娘大聲道：「弟兄們，快將昆仲帮餘孽解決掉，不許有漏網之魚！」她轉頭看了鬼秀才一眼，又道：「五香夫人，快去助副堂主一臂之力，趁早打發那老尼上路！」

鐵鍊師太的武功本來與鬼秀才有一段距離，只是她悍不畏死，而鬼秀才素以再世孔明自詡，向喜智取，不欲力敵，以免自己受到絲毫損傷，因此處處顧忌，至今仍未能拿下鐵鍊師太。

五香夫人武功僅可，風五娘派她下場，鬼秀才自然知道其用意，當下等到五香夫人去近，鐵扇猛地一擊，隨即向後倒飛。

鐵鍊師太大喝一聲：「孽障，那裡逃！」她一轉身，隨即標前，鐵鍊師太望鬼秀才擊去。

鬼秀才再退，五香夫人自橫切進，作勢欲撲，鐵鍊師太喝道：「賤婢找死！」鐵鍊師太改擊五香夫人。

五香夫人一擊不死，翻身倒退，鐵鍊師太欲再追趕，迎面飛來幾柄飛刀，她雙鍊齊出，將飛刀掃飛，道：「還有什麼手段快使出來！」

話音剛落，忽覺雙腳一軟，心頭一凜，厲聲道：「是誰使的毒？」

五香夫人笑嘻嘻地道：「便是你家姑奶奶。」

鐵鍊師太未待她話說完，便飛撲過去，五香夫人大驚，忙不迭閃開，鐵鍊一擊不中，第二擊又至，可是身子剛一落地，但覺雙腳如棉花一般，絲毫發不出力來。

五香夫人喝道：「倒也倒也！」她神態似輕鬆，但聲音竟然發顫，花容未曾恢復顏色，可見鐵鍊師太剛才那一擊威力之大！

鐵鍊師太果然應聲倒地，鬼秀才着人殺了她，又道：「大家清理一下，除了擊殺漏網之魚外，最要緊的是莫忘記把值錢的東西帶走！」

風五娘忙再加一句：「所有的財帛都要上繳，不許私吞，回去之後，盟主自然會按功論賞！」剎那間，昆仲帮裡响起一片歡呼聲，聲震太湖。

統一盟的歡呼聲，遠達數里之途，展砺恰好騎馬在此刻到達，他聽見叫聲，心頭便是一沉：「我來遲了！難道昆仲帮已全軍盡墨？」

他只覺心頭一陣絞痛，暗恨自已魯莽，因兒女私情而忘了大事，但心頭隨即又泛上一個問題：「不知紫薇怎樣了？秦君燕有否再回來？」

一陣湖風吹來，展砺瞿然一醒，連忙騎馬向旁馳去，一馳里餘，把馬藏在林中，再悄悄向昆仲帮的方向走去。

走了一程，耳畔已不斷聽到統一盟的笑聲，展砺連忙伏在草叢中。

他一匿便是一個時辰，這才見統一盟的人，列隊離開，人人手上都拿着勝利品，鬼秀才、風五娘和木劍道人坐在馬背上更是顧盼自豪！

統一盟今次雖然獲全勝，但亦損失了兩位副盟主，萬鵬程、昆仲帮和各位英雄的願望終亦達到。

統一盟的人終於走盡，展砺方躡手躡足走進昆仲帮，當他到大廳時，見到三位師父的屍體，如胸中刃，忍不住痛哭起來……

火盤自西湖湖面沉下，湖水泛紅，似血一般，只見一個人拖着長長的身影，邁開沉重的步伐，離開昆仲帮。

＊　＊　＊

瑞雪紛飛，路上行人欲斷魂，但雲和鎮上的「不醉無歸」小酒家，却出乎意料地坐着幾桌食客，其中有兩桌的食客，都是穿着勁裝疾服的青年，七男一女，低頭吃喝，看樣子只求塞飽肚子，全沒一絲享受的神情。

外面北風凜冽如刀，天寒地凍，但店裡生了幾座火爐，暖洋洋的，似是另一個世界。

那些穿勁裝的青年，都操關中口音，粗眉大眼，舉止粗豪，眨眼間桌上杯碟已一片狼籍，一個厚嘴唇的小伙子，大聲道：「小二，再來一壺白干！」

棉帘子忽然被人掀開，自外帶進一股寒風，挾着雪花，撲向食客，衆食客下意識地縮一縮身子。就在此刻，門外撲進一個衣衫襤褸，滿臉鬍鬚花子的落魄青年來。這青年衣衫單薄，腰上繫一根草繩，却攜着一枝紫色的洞簫。

店裡的掌櫃和小二一見到他，臉上都露出厭惡的神色來，掌櫃冷冷地道：「你敢情是來清還酒帳的？」

青年苦笑一聲：「掌櫃，如今山上既沒柴砍，又沒獵可打，天寒地凍，請你再賒一壺酒與我，明春一起清還！」說着遞上一隻巨大的酒葫蘆給小二：「小二哥，請你替我打幾斤高粱！」

店小二把手一伸：「酒錢呢？」

掌櫃接道：「以前的可以暫時欠下，但從今以後一切的要現錢交易！」

青年垂下頭，吶吶地道：「請您大量，再賒欠一次，我……實在沒錢！」

店小二冷哼一聲：「沒錢還想喝高粱，做你娘的千秋夢！」

一個青年食客道：「他倒會喝，要高粱！」

與他同桌的那位少女低聲道：「五師兄，與咱們無關的事，你就少管！」

店小二大聲道：「姓萬的，你聽見沒有？既然山上沒柴砍，沒獵打，你如果戒不掉酒，就去當叫化子吧！」

破衣青年臉色大變，只見他緊咬牙齦，身子不斷地顫抖着，小二冷冷地道：「你還想打人麼？老子才不怕！」

那少女忽然問道：「一壺高粱要多少錢？」

那五師兄道：「小師妹，你自己又多管閒事了！」

少女離座走去，拋了一塊碎銀去櫃台上，道：「有多的，就給他結賬！」

破衣青年感激地道：「多謝姑娘美意，但自己無功不能受祿，請您收回去吧！」

少女閃身走開，道：「不必客氣……閣下談吐不俗，怎會淪落……」

破衣青年垂首道：「時道不濟奈何天……」

那五師兄道：「小師妹快回來，要是讓人知道跟一個乞丐說話，連咱們也沒臉！」

少女怒道：「咱們如今還有什麼面子可言！」乞丐也是人，咱們整天東奔西躲，比乞丐還不如！」她回頭道：「銀子你收下吧，再客氣便是嫌少！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言畢翩然入座！

姑娘的同伴對破衣青年態度都不大友善，破衣青年沉吟了一下，將葫蘆跟銀子遞給店小二：「如今你沒話說了吧？」店小二悻悻然，只好去裝酒。

那五師兄忽然離座走過來，上下看了破衣青年一眼，神態甚爲無禮。「喂，你不是說無功不受祿麼？」

破衣青年昂首道：「可惜閣下沒有善心！」

「你可知道，咱們師妹的錢，便是咱們的錢！」

「閣下要取回那塊碎銀？」

「哼！酒已倒進你的葫蘆裡，還能拿回來麼？」他拍拍破衣青年腰上的洞簫，「只要你替咱們奏幾曲，也不算無功受祿了！」

少女斥道：「五師兄，你越來越放肆？怎可爲難一個落難人？」

破衣青年已將洞簫抽了出來，道：「姑娘，令師兄言之有理，在下無功受祿，有愧於心，就怕在下技劣，有污姑娘清聽！」

少女道：「閣下談話不俗，必是雅人，有機聆聽仙樂，實在榮幸。」

五師兄冷笑道：「小師妹，你這頂高帽太大了吧！」

破衣青年不理會他，擧簫就唇吹奏，簫聲嗚咽，悲涼凄切，却又十分動聽。嗚嗚的簫聲一起，所有的食客都停杯轉頭望着他。

破衣青年似牽動了傷心事，吹着吹着，雙眼竟然淌下淚來。那少女心中暗道：「原來他是個苦命人！」想起自己的遭遇，大覺知音感，不覺亦垂下淚來。

一曲既終，破衣青年收起洞簫，道：「在下技劣，有污清聽，告辭了！」他抓起酒葫蘆便欲出店，不料卻被那五師兄擱住。「閣下還要在下吹奏？」

五師兄指着少女道：「你看你弄哭了敝師妹，還不吹曲歡樂的補償？」

「對不起，在下身世悲哀，吹不出歡樂之曲！」

少女急道：「五師兄，你再亂來，可別怪小妹以後不理睬你了！」那五師兄又瞪了破衣青年一眼，然後才回座。

破衣青年向少女長長一揖，「對不起，在下確未曾學過歡樂之曲，請原諒！」

少女拭淚道：「不要緊，你一定有傷心事……其實悲傷的曲子也很好聽！」

「多謝姑娘贈酒之情！」破衣青年抓起酒葫蘆，拔出木塞，長長飲了一口，揚長而去。

五師兄狠狠地道：「假如不是現在這情況，我絕對不會放他走！」

一個年紀較大的斥道：「老五你越說越過份，以你這般脾氣，只怕早晚要誤事！」

「誤事也不會誤在那小子身上！」五師兄不服地道：「大師兄，你素來天不怕，地不怕，如今爲何變成縮頭……」接着的那兩個字，話到嘴邊，終於嚥了下去。

「放肆！現在是什麼時候？」大師兄勃然大怒：「如果大家都像你這樣，咱們如何……如何能夠成事！」

話音剛落，店外傳來一陣大笑：「林啓之，你這話說得太自負了，憑你們這些飯桶，根本成不了什麼事，」衆人抬頭一望，只見門外走進兩個青年男女來，男的倨傲，女的眉宇間略帶一抹蕩意！

這八個青年立即緊張起來，大師兄向衆人打了個眼色，只當作沒聽見，誰知那女的嬌笑，走到他們面前，冷笑道：「華山派的梅花劍掌門凌北風一死，他的徒弟便連名也不敢用了，好笑呀好笑！」

衆青年更是臉色大變，那大師兄乾咳一聲：「閣下找錯人吧，咱們並無一個叫林啓之的，亦不識凌北風！」

「你便是林啓之，凌北風的大徒弟！」那女子臉上滿是不屑之色。

五師兄道：「那你們又是什麼東西？」

話剛出口，那男的已揮掌摑向他的臉龐，這一掌極快，五師兄閃不開，「吧」的一聲响，左頰登時現出五道指痕，「你連統一盟新英堂堂主及女英堂堂主也認不得，正該打！」

五師兄霍地跳了起來，叫道：「小爺跟你拚了！」他一拳望對方揚去，但司馬彤是司馬長勝的兒子，又豈會讓他打中？只見他輕輕一閃，經已避開！

葛丹丹道：「華山派之梅花劍法馳譽武林，怎還不拔劍，唉！看來凌北風睹了眼，全收些不成材的飯桶！」

那少女便是凌北風的掌珠凌雪蓮，見她辱及父親，再也按捺不住，抽出劍來，道：「教你知道梅花劍的厲害！」刷刷兩劍，指向葛丹丹的要害！

葛丹丹圓月劍來，把劍一橫，便將凌雪蓮那兩劍破了。「臭丫頭，像你這等身手，還敢存心恢復華山，不怕叫人笑掉大牙！」

林啓之身負重傷，恐凌雪蓮有失，連忙拔劍自旁進攻，把葛丹丹的大部份攻勢接去，葛丹丹以一敵二，依然十分輕鬆。

那五師兄魯英只與司馬彤過了幾招，便被對方一脚踢翻，倒在地上，半晌仍爬不起來，凌北風次徒祝家雄大聲叫道：「咱們跟他們拚了吧！」不待他吩咐，華山弟子已紛紛上前，將葛丹丹和司馬彤團團圍住，揮劍急攻！

這一來，司馬彤再也不敢托大，急忙抽出一根短鋼叉來，揮叉一格，順勢翻腕，利用兩隻叉子鎖住祝家雄的長劍！

三徒尤典的長劍急刺過去，不料司馬彤身子一蹲，手上用勁一剪，喝道：「撤手！」祝家雄只覺得對方叉上傳來一股大力，五指不由鬆開，長劍依然跌落地上。

祝家雄十分饒勇，順勢飛起一脚，不料反讓司馬彤的左手抓住其足踝，順勢一抖，祝家雄水牛般大小的軀體，便向後飛去，撞及他師弟！

司馬彤得勢不饒人，短叉一掄，反刺尤典，尤典見他來勢洶洶，不敢抵擋，急忙後退，司馬彤吃吃大笑：「膿包！」

那邊廂的葛丹丹同樣將三個華山弟子打得東歪西倒，魯英忽然自地上跳了起來，向葛丹丹撲去，口中呼道：「小師妹，咱們纏住這婆娘，妳快跑吧！」

他去勢雖然凶猛，可惜中門大開，對付尋常之人尚可，對付葛丹丹這等高手，形同送死，是以林啓之大吃一驚，連忙自旁遞出一劍，叫道：「五弟小心！」

（未完・十二）

俠情風趣小說／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賭命浪子



前文提要：

衝着文儀公主朱雅蘭的名字，浪子劉三方得與大同總兵康正見面，浪子道出公主欲向他調兵五萬回京勤王的事宜，康正坦言說出他處境的困難，調兵遣將必須經監軍太監批准才行；且韃靼勇將悍猛善戰，屢犯邊關，無人能禦；另有兇殘的老鷹部落的酋長及其鐵血敢死隊；再加上韃靼之女天香公主都非易與之輩；而軍中猛將常勝將軍徐良及副將張軍和李彪等三人又於日前失去了踪影。浪子、鹵蛋帶兵二十人直逼韃靼領土，途中巧遇美艷好勝的天香公主……及至一土山，瞥見一隊士兵正圍着營火狂歌起舞，另有三個漢人被縛在木柱上……

佳人相助　路路暢通

老鷹隊長忽然發現，浪子劉三別在腰裏的那一支箭好生眼熟，道：「你這支箭是從那裏弄來的？」

「別人送的。」

「可否借老夫一觀？」

「乾爹既然喜歡就送給你老人家亦無妨。」

說罷，將箭拔出，交給阿布達拉。

老鷹隊長定目朝箭尾一看，不由的臉色大變，喜孜孜的道：「這支箭的主人你知道是誰嗎？」

「知道，是個母的。」

「漂不漂亮？」

「漂亮！漂亮！」

「曉得她是誰嗎？」

「不知道。」

「孩子，讓為父的告訴你，她是韃靼的天香公主素布凱華，也是塞外的第一美人。」

浪子劉三驚叫一聲，道：「什麽？她就是樹不開花？難怪她會那麽香，派頭又那麽大。」

老鷹隊長咧嘴大笑道：「恭喜我兒，賀喜我兒。」

「何喜之有？又何賀之有？」

「你小子艷福不淺，天香公主看上你了。」

「胡扯，我們只有一面之緣，沒有抱過，也沒有親過。」

「錯不了，天香公主自視太高，目中無人，所有的男人差不多皆不屑一顧，大王身邊的兩員愛將，林沐兒與達木拜耳，愛她愛得要死，照樣不曾用正眼瞧一下，你小子能蒙公主贈箭，必是另眼相看，豈非飛來艷福？盼能好自為之，倘能成為公主入幕之賓，當上駙馬爺，我老人家的前程說不定還要靠你提拔呢。」

劉三暗罵道：「你娘，想得倒美，馬上就要進鬼門關，還想升官發財，簡直是吊死鬼想做新娘——痴心妄想。」

嘴裏則笑嘻嘻的道：「乾爹，別高興的太早，八字還沒有一撇呢。」

阿布達拉對這件事却相當認眞，指示機宜道：「小子，別說洩氣話，利用機會，多跟她磨蹭，俗話說的好，烈女怕纏郎，爲父的是過來人，等一下再傳授你幾套百戰百勝的好功夫。」

正是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就這麽三言兩語的時間，鹵蛋那邊已經發出去不少銀子，造成一死三傷，挨了拳脚刀劍的人更多。

現在，又有了新的進展，一名慓悍的勇士，將另一個瘦小的傢伙，一拳就打出場外去，跑過來向鹵蛋領賞，鹵蛋道：「一拳只有五兩銀子，太小兒科啦，沒意思，買酒不醉，逛窰子不爽，再多打幾拳，多刺幾刀，一塊兒算嘛。」

那勇士哭喪着一張臉，指一下早已抱頭鼠竄的瘦小傢伙，無奈的說：「沒有辦法啦，那小子自知不敵，早已溜啦。」

鹵蛋拿起一錠十兩重的小元寶來，「啪」！給了他一個耳光子，道：「一拳五兩，一巴掌也是五兩，不必找啦，這樣彼此都方便。」

不料，這一巴掌，打出了麻煩，勇士挨上了癮，道：「鹵蛋先生，挨你一巴掌，眞的給五兩銀子？」

「是啊，這是公定價格。」

「請再賞小的幾巴掌。」

「你娘，還想挨巴掌？」

「人爲財死嘛。」

「賤啊，人不如豬狗！」

「貴啊，巴掌比肉値錢！」

「你準備挨多少？」

「多多益善。」

「打那兒？」

「悉聽尊便。」

「請把脖子伸長點。」

「請賞臉！」

從來就沒有見過這麽賤的人，自願伸長脖子給人打，打完左臉，再把右臉送上來。

鹵蛋也從來沒有這麽樂過，上鈎拳，下鈎拳，長拳短拳，左右開弓，打得不亦樂乎。

兩旁腮帮子腫得像剛出籠的大饅頭，上面佈滿指痕拳印，嘴角血流如注，那個韃子兵覺得還沒有賺多，依然挺在那裏，要求鹵蛋繼續打。

然而，打人的人却受不了啦，鹵蛋雙手發麻，先豎起了白旗，道：「老兄，你眞了不起，算得上是個挨揍大王，可以改行去參加重量級拳擊大賽，一共打了你八拳十二掌，一百兩銀子，對不對？」

勇士張開嘴，和着血，吐出來十顆牙齒，傻不楞登的道：「請問鹵蛋先生，牙齒給不給錢？」

鹵蛋一楞，道：「一顆十兩，總共給你二百兩啦。」

眞是「善門」難開，衆勇士見有人賺了大錢，馬上掀起一陣挨揍熱，紛紛起而效尤，將臉送上來，要求鹵蛋來揍。

鹵蛋可打怕了，紅腫的雙手再也揍不得人，只好叫了幾名老兵小兵來，替他操刀代打。

至此，比武大會一變而爲挨揍大會，熱鬧的景象猶有過之，混亂的局面，鹵蛋必須親自出面，連罵帶吼，命令大家排隊，才勉強穩定下來。

整體而言，則甚是狂歡，亢奮，老鷹隊長、浪子劉三，乃至所有在場的人，皆樂不可支。

銀子發光了，挨揍的人歡天喜地，沒有挨揍的人則愁眉苦臉。

幸好，適在此時，奶茶酒煮好了，蛋亦鹵好，大家的注意力又轉移目標。

浪子劉三特別交代，鹵蛋每人一粒，由老兵小兵，親自送到鐵血敢死隊勇士們的手上。

三大鍋奶茶酒，則分別抬至三個不同的位置，由他們自己自由取食。

也就是因爲奶茶酒的數量不易控制，深恐分配不均，劉三才臨時起意，想到了鹵鷄蛋。

他認爲，每一個勇士，只要吃一粒奶茶酒裏鹵出來的蛋，就含有足够的毒量，足以毒死一個人。

吃一個鹵蛋何其容易，轉眼便進了五臟廟，老鷹隊長胃口奇大，吃掉他份內的三個不算，連那個被揍死的勇士的蛋也一併侵佔。

三大鍋奶茶酒，彷若玉槳瓊液，僅僅維持了片刻的工夫，便被韃子兵搶光。

不過，浪子劉三冷眼旁觀，差不多每一個人都喝到一碗以上。

够了，只要一粒鹵鷄蛋，就可以要了一個人的性命，何況再加一碗奶茶酒。

這些番兵眞能吃，一隻三四百斤重的大黃牛，也被他們吃去五分之四以上。

鹵蛋看在眼裏，直流口水，心道：「蠻子，少吃點，快死的人了吃再多也是白搭，給老子留一點打牙祭。」

浪子劉三一直小心翼翼的陪在阿布達拉的身邊，這時說道：「乾爹，吃飽了，喝足了，閑着也是閑着，來點餘興節目，調劑調劑如何？」

老鷹隊長道：「好啊，你說，來點什麽呢？」

「唱個小曲兒，跳個土風舞，或者唱一首輓歌，都好。」

「小子，你說輓歌？」

「不，是晚歌，音同字不同，就是晚上唱的催眠曲。」

阿布達拉點點頭，欣然同意，立即傳令下去，叫大家表演。

然而，還沒有來得及聽到第一首輓歌，便毒發而亡，死在椅子上，再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陽。

毒勢來得好兇好猛，發作的時間都前後差不多，噗通！噗通！響個不停，一條條鐵錚錚的漢子，接二連三的倒下去。

「糟了，咱們中了小子們的詭計！」

「小雜種，老子臨死也要拖上一個墊背的！」

「殺啊，殺掉一個賺一個！」

「宰掉一個贏一個！」

「勇士不倒！」

「勇士不死！」

鐵血敢死隊的韃子兵的確勇猛異常，鼓足餘勇，仍圖作最後的爭戰，奈何勇氣再足，還是敵不過毒藥，前衝的勢子，沒有人超過三步，也沒有人遞出一招半式。

不倒的勇士倒了！

不死的勇士死了！

霎時間，一百二十八條漢子，全部倒地身亡，無一倖免。

× × ×

「萬歲！萬歲！」

「勝利！勝利！」

浪子劉三、鹵蛋等人，皆一齊高呼，欣喜若狂。

當然應該高興，也值得欣喜，不傷一兵一卒，僅只花了一點小錢，動一動腦，便將縱橫大漠，所向無敵的老鷹鐵血敢死隊給解決掉。

欣喜狂歡中，早已有人將徐良、張軍、李彪放下來。

常勝將軍徐良豎起大拇指道：「密使大人的神機妙算的確高人一等，末將佩服得五體投地。」

李彪、張軍也想說幾句感激讚佩的話，却被劉三制止住，道：「都是自己人，客氣話聽多了耳朵會疲倦，快說說你們是如何被俘的？」

常勝將軍徐良慨然一歎，道：「別提了，只怪我們胆子太大，深入敵人腹地太深，中了別人的圈套，被網羅網住。」

張軍道：「幸好得遇大人，妙計解厄，不然就算有十條命也活不了。」

鹵蛋道：「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三位快吃點烤牛肉，找三匹快馬，同大同去吧，康總兵想必正急着呢。」

李彪道：「密使大人不同去？」

浪子劉三道：「咱家尚有別的任務未辦妥。」

徐良道：「尚有何事？」

「找一個人，驍騎將軍劉文龍。」

「是大人的親人？」

「非也，代人尋找而已。」

「劉將軍的事跡末將曾有個耳聞。」

「可知他現今的行止動態？」

「出塞之後，並無他的消息。」

張軍、李彪二人亦相繼搖搖頭，劉三甚感失望，道：「另外，咱家還想格殺兩個人。」

李彪追問道：「誰？」

浪子劉三道：「一個是沙漠之虎林沐兒。」

鹵蛋道：「另一個是塞外神龍達木拜耳。」

副將張軍正容道：「這兩個番將都有一身勇冠三軍的武藝，又兼智勇雙全，比老鷹隊長要難對付得多。」

常勝將軍徐良道：「所以，末將以為，我們三個人暫時不宜南返，應該追隨密使，齊心協力，誅此番將。」

劉三道：「不必，有三位在，反而不便。」

「大人自信能勝得過番將？」

「咱家跟他們鬥智，不鬥力。」

「哦，原來如此。」

「徐將軍可知林沐兒、達木拜耳目前的行踪？」

「這兩個人被韃靼王阿不都森倚為左右手，一直跟在他身邊。」

「韃靼王阿不都森又在那裏？」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並無一定的都城，找起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副將李彪道：「大人當眞遇見了天香公主？」

浪子劉三道：「這是事實。」

鹵蛋道：「那個小妮子說多美就有多美，說多香就有多香，對我們老大還挺有意思的啊。」

張軍道：「在什麼地方遇見的？」

浪子劉三道：「不遠，就在大約十里之外。」

徐良雙眉一挑，道：「樹不開花既然在此出現，她老子韃靼王也應該就在這百里方圓之內才對。」

劉三道：「嗯，咱家也是這樣想，但不知如何清理這些屍體，方不致被韃子發現？」

常勝將軍徐良道：「這事不難辦，在附近找一處山溝，或是低窪之地，將他們連人帶馬，以及篷車用具等物，一起丟進去，只要朔風一起，用不到一夜的工夫，便被沙土遮蓋，了無痕跡。」

主意一定，不再躭誤，大家圍在一起吃烤牛肉，待將肚子塞飽，找了一個適合的地點，處理完鐵血敢死隊的後事，便即分道揚鑣。

× × ×

大漠之地，景象奇特，有水的地方就有草，有草的地方就有人畜，而人畜出沒之處，必然有帳幕或蒙古包。

却很難見到一座城鎮或市集。

今天，劉三的運氣不錯，遇見了他入漠以來的第一個城鎮——布魯圖。

城鎮不大，建築亦頗零亂低矮，只有一條街，販賣的多為皮毛、乳品、肉類及牲口。

幸好，有一家規模不小的駱駝大店——來喜客棧。

於是，一行二十二人，連同馬匹、駱駝，便在這裏住下來。

連日來，大家嚐盡風霜之苦，寢不安眠，食不知味，漫漫長夜，一直在帳篷裏渡過，此刻，好不容易見到了炕（床），好好的洗了一個澡，飽餐一頓，很早便上炕去睡了。

翌日上午，浪子劉三獨自一人在房裏，正自苦思如何方能將驍騎將軍劉文龍尋獲，又如何將強敵沙漠之虎林沐兒，塞外神龍達木拜耳格殺，拔除邊關守軍的心腹大患，順利的抽調精兵五萬，完成文儀公主交付的重責大任煩憂間，鹵蛋突然冒冒失失的闖進來，劈面就說：「好消息，好消息，天大地大的好消息。」

浪子劉三愕然一楞，道：「渾球，可是那一個番婆看中了你，要娶你為夫？」

鹵蛋急聲道：「哎，老大，你想到那裏去了，我鹵蛋七少年八少年的，還不準備嫁人，是關于我們大夥兒的好消息。」

劉三「嘭」一聲，敲了他一個爆栗子，道：「混蛋，有屁快放，少賣關子。」

「有一個韃子大商人，要買我們的茶葉和鹽巴。」

「買多少？」

「全部。」

「糟糕，奶奶的，你惹下麻煩了。」

「老大，你不是開玩笑吧？」鹵蛋瞪着眼，傻里八啦的道：「有人要買咱們的東西，是好事，怎會有麻煩，哼，眞是好心沒有好報。」

「鹵蛋，咱家問你，我們來大漠幹什

麽？」

「來玩呀，做生意，泡番妞，不，是來做諜報，執行秘密任務。」

「帶這麽多茶葉，鹽巴來做什麽？」

「做生意呀，不不，是一種掩護。」

「旣然是一種掩護，賣掉東西，豈不是等於脫掉褲子的女人，什麽都給人家看見了，咱們還有什麽理由繼續停留在番邦，到處亂逛？」

「這——這——」

鹵蛋傻眼了，摸着自己的後腦勺，不知所措。

浪子劉三怒冲冲的道：「嘴上沒毛，辦事不牢，自作聰明，自尋煩惱，錯，錯，錯，你他媽的一路錯到底，錯到姥姥家去了。」

鹵蛋被罵得狗血淋頭，一張臉拉得比豬八戒還長，結結巴巴的道：「老大，你看現在該怎麽辦？」

「去告訴那個韃子，不賣。」

「可是，已經答應人家了。」

「你答應就把你自己賣掉好啦。」

「幫幫忙，請老大出馬應付一下。」

「哼！」

「對方看起來來頭不小，我恐怕應付不了。」

「在那裏？」

「就在前面的飯莊裏。」

× × ×

來喜客棧規模不小，後進供客旅住宿，前面還經營飯莊生意。

並非午膳時間，客人稀少，只有門口附近的一副座頭上，坐着一位鼠目鷹鼻，濃眉闊嘴，面容甚是猥瑣，年約五旬開外的老頭，正在喝茶，在他的身後，另外還站着兩個相貌猙獰的跟班。

看上去不像是生意人，倒像是地方上的角頭地頭蛇。

劉三未坐，就站在他對面，歪着頭，斜着眼，也擺出一副角頭的架勢來。

鹵蛋替他介紹道：「這是我家大老闆劉三爺，也是我的老大，不論大事小事，全由我們老大作主。」

劉三僵硬的點下頭，語冷如冰的道：「介紹一下你們自己吧。」

身後的一名跟班的說道：「這一位是我們的老大巴斯拉，布魯圖鎮上的名人、巨富，也是此地唯一的大批發商，所有進出布魯圖的貨物，都必須經過我們老大的手。」

巴斯拉抬起頭來，剃刀似的眸光，在劉三臉上一刮，破銅爛鐵般的嗓門說道：「站在老夫身後的，是我的兩位弟兄，力大如牛，性烈如火，殺人從來不會皺眉頭，但願不要對兩位有所不敬才好。」

語帶威脅，擺明了是想要流氓，強買強賣。

浪子劉三却不吃這一套，冷聲道：「聽說巴老大想買咱家的貨？」

巴斯拉陰沉着臉，道：「是有這個意思。」

「看過貨了嗎？」

「看過啦，可惜都是些不値錢的低級品。」

「哼，武夷烏龍，杭州雀舌，四川井鹽，山西晶鹽，算是低級品？是外行不懂，還是故意黑白講？」

「且不管品質高低，開個價吧。」

「在布魯圖，是你巴老大的地盤，理當由閣下出價。」

「二千兩。」

「五分之一？」

「是全部！」

「什麽？四十頭駱駝所載的貨物，巴老大只出二千兩？」

「這已經是最好的價碼。」

「抱歉，這是訛詐，不賣！」

「劉老闆開價若干？」

「加五倍，一萬兩整。」

「媽的，你這是敲詐。」

「巴老大可以不買。」

「老子非買不可。」

「咱家也可以不賣。」

巴斯拉猛地站了起來，拍一下桌子，指着鹵蛋的鼻尖道：「臭小子，你說，是不是你親口答應的，要將所有的貨物全部賣給老夫？」

鹵蛋強辯道：「話是不錯，然而，我是二老闆，做不了主。」

兩個跟班的流氓好兇，各進三步，將鹵蛋夾在中間，異口同聲的喝道：「混帳，做不了主就不要放屁，找死……」

鹵蛋嚇一跳，一時語爲之塞，浪子劉三道：「人言爲信，我們都是言而有信的君子，二老闆的話依然有效，絕不會食言自肥。」

巴斯拉兇惡的臉龐稍稍一緩，鹵蛋又神氣起來了，道：「是嘛，一言旣出，死馬難追！」

故意將「駟」馬說成「死」馬，巴斯拉居然沒有聽出來，浪子劉三接着說道：「不過，答應賣給你巴老大是一回事，價錢高低又是另外一回事，彼此談不攏，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巴斯拉聞言大怒，瞪眼道：「姓劉的小子，放了半天屁，你還是不肯賣。」

浪子劉三道：「沒有，照着咱家的價格！照賣不誤。」

「放屁，貴得離譜，你簡直是存心詐欺。」

「一分錢，一分貨，生意不成仁義在，請巴老大注意自己的口德。」

「小子，少耍嘴皮子，告訴你，二千兩，多一文錢也不給。」

「對不起，不賣！」

「你非賣不可。」

「貨是咱家的，有權作主。」

「哼，這是布魯圖，可由不得你！」

「你想怎麽樣？」

巴斯拉不再多言，轉對兩名弟兄道：「上，先請他們吃一頓蒙古烤肉再說。」

「是。」

兩名流氓躬身應是，一個大跨步，欺至劉三左右兩側。

孰料，斗大的拳頭才舉起一半，劉三先下手爲強，啪！啪！摑了兩個耳光不算，同時，「推窗望月」，「老漢推車」，連攻二掌，兩個混混根本不曾看清楚人家是如何出手進招，但覺心頭一震，當場栽了個四脚朝天，跌倒在牆邊去。

巴斯拉睹狀勃然大怒道：「赫，看不透你這個臭小子，小小年紀，還有點眞才

實學。」

說話中，驀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方桌掀翻，照準劉三，鹵蛋二人的身體撞上去。

原以爲，一撞之力，猛銳無匹，不壓扁，也會撞傷，萬不料，方桌着地，四分五裂，桌下却空無一物。

劉三在左前方，嘴角噙着一絲冷笑，連損帶罵的道：「你娘，憑你一個微不足道的地頭蛇，土流氓，就想作威作福，強買強賣，還差得遠，也不打聽打聽咱家是誰，我劉三乃是中外知名的國際流氓！」

鹵蛋招招手，大吹法螺道：「老小子，有胆就來，蒙古烤肉不够吃，小爺爺我請你吃烤全豬。」

巴斯拉惱羞成怒，氣得鼻歪嘴斜，正欲衝上去拚老命，一陣急促的馬蹄聲在門口打住，大踏步的闖進來一個人。

是個韃子兵。

看服裝、神態、氣度，可能還是一個將軍。

年紀不大，約二十二三，長相却十分醜陋，小眼睛、大嘴巴、尖耳、塌鼻、皮膚粗糙、凹凸不平，像極了月球的那一張臉。

派頭却不小，來喜客棧的掌櫃的見到他，恭謹有禮，畏若虎狼。

巴斯拉也很巴結，迎上去嘰嘰咕咕的說了一陣番話。

聽完巴斯拉的話語後，番將的臉色頓時變得有點陰晴不定，冷眼掃了劉三、鹵蛋一眼，以漢語沉聲問道：「你們是幹什麽的？」

浪子劉三昂首道：「做生意的。」

「從那裏來？」

「南邊。」

「南邊那裏？」

「大同那邊。」

「可是以經商爲名，從事間諜的勾當爲實？」

「絕無此事，我們是正牌生意人。」

「既是生意人，爲何不肯賣東西？」

「將軍，請別聽信巴老大的一面之詞，不是不賣，是他出的價錢太低，有意坑人。」

「哼！整批交易，價格自然要便宜一些。」

「話是不錯，但也不能太離譜，第一流的高級品，總不能賣不入流低級品的賤價。」

「據巴斯拉說，你好像根本不想把東西賣掉。」

「這是姓巴的惡人先告狀，他含血噴人。」

「本將軍亦有此同感。」

「將軍何出此言？」

「道理很簡單，南邊來的生意人，多數不會深入大漠腹心，來到布魯圖。」

「主要是爲了想多賺幾個錢，越往北，價錢越好。」

「本將軍倒覺得你們是別有居心，另有所圖，除非肯將所有的貨物從速賣掉，馬上滾回南邊去。」

「歉難從命。」

「不答應就是心懷不軌，休怪本將軍要下令將你們抓起來！」

浪子劉三一怔，道：「你是什麽人？口氣倒不小。」

巴斯拉上前一步，代言道：「是我們大王身邊的大紅人，韃靼國的第一號勇將達木拜耳將軍。」

劉三倒抽一口寒氣，心說：「奶奶的，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原來這個醜八怪就是達木拜耳，比豬八戒還難看。」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達木拜耳亮出了身份，劉三也不肯示弱，將天香公主的箭取出來，神氣活現的道：「達木拜耳將軍，這一支箭不會陌生吧？」

達木拜耳定目一看，臉色驟變，道：「這支箭你是從那裏弄來的？」

浪子劉三道：「是朋友送的。」

「什麽人？」

「你們叫她素布凱華，咱家叫她樹不開花。」

「是天香公主？」

「大概不會錯吧。」

「公主爲何要送箭給你？」

「可能是不希望咱家把她忘記。」

鹵蛋添油加醋的道：「我們老大本來是不想收的，公主却一再表示，此箭妙用無窮，可以當作通行證，在大漠之內，可以通行無阻，也可以當作護身符，誰要是瞎了眼，胆敢欺負咱們，就用箭去戳，保證無人敢還手，這才勉強收下來。」

這小子眞是狂得可以，亦復胆大包天，口說不算，還從劉三手裏搶過箭來，對準達木拜耳的心窩刺過去。

眞靈，達木拜耳閃身避開，果然未敢還手。

但，眉宇之間却怒氣冲天，咬着牙齒說：「放肆，別以爲有公主的箭在手，本將軍就奈何你們不得，除非即刻將貨物賣掉，遠離大漠，照樣將你們抓起來，以間諜罪論處。」

鹵蛋嘻皮笑臉的道：「這是強人所難，也不免令人懷疑，將軍與黑道掛鉤，官商勾結。」

達木拜耳氣得漲紅了臉，怒不可當的道：「混賬，無知小兒，竟敢辱罵我韃靼將軍，再不依令行事，現在就將你們關起來。」

浪子劉三說道：「眞是對不住，咱家的朋友樹不開花的意思却與將軍恰恰相反，她希望我們多盤桓些日子，到處觀光一下。」

鹵蛋瞎吹道：「也有可能陪我們去打獵，烤山豬吃。」

達木拜耳在韃靼國，可是響叮噹，叮噹響的人物，無論如何也嚥不下這口窩囊氣，乍然一聲獅子吼，道：「你們這是自尋死路！」

呼！呼！呼！連攻三掌。

「媽的，想打架何不早說，咱家正想活動一下筋骨。」

喝聲中，劉三不退反進，硬碰硬的迎上去。

掌風甫一接觸，彼此皆頓覺對方壓力奇大，知道遇上了扎手貨，各自又再加了三分勁，全力施展，都想掂一掂對手的斤兩。

蓬、蓬！蓬、三招快攻，掌掌接實，

轟然巨震聲中，人影一觸即分，達木拜耳暴退三步使停住了，劉三也是三步，却馬步不穩，身形向後一仰。

雖然相去無幾，顯然略遜半籌，若是彼此性命相搏，這半籌之差，正是生死存亡的關鍵所在。

浪子劉三暗暗吃驚道：「這個番將果然有點眞本事，騎在馬上，再執以長矛，確有萬夫莫敵之勇，難怪康總兵會對他如此忌憚。」

心忖間，達木拜耳雙目怒視，兩手插在腰際，又一步一步的追上來。

巴斯拉狐假虎威，也領着他手下的兩個混混攏過來，企圖打羣架。

鹵蛋大聲嚷嚷道：「不要臉，以多爲勝，算什麼英雄好漢，小心老子用公主的箭戳穿你們的肚臍眼兒！」

他可不是空口唬人，當眞挺箭而上，一陣狂戳亂刺。

不禁激怒了達木拜耳，一把便將公主的箭奪過去。

鹵蛋大吼大叫道：「豬八戒，你要造反啦，居然敢搶奪公主的東西。」

達木拜耳氣憤不已的道：「一支破箭，有什麼了不起，就算將它折斷，公主又能把我怎麼樣？」

浪子劉三故意激他：「你折折看，不折就是賤種，狗熊、烏龜、王八！」

達木拜耳簡直要被他氣瘋了，暴跳如雷的道：「臭小子，老子現在就折給你看，折斷了箭，再來摘你的腦袋瓜！」

雙手握箭，正待要折，身後突然傳來一聲嬌叱：「住手！」

隨着這一聲嬌叱，飄來一陣香風，天香公主已俏生生的立在大家面前。

今天的打扮不同，高統皮靴、馬褲，上衣的胸前有兩排銅扣，長髮披肩，上面戴了一頂紅色小帽，還插了一朶花，顯得甚是威風。

兩名女婢就緊隨在她的身後，寸步不離。

天香公主面籠寒霜，吐字如刀：「達木拜耳，是你想折斷本公主的箭？」

達木拜耳躬身道：「末將不敢，只是跟這兩位小友開個玩笑罷了。」

天香公主從嗓子眼裏「哼」了一聲，道：「諒你也不敢，還不快物歸原主。」

達木拜耳別無選擇，只好乖乖的還給浪子劉三。

鹵蛋得理不饒人，乘機搧風點火道：「公主，你們這位達木將軍的操守可能有問題，與黑道掛鈎，官商勾結，要我們血本無歸，以低得一塌糊塗的賤價強迫我們將貨物賣給這個大流氓。」

浪子劉三補充道：「錢財事小，名節事大，強買貨物的事且別去談它，達木將軍還誣指我們是間諜，企圖不軌，是可忍孰不可忍，請番婆爲咱家主持公道，還我清白。」

天香公主一雙冷電似的眸子，在達木拜耳的醜臉上一掃，道：「達木將軍，你自己怎麼說？」

達木拜耳硬着頭皮道：「同公主的話，這兩個臭小子的確有問題。」

天香公主玉面一寒，道：「有什麼問題？」

「末將覺得他們很可能是以生意作掩護，從事間諜工作。」

「何以見得？」

「正常的生意人，不會拒售。」

「但是也不能賠老本，許是價錢談不攏。」

「南邊來的商旅，多在山附近，他們進入太深。」

「可能是想多賺幾個錢，此乃人之情常，不足爲奇。」

「還有，四十頭駱駝，是大生意，當家作主的却是這兩個毛孩子，豈非咄咄怪事？」

「許是子承父業，這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如果說年紀小的人不適合當大老闆，那麼，是不是更不適合當大間諜？」

「這——」

天香公主的話絲絲入扣，達木拜耳一時無言以對。

鹵蛋道：「然也，然也，番婆姐姐眞乃我們肚裏的蛔蟲，所說的話都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達木拜耳小心翼翼的道：「公主，請恕末將斗胆直言，我還是覺得這兩個臭小子有點不對勁，普通的生意人，不會身懷絕技——」

天香公主截口道：「你煩不煩，如非身懷絕技，誰敢深入大漠，就算僥倖來到布魯圖，不被無賴流氓吃掉，也會被你打死，好啦，別再嚕七八嗦，你最好在本公主尚未發火之前趕快走。」

達木拜耳一聽話鋒不對，那還敢再多放半個屁，拱一拱手，悄然退走。

巴斯拉與他身邊的那兩個混混溜得更快，急急如喪家之犬。

浪子劉三請公主入座，命人泡來一壺上好的杭州雀舌，再三申謝之後道：「韃靼國的都城原來在布魯圖？」

天香公主道：「不，我們並無一定的都城，只是到處游牧，在此暫住而已，快則一月，慢則兩月，便會移往別處。」

鹵蛋翻了一下白眼，道：「常常搬家，一定很煩吧？」

天香公主苦笑道：「游牧民族，命當如此，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鹵蛋道：「命可以改，辦法是人想出來的，怎麼會沒有辦法？」

青衣、紫衣二女婢，與鹵蛋年齡相仿，瞟了他一眼，同聲道：「你有什麼好法子？」

鹵蛋道：「簡單，找一個如意郎君，嫁到內地去就解決啦。」

紫衣女婢望望天香公主，瞧瞧浪子劉三，笑盈盈的道：「那就麻煩你，牽牽紅綫，做做媒人婆吧。」

鹵蛋的一雙賊眼，骨碌碌的在兩名婢女的俏臉上轉來轉去，狡黠道：「如果可以特別優待，買一送二，我鹵蛋倒願意拍着胸脯打包票，馬上成立一家婚姻介紹公司。」

紫衣女婢臉上一熱，道：「哼，討厭，你們男人呀，沒有一個好東西，都是貪吃鬼。」

青衣女婢道：「鹵蛋，別討價還價，光說不練，想要人家送，得先買才行，先替我家公主找一個白馬王子再說。」

天香公主本是一位性情豪放的女強人，但當談到這些敏感問題時，竟也羞紅了臉，嬌羞不勝的道：「死丫頭，你們在胡說些什麼，眞以爲本番婆沒人要，嫁不出去啦。」

紫衣女婢一本正經的道：「公主國色天香，美若仙女，當然不會沒人要，嫁不出去，我們是耽心好花插在牛糞上，被迫嫁給豬八戒。」

不知爲何，天香公主一聞此言，艷若桃李的臉龐上，竟然掠過一抹憂雲愁霧，幽幽一歎，道：「二哥，本番婆還有事，想就此告辭，過幾天再來看你，也歡迎你到我們的行宮去一遊，祝你生意興隆，倘若再有無賴流氓找麻煩，請速通知本公主，保證替你討囘公道來。」

起身就欲離去，浪子劉三忙道：「公主且慢，咱家不能讓妳白叫一聲二哥，有一點小小的禮物要送給妳番婆妹子，及兩位番婆姑娘。」

口說小小禮物，實際上却是大禮厚禮，將送給老鷹隊長的銀質餐具，金質酒杯全部搬出來，另外還增加了一箱杭州雀舌，一箱山西汾酒，以及一些小巧玲瓏，精細別緻的金、銀、玉質飾物。

三個少女都喜得心花怒放，不知所措，天香公主道：「這不好意思啦，無功不受祿。」

鹵蛋詭笑道：「沒有關係啦，來日方長，囘報的機會還多得很。」

青衣女婢拿起一隻金質簪子來，往頭髮上一插，道：「可是，這麼多東西，我們怎麼拿？」

浪子劉三笑道：「咱家派幾個人送去好啦，但願不要遇上達木將軍，把他們當間諜辦。」

事實上，劉三派人去的目的，就是從事間諜任務，想藉此機會，打探一下韃靼王朝的內部虛實，尤其是沙漠之虎林沐兒的動向，以及塞外神龍達木拜耳的行止居處，以便進一步擬定計劃，將這兩個心腹大患撲殺消滅。

× × ×

送走天香公主，浪子劉三和鹵蛋也沒閑着，隨後亦結伴離去，以推銷貨物爲名，到處瞎逛亂撞，在暗中偵察韃子的兵力部署，與林沐兒、達木拜耳的行踪，爲獵狐大計預作準備。

直至夜幕低垂，萬家燈火的時候，二人才拖着疲憊的身子，踏進來喜客棧。

屋內無燈，很黑。

伸手不見五指。

鹵蛋走在前面，不小心被地上的東西絆一下，差點絆倒，大聲罵道：「他媽的，小二在搞什麼鬼，屋內的傢俱亂擺一通，惹惱了老子，明天就叫掌櫃的炒他的魷魚。」

劉三沒說話，摸黑進去，點亮了燈。

「哇！死人啦，死人啦！」

「慘啦！鬧出人命來啦！」

只見，堂屋的地上，直挺挺的躺着一個人，胸口插着一把刀，鮮血仍然在向外流，但已氣絕身亡。

這事太突然，而且又是人命關天的大事，驚呼聲中，二人皆嚇得呆住了。

驚魂甫定，鹵蛋始惶悚的道：「老大，這個漏子不小，怎麼辦？」

浪子劉三果有大將之才，比較沉着，道：「不要緊，咱們先去找店家，看是怎麼囘事，然後再報官府，捉拿兇手。」

餘音未落，人已發足向門外奔去。

可是，晚了，大門早已被人堵上。

是布魯圖的地頭蛇，巴斯拉老大與他手下的那兩名地痞，三人一字排開，將房門封了個密不透風。

站在最前面的是塞外神龍達木拜耳，面帶陰笑的道：「不必去了，兇手已經捉到。」

浪子劉三一怔道：「在那裏？」

達木拜耳答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鹵蛋向四周望一望，道：「沒有呀，在那裏？」

巴斯拉的臉一沉，道：「少裝蒜，殺人的兇手就是你們兩個臭小子。」

劉三大吃一驚，指着自己的鼻尖道：「你說什麼？我們是殺人的兇手？」

塞外神龍陰惻惻的道：「不錯，就是你們兩個。」

浪子劉三吼道：「放屁，這是最卑鄙，也是最低級的把戲——栽贓！」

「可惜人證物證俱在，鐵案如山，你有口莫辯。」

「誰是人證？」

「本將軍，巴斯拉，以及他手下的弟兄。」

「你娘，你們官商勾結，強買不成，來這一套，太不上路，也太無恥啦。」

「旣知現在，何必當初，現在反悔還來得及，但要打折，一千兩。」

「做夢，想敲咱家的竹槓，別痴心妄想。」

「那你們免不了就會有牢獄之災。」

巴斯拉在一旁帮腔道：「殺人償命，輕則終身監禁，重則會砍頭。」

鹵蛋怒目暴睜，出口成髒：「幹你娘，別以爲你們計劃周密，就可以爲所欲爲，別忘了，我們也有靠山，天香公主會爲我們主持公道。」

達木拜耳冷笑道：「這是不可能的事，深明大義，肥水不落外人田，絕不會吃裏扒外。」

鹵蛋挑眉瞪眼的吹噓道：「什麼吃裏扒外，你錯了，大錯特錯，不久的將來，天香公主很可能會變成我們老大的床頭人哩。」

塞外神龍吃驚道：「渾小子，你說公主可能會嫁給這個癟三？」

鹵蛋道：「假不了，還一再拜託我鹵蛋牽紅綫，拉皮條哩。」

巴斯拉溜溜不絕的道：「雜種，你不是發燒，就是吃錯了藥，滿口的胡言亂語，韃靼國的百姓人盡皆知，天香公主不是嫁給達木拜耳將軍，就是林沐兒將軍，外來的癩蛤蟆，也想吃天鵝肉，休想！」

鹵蛋死盯着達木拜耳的醜臉道：「哼，眞是好花插在牛糞上，一鍋香湯，竟給豬八戒洗澡。」

達木拜耳殺機滿面的道：「臭小子，你狗掀門簾兒，全靠一張嘴，小心風大閃了舌頭，說，你們是自動向官府報到？還是要本將軍下令拿人？」（未完・九）



上文提要：司馬洛和張明明抓到兩個職業打手，原來他們是想找尋天繭，他們以爲天繭是一塊寶石，找到天繭就可發一筆橫財，現在司馬洛告訴他們天繭不在他手中，同時告訴他們因爲天繭，已死去不少人，要他們別來管這事，兩個職業打手無可奈何，只好離去……張明明告訴司馬洛有關天繭的故事，但司馬洛不大相信，繼續詢問下去。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天繭（四）

天繭暗中保護　黑神彈無虛發

「很危險的東西。」張明明說。

「毛毛說它是一個繭，會孵出來，出來一個救世主。」司馬洛說。

「你當然不會相信這個吧？」張明明說。

「我也不知道應該相信什麼？」司馬洛說。

「照目前的紀錄，」張明明說：「這東西每次出土都有災難。」

「例如什麼災難？」司馬洛問。

「地震、疫症和其他的天災。」張明明說。

「也許祇是巧合！」司馬洛說：「也許實在相差好多年，後來沒有什麼証明，就說成同一時間了？」

「這個誰也不能肯定。」張明明說：「不過既然這兩個人殺了這許多人，又帶走了一件可能是危險的東西，我們就沒有理由不把他們找到了，是不是？」

「不錯，」司馬洛說：「但是，族長對我說，事情也會回到那裡去結束。那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張明明聳聳肩：「他沒有對我講。」

司馬洛又不出聲了。

他跟張明明講話，總是不大談得攏。主要是他明知她知道不少秘密而不肯講出來，而他這個人，做事一向都是喜歡做主的，他與張明明合作，却做不了主，即使她答應讓他做主也是沒有用，她比他知道得多，他又無法把她所知的試探出來，結果仍是會由她牽着鼻子走。

司馬洛不出聲，她也不出聲。

後來，她把最後一口汽水喝光了，丟掉罐子，說：「初步的計劃就是跟着毛毛這些人，讓他把我們帶到黑白二神那裡！」

司馬洛說：「很好！」

她又說：「現在沒事好做，何不游一個泳？」

「我沒有這個興趣，」司馬洛說：「我需要休息。但，你的行李呢？」

「沒有行李，」她說：「我這套衣服有很多袋子。」

「但上次你那一袋東西——」

「那些東西已經用完了，不必再用。」

她說着已在動手把那套運動裝脫下來。司馬洛說：「泳衣呢？」

「就在下面。」她說。

他看着她把那套運動裝脫了下來，下面果然是有一套三點式泳衣。這也可以當作內衣褲。

她說：「你不覺得我很美麗嗎？」

「很美麗，」司馬洛說：「不過也相當可怕。我剛才看着兩個大男人用槍把門轟開，撞門進去，你却把他們撞回出來了！」

她微笑：「我不是對所有男人都這樣的，他們既是這樣進來，我就也要他們這樣出去！」

司馬洛還是覺得她非常犀利，起碼她有很強大的氣力和很靈活的動作，否則的話，她是做不到這個的。司馬洛自己也是沒有把握。

她出去跳了下水，司馬洛就用無綫電與莫先生談話。

莫先生說：「張明明的確是有一個姐姐，記錄上有顯示，不過不知道幹甚麼的。張明明本人又不是有甚麼不妥的人，她祇是意外撞車去世，她的紀錄是有，但是就不那麼詳細了。」

莫先生剛才從無綫電中聽到他們所講的一切與及全部遭遇，所以司馬洛用不着對他覆述，而莫先生也立即就去再查一查記錄。

司馬洛說：「總算我不是遇鬼！」

與死者樣子相同的謎似乎亦解了。張明明的照片與她的姐姐一樣，並不表示眞人是完全一樣。其實也不是一樣，祇是人像照片，張明明本人，他又未有機會見過。

莫先生說：「不過我還是覺得奇怪，我們的人，和我都不是那麼疏忽的，當我們一發現她是有古怪的時候，我們都沒有調查她的姐姐！」

「我也是有這感覺，」司馬洛說：「難道你是認爲，我們是受了某種神秘的力量影响嗎？」

「誰知道呢？」司馬洛微笑。

「目前，」莫先生說：「似乎就是應該等着這件事情進展了。你說你要睡覺，你大可以睡一下！」

「安琳如何呢？」司馬洛問。

「她很好，」莫先生說：「她也同意讓我們暫時把她收藏起來。她知道她是需要我們的保護的！」

「好吧。」司馬洛說：「我們再聯絡！」

他把無綫電通話器放了下來，閉上眼睛。他聽見張明明在外面的泳池中游泳的水聲。

後來，張明明上來了。

張明明出現在司馬洛的房門口，手中拿着兩把手槍對着他。她身上那套泳衣濕過了水之後就收緊了，更顯得她的身裁甚佳。

她說：「這兩件東西，是那兩個私家偵探留下來給我們的紀念品。」她是從池底撈起來的。

「我不感興趣，」司馬洛說：「你收起來好了。」

張明明拿一條毛巾把那兩把槍抹乾。

司馬洛說：「毛巾是用來抹身子的。」

她對他微笑：「還有一條呀！」

「那是我的！」司馬洛說。

「我們在這裡是貴賓，」張明明說：「我相信，我們就是叫那個管理人再拿來十條毛巾，也是不成問題的！」

「唔！」司馬洛說。

她小心地抹好了，放在床頭几上。

司馬洛說：「既然我們是貴賓，你可以隨便另選一間房間！」

她又狡猾地微笑道：「我不能跟你睡在一起嗎？」

「這個——」司馬洛說：「呃——」

「你這樣就可以不必担心醒來的時候不見了我！」張明明說。

司馬洛說：「好，你既然不怕，難道我就怕！」

她微笑着拿了另一條毛巾抹頭髮。

人游過了泳，頭髮就濕了，一定要抹。她就把餘下的一條毛巾也用掉了。

她一面說：「這泳衣也得脫下來！」

司馬洛的眼睛睜大了一點。單以女人而論，她實在是很動人的。他連忙把無綫電關掉。這個莫先生不方便聽。

她伸手到背後去把扣子解開來，隨即就進入浴室。

當她再出來的時候，她的身上就什麼都沒有了。

司馬洛的眼睛更睜得大了一點。這個女人是有其可怕之處；但她又實在又是有一種難以形容，非常強大的吸引力的。

她在他的身邊坐下來，盤膝而坐，仍用毛巾抹着頭髮，因爲頭髮是一時難以乾透的。

她說：「你好像有話要跟我講！」

司馬洛說：「我是在想，你剛才是怎樣潛入對面我那間空房間裡的呢？我在那房外裝了電子儀器，有人接近，就會發出警告，因此那兩個私家偵探來時，我就知道了，他們不能夠不讓我知道而潛入。你却能夠！」

張明明說：「我有我的辦法！」

「我知道你有你的辦法，」司馬洛說：「但是，是甚麼辦法呢？」

張明明說：「你仍然以爲我是鬼魂嗎？」

「的確是祇有鬼魂才可以做到這事！」司馬洛說。

「你也可以做到的。」張明明說：「你知道自己是放了儀器和放了甚麼儀器，你就懂得怎樣去避了。」

她也是講得有道理，因此這講法，司馬洛也是不能夠不接受。

她說：「還害怕我嗎？」

「我從來沒有害怕過妳！」他死撐道。

她咕咕笑起來道：「一個女人太強，有時候實在的確是不好的，男人都怕我！」

「你認識的男人都是怕你嗎？」他問。

「在我發過一次脾氣之後就怕了，」她說：「即使不是像剛才那樣，起碼男人都不高興自己打不過我！」

「我還未証明打不過你，」司馬洛說：「事實上我也跕贏過你！」

「所以你也用不着怕了！」她把毛巾丟下了，把一張薄被拉過來蓋着身子說：「睡覺了，你睡的時候就把燈熄掉！」

司馬洛點點頭。

在這個情形之下，睡着不是容易的事，但是司馬洛强逼自己睡着了。他有這樣的意志力。

一個女人固然不肯那麼隨便在一個男人的身邊躺下，亦更不會肯不穿衣服。這樣做，目的應該就是進行誘惑。

但是這個女人，做每一件事都似乎都有一個目的。也許她這樣做就是又有一個目的。因爲她的好奇心吸引他，已經是有足夠的吸引力了，實在不必再用肉體來誘惑他。他要看看她到底有什麼目的要這樣做。

後來，司馬洛在睡夢中被弄醒，但却不是她弄的，而是無綫電的召喚聲。

那是莫先生有話講的訊號。

他張開眼睛，看見她也是正伸一個懶腰而張開眼睛。他不知道她是眞的剛剛醒過來還是根本沒有睡着。

他開了掣，讓她也聽到。

莫先生說：「毛毛他們又活動了。他們離開了他們那個基地，全隊移動！」

「不是到我們這裡來？」司馬洛問。

「似乎不是來找你算賬了，」莫先生說：「他們正在朝相反的方向走！」

司馬洛打一個呵欠：「我們又要走了！」

「你可以明天再動身，」莫先生說：「我們反正有人跟着，也不會失去他們！」

司馬洛看看張明明。她又閉上眼睛。於是他說：「好吧！我睡足精神，明天才動身！」

他又把無綫電關掉。

她說：「爲甚麼把無綫電關掉？你又不是要做甚麼？」

「你說的甚麼到底是甚麼？」司馬洛問。

她說：「沒有甚麼。」

「那就沒有甚麼了！」司馬洛說：「反正沒有甚麼可以讓莫先生聽到的！」

張明明微笑道：「我已經把衣服脫掉了，我不可能再作甚麼主動。下一步一定要你！」

司馬洛發出鼾聲。

她踢了他一脚，因爲他並不是眞的睡着。

司馬洛笑了起來，伸出手臂擁着她。他說：「我們還是停戰吧！」

她把他的手臂打開了，說：「你也去游一個泳！」

「洗澡不可以嗎？」他說。

「隨便你，」她說：「但總之你還未洗澡，也就要洗乾淨了！」

司馬洛起來進浴室去洗澡，他不想把自己的頭髮弄濕。

他出來的時候她對他微笑，這一次她也不推開他的手了。他輕吻她的耳朵說：「你眞的喜歡我嗎？」

「假如不是，」她說：「你已經飛出門外了。」

「我却有一個印象，覺得你並不是喜歡我的！」司馬洛說。

「也許我是不很習慣，」她說：「我是一個强者，而我並不是有很多機會可以遇到一個强者！我不喜歡弱者！」

他們是兩個强者，但這却不是暴力的事情，即使是一個弱者也可以做到，分別似乎不那麼大。也許那分別是心理上的。

後來，他們由瘋狂而靜止下來。

她說：「你使我很快樂，快樂是一件我甚少得到的東西，也許你不明白。」

「妳可以對我多講一些關於你的事情嗎？」司馬洛問。

「沒有甚麼好講的。」她說。

她不喜歡講話，祇是在他的身邊睡着了。

一個神秘的女人，但仍然是一個女人。

＊　＊　＊

他們在享受溫馨的時候，毛毛那飛車隊則是正在急行。他們在那個地方停了許久，此時却又忽然行動起來，行動得很快，好像要趕到一個甚麼地方去。

看來毛毛確是知道一些別人不知道的事情。

毛毛這車隊在急行的同時，黑白二神也是正開着那部小貨車，在山野間馳行。

他們與毛毛距離已經很遠，不過，假如雙方都方向不變的話，他們的路綫是會相遇的。

那裡却是一個荒涼的地方，連路都沒有。

車子駛進了兩堆大石之間，立即，粉紅色的光又亮起來了。似乎他們所載的東西不能「忍受」困逼。

但這粉紅色的光的出現沒有被有關的人看見。這裡太荒涼。

白神一面開車一面在唱着歌。

「閉上咀巴吧！」黑神說：「你唱得並不好聽。」

白神却是不加理會，仍然繼續唱他的。

黑神沉着臉。不過，白神又突然停住了，一聲不响。

白神皺着眉頭一陣，說道：「來了來了！」

黑神立即打開車門，爬到了車後。

他本來就是一個身手敏捷的人，以前在戰場上，做過的同樣事情也不少了。車子雖然向前行，而且盪得很厲害，他仍是毫無困難就到了車後，而且抓起了油布下面蓋着的輕機槍。

他們已經知道了有敵人在前頭等着。

他們還沒有看見，敵人則已經看見了他們。

這個地區是有一幫山賊的，這裏是一個軍隊都管不到的地區。

這些山賊往往結隊到別處去擄掠，亦與走私的匪幫有勾結。這個地區，普通人沒有什麼理由也沒有什麼需要到來，而他們就正好用這裏作大本營。

現在有人來了，這些山賊就不能視作等閒。

他們爲首的是一個禿頭的巨人，身裁非常高大，非常强壯，多數時候都是上身不穿衣服，而兩隻手腕套着兩個皮箍，其上嵌有尖尖的金屬刺。

他正在一座小山上看着。

他的幾個手下則是用望遠鏡監視。

他們已經見過車子發出那粉紅色的光。

「那粉紅色是什麼呢？」其中一人甚感奇怪。

另一人說：「他們好像在放烟花。」

那個禿頭的人說：「他們不是朋友。」

「我們可以把他們毀滅，」一個手下說：「很容易的，只要一支火箭炮。」

那個禿頭的人揮揮手道：「一部車子，是要用不少錢買回來的。」

「但不是我們的錢買回來的。」

「這正是我的意思，」那個禿頭人說：「火箭炮卻是用我們的錢買回來的，並不廉宜。」

另一個手下說：「其實兩顆槍彈就可以，我可以射中他們。」

「讓我看看，」那個禿頭人說着，把望遠鏡拿過來，望向車子，他望了一陣，喃喃說着：「我們不是聽到過有這兩個人嗎？什麼輻射性，他們掘出了一些東西，把幾十個土著都殺了！」

「是呀！就是他們，不過應該有一個是白金色頭髮的。」一個手下說。

禿頭人說：「人人都在找一個有白金色頭髮的人的時候，他就會把頭髮染黑了。假如人人都在找我，我亦是會戴上一副假髮，黏一些鬍鬚。不過，他們的車子上看來就是載着那件東西，這必定也是一件寶貴的東西，我們更沒有理由用火箭炮炸掉了。」

「是呀，」那個手下說：「只要把人射中了，車子就留下來了。」

禿頭人說：「這兩個不是好惹的人，我們不宜跟他們太接近。」

那個手下立即跳到另一個較爲有利的地點，舉槍瞄準。他的瞄準鏡中出現了黑神。

他認爲應該先把黑神消滅，因爲黑神手中有槍。

由於車子行駛之中正在震動，他一時未能瞄得很準，所以也暫時沒有放槍。

他卻看着黑神的機槍朝向他槍咀，吐了一陣火，跟着他就什麼都不知道了。那是因爲他中了槍。

其他的人則是可以看到的。他們看見黑神的機槍一擺過來，向他一陣掃射，他便整個飛了起來，亦跌下山去，人就當場死去了。

這簡直是一件難以置信的事情，一個人竟然可以這樣被射中。伏擊的人竟被在空曠地方的人射中。

那個禿頭人呆了一呆，跟着就大爲憤怒，叫道：「殺掉他們。」

其他的手下都拿着槍各自站好了位置，那個禿頭人則是坐了下來，背靠着山壁。有山尖與那部車隔住，他看不到那部車，但是那部車中的人也射不到他。

他卻是看到自己的人正在一一損折。

那個黑神眞的像神一樣，他知道什麼地方有人向他開槍，他不必用望遠鏡也能夠射向開槍的人，而且一一射中了。

那個禿頭的人看着他的手下一一中槍倒下。

後來，他也顧不了那許多了，他叫道：「火箭炮，把他們毀滅。」

操作火箭炮的人是早已守好在一個有利的位置，聽到命令便立即發射。

火箭彈「達」的一聲射出去。

這東西卻不是那麼容易命中的，因爲這並不是導向飛彈，只是相當原始的火箭炮，本來是要等距離接近的時候才射，那就較爲準確，而本來的計劃亦是如此，但是現在他們就不能夠不匆匆實行了。

那個操縱火箭炮的人亦是難以置信。

他的火箭彈拖着一條火尾巴飛出去，直飛向那車子的大致方向，然而火箭彈還沒有到達地面就爆炸了，在空中爆成了一個火球。

那個禿頭人沒有看見，也聽得出聲音是有些不對。他叫道：「發生了什麼事？」

那操縱火箭炮的人迷失似地說：「我的火箭彈給射中了。」

「繼續射，」禿頭人叫道：「繼續射！」

他忽然停住，咀巴就這樣張大着，因爲他看到那火箭炮亦爆炸了，顯然黑神的槍彈也射中了一隻正準備射出去的火箭彈。

一大塊山石崩碎，塌了下去，火箭炮與操縱的人都已不存在了。

黑神的確是如有神助，白神一面開車，他就一面射擊，他簡直是彈無虛發，而那些人雖然有機會放槍，卻沒有射中他們。

白神哈哈笑道：「我們是無敵的，天藾保護我們。」

黑神間中發射一陣，後來就停了手。戰鬥似乎已暫時結束，要射他們的人都已不存在了。

他們的車子還是在馳行着。

那個禿頭人已經離開了山頂，正沿着山徑逃向下面。

只有他一個人。他是唯一倖免的人，就因爲他並沒有拿槍面對下面的敵人。

禿頭人閃進了一條山隙，到了一個黑暗的山洞中。

他開亮了電筒照着前行，後來就到了一座非常大的山洞，剛才他所走的山洞只能算是一條隧道。他這個山洞就是他的大本營。

這裡面還有好幾個他的手下，正在睡覺。

祇有一個是沒睡着的，他負責守衞。這個手下看見禿頭人狼狽的樣子，也知道情形一定是有些不妙，他便問發生了什麼事。

禿頭人低聲告訴了他。

那個手下說：「現在應該怎麼辦呢？我們還有幾個人，他們祇有兩個人！」

「他們兩個人已經把我們許多人消滅了！」禿頭人說：「我們不能再跟他們鬥！」

那個手下說：「但我們也總不能夠就這樣坐在這裡等死吧？」

「他們祇是路過，」那禿頭人說：「他們不會是爲了我們而來的。就讓他們離開吧！」

他也不能講究面子了。現在是講求實際。祇剩下了這些人，他就不想把這些人也犧牲掉，否則他便失去一切。

他也深信黑白二神是正在路過而已，他祇要躲起來，他們就不會追擊。他們來找他幹什麼呢？

他們這裡是很不容易找的。

他那個手下也是有相同的想法。假如對手是如此犀利的，那就還是不要硬碰爲佳了。

他雖然沒有親眼看見，亦可以估計到對手是多麼厲害。

他們的人是佔了最有利的地方，守住要塞的，而對手是處於最不利的情況之下的，然而對手竟把他們的人都消滅了。

在外面，黑白二神的車子還是在荒野中馳行着。

黑神說：「爲什麼我們要殺那些人呢？」

開車的白神說：「因爲他們要殺我！」

「我們現在又是要到什麼地方去呢？」黑神問。

「前面！」白神說。

黑神却不明白「前面」即是什麼意思。

起初，這件事情是以黑神做主爲多，但是現在却變成了是由白神做主了。

車子要由白神駕駛。他們不知道自己要開車到什麼地方去，要靠自己的靈感，然而靈感却是白神較多。

但是白神知道應該把車開到什麼地方，也是不知道爲什麼。

黑神說：「這裡不是一個好走的地方，我實在也沒有信心我們能活着經過！」

「我們是不會死的！」白神說。

「不會死……」黑神的眼睛不由得放着異彩。一個人不會死，這倒是一件很誘惑的事。

不會死？不可能被殺？看來的確是這樣的。

白神說：「我們又接近他們了！」

「什麼？」黑神說：「我們跟他們糾纏什麼？我們又不是來行俠仗義！」

「這是命運！」白神說。

「老天！」黑神叫道：「那些人不好惹！」

「我們是不會死的！」黑神說。

他們的車子開到了一座樹林。

那裡看來沒有什麼，樹林的後面就是山壁，似乎是已前無去路了，但是此時黑神却又有所感覺，手中的輕機槍又吐了一陣火。

他的槍彈就是射向那樹林。

那樹林看似沒有甚麼，但是一射過了之後就有人驚叫着跌下來了。

跟着林內也有密集的槍彈射出來。

那樹林原來是遮住了一個洞口。

槍彈就是從那個洞口射出來。

但是他們眞的如有神助，雖然是這樣，他們竟然還是沒有中槍，而車窗的玻璃都沒有破。黑神不斷放槍，雖然看不見洞內的人，但是顯然也射中了。

因爲當他的槍停了火的時候，洞內亦不响槍聲了。

車子衝入了樹林，衝進了山洞口。

這裏就是那個禿頭人的大本營的進口。

他們自己出入祇是步行而不用車，現在黑白二神則是開車衝了進來。

那個禿頭人目瞪口呆地站在洞中。他的手上亦有一挺輕機槍，但是槍彈已經用完了。他的手下們亦都已全部被殺。

他看着車子衝了進來。

洞中祇有很暗的燈光，但是車子一進來就非常之亮，是亮起了粉紅色的光。這粉紅色的光很強烈，照得他不易張開眼睛。這裏不是空曠地方，光就更亮了。

車子轉了一個圈，車尾對着他。這更把他的眼睛照得完全不能張開，根本看不見甚麼了。

車子後退，向他移過來。

那禿頭人恐懼地尖叫起來。

車子停下來了，黑白二神都跳了下車。

他們看着那禿頭人盲目地向那車子走過去。

那個禿頭人就像是被吸着似的走過去，他顯然並不是自願過去的，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他當然不敢亂動。

黑白二神祇是看着他。

黑神看不清楚，他祇是能看到一片耀眼的粉紅光。但白神却似乎看得見。

白神在禿頭人尖聲慘叫，叫聲又忽然斷了之後說：「他被吃掉了！」

黑神說：「甚麼？」

白神說：「他被吃掉了，天繭把他吃掉了！」

黑神難以置信地說：「我沒有見到，眞有這樣的事情嗎？」

「你的信心不夠，」白神說：「你的信心太差了。這件事情，不能夠太沒有信心。我就是信心比你強！」

黑神聳聳肩道：「現在我們可以走了嗎？」

「不，」白神說：「天繭仍要吃一些東西！」

「是甚麼？」黑神問。

「這裏有的東西！」白神說。

黑神祇好等着。他與白神不同的地方，的確就是信心的問題，白神很有信心，黑神的信心却不強。黑神並不是爲了信心而做這件事，他一直都以爲，甚麼天繭救世主祇是鬼話，其實是一件很值錢的寶物。但是現在看來似乎不是如此了。

他做這事的本來目的是爲發財，現在，發財的可能性似乎已經不高了，他不由得奇怪，他究竟在這裏做甚麼？

但這件事情，他已不能退出了。

那粉紅色的光忽然沒有了。

黑神大感詫異地說：「發生什麼？」

白神說：「天繭已經吃飽了。」

「它……吃了那人？」黑神問：「我怎麼知道？」白神說：「它要吃的東西就在這裏，而它要吃的已經吃掉了。」

黑神四面望，他不知道這裏失去了什麼，因爲他未有機會看清楚這裏面有些什麼，他只是知道那個禿頭人已經不見了。

他說：「這裏已經沒有活人了。」

白神說：「他們都死了，這個你是應該知道的，我們走吧。」

黑神說：「我們可以找找看。」

「找什麼？」白神立即顯得不悅地說道。

黑神說：「我的意思是他們這裏一定有不少值錢的東西，也許還有錢。」

他匆匆走來走去搜索，白神則是爬回車子上等着。

兩個人的分別越來越大了，他們本來都是很貪財的人，現在則顯然白神已變成了不貪財了，只是黑神仍然貪財；是白神變得多，黑神則是本性仍在的。

後來，白神等得不耐煩了，叫道：「走吧。」他把車子的馬達也開得怒吼起來。

黑神說：「來了！來了！」他跑回車子的位上，拿着一隻小鐵箱，打開來，裏面裝滿了鈔票。

白神說：「他們應該放在銀行裏。」

「這些人，」黑神說：「他們的錢也不能全放在銀行，總要有一筆錢在身，有時有些交易需要現金，亦是爲了萬一需要逃亡時身邊也有錢，所以總是美金，因爲到處通用。」

「這很好，」白神說：「你拿走吧！」

「我們可以好好地享福一番了。」黑神說。

「我們現在不是享福的時候，」白神說：「我們還有工作要做。」這時車子又已開出了林外。

「噢，」黑神說：「現在又要到什麼地方去？」

「去我們應該去的地方。」白神說。

「還要多久呢?」黑神問。

「雖要多久就多久。」白神說。

問題是有問，回答卻是等於沒有。

黑神只好不出聲，車子很快就遠去。

* * *

兩天之後，毛毛的車隊就來到了。

毛毛也知道這是一個什麼地方，也知道這個地方有一些什麼人，這裏是一個連他都不敢隨便進入的地方。

不過毛毛卻是曉得規矩的。這時是在晚上，他把電單車的車頭燈一明一滅的，打起暗號來。

隨行的男女們嚴肅地看着和等着。他們看不到有燈號回答他們。

「不好，」毛毛說：「那些人，他們看來是凶多吉少了。」

他再打了一陣燈號，然後說道：「我們進去吧。」

顯然他最後所打的燈號就是表示他要進去了。

對方沒有用燈號表示反對，那即是說可以進去。

他們的車隊浩浩蕩蕩地進入了那個區域，也是走在黑白二神的車子走過的路上，毛毛顯然有辦法知道許多事情。

毛毛的其中一個手下是在他的旁邊行駛的，這手下說道：「這些人是躲起來的，我們不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

毛毛也是沒有來過的，他也是應該不知道的，但是他說：「我知道天繭來過，只要跟着他們走的路走就行了。」

他們也就是如此前進。

毛毛就像有獵狗的能力，嗅得到那兩個黑白二神留下來的氣味似的，他們的車隊就是走在那部貨車走過的路上。

過了一段時間，他那個手下又叫道：

「我嗅到死亡的氣味。」

毛毛說：「那你就是進步了，的確是有死亡的氣味，許多人都已死掉了。」

他們終於到達了那樹林，而一路也都沒有受到什麼阻攔。他們沒有機會駕車到山上去，所以就也沒有看到山上的死亡枕藉，但是他們可以看到山洞口有死人。

樹林給那貨車出入過，可以看得出這裏是有車通過的，而且毛毛也知道那貨車來過這裏。

他們的車隊進入了山洞，車頭燈把裏面照得很亮。

只有死屍在洞內，不會對他們攻擊，亦不會招待他們。

他們看着這情景，也是在發呆。

終於，毛毛說：「他們已經走了。」

「走到什麼地方?」那個手下說：「爲什麼他們要到這裏來?」

另一個說：「老天，他們兩個人，可以這樣做，我們再多一倍人都沒有把握。」

毛毛說：「我們十倍人都是做不到，這裏的人有着地利，我們還未有機會看見他們，就已經要被他們殺死了。」

「是呀，」那人說：「但他們贏了。」

「那是天繭，」毛毛說：「天繭不能死。」

他從他的車子的後面一隻箱子裏取出來了一個皮袋，這個皮袋的裏面就是放着一隻水晶球。

毛毛把水晶球拿出來，小心地放在地上。

那隻水晶球就光亮起來，也是放出粉紅色的光。

毛毛就在看這水晶球。他似乎能夠從裏面看到很多，其他的人看到的則只是粉紅色的光。

毛毛終於說：「他們是來過，天繭已經開始要吃，在這裏吃過了。」

「吃過什麼?」毛毛問道。

「吃過它需要吃的東西。」毛毛說。

這時，水晶球的光沒有了。

毛毛說：「我們走吧!」

「這裏死了許多人。」

「那不關我們的事。」毛毛說：「他不是我們的人。」

他那個手下的意思是要他埋藏那些屍體，毛毛則是並不願意，他不覺得這是一個好主意。他也是有他的道理的，因爲這些都不是他的人。

毛毛他們的車隊又離開了。

他們從這邊進入這個地區，又從另一邊出去。

他們很快就走了。

* * *

莫先生的人是看到他們進去的，而另一邊也有人看到他們出來，只是看而沒有跟進來。

這個地方，即使莫先生的人也是不敢輕易進去，因爲這是沒有刺探的可能的，假如要進去，就是大舉進攻了。他們就祇是監視着毛毛那些人進去，又看見毛毛那些人從另一邊出來。

毛毛他們進去又出來了，却沒有發生什麼。

也許是毛毛他們與山中的人有聯絡，進去問訊之後又出來了?似乎又沒有那麼輕易，起碼莫先生他們的紀錄就並沒有說毛毛是與這些人有聯絡的。

莫先生的車隊一整夜都在趕路，後來，天亮之後，莫先生的組織派了一架飛機在這個地區飛過，進行視察。毛毛進去，應該就是因爲黑白二神也進過去。

那麼容易進去又這樣快出來?而且，是爲什麼要進去呢?

由於天繭所經的地方都會帶來死亡，所以莫先生就要派一架飛機去偵察一下。也許看不到什麼，也許看得到，起碼用飛機偵察是一件較爲容易做的事情，那裡的人也不能夠抵抗。事實上，飛機飛得夠高，那些人也不容易發覺。那裡並不是一個國家，那些人通常不會顧忌有飛機在空中偵察他們，亦沒有能力反對這件事情。

飛機就可以看到那山上的慘狀。

莫先生的人就立即進去了。

連屍都沒有人埋，看來山中這幫人也是沒有活下來的了。

莫先生的人用直升飛機降下去，也發現了那個山洞，與及山洞中的死亡人數。跟着司馬洛和張明明出現了。

這件事情，有那許多人合作支持，做起來就是方便得多。

司馬洛來到了，也看到了留下來的死者，但是猜不到發生什麼事。黑白二神是兩個非常犀利的殺手，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但是犀利到如此地步?

但他們明明又沒有其他人幫手。黑白二神，看情形似乎不會另有同黨的。

司馬洛說：「我看他們也許有內應。」這話是對張明明說的。司馬洛不明白的事情，他就想從張明明的口中試探出來，這也是他與張明明一起的原因。

「不是有內應。」張明明搖頭。

「他們有這麼厲害？」司馬洛說：「也許疍頭就是內應？」

疍頭就是那個禿頭人。莫先生的人都知道這裡的首領是疍頭，而他們現在却找不疍頭的屍體。

「疍頭不是內應，」張明明說：「這些是他自己的人，他沒有理由把自己的人殺死，消滅自己的組織！」

「但是疍頭不見了。」司馬洛說：「也許是給他們捉去了？」

「很可能是的，」張明明說。

「但是我仍然不能相信。」司馬洛說：「兩個殺手怎麼可以做這樣多事？」

「找到他們時問他們就知道了。」張明明說。

「奇怪，他們到這裡來幹什麼？」司馬洛說。

「這裡一定有他們要的東西，」張明明說：「我們要查一查，有什麼失去了。」

司馬洛說：「我們根本不知道這裡有什麼東西！」

張明明祇是看着他，一時之間，那雙眼睛顯得非常之動人。她也似乎能夠輸給他額外的智慧。

司馬洛說：「這裡面有些什麼，是別人想要的。這裡似乎是一座貨倉，有貨倉的作用，應該有一些特別的貨，現在我們並沒有發現的東西却正是貨。」

「對呀！」張明明說。

司馬洛說：「這些貨，交貨的人會知道存在，或者收貨的人會知道存在。所以我們祇要在這裡等着就行！」

張明明道：「這是一個很聰明的主意！」

其實，這似乎又是張明明引導出來的主意。

＊　＊　＊

等的確是一個好主意。

這山中的山賊忽然有了動靜，不必死訊傳出，外間的人亦是會懷疑的。他們企圖聯絡不果，兩天之後就有人來了。

一部有篷的吉普車載了兩個人。

他們一來，莫先生的人就已經知道了，因爲他們是監視着出入口之路的。他們可以看到有人進入，祇是沒有採取行動。

這車子開進了山洞中，車頭燈照着，就看見了死屍。那些死屍還是照原樣放着，假如不是用了防腐劑，此時就早已發臭了。

「老天！都死了！」其中一人跳下車說。

「我們的貨呢？」另一人說。

他們都拿着槍戒備着。

山洞中忽然一陣强烈的亮光。

同時是「砰砰」幾聲。

那亮光非常刺眼，那聲音也非常刺耳，使這兩個人一時都呆住了。這是爆炸了幾隻「震驚手榴彈」，這乃是用以對付恐怖份子的武器，尤其是劫機者，這樣一閃一震，人受到了很强的刺激，有幾秒鐘呆住了，不會反應，就容易制服。這兩個人就是如此。

他們的聽覺恢復時，視覺還是未能恢復正常，祇是聽見有人喝道：「把槍丟下！」

他們祇好把槍丟下。

莫先生留下來埋伏在洞裡的人，這時就出來把他們制服了。

這兩個就是收貨的人。那些山賊爲他們走私一批貨物，却沒有交貨，他們就急起來了，所以進來看看情形如何。把貨物出賣的人則是不急，因爲已經收到了貨款，沒有責任，就不管那許多了。

這兩個收貨的人起先不願意講，但他們其實是沒有選擇的，所以終於還是講出來了。

他們要收的乃是一批輻射性元素，是很危險的東西，化工的方面雖然可以用，但是假如落入某些人的手中，也可以用以製造核子彈。的確是非常危險的東西，他們拿來作什麼用途，固然值得研究，也可以慢慢追究。但是，黑白二神拿去作什麼用呢？他們進來顯然是爲了這批貨而來的，他們殺了人而把貨搶走了。

爲什麼呢？這批貨與天繭又有什麼關係呢？

這却是一個不容易解答的謎。

＊　＊　＊

張明明說：「我也不知道！」

司馬洛是問她這個謎，而她的回答就是不知道。

司馬洛說：「你是知道很多事情的，你只是不對我講出來。」

「我說我不知道。」張明明說。

「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司馬洛說：「這批放射性元素假如落在心懷不軌的人手中，可以製出一隻核子彈。」

「是呀！」張明明說：「但是現在那兩個人不是可能帶着一隻核子彈嗎？他們到過的地方都留下輻射。」

司馬洛不出聲。

他們此時是在餐廳中進晚餐，氣氛本來很好，但是這樣一吵，就變成了不大愉快了。

她說：「我要回房去了。」

她起來就走，司馬洛放下鈔票跟着她，他們目前是在一座酒店中留宿，就在酒店的餐廳吃晚飯。

她回到了她的房間，把門關上了，把他隔在門外。

現在情形又不同了，他們並不是睡在一起，當他們來投宿時，她說要租兩間房間。這件事情，司馬洛也沒有堅持反對，她不讓他進去，他也沒有辦法。

他只好回到自己的房間去。

這件事情，也許她是自有主意的，她知道得多，雖然不告訴他，也應該知道什麼時候適合做一些什麼事情，因爲看來她也是想把這件事情盡快做好的。

司馬洛此時實在也沒有什麼事情可做，因爲照莫先生的手下的報告，毛毛那隊電單車隊又已停頓下來了，似乎是正在等候什麼，他們也只好等。

於是司馬洛就進入浴室放水洗澡。

他從浴室中出來的時候，卻看見張明

明已在他的房中。

他說：「你想談呢，還是想跟我親熱？」

張明明說：「你看我穿着什麼？」

司馬洛說：「你想出去嗎？」因爲他看見她已經換了一套衣服，因此她顯然是正打算出外了。

她說：「是的，我們走吧！」

「走？」司馬洛說：「到什麼地方？」

張明明說：「你來不來呢？」

司馬洛只好跟着她走。

他們拿了行李，離開了那座酒店。

司馬洛開車，她則是坐在後座，打開行李，把武器拿出來。司馬洛說道：「我們有戰事嗎？」

「是的，」她說：「這一次很可能用得着。」

司馬洛聳聳肩道：「這個我倒沒有信心，假如蛋頭那許多人，連火箭炮都——」

「我不是蛋頭。」張明明說。

「你很有把握，」司馬洛說：「你究竟是什麼人呢？你是從天上來的嗎？」

「我是張明明的姐姐。」她說。

司馬洛不出聲，只是開車，她指出他向毛毛那班人結集的地方叫他開去。

* * *

毛毛果然是有他的辦法的，他之所以停留不動，乃是因爲黑白二神也停了下來。

毛毛他們停下來的地方，與黑白二神所在的地方仍然是相當遠，但是方向則是正確的，黑白二神停下來，毛毛他們亦停下來了。

黑白二神現時仍是在一個空曠的地方，那是在一座山的山頂上。那座山並不是尖山，而是像一個大饅頭似的，也因此山頂上是平地。

他們是用一部後面開篷的小型客貨車，但是已經不是原來那一部，而是又換了一部，看來他們不想長期使用同一部車，以免被人認出。

車尾仍然是用痲袋蓋着他們的「寶物」天繭。

白神挨着一棵樹上吸着香烟，閉着眼睛。

他們帶着這件東西走路，看來也是並不容易，他們必須在山野間宿營過夜，假如在城市裏，把車子放在車房，那天繭就會發出粉紅色的光，而在城市裏，他們也不能夠就這樣放在街上，車上放着「貨」，會有人企圖偷或者是來騷擾的。

黑神則是沒有白神那麼安靜，他連坐都坐不定，不時會爬起身走來走去。

白神說：「怎麼了？你袋裏錢多，就像怕衣袋給錢燒穿一個洞嗎？」

「我要下山去一趟。」黑神說。

「不要去。」白神說。

「你不能指揮我做什麼，」黑神說：「我在這裏悶死了，我需要一些消遣。」

「不要走。」白神說。

「你試制止我吧！」黑神說。

白神聳聳肩道：「但你不能把車子開走。」

「這個我自己想辦法好了。」黑神說。

他說完了就舉步走了。

他走了一段路就開始跑起來。

他跑得非常之快，而且越跑越快，快到好像一部越野車子似的，事實上他已有了如此大的氣力，他跑起來也應該很快的。不過這不是普通人做得到的事情，假如有人看到，就會認爲這是奇蹟了。

事實上這也是奇蹟。

黑神是太悶了，他急着要去找尋一些消遣。

也許在白神的目光中，他是信心太差了，不過白神卻並沒有這樣講。

黑神不久就跑到了公路邊，站在那裏等着。

他也不能夠就這樣飛跑進城裏的，總是要找一部車子把他載進去。

等了一陣之後，就有一部貨車開來了。這貨車載着一批貨物，黑神伸手出去截車。

那貨車司機並不打算停車，不過黑神有錢，黑神的手中拿着一張鈔票在揮動着，貨車司機在駛近的時候看見了，就立即改變主意而停車，反正是工作，多賺一些外快，又有什麼不好呢？

黑神上了車，把那張鈔票塞進司機的袋裡。

司機說：「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黑神說：「進城。進了城把我放下就行了。」

司機把車開動了，行駛了一段路，又問道：「怎麼這個時間你會走在這裏呢？」

黑說：「車子壞了，又等不到有車經過，衹好決定步行，走了一段路之後你就來了！」

他對司機說謊，是因爲他並不打算危害司機。這樣做對自己沒有好處，而且留下了屍體，反而會是一個大障礙。他是善殺及心腸狠，殺人不霎眼，却不是嗜殺。沒有目的的殺人就不會做。

司機說：「你碰到我，是大家都運氣好！」

黑神說：「對了，我也有一個人可以問問。這城裡有什麼消遣嗎？」

司機說：「這城裡是比較悶一些的。不過有一個好去處，我可以載你去，你說是阿洪介紹你來的，你去找阿德。他們是老實的！」

「老實？」黑神說。

「賭錢這回事，」司機說：「你撞進了騙局就不大好，他們是賭眞的！」

黑神微笑。似乎司機認爲第一好的消遣就是賭。他說：「女人又如何呢？」

「那裡也有門路，」司機說：「你問阿德。有錢，女人就什麼地方都有！」

「好極！」黑神又在他的袋裡塞了一張鈔票：「載我去！」

司機點點頭，又說：「假如我今晚不是還有工作，我也會跟你一起去湊湊興！人賺錢爲了什麼？爲了爭取享受吧了，賺到了錢而不享受，那才眞笨呢！」

司機把他載到了城中的一條後巷，指出了一個門口。

那個門口有一個人守着，看來果然是那種賭場所在。

黑神這個人，對賭亦是愛好的。有許多錢在身上，他就心動了。先賭，然後才是女人。

（未完・四）



上文提要： 鐵心寒爲了避免盲劍客林森與父親鐵中錚交戰，佯裝跌倒向林森施毒，展雲龍現身查看義兄的傷勢，立被鐵心寒認出他就是那個拾了她的綉帕的人，鐵心寒有意刁難他，不肯將解藥交出……終於身子一軟，展雲龍便伸手入她懷中取得解藥，鐵心寒羞怒得哭起來……連串爆炸聲响，帝王谷失火了……

新派武俠長篇／逍遙客・文　可飛・圖

金魔血指環

狠毒丈夫求劍技　禽獸行爲待髮妻

展雲龍目光一閃，道：「你是什麼人？」

那人呃了一聲，驚悸地抬起頭來。

當他看到展雲龍左手拿着那條小蛇的屍體時，全身一顫，立即發出有似鬼哭的乾嚎，道：「呃，我的銀靈子——」

他一把搶過那條蛇屍，痛惜非常的擁進懷裏，哭了一陣，他兩手摸索了一下，突地愕然的抬起頭來。

展雲龍一時之間，被滿身是傷的怪人那一連串的怪異行動所驚，默然的望着對方在出神。

那人凝望了展雲龍一下，顫聲道：「你！你是金魔門的什麼人？」

展雲龍心中一驚忖道：「這人滿身是傷，却還能認出我是什麼人，看來這傷他的人更是不得了……」

他沉聲道：「在下血指金魔展雲龍！」語氣一頓道：「你這傷可是被鐵皇爺所傷？」

那個人怔楞了一下點頭道：「原來你是血魂金魔令狐海的徒弟——」

展雲龍意念一動，道：「你是宇內十大惡人中的那一位？」

那個怪人乾笑了一下道：「老夫蛇人洪通，居十大惡人之首。」

他吁了口氣把手中的蛇屍放在嘴裏，一陣亂嚼，硬生生的吞了下去，仿如在吃着甜美的野味一樣。

展雲龍只看得一陣嘔心，也更爲洪通這種怪異的的行動而吃驚，他心念如電一樣的轉動，疾忖道：「這條生有肉翼的飛蛇看來是他餵養的，怎麼現在却又能吃下去，莫非他剛才哭的不是爲這條蛇麼？」

「嘿！」

蛇人洪通兩手撫了一下肚子，低嘿道：「老夫這銀靈子是天下三大毒物之一，若非是金魔門的『血指』絕技，絕不能將牠殺死，可是這樣一來，我却能夠活命了，所以我要好好的謝你……」

展雲龍見洪通說話顛三倒四，竟然認爲自已是他的救命恩人。

他一時弄不清楚洪通爲何對金魔門如此熟悉，倒被對方這種怪異的舉動所驚，而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只是全神戒備着。

蛇人洪通坐在草叢中，仰望展雲龍，深長的吸了口氣，非常祥和的笑了一笑，道：「老夫曉得你是來找鐵心寒要那滅音金鐘藏處的地圖，本來老夫要告訴你這件事，作爲酬報你救我一命，現在改爲另一件事——」

展雲龍心中在驚詫，鐵皇爺果然曉得滅音金鐘的下落，但是更爲驚奇的則是蛇人洪通口口聲聲的要報答自已救命之恩的事。

他詫問道：「我對你有什麼恩？」語聲一頓又道：「我與你似該有仇才對……」

蛇人洪通一瞪眼道：「爲什麼？」

展雲龍道：「因爲我殺了你那條會飛的銀靈子……」

「哦！」洪通搖了搖頭想了一想，道：「我與萬邪之尊端木老頭一起到帝王谷來，原以爲鐵皇爺不備，沒有想到道家那兩個牛鼻子，也來了……」

他語聲一頓，道：「就是道家四仙裏的雲中子、一鄂子，兩個牛鼻子，你曉得

吧？」

他見展雲龍點了點頭，又繼續道：「端木老頭和我那幾個混賬兄弟一見情形不對，全都準備開溜，可是我却不願這樣跑了……」

他咳了一聲道：「你曉得我們十大惡人兩度退隱江湖，七十年來只剩下了七個人，可是當年名頭還在，豈能被那兩個牛鼻子嚇跑，誰曉得鐵中錚那小子竟然是當年天地二劍的地劍鐵鏗之子，劍法已臻天人合一之境，嘿！他那柄劍上還能發出劍罡，所以我就敗下來。」

他長長地嘆了口氣，道：「老夫養了一條靈蛇，就是那銀靈子，本來我是想要以牠替我防敵，待我找到蛇穴可以抓幾條吃吃，誰曉得這裏面一條都沒有，若不是你把銀靈子殺了，老夫我今晚就得歸天，所以老夫我不但不怪你殺了銀靈子，反而要報答你。」

展雲龍驚忖道：「像他這種凶惡而毫無人性之人，我又何必與他多談，看他的功夫也是與鐵心寒一樣，可能同是毒門弟子，現在我目的是要找鐵中錚探尋當年父母的死因，還是別跟他多嚕嗦的好！」

蛇人洪通道：「我蛇人洪通雖然在江湖上惡名遠播，但是却從來都是恩怨分明，今晚蒙你救命，一定會報答你的……」他一拍大腿，自語道：「眞想不到鐵中錚竟會是那神秘的萬劍之尊，怪不得我會被他劍罡所傷。」

展雲龍不曉得萬劍之尊是誰，但是可以推測洪通話中這意思，那鐵皇爺確實有化身江湖，以絕世劍術闖下萬劍之尊綽號的可能。

他暗道：「不曉得林大哥的劍法是不是鐵皇爺的敵手？」

蛇人洪通並沒有覺察到展雲龍盡自想着心事，對他的話聲連一句都沒有聽進去，他仿如正在想着一件事情，不時向展雲龍臉上打量。

他沉思了一會，道：「我們十大惡人這次隨萬邪之尊偷襲帝王谷本來有幾分把握，那知鐵皇爺劍已通神，居然不畏我們的……」

展雲龍這時自忖思中清醒了過來，他詫異的道：「以宇內十惡都不是鐵皇爺的敵手，如此看來鐵皇爺果然已得到地角七劍之眞髓，而達成劍人合一之地步……」

「呸！」蛇人洪通呸了一聲道：「鐵皇爺雖然功參造化已得劍道上之眞秘，但我們十大惡人若要施出秘練而成的合撲之技，他縱有通天之能也無法使我們這麼快敗下來……啊！那道家四仙裏的雲中子，一鶚子這次竟幫助鐵皇爺，日後十大惡人必會報此一箭之仇……」

他根本沒有想到展雲龍連殺十大惡人中的活無常，沉天錘及齊邪，使宇內十凶已去其六，惹動萬邪之尊率衆向展雲龍復仇，而使展雲龍一夜成名，這是後話。

展雲龍冷冷地道：「你們十大惡人日後恐怕沒有這個可能了……」

蛇人洪通一怔，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展雲龍哈哈一笑，轉身就走，回頭道：「很簡單，十大惡人將在江湖上除名了……」

「你回來！」蛇人洪通大吼道：「你最好把話說得明白點……」

展雲龍對蛇人洪通那種傲慢的狂態非常不悅，他冷哼一聲，臉上頓時又回復那種冷煞的樣子。

他冷冷的斜睨了蛇人洪通一眼，道：「你們十大惡人素以惡名在外而得意，殊不知我已將那三個最惡劣的齊邪，沉天錘和活無常通通殺死……」

「什麼？」蛇人洪通驚得跳起來，道：「你眞的殺死我那個結義的好兄弟……」

展雲龍冷冷地道：「他們死有餘辜，死了又算什麼？」

那冰冷無情的語聲使心黑手辣的蛇人洪通不由得全身一顫，他詫異的望了展雲龍一眼，在那雙冷寒的目光裏倏地湧起一絲凶光。

他長長地吸了口氣道：「我本來對你救我一命還有報答之心，那知你連斃和我共生死的好朋友，將我對你那份敬意沖淡了不少，現在我們恩情已斷，往後是友是敵皆在預料之中……」

他顯然非常傷心自已生死之交的好友驟然死去，在那眼眶裏有一股淚水湧出，望着展雲龍沉聲道：「原先我有意把我們十大惡人練成的合撲秘技傳授給你，請你替我找鐵皇爺報仇，現在我知道沒有希望和你共存下去……」

「哼——」展雲龍鼻子裏重重地透出一聲冷哼道：「我若和你們十大惡人爲伍，豈不是也變成一等的大惡人了，你們練就的功夫說什麼我也不會學……」

他傲然的一聲長笑，身形陡地拔了起來，有如銀星昇空一樣，向前疾掠而去，只氣得蛇人洪通牙齒咬得格格直響，重重揮出一掌。

他嘿嘿地一聲冷笑道：「你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將來你會知道我蛇人洪通是如何的對付我的仇人……」

他迅快的自懷中拿出一個粗的竹筒，小心翼翼的放在地上，捲起了雙袖，臉色凝重的將右掌斜斜掠起，緩緩把那竹筒的塞子拔掉。

「咻——」

一聲尖銳的輕嘯聲劃過空際，只見一條金光流灩的七寸金蛇躍飛於空際，繞着他的身邊蜿蜒而行。

蛇人洪通低嘿一聲道：「金靈子，金靈子，你快飛到我的前面來。」

那條金色的小蛇仿如聽懂他的話一樣，蛇尾輕輕一擺，像一片墮葉般的飄落在蛇人洪通的手掌上。

牠抬起頭，兩隻小如紅豆的眼睛閃起晶紅的瑩光，那細如銀絲的舌信伸捲吐出，仿如要噬人一般。

蛇人洪通嘿嘿一笑道：「金靈子，我知道你餓了，你在我手臂上咬一口好了，不要貪心，血可不能吸得太多了……」

「呱」地一聲，那條小金蛇倏地騰空彈起，向着蛇人洪通的手臂一口咬去，蛇人洪通悶哼一聲，在那冷漠的臉上現出一種痛苦之色，顆顆汗珠自額上滾落下來。

他等金靈子吸了幾口血後，顫聲的道：「我的血不夠你吮吸，我要你去吸一個人的心血……」

「呱呱呱」空中響起三聲怪異刺耳的蛇

叫之聲。

金靈子連着叫了三聲，點了點頭，非常馴服的落在地上，蛇人洪通極快的自懷中拿出一隻畫筆和一張白紙，以最快的手法畫出展雲龍的形象，任誰也沒有想到蛇人洪通不但是一個玩蛇聖手，還是一個繪畫名家，僅憑着和展雲龍初次見面的印象就畫出唯妙唯肖的形象，竟然連那細微的表情都沒有漏一絲一毫，端是名家之筆。

他端詳了那張畫一會，陰霾密佈的臉上陡地閃出一絲冷酷的笑意，他抖筆在空中一晃，接着又畫出一顆心來。

蛇人洪通嘿嘿一笑道：「那小子決不會想到我學會藏土和苗疆盛行的『追心移魂』大法，只要畫出他的樣子和他的心，便能施法使他承受噬心擇血之苦，而日日痛苦至死爲止……」

他咬破自已的一個指頭，在空中一洒，空中立時佈起一蓬血雨，那滴落的血雨顆顆落在畫上的心圈裏……」

蛇人洪通唸唸有詞的禱告了一陣，嘿嘿兩聲道：「我要他跪着來求我放掉這條心蛇，那時他的一切高傲與倔强都會化爲哀求，人性的一切都會暴露出來……否則他只有等死……」

他望了那條靜靜伏在地上的金靈子一眼，只見金靈子正露出貪求的眼光望着畫上的那蓬鮮血，嘴裏發出一種尖細的聲音，昂着頭像是要撲上畫去一樣。

「蛇人」洪通一聲大吼道：「我只要你變成一條心蛇，永遠吮吸着他的心血……」

金靈子呱地一聲怪叫，身子緩緩的游動起來，爬到畫上繞着那個心上的鮮血嗅了兩下，蛇人洪通罵了一聲道：「你這個貪心的傢伙，同樣是我流出來的血你怎麼不吸了，難道我練成的化形心血會有那小子的腥味……」

金靈子向空中連嗅數嗅，突然跳進那顆畫好的心裏，牠低着頭伸出舌尖舐着畫中的那些鮮血。

「嘿嘿——」蛇人洪通乾嘿兩聲，對着展雲龍離去的方向大吼道：「呢羅阿多蛇皇，請你抓住那小子的心……」

嫋嫋的餘音有如一陣波浪一樣的傳遍了整個的山野，展雲龍正在奔馳之際，陡感心中一痛，眞氣一洩，身形立時墜了下來。

他痛苦的撫着自已的心，顫聲道：「我的心怎麼突然痛了起來？」

他全身劇烈的一顫，只覺自已整個的心神彷如要碎開來，好像有一條蛇緊緊的纏住一樣，他痛得身形一連幾個踉蹌，一跤跌在地上。

等他自地上掙扎起來的時候，在他眼前綠波盪漾，一個扇形的大湖呈現出來，他額上冷汗迸激滾落，一陣陣刺心的痛苦襲上心頭。

他沙啞的呃了一聲，急忙走到湖邊，整個身子浸進了水裏，他連着喝了幾口湖水，那種椎心刺骨的痛苦減少了許多，他黯然的搖了搖頭，沉痛的道：「我怎會突然心痛起來，難道我的命……」

當他的目光瞥向湖中倒映出來的盪漾影子時，他的臉上忽然掠過一層恐怖之色，驚駭的呃了聲……

「心蛇，心蛇！」

一條淡淡的蛇影自他額上顯現出來，那顯明的印痕使展雲龍大大的驚駭惶顫，他雙目睜得有如銅鈴，望着水中那個恐怖的形象，臉色刹時變得蒼白。

他顫聲的道：「傳言心蛇現眉非死不可，我到底做了什麼勞心傷神之事，使心中之蛇逼現出來，如此看來是我命中該死……」

他淒涼的一聲大笑，不禁把連日來的愁苦都發洩出來，但當他想到師門恩怨，父母血仇之時，他不覺又爲自已驟然的死去而難過。

「唉！」

在他耳際忽然響起一聲幽幽的嘆息裏，在那淒涼的嘆息裏，含有太多的感情、悲哀、鬱悒……

展雲龍愕了一愕，匆忙回頭一瞧，心中登時吸了一口冷氣，他駭得連倒退了數步，幾乎不敢相信世間眞有這種怪事。

「唉！你認爲我可怕麼？」

一個冷寒的語聲響起，使展雲龍驚顫的啊了一聲，一種進入幽冥地獄的冷森感覺自他心中泛起，他仔細的朝那個人身上瞧去，頓時心中冷得一顫。

只見一個全身素衫的白衣女子活活的吊在一棵柳樹上，那女的長髮披肩，如流雲似的瀉了下來，她緩緩的一提身上，自柳枝的皮索上落了下來，對着楞楞出神的展雲龍搖頭一笑。

展雲龍退了二步，道：「妳……」

那白衫女子冷冷地道：「你自已連命都不保了，還會怕我這個活死人……」

展雲龍見那人面上雖冷，聲調裏却是極爲緩和，他驚魂略定，暗中將全身的經血默默運轉一匝，强自忍受着心神的痛苦。

他冷喝道：「妳是誰？怎麼在這裏裝死人嚇人……」

那女人冷笑道：「這裏是碎心湖，我只不過是每天在這裏回憶鐵皇爺火焚我主母的那段慘痛的事情，那時鐵皇爺視我主母如仇敵，若不是我化裝成主母的樣子，以上吊來蒙騙鐵皇爺，現在也不會在這裏和你相見了……」

展雲龍一愕道：「鐵皇爺爲何如此的憎恨你主母？」

「唉！」那女子幽幽地一嘆，道：「痴情女子負心漢，天下間那有眞情……」

她彷如受了莫大的傷害一樣，說至這裏臉上立時如雲似的掠過一層幽怨之色，在那雙深邃的目光裏利時湧出兩泡淚水……

展雲龍心神大顫，被她那種痛苦悲傷的樣子所震撼，他沒有想到帝王谷裏會有這麼想不到的突發事情，尤其關於鐵皇爺的事跡隱秘，他更是渴望一知，以便確實知道鐵皇爺到底是天底下眞正的善人還是最大的惡人？

他長長的嘆了口氣，道：「聽妳如此說，妳那主母必然有一段令人扼腕悲嘆的往事了……」

那女子雙目一揚，道：「當然，誰不知我主母是天劍林……」

她似乎發覺自已失言，連忙頓住往下面要說出來的話辭，可是展雲龍心裏却不

由得一震，好像預知了一件久傳武林的秘辛。

展雲龍哦了一聲，腦海中疾快的忖道：「這女子口中所稱的主母難道和天劍還有關係，如果眞是這樣，那林大哥遠來帝王谷找尋鐵皇爺，必與這女子的主母也有關係……」

他未容忖思消逝，忙道：「妳的主母是天劍的什麼人？」

那女子面色一變，突然沉下臉來，道：「這是我們的事，用不着你來過問……」

展雲龍這時緊緊抓住這是可追尋出天地二劍恩怨的線索，那女子雖然沉下臉來，使展雲龍非常的尷尬，但是他毫不在意的笑了笑。

他苦澀的一笑道：「請妳帶我去找妳的主母，我有事情要相告……」

「你是誰？」那女子神色大變，身形向前一欺，陡地躍了過來，手掌一斜，自掌心之中便吐出一股勁氣，推向展雲龍的身上。

「你若是鐵皇爺派來的，我非殺了你不可……」

展雲龍見她輕輕一掌，便有一股強大的掌風向自己身上推來，他心中一震，腦海之中有如電光火石般湧起一個意念，疾忖道：「這個女子功力極高，我得小心對付……」

他因心蛇給予的痛苦，使得全身勁道無法凝聚起來，疾快的一晃身形，避過那疾劈而來的強大掌勁。

他忙高聲的道：「妳不要誤會，我和鐵皇爺根本沒有關係……」

那女子臉色稍緩，但還是有一種不完全相信的神色，她緩緩的伸出右手，冷煞的向展雲龍逼去。

她冷漠的道：「你今天如果不說出你的來歷，我是不會放過你……」

展雲龍見她滿面殺氣，曉得這女子誤會自己是鐵皇爺派出來的弟子，他這時心神痛苦異常，那隱隱的痛苦使得他冷汗直流，他深吸了一口氣，緩緩的將手揚起，一顆碩大的指環放射出瀲灧的光華，分外刺人眼目。

他顫聲的道：「妳不要過來——」

那女子全身一顫，道：「金魔指環——」

展雲龍苦笑道：「這下妳該相信我不是鐵皇爺派來的……」

話音甫逝，傳來一聲呻吟之聲，只聽一個蒼老的女子聲音叫道：「雲珠，妳快來！」

那女子雲珠臉色一變，道：「我主母吃藥的時候到了，你快滾吧——」

她匆匆交待兩句，身形一拔躍起，向大湖畔的左側掠去。

展雲龍身形一弓，拔肩一甩，隨後追去。

雲珠回頭一見他隨後追踪而來，怒叱道：「你來幹什麼？」

展雲龍略略向前一瞥，只見一個大洞裏透出一絲微弱的燈光，他故意提高了聲音，大聲的道：「我要見妳的主母。」

大洞裏響起一連串的咳嗽之聲，一個蒼老的聲音道：「雲珠，妳跟誰在說話？」

展雲龍忙大聲的道：「晚輩展雲龍，拜見老前輩！」

洞裏的人沒有立刻回答，沉默了一會，方傳出一聲嘆息，道：「你進來吧，這裡已十幾年沒有客人了！」

展雲龍謝了一聲，方待走進去，雲珠忽然一扯他的衣服，惡狠狠的盯視了他一眼，小聲的道：「我主母體弱多病，待會兒見他可要順著他一點，否則你惹她氣壞了身子，我第一個不饒你！」

穿過一道洞壁，在那潮濕的洞穴裏，一個滿頭白髮的老嫗，斜斜倚在一塊大石頭上，她滿臉都是波起的皺紋，雙目深陷，直楞楞地望著洞壁。

展雲龍方待行禮，那個老婦人連連搖手道：「你不要多禮，我只是問你找我有什麼事情？」

展雲龍一愕，沒有想到這個女人這樣的乾脆，直截了當的談到正題，他一時不知該從那問起，不禁楞楞的站在地上，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那婦人搖搖頭道：「你沒有事又何必到這鬼地方來？」

展雲龍腦海疾轉，一連湧起幾個不同的意念，他這時靈機一動，忙問道：「前輩可是姓林？」

那婦人全身一震，目光緩緩投落在展雲龍的身上，她似乎沒有想到展雲龍會知道她的姓氏，微微一怔神，斜睨了凝立在身邊的雲珠一眼。

雲珠顫聲道：「我沒有說，我沒有說！」

那婦人詫異的道：「你怎麼知道我姓林？」

展雲龍這時已知這個悽苦的老婦人必和天劍林霖有著相當的關係，他深長的吸了口氣，道：「我說一個人，前輩也許會知道，他是我結義兄弟！」

那婦人急急的問道：「他是誰？」

展雲龍目光似電，緊緊凝視著那個老婦人道：「我那大哥林森！」

「我小弟？」那婦人全身突然一陣搖晃，彷如遭受雷殛一樣，她急急地喘了一口氣，問道：「你認識我小弟，他現在在那裏？」

展雲龍深知一個不幸的人在那悲傷之時，一旦獲得自己親戚朋友的消息時，那種心靈上的興奮和焦急是很難形容的，他忙道：「我大哥也來帝王谷了，可能會尋來！」

「我不要見他！」那婦人沉痛的道：「你千萬不要告訴他我在這裏，他若是知道我變成這個樣子，不知要如何的傷心？唉！我那可憐的小弟！」

展雲龍暗嘆了一聲，非常艱難的道：「前輩怎會變成這個樣子？」

「唉！」那婦人輕輕的嘆了口氣，憂傷的道：「往事如烟似夢，痛苦與幸福，來得快，去得也快，我現在不是很好麼，痛苦的，日子總算過去了！」

雲珠突然上前問道：「主母，痛苦並沒有過去，妳永遠不會忘記鐵皇爺欲以大火燒死妳那件恨事，妳時時都想報仇！」

「呃！」

那婦人驟地被雲珠觸起了心中那件令她心酸的恨事，不禁痛苦的呃了一聲，二顆清瑩的淚珠，倏地奪眶而出，她悲傷的

搖了搖頭，捂著臉輕泣起來！

她顫聲的道：「雲珠，妳何必要讓我去想那件事呢！」

雲珠也是滿臉淚痕，她輕輕一拭眼角瀉出的淚珠道：「主母不願說，由我來說！」

終於，一件隱藏在心裏的武林秘辛給透露出來，使展雲龍得知天地二劍之間的一切恩恩怨怨。

雲珠悽然的一笑道：「我主母是天劍林霖的大女兒，當時地劍鐵鏗僅有鐵皇爺一個兒子，由於二家世代交情，鐵鏗便向我家老爺求親，欲使鐵中錚和主母林曉霜結爲夫婦！」

那蒼老的林曉霜雖然此刻年華已逝，但在那裏滿臉皺紋的臉上依然留有當年俏麗的輪廓，她彷如在沉思一樣，未等雲珠說完，立刻接續下去說道：「林家和鐵家都是世代望族，這樁婚事自然是一拍即合，可是由於我年齡超過鐵中錚十幾歲，他始終沒有眞心愛過我，表面上他事事奉承我，暗地裏却在偷學我家世代傳子不傳女的秘宗劍法，由於我們是夫婦，我沒有料到他人面獸心，將所知的天涯劍法傳了幾招給他，我家劍法博大深奥，連我都未能學全，僅會七八式而已，那還是在家父練習時所偷學的……」

「鐵皇爺天生異稟，什麼功夫只要在他眼中一看便會，他習得我家幾招劍法之後並不甘心，認爲我有意不告訴他，他懷恨在心，一連施出幾種毒計欲逼我說出天涯劍法的秘技，但都失敗了，這時我已看出他心腸惡毒，偷偷派人將這些情形告訴家父……」

林曉霜沉痛之極的一口氣說出這一大堆話來，禁不住連喘幾口氣，雲珠見她那種痛苦的樣子，忙上前替她輕輕捶著背，並勸道：「主母，請妳休息一會再說……」

林曉霜搖搖頭，道：「我要說，這件事已壓得我將近三十年了，今日難得遇見我小弟的好友，只要能把我心中的事情吐出來，我縱然是死了也沒有什麼遺憾！」

語聲稍稍地一頓，喘著氣道：「我爹得知這件事情之後自然是氣得不得了，連夜自大菩薩嶺趕來，和地劍鐵鏗理論，地劍鐵鏗外表溫和內心實在奸猾異常，他連聲賠不是，將鐵皇爺喊出來，當著我爹的面前痛斥一頓，算是把這件事情應付過去……」

展雲龍聽得心中熱血沸騰，週身血脈都像是要炸裂開來，他暗暗的嘆了口氣，疾快忖思道：「想不到鐵皇爺會娶一個比他大十多歲的女子爲妻，那就難怪他不喜歡林大哥的姐姐，而爲了盜取天劍祖傳的秘技劍法，他却不忍不……」

忖念未逝，林曉霜又接下去斷斷續續地道：「鐵皇爺自那次事情後，更是恨上加恨，將我視作眼中之釘，他心黑手辣在一個夜裏乘我在上床之時，暗中在茶盃裏放下一種極厲害的毒藥，我在睡覺之前有喝茶的習慣，正要喝下那杯毒茶，那個瓷杯忽然爆裂而碎，濺了滿地都是茶水，我這時尚不知自己死裏逃生，正待命丫頭揩拭之際，我養的那條大黃狗從房外闖來，伸出大舌頭舐著地上的茶水，不多時便倒地吐血而死……」

展雲龍心頭一震，暗暗地搖頭一嘆，忖道：「唉！自古人心最難測，誰又會想到鐵皇爺和林曉霜夫妻一場，而能狠下心腸用毒藥害她……」

林曉霜這時完全陷於一片沉思之中，她兩眼茫然的望著洞壁，臉上立時幻化著無數的表情，她沉痛的道：「我這時完全曉得鐵皇爺要加害我的心計，不禁氣得痛泣起來，獨自坐在空幃之中左思右想，等待這個負心的漢子回來問他一問，那知在三更半夜的時候，他回來了，我裝著熟睡的樣子，他先喊著我的名字，那種聲調始終令我狠不起心來，幾乎要爬起來和他說幾句話，他見我久久沒有回答，突然仰天哈哈大笑起來，並且還說了一句話……」

展雲龍這時根本忘了自己心神被噬的痛苦，他緊張的問道：「他說什麼?」

林曉霜學那當年鐵皇爺的聲調，壓低聲音道：「他說『妳這個賤女人終於死了，憑我鐵家會要妳這樣難看的女人，呸！若不是看在妳家「天涯劍法」上！』當時我氣得不得了，翻身給了他一掌，這人心機城府當眞是深沉無比，他見我驟然翻身躍起微微一驚，立刻放下笑臉說些非常中聽的話，並解釋那是故意逗我，還說我生氣的樣子時最美……」

「我這人就是不能抵抗他那種和聲悅耳的話，心腸頓時就輭了下來，他和我談了一陣說是有事就走了，那知却是去施行一次殺人滅口的勾當……」

說至這裏話聲突然中斷，在那冷寒的臉上泛起一陣痛苦的抽搐，她雙拳緊緊的握住，咬牙道：「我什麼事都能原諒他，就是這件事不能原諒他……」

一陣痛苦湧進展雲龍的心裏，他痛得呃了一聲，緊緊摸著自己的心胸，冷汗顆顆滾滾下來。

林曉霜冷冷的斜睨了他一眼，道：「你的心蛇已浮現額眉之上，非拔去心蛇不能痊癒，唉！想不到你小小年紀會有傷心之事，而逼得心蛇噬心……」

她雖然世代家傳武學，一時也看不出展雲龍是中了苗彊和藏土最神秘的「追心移魂」大法，否則這個一生不幸的女子定會驚得叫了起來。

展雲龍連忙盤膝運功抵抗那刺心的痛苦，他稍稍定了一下心神，道：「妳不要管我，快說下去……」

林曉霜悲傷的一笑，說：「鐵皇爺出去之後，我想他必是後悔自己對待妻子的手段，心中不禁原諒了他，原因是我年齡超過他十五歲，無形中有種大姊一樣的愛參雜在夫妻感情之間，那知這人是個禽獸不如的畜牲，他出去未久，我便聽到敲門之聲，出去一看，一個蒙面的漢子硬闖進房中，將我衣衫整個撕碎欲行强暴，我當時神智混亂之中，根本沒有抵抗的意念，正在危急之時，鐵皇爺突然出現，出手將那漢子斃了，並大罵我不貞，而命我自殺，否則他要休掉我，那時我欲辯不能，含淚默默的悲泣著，鐵皇爺丟下一根白綾拂袖而去，我自知生不如死含恨上吊，正在這時雲珠氣極敗壞的跑進來，說鐵皇爺手下要把這屋子燒掉，要我快點逃命……」。

說到這裏她斜睨了雲珠一眼，沉痛的

又道：「我這時心裏雪亮洞悉鐵皇爺一切的連環毒計，心中又不甘心如此死去，和雲珠商量之下，由她扮我上吊掩護我逃走，等我逃出之時，那邊已經火光衝天，沒想到雲珠機智過人，在起火的剎那利用那個死去的漢子做替身，由後花園裏逃出來，我們主僕二人便躲在這裏，一晃便是二、三十年……」

她說得沉重傷心，嬝嬝的道來，淚珠兒顆顆滾落下來，當她說完之時，她已搖搖欲墜，痛苦之色隱隱自眼中泛出，那雲珠也是聲淚俱下，掩面低泣。

展雲龍想不到帝王谷鐵皇爺是個這樣凶狠辛辣之徒，頓時有一股怒火自胸前直衝上來。

「哼——」他暗中冷哼一聲，疾快的忖道：「像這種外表和善、內心奸滑之徒，我還是第一次知道，既然知道了就要管上一管，非鬥鬥鐵皇爺不可……」

他心中所想不敢在臉上表現出來，裝做出一種忿怒之色，詫異的問道：「妳們躲在這裏，難道能瞞過鐵皇爺？」

林曉霜淒然的一笑道：「鐵皇爺一代宗師自然有許多效死之徒，沒有多久他便曉得我們死裏逃生之事，他似有什麼顧忌，再也不追殺我們，只是日日派人暗中監視我倆，決不容許我們有逃出帝王谷的機會……」

雲珠將眼角淚水一拭，道：「今日谷裏好像發生了什麼事情，那些監視的人通通撤去，所以你來這裏這麼久還沒被人發覺……」

展雲龍暗暗一嘆，忖道：「妳們那知我林大哥單人隻劍硬闖帝王谷，使鐵皇爺遭遇空前大敵，再加上宇內十大惡人，他那有工夫理會這裏……」

忖念未逝，洞外突然響起一陣細碎的腳步聲，雲珠和林曉霜同時一驚，寒悚的瞪著洞外，展雲龍忙將全身殘餘的勁力蓄滿雙掌之間，緩緩的抬了起來。

林曉霜向展雲龍一施眼色，輕聲的道：「你快躲在我的後面，等看清楚誰再說……」

展雲龍深知自己這時因心蛇噬心無法將功力運聚，頷首微微一點頭，閃身躲在林曉霜的背後，凜然的望著外面。

細碎的足音響過之後，洞外的人忽然沉靜下來，過了一會兒，一個中氣十足的蒼老聲音，道：「曉霜！曉霜！」

林曉霜聽到低沉而熟悉的話音全身劇烈的一顫，一種如夢幻似的感覺，使她良久答不上話來。

「你……」她顫聲的道：「你還會想到我麼？」

洞外的人彷如非常傷心的樣子，深沉的嘆了口氣道：「妳能容許我進來看看妳麼？」

話音甫落，沉濁的步履聲清晰的傳了進來，在昏暗的燈光下，一個飄逸的老人緩緩的走進，那頷下的三綹髯鬚飄起，穩重的在林曉霜面前站住。

林曉霜眸中淚水直湧，叱道：「你來幹什麼？」

那個老人淒然的一笑道：「我們夫妻一場，妳難道連一絲舊情也不念……」

展雲龍從石床下隙縫中瞧去，只見鐵皇爺外貌慈祥，沒有一絲詭譎的樣子，他心中暗暗一嘆忖道：「一個人當真不能以貌取人，若非我得悉鐵皇爺種種惡跡之事，實難相信這樣一個人會是一個凶惡如虎的人……」

林曉霜命運坎坷，婚姻給予她的痛苦，使那顆破碎的心靈沒有一絲暖意，她雖然恨極鐵皇爺，腦中還是常浮現出鐵皇爺的一舉一動，耳際也彷如時常響起他那低迴而又令人迴腸盪氣的醉人話音，故她和鐵皇爺驟然相見，心中難免泛起舊時情愛，而心神搖曳不克自制。

她心神劇烈的一震，道：「你若眞念舊情也不會等到今天才來看我了？」

鐵皇爺搖搖頭道：「曉霜，妳至今還是沒有了解我，自那件事發生以後，我知道我錯了，不應該懷疑自己妻子的不貞，所以妳和雲珠逃來這裏之後，我並沒有再來打擾妳們，而每天在懺悔過去的錯誤，總有一天能夠得到妳的諒解……」

「呸！」林曉霜輕呸了一聲道：「你不要再假仁假義了，我不是不知道你——」

她嘴裏雖然說得極爲生硬，可是心裏漸漸輭化在他的巧言令色之中，逐漸被對方言詞所動。

鐵皇爺尚善察言觀色，他覰定林曉霜那種外強中乾的口吻不會維持太久，忙上前在她臉上端詳了一陣，道：「曉霜，妳瘦了，這些年可憐妳……」

林曉霜是個感情脆弱的輭弱女子，她見鐵皇爺突然關心她，使那枯萎的心彷如洒上一道濕潤的甘露，不禁把多年的仇恨溶化在對方幾句話裏，她臉上泛起一陣羞紅的彩雲，雖在病中，也能使人分辨得出。

她抖聲道：「你還記得我……」

鐵皇爺乘機上前一步，道：「我從沒有忘過妳，曉霜，妳若不惦記著我以前的錯處，我很願意和妳從歸於好……」

「唉——」林曉霜淒然的嘆了口氣道：「太晚了，我沒有這個福氣……」

鐵皇爺當眞是個城府極深的玩弄心術之人，他一連說了許多非常中聽的話，見林曉霜心中大動，突然長長的嘆了口氣，臉上抹上一層重憂，道：「唉——」

林曉霜受不了他那令人醉心的巧言攻勢，陡然瞥見鐵皇爺那種濃郁的憂悒之色，心中著實大大的震盪了一下，不知不覺之中，她又關心起鐵皇爺。

她百思不解的一手搭在鐵皇爺的肩上，道：「中錚，你有什麼心事麼？」

鐵皇爺施出欲擒先縱之法，他顧左右而言其它，自懷中掏出一顆耀眼刺目的大珠子，塞給站在一旁的雲珠手中，非常誠懇的道：「雲珠，妳這些年死心照顧主母，我沒有什麼感謝，僅將這顆『辟水珠』送給妳……」

雲珠向他手中一送，冷冷地道：「我不需要，你還是送給別人吧！」

鐵皇爺早就預料會有如此結果，他訕訕地一笑，回頭笑道：「曉霜，妳剛才問我什麼？」

林曉霜這時忘了一切鐵皇爺加諸在她身上的痛苦，她眸中淚光隱隱透出，手臂上泛起輕微的抖顫，道：「你好像遇有什麼重大疑難之事？」

鐵皇爺長嘆口氣，道：「是呀，我現在已遇上了麻煩了，心中沒有主意，想跟妳商量又怕妳生氣，唉！我真……」

林曉霜苦澀的笑道：「我們是多年的夫妻，你的事我自然得給你個主意……」

鐵皇爺搖搖頭道：「說起來眞難令人相信，今午有一個瞎子闖進谷裏大肆殺封，非要見我不可，我出去之後他口口聲聲要找妳，自稱是令弟，我因爲對妳有一種愧悔之心，又不忍心殺他，只好來問問妳……」

林曉霜茫然的搖搖頭道：「我沒有一個瞎了眼的弟弟呀，要是小弟，他不可能瞎了眼……」

展雲龍聽得心中一震，忖道：「是的，鐵皇爺一定遇上林大哥，這麼說林大哥和鐵皇爺已經見過面了，但不知兩人劍術到底誰高誰低？」

鐵皇爺把掌一拍，「拍」地發出一聲輕響道：「對呀，若是小弟我自然會一眼認出來，這個瞎子臉有大疤與小弟差之太遠，所以我有些懷疑……」

林曉霜嘆了口氣道：「這人我也不識，我也沒有主意……」

鐵皇爺苦澀的一笑道：「他自稱爲盲劍客，一手劍術已達劍人合一的地步，這種强敵我們帝王谷雖然不懼也不願招惹，只是他施的劍法却是你們家……」

林曉霜這時心裏焦急，催促道：「快領我去見見他，看看是不是……」

鐵皇爺詭異的一笑，道：「這種人妳見他做什麼？他口口聲聲要索回妳家那柄墨木劍，妳乾脆交給我打發他走算了……」

林曉霜臉色一變，道：「不行，墨木劍是我陪嫁之物，當初我爹爹說過此劍不可輕易示人，否則持劍人便可拿著這柄墨木劍換取我家秘傳之武功，當今之世除了我小弟那柄之外，就算我這柄了……」

鐵皇爺嘿嘿一笑道：「假如是我要，妳給不給呢？」

「這——」林曉霜仿如下定決心一樣，道：「不給，你武功已得公公之眞傳，已用不著再習我爹爹的天涯劍法，況且天地二劍是不可同時修練的……」

陡地，一聲嬌呼自洞外傳來，鐵心寒自外面一晃而來，她朝洞裏輕輕一瞥，道：「爹……」

林曉霜全身一陣激動，臉色刹時一變，她伸出一手指著鐵心寒，道：「她是誰？」

鐵皇爺雖然機智過人，由於這猝來的變化使他連思考的時間都沒有，一時竟答不上來。

他怒沖沖的瞪了鐵心寒一眼，道：「妳來幹什麼？」忙向林曉霜陪笑道：「她是我的義女……」

鐵心寒一怔，道：「爹，你說什麼？」

林曉霜這時已瞧出其中的端倪，她氣得臉色鐵青張口噴出一蓬血雨，雲珠驚呼一聲，忙倒一盃水給她。

她將手中茶水往外一潑，洒了滿地，道：「你原來背著我偷偷跟別的女人鬼混，連生了女兒都不敢告訴我，好呀！我差點上你的當，你想騙取我的木劍去見我爹爹，哼！覆水難收，你能將地上的水收回來，我便把木劍交給你……」

她一時氣忿塡膺，直氣得全身抖顫，連著噴出數口鮮血，在那雙淚迸落的眸子裏，湧出一股冷煞的凶光。

「嘿嘿！」鐵皇爺見事已敗露，嘿嘿一陣冷笑道：「我並不稀罕妳這個臭女人，現在我倆已沒有好說的，趕快將木劍交給我，我要用妳家的劍殺死妳小弟……」

「爹！」鐵心寒愕愕地望著林曉霜，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鐵皇爺冷冷地道：「沒有妳的事，趕快給我滾！」

林曉霜悽悽地道：「我是他的妻子，妳是什麼人？」

「什麼？」鐵心寒睜大了眼睛，問道：「妳就是天劍林霖的女兒，我爹不是說妳死了麼？」她詫異的望了鐵皇爺一眼，非常痛苦的往外奔去道：「我告訴媽去！」

「回來。」鐵皇爺身形斜斜一飄，向前躍了過去，在那冷冰冰的臉上倏地罩上一層霜氣，使正待奔出的鐵心寒一刹身形，駭然的回過頭來，她從沒有見過鐵皇爺像今天這種駭懼的臉色，不禁驚得連著退了二步。

鐵皇爺怒沖沖地道：「妳如果敢告訴媽，我不一掌劈死妳才怪。」

林曉霜突然一陣悽厲的大笑，在那令人驚悸的笑聲裏，所含鬱的悲憤與幽傷通通宣洩了出來，她略歛笑聲，不屑的叱道：「你也怕老婆了！」

鐵皇爺臉上一紅，倒也發作不得。

鐵心寒好像遭遇到什麼侮辱一樣，她哇地一聲大哭，掩著臉向洞外馳去，搖曳的泣聲如飛一樣擴散開來……

「回去！」隨著這聲沉重的喝聲，一枝顫動的劍影自洞外穿射而入，鐵心寒駭得驚叫一聲，連著倒退回去。

盲劍客單手斜舉著木劍，威風凜凜地守住了洞口，他連起鼻子在空中嗅了一嗅，斜劍一指，道：「鐵皇爺！我們還沒有交手呢！」

鐵皇爺嘿嘿一笑道：「你眞敢來送死？」

盲劍客林森冷冷地道：「我來這裏之前，已抱定必死的決心，十四年前我被你弄瞎了雙目，使我永遠失去靈魂之窗，而一輩子活在黑暗之中，這個仇我不能不報……」

他木劍斜斜兜一大弧，在空中連著顯示數個劍浪，一道銳利的劍風拂起，空中響起一連串波波劍氣之聲。

「這是天涯劍法。」林曉霜自從盲劍客林森出現之後，她便目不瞥的盯在他的臉上，一種熟悉又模糊的輪廓映進她的眼中，但她不敢確認他就是小弟林森。

盲劍客循聲音一轉頭，問道：「那一個認出『天涯劍法』？」

林曉霜忙道：「我是林曉霜，你是何人？」

盲劍客將手中木劍一鬆，身形緊隨著一陣晃顫，他愣了一愣，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大聲的道：「我姊姊已經死了，我是林森！」

「林森！林森！」林曉霜嘴唇輕輕顫動，連著說了幾次盲劍客的名字，她熱淚一湧，非常激動的道：「你原是我小弟？」

（未完・八）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妙計聲東擊西　火槍竟變石塊

上文提要： 酒樓之上，俞劍峯聽到元元僧與心瀰和尚奉俞一棋之命去計劃殺害一錢姓老者，未幾，一個樣貌熟稔的華服少女趨前跟俞劍峯嘻笑怒罵地搭訕，令俞困窘不已，稍後，少林法明大師悄然飄至，金吾鏢局局主及其鏢師亦在此歇脚，華山派弟子杜、白二俠甫至，正是潛龍伏虎，濟濟一堂，好不熱鬧。突然街上傳來一陣馬蹄聲……

白二俠道：「簡上密密痲痲寫了百餘字有餘，略爲若要追回失寶，可找金吾鏢局鐵金吾，此外並附帶提到一事——」

說到此地，語氣微微一頓，鐵金吾不耐道：「閣下何不爽捷說出？」

白二俠道：「那署名無名氏之人提到鐵局主新近接下一趟鏢，欲運往女眞建州，鏢貨却是……却是……」

他欲言又止，那自出現於茲，始終一語不發的錢姓老者突然向前跨了數步，高聲道：「你說！鏢貨是什麼？」

白二俠沉下聲音，一字一字道：「火槍！」

這兩個字一說出來，大夥兒全給唬呆了，俞劍峯在心中狂呼道：「嘗聞火槍乃西洋利器，能藉槍膛拋射火藥彈丸，血肉之軀鮮能爲之擋，似此火器若讓女眞獲得，豈不如虎添翼？對我朝軍士便大大不利了……」

遂按捺不住開口道：「鐵金吾！你身爲華夏族人，何爾甘心爲虎作倀，殊令人難解了。」

他此刻已極端不屑鐵金吾之爲人，是以說話不再存絲毫客套，那鐵金吾臉色灰敗，期艾道：「你，別胡說！」

白二俠轉首朝法明禪師道：「大師，白某沒有揑造一言半句？」

法明禪師肅聲道：「書簡之意確是如此，鐵施主若自問於心無愧，何不將鏢車打開，以釋衆疑……」

衆鏢師也鬨鬧不已，七嘴八舌道：「說得有理！」

「鐵局主若不將鏢貨公開，老子寧失五千兩銀重酬，也要抽腿子走路了。」

「要走咱們一道走！」

鐵金吾舌綻春雷，大喝道：「不要妄動！」

那華服少女趨近俞劍峯身側，道：「你都瞧見了？先時我不是說過姓鐵的不是好人麼？要你幫忙是將鏢貨搶走你還不肯哩。」

「姑娘如何得知鏢車裡裝的是火槍？」

華服少女囁嚅道：「我……我竊聽大哥與袁大帥密談，便忍不住偷偷跑了出來」

俞劍峯道：「令兄可是祖……」

話未說完，突聞錢姓老者喃喃自語道：「火槍……火槍……這麼說來那姓祖的將軍在路上告訴我的話竟然屬實了，我老錢好生糊塗，受人利用猶不自覺……」

那中年武將賀謙問道：「敢問閣下何處遇見祖將軍？」

錢姓老者道：「咱們在路上不期而遇，老夫脚程較他座騎更快，是以先到此地。」

言罷，衝着鐵金吾道：「鐵金吾！你將金日匕和綠佛杖還與老夫！」

鐵金吾蹬地倒退一步，吶道：「什麼？兩派寶物不是……不是你親自送到鏢局來的？何以竟出爾反爾？」

錢姓老者道：「老夫受姓俞的慫恿去偷竊寶物之際，可不曾明白會有此等內情，你到底還是不還？」

鐵金吾唇皮動了動，却作聲不得，錢姓老者道：「小心，老夫動手奪回了！」

他不見作勢已欺身到了鐵金吾面前，

雙掌模糊一閃，鐵金吾低叱一聲，以肘代掌虎地倒攻而出。

錢姓老者手勢一變，竟是虛多於實，而且以虛攻敵，虛實變化之間眞是千端百變，使人防不勝防。鐵金吾挫步連退，但仍離不了對方左右，只聞一聲悶哼响起，鐵金吾踉跟倒退了數步！

一丈之外則立着氣定神閒的錢姓老者，那綠佛杖及金日匕在他手上迎着陽日閃爍發光！

鐵金吾身爲武林第一大鏢局局主，功力之高早已傳遍遐邇，眼下竟在一招半式，被人將手上物事奪走，衆人不由驚得呆了。

錢姓老者心中却想道：「這鐵金吾一身功力之强，倒令人不能忽視，適才我若不施出『天星幻影』手法只怕不能如此容易得手。」

他一抖手，分將兩件寶物擲還法明與杜元冲。

法明接過綠佛杖，納入懷裡道：「施主正義之心未泯，好教貧僧欽佩。」

錢姓老者漠然不以爲意，杜元冲道：「杜某心中尚有疑團，不吐不快。」

錢姓老者道：「但說不妨。」

杜元冲道：「那封素簡可是老丈所留？」

錢姓老者道：「不錯。」

他直認不諱，衆人登時露出又驚又疑之色，法明失聲道：「施主的意思是：那竊走寶物的是你，留下素簡指示我們如何追尋失寶，並透露鐵局主接下火槍鏢貨的也是你，及將兩派重寶交與鐵局主，使他持之能令遣走我們的又是你？」

錢姓老者道：「不錯，都是我。」

衆人駭訝更甚，緣因這三者縱錯複雜，若說同爲一人中所爲，不啻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眞是令人匪可夷思了。

法明道：「敢問施主這麼做，動機何在？」

錢姓老者瞪目道：「你問老夫，老夫又該去問誰？」

他晃晃腦袋，尋思一忽復道：「姓兪的，老夫該去追問姓兪的，是他設下連環三計，慫恿老夫逐一去做，使大夥忙得團團轉，老夫倒要問他有什麼陰謀。」

兪劍峯聞言內心一震，忖道：「揣摩情形，兪姓紅袍人似乎已與女眞多爾袞相互勾結爲惡了，事實果眞如我所想，頗值得加倍警惕……」

鐵金吾身軀一震，失聲道：「這一趟鏢的貨主，亦是那姓兪的紅袍人，他脅迫鐵某非要將鏢貨運至建州不可，然則……然則他又要留下素簡，通知華山少林來搬走鏢車中的火器，鐵某可被搞糊塗了。」

兪劍峯道：「鐵局主的意思是，被脅迫不得已而爲之？」

鐵金吾臉上露出極端苦痛之色，道：「鐵某縱然無知，亦非大義不明之人，然自失老母之後，方寸於焉大亂，只有甘冒不韙接下這趟鏢貨。」

兪劍峯道：「可是姓兪的紅袍人擄走令壽堂？」

鐵金吾點點頭，場上諸人得知內情頓時由敵意化爲憐惜，大夥幾乎都有同一箇想法。

「不想這鐵金吾還是個至孝之人，此舉雖犯下錯誤，倒無可遽下厚非……」

中年武將賀謙緩緩道：「小將須將火器押運至寧遠城，鐵局主可有異議？」

鐵金吾慘笑道：「你將十二輛鏢車都運走吧！」

賀將軍正待招呼軍士，突見小道前方塵頭高揚，不一忽十數騎馳騁來到衆人之前，那領隊將軍身材魁梧，坐在馬上更顯得雄赳凜然，兪劍峯抬起頭來，但見他身後一名軍士撑着一面大旗，繡着一個斗大的『祖』字，在山風中飄打飛揚。

賀將軍喜道：「祖參將來得正適其時。」

那祖將軍一頷首，下馬朝兪劍峯道：「小將奉袁大帥之命，趕來與賀將軍會合，不意在此邂逅兪兄，誠大快吾懷。」

那將軍正是祖大壽，在寧遠城一役中早已與兪劍峯結下不凡交情，是以一說話便顯得親熱十分。

兪劍峯道：「祖將軍別來可好？」祖大壽未答話，一旁的華服少女已移步而上，道：「原來你們早已相識，大哥，你幾時結識了一個土頭土腦的傻子，我怎地全不知情。」

祖大壽罵道：「小綾，妳又出來惹事生非了。」

說着狠狠瞪了他妹子一眼，怪她太不安份，可是平日縱容已慣，一時之間想樹立起兄長威嚴，看是談何容易？

那賀將軍祖大壽只顧閒聊，惟恐費時一久，枝節又生，遂道：「祖參將，這鏢貨——」

祖大壽道：「鏢貨麼？無妨讓它留在此地，任由鏢師們去處置。」

賀將軍只道是自己聽錯了，吶吶道：「什麼？祖參將是說咱們將這十二鏢車棄置不顧，就這樣空手回寧遠去？」

祖大壽點點頭，賀謙又道：「祖參將可知道鏢車裡裝載的是何物事？」

祖大壽道：「自然知道。」

賀謙道：「這就是了，須知十二輛鏢車足足可載滿五千支火槍，似此利器無論落入敵我之手，對雙方戰力彼此消長，其影响誠不可以千里道計，咱們怎能任意留置於此？」

祖大壽緩緩道：「不會有任何影响的，十二車石塊對戰鬥力豈能有所影响。」

此言一出，衆人爲之瞠目結舌，鐵金吾衝口道：「石塊？你說鏢車裡面裝載的是石塊了？」

賀謙也露出迷惑之色，道：「祖參將是在說笑了，金吾鏢局……」

祖大壽打斷道：「大壽出口向無戲言。」

鐵金吾猛地爆起長笑，道：「無稽！無稽！那姓兪的紅袍人，將十二口大箱送至鏢局時，曾特別叮囑箱內暗藏火器，萬萬不可露眼，而這位將軍却認定是石塊……哈矮子、萬大熊，他們將車內的木箱破開，也可讓大夥瞧個分明——」

哈、萬兩人諾應一聲，同夥一衆鏢師打開車蓋，取出沉甸甸的木箱，然後用斧頭劈開，出現在諸人眼中的，赫然是一塊塊的花岡石，那有什麼火槍的影子在？

衆人吃驚得太過份了，反倒無人開口

，半晌，鐵金吾始道：「這……這該如何解釋？」

祖大壽道：「你受訛了！」

鐵金吾道：「鐵某百思不得其解，那姓俞的紅袍人不惜百般脅誘，要敝局將十二箱石塊慎重其事地護送至女眞建州，難道只爲了戲弄咱們一番？」

俞劍峯插口道：「絕非如此簡單，姓俞的此舉或爲擾人耳目。」

祖大壽撫掌道：「俞兄高論頗有見地，事實上那幕後人託金吾鏢局護鏢，只不過是一箇晃子，他到處散佈流言，故意引咱們步入岐途，傾心留意金吾鏢車行止動靜，然後便利用我們所忽略的另一環，悄悄自其他小徑將眞正有火槍的馬車運至建州……」

諸人聽得如夢初解，祖大壽續道：「這連環計謀雖妙，可是却瞞不過袁崇煥大帥，他今日零晨命羅大賓參將率領百名軍士西出西平，果然在荒路上將火槍截獲，連馬車一併押回寧遠城！」

賀將軍讚嘆道：「袁大帥料事如神，吾輩凡夫俗子豈能及於萬一。」

祖大壽面色一沉，道：「前方軍急，大帥却要告歸了。」

賀謙驚道：「此言當眞？」

祖大壽道：「大帥已決定明早啓程回京，爲免影响將士士氣，是以一直保持機密，難怪賀將軍不知。」

賀謙戚聲道：「自廣寧失陷後，袁督帥受命於敗軍之際，整修邊備，連戰皆捷，若無大帥，本朝復從何，得戰守之人？祖參將怎不進勸？」

祖大壽道：「袁大帥不安於位，乃東廠魏忠賢擅權使然，魏宦生祠遍滿天下，中外爭頌功德，大帥不附，遂忌之日甚，錦寧大捷後，朝上文武增秩賜方才數百，魏宦之子亦封伯，而大帥只增一秩，猶以爲未足，宦黨復劾罷之，綠知大帥告歸實有其苦衷在，大壽進勸亦屬徒然。」

說到此時已抑遏不住滿腔悲憤，喟然感嘆道：「從未聞有奸人在內，而名將得立功於外者，旨哉斯言！」

道上諸衆聞言亦感扼腕，那久未開口的錢姓老者道：「子胥湛而吳沼，武穆僇而宋夷，袁崇煥一身繫本朝之存亡，祖將軍宜力勸之……」

語罷一縱身，便往前面小道掠去。

俞劍峯忽然想起自己在酒樓中所聽見元元僧和心瀰和尚兩人之計謀，不知怎地此刻他對這錢姓老者已生出十分好感，一時竟忘了對方乃是殺親之元凶，急於向他警告一聲。

晃眼見錢姓老者已然遠去，遂朝祖大壽等人一拱手，道：「小可有事先走一步——」

那祖小綾見俞劍峯欲行離去，情急之下，不顧衆目睽睽，竟想伸手拉住他，但俞劍峯身子一晃，飛步而去。

祖小綾怔怔地望着俞劍峯的背影消失在遠方草梢中，心中忽然升起一股迷惘的感覺。

祖大壽眼利，早將一切動靜收在眼底，說道：「妹子，咱們回寧遠去了。」

祖小綾茫然的點了點頭，祖大壽向法明及杜、白二人道了謝意，偕同賀將軍率領軍士縱騎而去，法明禪師與金吾鏢局鏢夥亦相繼別去，待得衆人統統走遠，杜、白二人仍自佇立當地不動，白二俠道：「大哥，依你瞧如何？」

杜元冲沉吟道：「我所聞所見也僅是一麟半爪，看不出這位祖姑娘與俞兄弟到底是何關係？」

白二俠道：「咱們回到華山，怎對五妹說？」

杜元冲道：「邵嬋麼？只好將今日所見對她實說了……」

兩人面色都沉凝異常，就這麼面對面默然而立，這時夕日已落。

在同一時刻俞劍峯正沿着錢姓老者的去路，加緊脚步向前趕去，奔馳了約一個時辰，隱約可見到那個老者就站在五丈開外的一座木橋上。

俞劍峯心中道：「撒拉木橋就在此地了，不知那錢繼原來到沒有？」正忖間，木橋另一端緩緩步出一對年輕男女，那少年身着一襲青衫，不是錢繼原是誰？

走在錢繼原身側的少女身穿及踝素衫，俞劍峯入眼識得正是自已在臨江樓上遇見的素服女子。

錢姓老者乍見兩人出現，快步迎了上去，那錢繼原高叫道：「祖父，您……您幾時離開了落英塔？」

錢姓老者面露激動之色，道：「好孩子，難爲你五年來朝夕在塔中與我相陪，在你離去後二月，我又與左老兒吵了一架，乘怒闖出了那座石塔。」

錢姓老者搖首不語，視線落在錢繼原身旁的素服女子身上，問道：「這位小姑娘是誰啊？」

錢繼原微笑道：「她……她叫白丹，是您未來孫媳。」

素服女子白丹臉上微熱，斂衽朝老者一福，低聲道：「白丹向您老人家問安——」

錢姓老者撫髯大笑道：「好！好！繼原你長大了，歲月過得眞快啊。」

錢繼原道：「祖父，您還要回塞北落英塔去麼？」

錢姓老者一怔，道：「回落英塔？那地方除了黃沙莽莽，朔風終日之外還有什麼？我爲何要回去……」

錢繼原道：「近日孩兒在江湖走動，聽到一箇消息——」

錢姓老者道：「與老夫有關麼？」

錢繼原道：「道上傳言，左老前輩已託人四出訪尋，着俞一青的後人到落英塔一行！」

錢姓老者皺眉道：「左老兒沉不住氣了。」

錢繼原正色道：「事情並非如此簡單，您老可知曉我在落英塔裡發現了一樁天大的秘密，一直未曾告您老人家……」

錢姓老者神情一變，脫口道：「秘密？那座神秘石塔裏也會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錢繼原道：「您老可記得，孫兒在落英塔居住的第五年，嘗偷偷潛上石塔第四級……」

話至中途，錢姓老者突然擺手道：「繼原你不要再說下去了。」

錢繼原訝道：「爲什麼？」

錢姓老者沉聲道：「只因我們足立的木橋下隱藏有人——」

立聞一道高嘯聲起，兩條玄色人影，一左一右自木橋兩側旋飛而去，五丈外的兪劍峯定睛一望，見那兩人身上袈衫飄拂，心知必是心瀰和尚和元元僧無疑。

一方面，兪劍峯震於錢姓老者耳目之聰，忙不迭就在一株大樹幹後藏好身子，靜觀事情發展。

錢姓老者一聲不响，劈空便是連環雙掌擊了出去，只听嗚嗚怪風亮起，空中兩人斗地一錯身形，一上一下交相而掠，一霎間霹靂般的颰風自二人的空隙中穿出，橋下流水無端端起了千百道漣漪。

兩人吐氣開身，相繼落在橋面上，落勢之疾，已無絲毫輕身提氣功夫在，整座木橋爲之震晃欲塌，那右邊的元元僧一頭長髮飄散，雙手半揚立在左面的心瀰和尚袈袍破碎不整，情狀甚是狼狽。

錢姓老者冷冷地道：「兩位可是道道地地的和尚了，難道空門中也有竊聽他人隱密習慣的麼？」

元元僧緩緩吐出一口濁氣，道：「錢老施主好說了。」

心瀰和尚衝口道：「敢問施主一句——」

錢姓老者道：「老夫猶未追詰你們隱伏橋下的用意，倒先受到反問了，原來和尚也有不講禮數的，老夫算是開了一次眼界。」

心瀰和尚紅着臉道：「今日凌晨，錢老施主可曾遇見端木愈其人？」

錢姓老者微微一愕，道：「是朝過面了，和尚你怎生得知？」

心瀰和尚與元元僧面面相覷，齊然露出駭訝的神顏，元元僧吶吶道：「施主你竟能在端木愈的『沙冰掌』下安然闖過？」

錢姓老者又是一怔，旋即醒悟道：「老夫明白了，你們與端木愈是一路之人……」

話方說出一半，那元元僧與心瀰和尚相互打了個眼色，驀然四掌齊揚，直撲向錢姓老者！

這下發動得太過突然，無論是時間，方位都配合得妙到極點，直令人防無可防，旁立的錢繼原眼看祖父身陷危境，大吼道：「禿驢敢爾！」

他一連跨上三步，雙掌一分而出，分攻兩人。

同一忽裡，錢姓老者疾地側過半身，左掌反握，拳心向外翻出時已運足力道，緊接着右臂再伸，四肢力道一觸正着，在半空擊散開來。

元元僧與心瀰和尚不料錢姓老者應變如此神速，一楞之下，對方祖孫倆掌力已然合擊而至，電光火石間，那元元僧右手一切，五指一伸便向錢繼原抓至，只聽得「虎虎」怪響揚起，錢繼原陡覺手臂上突然承受了五縷寒風，其勁若矢，他想也不想，掌勢一蹦，反手倒抓上去！

錢姓老者驀地一聲：「繼原快收招！」

錢繼原毫無顧忌地反擊出去，此際倏然聽到老者這一暴喝，他本能地再一翻手，如電也似的縮將回來，同時身形猛然向左後一斜，元元僧那似無形更像有形的一抓登時落了空——

錢姓老者定下身子，沉聲道：「冰禪指？少林那一輩和尚到了？」

元元僧陰哼道：「錢施主你好利害的眼色，恕貧僧少陪。」

說着朝心瀰和尚打了個手勢，兩人連袂倒身朝木橋另一端如飛退去。

錢繼原大叫道：「和尚何爾來去匆匆？」

正待提身追上，錢姓老者一擺手道：「讓他們走。」

隱在樹後的兪劍峯只瞧得莫明所以，不知那兩名叛僧何以正算計祖孫倆陰謀未達之前，何以會遽然退走！

他正感惑然不解，晶瞳無意一轉，忽然瞥見木橋支架下攀有一條細圓的黑線，霎間一道靈光自腦際一閃而過，兩個字在腔中呼之欲出：「火藥！」

兪劍峯立刻悟出那條黑線分明便是火藥引管，心瀰和尚兩人預先埋裝於橋，以備萬一錢姓老者安然抵此，挾持錢繼原不逞，便將整座橋連人一齊炸掉。

想到兩名叛僧用計之毒，兪劍峯渾身不覺顫了一顫，他不遑多慮，一步飛躍而出，敞開嗓子道：「三位快請退出橋面！」

錢姓老者等三人聞聲下意識回過頭來，却未採取行動，兪劍峯心中一急，又向橋面掠近數尺。

同一瞬間，那元元僧與心瀰和尚已掠到了木橋邊緣，這時候對面密林枝葉一分，突然又步了一名身着灰色袈裟的僧人！

那灰衣僧人足下疾行，每一跨步總有常人七八步之遠，走了三步，正好將橋頭擋住——

元元僧大喝道：「讓開！」

掌隨聲起，內力向外猛吐，那灰衣僧人手未出袖，迎面就是一拂，元元僧那如巨斧劈山的掌力頓時消失於無形。

灰衣僧人徐徐說道：「慧元，你這百步神拳較之脫離少林門牆時更精進了！」

元元僧與灰衣僧人打了個照面，忽然之間面目失色，吶道：「你——你——少林掌門方丈……」

他等不及對方閃讓，猛地拔起身子就向前疾衝。

＊　＊　＊

在遙遠的另一個地方，夜色已濃得散不開來，天邊的雲彩，近處的樹梢一樣地顯得朦朦朧朧——是一個沒有星月的夜。

即使是在這麼黝黑的夜色下，趙鳳豪和岑少風還是能將攔阻在道中之人的容貌瞧得一清二楚。

趙鳳豪道：「乞丐頭兒！你若要托鉢行乞可是找錯人了，老夫身上是一文不名。」

那人正是雲龍翁，他冷冷道：「咱叫化子找你找得好苦，這等笑謔之語虧你姓趙的說得出來。」

趙鳳豪說道：「你找老夫何事？」

雲龍翁沉吟不語，趙鳳豪不耐道：「目下老夫無心與你閒聊，雲龍翁你有話快說，否則老夫可要告別了。」

雲龍翁道：「老夫爲了尋你，京畿附近都踏遍了，洪荒老兒那裡也先後去過三遭，好不容易在此才碰見你，你却要一走了之麼？」

趙鳳豪詫意更甚，道：「有什麼大事

值得丐幫龍頭如此奔馳不休？」

雲龍翁道：「說得對，天下總不會有無事瞎撞，擾及自身之庸人，老叫化自不例外。」

趙鳳豪皺眉道：「雲龍翁，老夫自二十歲初出江湖之際便認識你，那時年輕的雲龍大俠可不似這麼婆婆媽媽，何時你學會了繞圈子說話？」

雲龍翁道：「那時候的雲龍大俠心中一片坦蕩，是以待人處事每每持之以誠，但現在情形兩樣了……」

趙鳳豪道：「你說說看，有什麼不同之處？」

雲龍翁喃喃道：「情形是不同了，他們十八人雖然豪放不羈，但哪一個不是沒遮攔的正義漢子，竟也落了個橫死，我還能夠以坦誠待人麼？」

他驀地仰起首來，沉聲道：「老夫要攻你一掌，姓趙的小心了！」

他吸足眞氣，一掌緩緩抬起，趙鳳豪聽得疑雲叢生，喝道：「且慢！」

這一聲喝出，猶如晴天霹靂，較之佛門獅子吼不遑多讓，雲龍翁一掌去勢不由硬生生一頓。

趙鳳豪道：「你是說，丐幫十八傑被人殺了？」

雲龍翁冷冷道：「姓趙的，你想否認是你幹的，是吧？」

趙鳳豪大大怔了一怔，道：「怎地？你拐彎抹角說了半天，原來竟是指趙鳳豪這個人把十八傑給殺了，哈哈，雲龍翁，老夫沒想到你會糊塗如斯。」

雲龍翁雙目神光倏暴長，緊緊釘住趙鳳豪，道：「老叫化也沒想到姓趙的如此沒出息，會當面混賴。」

他說着頓了一頓，復道：「今天就是你不承認，咱們也是打定了！」

趙鳳豪鬚髮皆張，昔日一怒鬥七奇的一幕又浮上了腦海，他深深吸了一口氣，說道：「雲龍翁，你有興緻在趙某手下玩玩掌麼？你出招罷！」

旁聞的岑少風只覺一股熱血直往上衝，心中不斷地忖道：「趙老爺子一身功力不是盡失了麼？他爲什麼還要逼着雲龍翁動手？」

雲龍翁口中重重地嘿了一聲，一掌緩緩推出，破空隱隱挾着風雷之聲，跟着堪堪擊到趙鳳豪胸前，一側的岑少風大吼一聲，一步跨了出來，單臂一晃，只聽「蓬」地一響，他已將對方這一掌硬接而下！

岑少風突然出手，的確大出雲龍翁所料，但他身爲一幫之主，不論在經驗及功力方面都遠非凡人所能比擬，是以雖處於極端訝異之下，反應仍極爲迅速，右臂方撤，左手接着掄了出去。

岑少風反臂一揮，以硬碰硬又接下了第二掌，但聞轟然一聲巨震，岑少風身軀有如斷了線的風箏，向外飛出七八步之遙，方始定身落下地來。

岑少風道：「小可岑少風，乃……」

雲龍翁打斷道：「老夫在靈盧洪荒那裡，聽兪劍峯兪小哥兒提起你，聽說你是趙鳳豪的獨傳弟子？」

岑少風道：「是他的傭人！」

雲龍翁「啊」了一聲，似乎頗感意外，須臾始道：「你還沒有回答老夫的問話。」

岑少風道：「小可所以僭越出手，乃是爲了避免前輩鑄下大錯！」

雲龍翁怒道：「說明這句話的意思！」

岑少風道：「少風嘗聞，丐幫諸衆個個都是扒得心，亮得肺的血氣英豪，龍頭幫主更是不用說了，少風更聞，豪强漢子不向毫無還手之力的人動手，想已爲丐幫奉爲佳錁，適才一掌若落在家主人身上，豈不令前輩抱憾終身？」

雲龍翁衝口道：「你，你是說趙鳳豪功力已失……那麼江湖上的傳言居然是事實了……」

岑少風道：「一絲不假！」

雲龍翁滿臉惑意，自語道：「趙鳳豪自與七奇之戰後，果然散了功，但是十八傑分明是死在『趙門五節刀』的掌力上啊……」

岑少風心子一震，趙鳳豪道：「五節刀？雲龍翁你弄清楚沒有？」

雲龍翁道：「老夫這雙鷹目還會看錯麼？」

趙鳳豪閉目不語，似已陷入苦思，雲龍翁又道：「姓趙的，老夫祇問你一句——」

趙鳳豪抬目道：「爽快問吧。」

雲龍翁道：「除了你趙鳳豪之外，天下還有何人精擅這一手功夫？」

趙鳳豪雙目一睜，視線落在岑少風身上，岑少風只覺主人目光如炬，髣髴要洞穿自家肺腑似的。

在主人長長的注視下，岑少風胸臆忽然充滿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激動，他下了決定在主人未開口之前，絕不說一言半句爲自己辯白。

良久良久，趙鳳豪收回視線，緩緩道：「少風，只有你擅於五節刀這手獨門掌法，但我知道絕不是你幹的，你當着丐幫幫主面前說話吧——」

利那，岑少風只覺全身血液都湧了上來，主人如果有十分把握知道自己不曾殺死十八傑，那倒還罷了，但他只是抱着一個信疑參半的疑團，憑着一個「信」字，便斷然說出這話，岑少風不禁激動得什麼都不能想了。

趙鳳豪見岑少風久久不答，忽然變得急躁起來，道：「少風，你說……你說……」

岑少風一字一字道：「不錯，我要說不是我幹的。」

這句話一說出，岑少風突然瞥見趙老爺掠過一抹異采，不知是興奮還是欣慰，他繼續道：「五節刀之招式繁複萬端，實不足爲外人道，除了少風身受趙老爺子親傳之外，是不能有第三者精擅此技了，可是——可是——」

他語氣頓了一頓，道：「可是少風確是不曾憑藉此技濫殺無辜。」

岑少風不作任何解釋，也沒有提出一點反證，他祇是淡淡的說了這麼一句，便覺得不必再說怎麼，那雲龍翁的神色突地變得沉凝無比，他尋思了一忽，終於開口了：「好個趙家傭人！老夫相信不是你幹的！」

岑少風心中又是一陣狂跳，雲龍翁旋又補上一句。「老夫信得過你，並不是你家主人說了那句話的緣故，而是你自己本

身是具有一種令人無法不信的力量。」

言罷，轉身便走，此刻岑少風心中感慨萬千，便像身歷一場大戰，兩頰汗珠滲滲而落。

雲龍翁走了數步，突又回過頭來道：「趙鳳豪，你近日可曾聽到武林中街談巷論的傳聞？」

趙鳳豪搖搖頭道：「老夫足不出戶已達五載之久。」

雲龍翁道：「你這算是井底之蛙了，聽說左老兒要見俞一青的後人，天下人都知道，可笑只有你趙鳳豪一人蒙在鼓裡。」

趙鳳豪低聲道：「是麼？這麼一來塞北落英塔又要熱鬧起來了。」

雲龍翁揮一揮手，邁開大步走了，岑少風望着他身形如箭，忽然而沒，腦際偶爾想起一人，說道：「趙老爺子，下傭有一位知交，他叫……俞劍峯……」

趙鳳豪道：「他是俞一青嫡子麼？」

岑少風點頭道：「老爺你也認識俞一青前輩？」

趙鳳豪不答，半晌才道：「少風，老夫說一個故事你聽聽——」

他仰首望着夜空，負起雙手來回在道上踱着方步，似乎在回憶一件往事，末了他停下脚步低聲道：「那一年，老夫爲了一件芝麻小事，一怒之下接受了武林七奇的挑戰，匆匆動身趕往漁洋山……」

岑少風抖擻精神，側身傾聽，他知道一件埋藏已久的秘密要自主人的口中揭露了。

* * *

趙鳳豪到達漁洋山山脚時天色已暗，他向四面眺望一番，便沿着小山路走入山區。

是一個漆黑的夜，天空沒有一丁點星光，黑暗開始使他沉悶窒息，整座空山靜悄悄地，間而傳出幾聲淒厲的猿鳴，屬引不絕。

他向山上走了一程，忽然脚底踏着一物，一隻龐大的百足蜈蚣昂首朝他的脚踝噬來，他伸手一拍，那隻蜈蚣飛出老遠倒斃於地。

趙鳳豪心中一震，喃喃自語道：「百足蜈蚣，百足蜈蚣，昔年我在首陽山巔與閬范老人決戰而至兩敗俱傷之際，不是也在山間小徑遇到一條百足蜈蚣麼？難道這竟是一種徵兆……」

他仰望蒼天，心底突然昇起一種不祥的預感，不禁趦趄不前，他一生只知直道而行，從不計較艱難得失，此刻不知怎地只是不斷感到心寒胆顫之意，似此反常心裡自然也說不出所以然，他低聲道：「趙鳳豪，你到底是老邁了，往日那氣吞牛斗的豪氣到那裡去了？」

他躊躇片刻斷續前行，方爬到山腰，前面便是兩條交叉小路，爲山壁所擋，他方繞過山壁，倏地一道輕微聲響自左前方傳了過來！

細聽之下，那異響分明是人的聲音，但却絕不是常人在正常情況下所發，趙鳳豪忍不住狐疑心起，快步朝發聲之處探去。

晚風習習，夾帶着一陣血腥之味，趙鳳豪疑念更熾，繼續前行，甫繞過山道拐角處，迎面走來一個莊稼模樣的中年漢子，肩上挑着兩口黑色木箱。

趙鳳豪出口招呼道：「敢問……」

他方說出兩個字，那莊稼漢已一個勁兒猛搖其首，截口道：「不要問我，我什麼也不知道。」

趙鳳豪呆了一呆，道：「你怎知老朽要問的是什麼？」

那莊稼漢吶吶道：「難……難道你不是打聽俞……氏兄弟的去向？」

趙鳳豪心中惑道：「誰是俞氏兄弟，這莊稼漢爲何咬定我要向他詢問的是這個？」

那莊稼漢見趙鳳豪沉吟不語，復道：「方才我一路下山，先後遇到四個人向我打聽是否見過俞氏兄弟上山？說來着實令人可笑，咱家連俞氏兄弟如何一個模樣都未見過哩，哈哈……」

說到最後，縱聲笑將出來，趙鳳豪發覺對方笑得甚是牽强，皺眉道：「老朽要問的是：你可曾聞到那濃厚的血腥氣味？」

那莊稼漢面色微變，鼻子用力嗅了兩嗅，道：「我只聞到了野菊花香。」

他語氣一頓，不待趙鳳豪說話，續道：「老先生若沒有其他事情，我可忙着下山趕集兒去啦。」

趙鳳豪道：「請便。」

那莊稼漢挑着兩口黑箱踽踽前行，趙鳳豪但覺腥氣益發濃重，一股股沖鼻而至，中人欲嘔。

他視線落在那兩口黑色木箱上，心念微轉，攔身在莊稼漢之前，說道：「不知這木箱內所裝何物？」

莊稼漢似乎吃了一驚，期期艾艾道：「老先生緣何有此一問？」

趙鳳豪沉聲道：「老朽妄推，那血腥之味多半便是由此箱透出！」

莊稼漢神情變得更加厲害，旋即恢復鎮靜，吃吃笑道：「原來老先生是指的是這個，今日凌晨我纔宰了一頭肥豕，正要挑到山下市集售賣……」

趙鳳豪「哦」了一聲，心頭雖然疑雲重重，亟欲啓開箱蓋一觀，但却沒有理由要對方這麼做，只有側身一旁，讓莊稼漢步過。

那莊稼漢挑着沉甸甸的木箱，大踏步走了，趙鳳豪立在原地尋思片刻，再次轉首之際，對方業已走得不見踪影。

趙鳳豪見那莊稼漢脚程如斯之速，分明非身負上乘輕功莫辦，他恍然若有所悟，跌足自語道：「那人形迹不是可疑非常麼？我怎能讓他輕易走了……」

正自忖間，倏聞一道深長的嘆息傳來，趙鳳豪循聲望去，但見左面山壁陡峭，一個月形小洞深凹其間，他正自察辨周遭地勢，忽然又是一聲輕嘆傳入耳際，這刻他已可確定聲音是出自山洞無誤。

趙鳳豪身子一提，便向山壁洞口掠去，洞內是一片黝黑，他放慢足步，緩緩走了進去。

他身方入洞，立覺一陣陣噁心的血腥撲鼻而至，斑斑血花斷續由洞口伸延入內，趙鳳豪皺了皺眉，心想：「在這隱秘的山洞內竟然沾滿了血漬，難不成適才此地曾發生過凶殺之事？」

他繼續往內走去，行不數步，洞內深處又是一陣輕嘆傳了過來，在這死一般的閒寂裡突然亮起這麼一聲幽然嘆息，直令人不寒而慄。

緊接着一道澀啞的語聲響起：「茹卿，現在是什麼時分？」

另一個女子的聲音道：「約莫四更光景。」

那澀啞的聲音道：「這麼說，咱們是遲來了一個更次，妳可曾瞧見了什麼？」

那被喚做「茹卿」的女子道：「祇見到了遍地鮮血。」

那澀啞的聲音道：「分明有人在此遇害，奇怪，在洞口却尋不着任何屍首。」

茹卿道：「或許是被人移走了。」

那澀啞的聲音道：「茹卿妳想得不差，適才必然有人先到此洞，不知會不會是那俞……俞……」

他吶吶接不上口，茹卿道：「俞氏兄弟？你指的是他們倆人？」

那澀啞的聲音低道：「除了他倆，我就想不出第三個人來。」

茹卿顫聲道：「夫君，你肯不肯答應我一事──」

那澀啞的聲音祥和道：「我從未違拗過妳的意思，茹卿。」

茹卿道：「俞氏兄弟約了我們在此地見面，目下即然見不到人，不如就……就下山去吧……」

那澀啞的聲音道：「敢情妳也怕了他們兩人，是不？」

茹卿不安道：「我，我是身不由己。」

那澀啞的聲音輕嘆一下，道：「其實我又何嘗不是，自俞氏兄弟借故投入先父門牆後，我第一眼便瞧穿他們必是有所圖謀而來，伊始便深懷戒心……」

茹卿道：「夫君你說，那俞氏兄弟投入先父門牆之時，正是你我婚期的前一天，他們用的是什麼藉口？」

那澀啞的聲音道：「他們持了一封左前輩的親筆書函──」

立在後面的趙鳳豪聽到「左前輩」三個字，一顆心子幾乎要跳出了腔口，激動之下一不小心脚底下發出了細微的聲響！

祇聽裡面那澀啞的聲音冷哼道：「俞氏兄弟，爾等藏身於此竊聽有多少時候了？」

趙鳳豪開口道：「這位兄臺莫要誤會……」

語猶未盡，斗聞一聲大吼響起，那澀啞的聲音道：「姓俞的，你等兄弟不是千方百計欲致咱們夫婦死麼？且接住這一掌！」

語聲方落，趙鳳豪祇覺一股奇巨無儔的掌力橫掃過來，他百忙中往後退了一步，正好碰到左面牆壁，他略一頓身間，驀覺對方掌風已然壓體而至，在趙鳳豪的經驗中，從未想像到世上會有這等迅疾的掌法。

他一面驚服對方功力之深奧，一面下意識揮出一掌相迎，兩股力道在空中一觸而着，趙鳳豪借力移轉身形，往橫裡斜跨三步。

黑暗中驟然掠出一人，雙掌齊出，連拿帶拍，在這短程掠搏之下，即連趙鳳豪這等當代高手也祇見到黑影一閃，對方已撲到身前不及二尺之處。

趙鳳豪號稱武林第一奇人，生平遭遇的强敵何止百千，但似對方如此機敏快捷的身手，還是第一次見到，眼看那掌力堪堪及身，急切裡他本能將上身一挺，右手翻轉間連發五掌。

他一掌强似一掌連鎖而出，威力之鉅簡直匪可言狀，到了第四第五掌上，挾着一份沛然無敵的威勢一擊而出。

那人見趙鳳豪在這種情況下，猶能輕易扳回劣勢，也爲之吃驚不已，不由自主地側側身相讓──

趙鳳豪微窒，硬生生將去勢頓住，沉聲道：「我說這是一場誤會，想不到閣下却性急如斯。」

邊說邊抬目望去，藉着洞口透進的星光餘輝，隱隱可見數尺之外立着一名身着玄服，文士裝束的中年人，面上神采飛揚，渾身洋溢着令人心折的瀟洒氣息。

那玄服文士長長呵了一聲，啓口道：「適才閣下使的那一手可是『趙門五節刀』？」

趙鳳豪道：「朋友你好眼力。」

玄服文士面露驚容，道：「那麼你……你是趙鳳豪？」

趙鳳豪微一頷首，玄服文士長身朝趙鳳豪一揖，道：「在下俞一青，還望多多包涵不知唐突之罪。」

趙鳳豪微笑：「趙某入洞之先未與俞兄打個招呼，亦有不是之處，豈有怪罪之理，聽俞兄口氣，似乎誤將趙某認爲俞……俞氏兄弟？」

玄服文士俞一青遲遲不答，此時洞內又施施步出一個身着勝雪白衫，烏髮如雲的半百中年美婦，俞一青道：「這是區區內人，茹卿快來見過趙大俠。」

中年美婦茹卿摺衽向趙鳳豪一福，低聲道：「外子嘗多次提及您老高風俠行，令人心儀不已，賤妾這廂有禮。」

趙鳳豪擺手道：「當不起，當不起。」

俞一青挽住茹卿纖手，兩人相對一笑，狀至親密，趙鳳豪瞧在眼底，心中暗暗讚道：「好一對璧人！好一對恩愛夫婦！」

忽然他內心感到一陣絞痛，想起自己與愛妻裴音因重重誤解以至反目成仇，不禁感慨萬千。

俞一青道：「賤內與在下的談話，閣下全都聽到了？」

趙鳳豪道：「趙某並非有意竊聽……」

俞一青道：「這個倒無關緊要，閣下可熟悉俞氏昆仲其人？」

趙鳳豪搖首道：「未有所聞？」

俞一青道：「然則趙大俠總該知曉俞一棋之名。」

趙鳳豪心中一震，道：「俞一棋？你是說新近崛起武林的秘密幫會──百毒教主俞一棋？」

俞一青道：「百毒教主俞一棋乃俞氏昆仲之老大，至於他的二弟却名不經傳，喚做俞肇山。」

趙鳳豪道：「俞兄便是應他們兄弟倆之約來此？」

俞一青頷首道：「正是，但眼下迄未見到他倆出現。」

話方說完，忽聞洞外一道冰冷的語聲亮起：「老夫等在此！」

趙、兪二人與茹卿聞聲一驚，轉目望去，但見洞口之外端端立着兩名身穿一襲大紅長袍的人，那紅色隱隱透出一種陰惡的意味，讓人瞧見立覺全身發毛。

趙鳳豪暗暗心驚，忖道：「這兩人輕身功夫難不成已臻『無風飄絮』的地步？否則他們欺近五丈之內我怎能一無所覺？」

那右首紅袍人出聲道：「兪一青，你果然不曾爽約。」

兪一青緩緩道：「有任何爽約的理由麼？一棋，這話是如何說法？」

那兪一棋陰笑不語，轉首朝趙鳳豪道：「這位是誰？恕兪某眼拙——」

趙鳳豪淡淡道：「老夫趙鳳豪。」

他不諱自報姓名，兪一棋及左首紅袍人眼中齊然掠過一絲駭異之色，兪一棋乾笑一聲，道：「閣下與兪一青是一路同來麼？」

趙鳳豪道：「不然。」

兪一棋冷冷地道：「想不到名震天下的趙家主人也會故作違心之言。」

趙鳳豪哂道：「老夫與威林七奇有約漁洋山巔會鬥，姓兪的，你休得信口雌黃！」

兪一棋道：「呵呵，這倒是百載難逢之一的大戰啊，似此勝會，早該在江湖傳聞，兪某怎的全不知情？」

趙鳳豪道：「咱們不欲驚動旁人，致招無謂紛擾。」

兪一棋道：「既是如此，閣下請自便吧！」

趙鳳豪道：「老夫與七奇相約，猶在一個時辰之後，要去要留，自用不着你費神提點。」

兪一棋獰笑道：「閣下此時不走，待會兒可要懊悔不及了。」

趙鳳豪但哼不予置答，一旁的兪一青早已忍耐不住，道：「兪一棋，我們之間的事可與趙大俠無關，你儘磨着他說話，到底是何用心？」

兪一棋道：「正因此事與趙大俠無涉，是以兪某勸他離開這裡。」

趙鳳豪道：「如果老夫執意要留下呢？」

兪一棋哼了一哼，道：「兪某已然向你警告過，你這一決定不過是自討苦吃，若發生不測之事，毋謂兪某言之不豫。」

趙鳳豪道：「你是在恫嚇老夫麼？」

兪一棋道：「豈敢，兪某以實相析，奉勸……」

趙鳳豪截口道：「少費口舌吧，老夫所以決定不走，自然不會沒有原因……」

兪一棋冷笑道：「天知道閣下安的是什麼心眼？」

趙鳳豪道：「百毒教興起武林不過二載，做了幾件人人髮指的惡事，老夫久有一探此教來龍去脈之心，今日有幸得遇教主，焉能輕易失之交臂？此其一……」

兪一棋訝道：「你怎知兪某身份？」

兪一青插道：「是我透露的。」

趙鳳豪續道：「再者，這洞穴之內遍地血腥，顯見不久之前，必有凶殺之事發生，老夫既然無意撞到，豈有不聞不問之理。」

兪一棋眼色陰晴不定，道：「閣下自恃武功高絕，任何事都要插上一手，是也不是？」

趙鳳豪并不發怒，逕道：「甚至兪教主也很有可能牽涉在那凶殺之事內，不知老夫推測是否正確？……」

他一壁說話，一壁留神注意對方反應，發現兪一棋果然略現慌張之色，身軀微微震了一震，倒是立於他身左的紅袍人神色冰冷如昔，絲毫不見有何表情露出。

兪一棋道：「你無據之論說得太多了！」

兪一青道：「一棋你廢話亦不嫌少，你約拙夫婦到此一會，可是又爲了欲算計我倆性命？」

兪一棋道：「兪某本無此意，奈何世上儘多疑神惑鬼之人。」

兪一青道：「自家嚴去世後，拙荊與我已多次險些喪生在爾等兄弟的陰謀算計下，錯非我始終保持警覺，此刻安會有命在？一棋你縱然舌燦蓮花，復何能將事實一筆抹煞。」

兪一棋道：「還有一句老話！你疑心太重。」

兪一青正待說話，兪一棋側立着的紅袍人突用無比冰冷的語氣道：「兪一青，你站出洞外來！」

那紅袍人從出現至此時，連一點聲息也沒有發，直挺挺地立在洞外，便如幽靈一般，諸人幾乎忽略到他的存在，即使他說話也是冷森無儔，令人聞之直似掉入冰窖之中，不覺倒吸一口寒氣。

兪一青一怔，道：「怎的？」

那紅袍人又重複了一遍：「你站出洞外來！」

兪一青錯愕道：「兪肇山你弄什麼玄虛？」

那紅袍人兪肇山全身動也不動道：「兪某有一樣物事讓你瞧瞧——」

他伸手入懷掏出一物，諸人但覺晶瞳一亮，兪肇山手上已多了一塊晶瑩閃爍，白裡透青的小玉石！

兪一青乍見那片玉石，滿面都是駭異之色，唇皮動了幾下，却是吶吶不能成語，那紅袍人兪肇山低聲吟道：「春江夜飛花，星海月光寒——」

兪一青牽吶道：「星月石？先父生前所失去的星月石怎會落在你手？……」

兪肇山道：「你不走近前來瞧個仔細麼？」

兪一青躊躇一忽，正欲舉步，立在他身後的茹卿拉住他的衣袂，囁嚅道：「夫君，你不……不要出去……」

兪一青回頭道：「事關重大，我豈可畏首畏尾。」

一提身便縱出洞外，距兪肇山五步之前駐足，凝目往對方手中的那塊玉石瞧上一眼，失聲道：「這，這是贗品！……」

「品」字方自出口，陡聞悶雷一聲暴響乍起，一條灰影自山洞上方的亂石堆上，望準兪一青疾撲而下。

洞內的茹卿眼看自家所担心的竟成爲事實，不禁嚇得面無血色，垂在前額的一綹劉海微微地飄抖着，結結巴巴道：「夫君小……小心……」

那條灰影挾着懾人心魄的勁風嚮下撲而至，即星飛丸墜亦不足以媲其速，兪一青一呆之下，揮臂猛劈而上。

他臂出如風，內力尚未吐實，對方一振身袂，身形在空中翻一大轉，又換了另一個角度撲下。

俞一青大吼一聲，道：「好鼠輩！」

他連轉第二個念頭的餘地沒有，單足微閃，仰身退開四、五丈之遠，然後輕輕往上拍出一掌。

俞一青這一掌擊出，在場睹狀的趙鳳豪震驚得幾乎說不出話來，緣因俞一青一掌看似輕飄無力，但其中變化多端，內涵之奧妙實在已臻爐火純青的地步，他心中飛快的忖道：「久聞俞一青的『柔棉掌』乃武林一絕，江湖中人往往將它與『五節刀』相提並論，我先時猶有不服氣之感，但覷他這掌上功夫竟似猶在五節刀之上，可見盛名絕非僥倖得來……」

那半空突襲之人，只覺忽然之間彷彿陷入了一種難以言喻的旋力中，掌力不由一窒，翻身落下地來。

那人方自落地，呼地立刻轉過身來，俞一青與趙鳳豪兩人與對方打了個照面，不約而同脫口而呼：「你——是你？」

只見那人一身褐寬布衫，足紮芒鞋，赫然是趙鳳豪刻前在山道所遇見莊稼漢裝束的中年人！

那「莊稼漢」獰聲一笑道：「是我，意外吧？」

俞一棋道：「端木愈，你幾時與他們朝過面了？」

此言一出，俞、趙兩人心子齊然一震，心中呼道：「端木愈？……這人是端木愈？」

所謂人的名兒樹的影兒，俞一青及趙鳳豪久在江湖行動，對這昔年黑道第一巨擘之名當眞有如雷貫耳之感，是以此刻驟聞之下，便忍不住內心激動之情。

話未說完，那紅袍人俞肇山驀地一聲低喝：「便倒下！」

他就趁着俞一青心有旁顧的當兒，猛一伸掌，悄無聲音地望準後者「華蓋」要穴拍了過來。

那俞肇山一掌才伸出，一側的端木愈和俞一棋同時一聲叱喝，四掌齊伸，掌勢潛勁隱隱罩住俞一青全身。

這一下奇襲的時機，方位配合得恰到好處，顯見他們三人早有默契，欲一舉置俞一青於死地。

俞一青腹背受敵，眼看已無法逃過此劫，但他仍然臨危不亂，足步一晃一錯，他有如行雲流水的換了一個位置，詎知對方三人三掌自中擊實颼風居然自斜角向外反爆開來。

只聞轟然一震，三股內家上乘掌力一撞之下，發出一股強力的旋風，將俞一青捲在風眼之中！

洞內的趙鳳豪只瞧得熱血洶湧，他湛湛一聲大吼，一步飛躍而出。

呼呼然趙鳳豪已掠到洞口，他身猶在空中，倏聞左側衣袂聲一遏，那俞夫人茹卿已搶先一步飛身而出。

茹卿掠到近處，嬌軀向前微俯，纖手一提，一股內力應手而出。往距她最近的紅袍人俞肇山擊去。

同一時間，趙鳳豪也已迫不及待遙遙劈出一掌，但聽得嗚嗚怪風亮起，那俞肇山雙脚半屈，驀然躍起來，整個身子有如一縷輕烟般在空中飛舞而過，借勢翻出兩掌，分襲茹卿及趙鳳豪兩人！

趙鳳豪擧目一瞧，倏地全身震一大震，高聲喊道：「暗香掠影——鬼影子？」

他錯愕之下，猛覺身上衣袂翻飛欲裂，對方掌力已然襲到自己身前不及二尺之處——

另一壁，茹卿足下碎踏細步，玉手再度拂去，登時將敵手掌勁封回，反自對方掌影中分光錯影攻出，那俞肇山攻勢稍挫，趙鳳豪只覺胸前壓力大輕，他見機不可再，右臂一擧，一式「五節刀」宛如石破天驚一般拍了出去。

「五節刀」乃趙鳳豪自前人八面金刀的「風雷五刀」上領悟所創的掌法，其威力之鉅，已到了擧世罕有其匹的地步，目下他啣怒發出這麼一記，一時風聲斐然，「嗡」「嗡」奇響大作！

那俞肇山雙目掠過一絲訝異之色，果然不敢直攖其鋒，他身子一晃，朝左方避了開去。

如此一來，趙鳳豪和茹卿的及時出手便收到了牽制之效，俞一青得以稍稍緩過一口氣，但仍是以一敵二的局面。

趙鳳豪百忙中擧目望了俞一青那邊一眼，便知道他雖然少了一個勁敵，只是要衝出重圍的希望依然渺茫得很。

那端木愈喝道：「還不給我倒下！」

喝聲裡，右臂猛地倒削而起，攻勢未盡，俞一棋冷哼一聲，雙手分自左右朝裡一圈，這兩名當代高人再一次聯手搶攻。

俞一青目眥欲裂，厲聲道：「未必見得！」

口上雖作如是言，心中却知道自己已身處天大危機之中，遑論還擊，就是退守保身都艱鉅異常。

這當口已不容得俞一青猶豫，他咬緊牙關，迅速地作了個抉擇，一挺背硬接了端木愈一掌，然後雙掌當胸並擧，將俞一棋震退五步！

茹卿慟呼一聲，移近俞一青身側，道：「夫君，受傷了？」

俞一青搖首：「不礙……不礙……」

忽然張嘴吐出一口鮮血，身軀搖搖欲墜，終於勉力撐住。

那端木愈見自己畢生功力所聚的一掌，竟未能將對方擊倒，不禁錯愕萬狀，沉聲說道：「俞一青，你自認功力在咱們之上麼？」

俞一青道：「區區幾時說過這話？」

端木愈道：「你沒有這個意思最好，須知老夫縱未能一掌將你擊斃，但至少已震斷你體內二脈，任是大羅神仙再世，也足夠生受了。」

俞一青默默不語，端木愈冷笑道：「再接老夫第二掌試試——」

「颼」一響，趙鳳豪飛步抄前，面對端木愈道：「由老夫來會一會閣下如何？」

端木愈道：「姓趙的，這件事你還是少管爲妙。」

趙鳳豪淡淡道：「我向來不喫恫嚇這一套。」

端木愈陰笑不止，趙鳳豪擠擠鼻子道：「奇怪此地腥氣爲何歷久不散？實是噁心之極！」

端木愈神顏微變，道：「什麼腥氣？」

趙鳳豪道：「端木當家還要裝糊塗麼？適才你肩上挑着兩口木箱放置到那兒去了？」

端木愈面色變得更加厲害，旋即放聲大笑道：「你想瞧瞧木箱內的物事？」

趙鳳豪道：「好奇之心人皆有之，豈獨老夫例外？端木當家你何必多此一問。」

端木愈但笑不語，趙鳳豪道：「你不拿出來，老夫難道不會自己尋找麼？」

一擰身，循味飛躍上洞穴右上方的草篁堆中，伸手撥開亂草，果然發現兩口漆黑的木箱，提在手上只覺沉甸甸的，不知所裝何物，當下疑心更重，縱回原地。

端木愈與紅袍人喝叱之聲此起彼落，欺身圍上，趙鳳豪未容他們欺近，雙手一掀，已將蓋揭開——

掀蓋的霎那，一股股濃靡不散的血腥氣味自箱內飄溢而出，登時瀰漫於週遭，那兩口木箱赫然分裝著一具被斬爲兩段的屍身！

那死者膚色泛青，臉上皺紋密佈，白髮及頸，顯見年事已長，雙目暴突，五官扭曲，死狀甚是猙獰！

茹卿尖呼一聲，期期艾艾道：「他……他不是咱家的老僕俞……俞福麼？……」

俞一青目眥欲裂，戟指朝端木愈道：「是你下的毒手？」

端木愈道：「老夫雖則殺人如麻，但却不代人受過，殺人者乃是——乃是……」

俞一青厲聲道：「是誰！你說！」

端木愈方欲啓口，立於右側的紅袍人俞肇山一步掠前，道：「人是俞某殺的，俞一青你待怎地？」

俞一青喃喃道：「俞福何咎？……俞福何咎？」

他霍地仰起頭，髮指道：「老僕人忠厚良善，一生與世無爭，爲了何故竟值得你下此毒手？」

俞肇山冷冷道：「與世無爭……忠厚良善……嘿！嘿！你就只知曉這些麼？」

俞一青一怔，道：「閣下弦外之音是什麼？」

俞一棋插口道：「嘿，咱們倒以爲替武林除去了一箇騎牆敗類咧！」

俞一青瞠目不能語，趙鳳豪仔細端詳了死者面龐許久，朝俞一青道：「此人是貴府的僕人，俞兄可認淸楚了？」

俞一青道：「俞福當僕俞家多年，焉有認錯之理。」

趙鳳豪皺眉道：「怪哉，老夫自忖眼力也不致有差啊……」

俞一青錯愕道：「趙大俠也認得家僕麼？」

趙鳳豪道：「老夫未見過令僕之面，所熟悉的却是另一個身份截然不同身份的人——」

他語聲一頓，復道：「據我所知，死者應爲河洛大豪，人稱游江漢……」

說到此地，場上衆人皆動容，俞一青衝口道：「游老二，你指的是那俠名遠播，被公推爲中原七十二幫會領導人物的游老二！」

趙鳳豪深沉地點了點頭，道：「正是此人！」

俞一青滿露不能置信之色，道：「趙大俠怎能如此肯定？」

趙鳳豪道：「半載之前，老夫路過河洛，嘗爲游家莊座上客，再說游氏昆仲名垂武林數年，老夫在年青時已然與其人會過數面，是以印象至爲深刻。」

茹卿道：「但是死者分明乃咱們家的老僕，夫君，這是怎麼回事？」

俞一青含然道：「我也莫知所然。」

他仰望夜空，陷入苦思之中，自語道：「游老二身爲江湖豪客，無論如何也不會屈就僕傭之職，情理上既屬不可能，難道我們兩者間有一人看錯了？」

趙鳳豪衝着紅袍人俞肇山道：「也許閣下能對此事有所解釋——」

俞肇山道：「無可奉告。」

趙鳳豪哂道：「姓俞的，你欲三緘其口亦爲勢所不許了，不管死者是俞家僕人也罷，或是游老二，既然死在你手，自不會沒有因素在，你殺人之後緣何要端木當家將屍身抬離現場？此人是在洞中被殺害的麼？」

俞肇山道：「在洞行凶又待怎地？難不成說宰掉一個人還要選擇場所麼？」

趙鳳豪道：「事實如此。」

茹卿「噫」得一聲，彷彿被人提醒一件自家所忽略之事，視線再次落在箱內的死者身上，道：「夫君，你我於昨日離開五里亭之際，不是吩咐俞老僕代爲守家麼？爲什麼他會死在此地？」

俞一青道：「是啊，俞福是怎樣來到漁洋山的……」

一旁的端木愈笑嘻嘻道：「怎樣到漁洋山來？嘿，他生着兩條腿不會走路麼？」

俞一青沉下嗓子道：「這個還用你來說明不成，問題是，他到此地何幹？」

端木愈笑意未褪，道：「老夫倒要反問一句了，你又爲什麼到這裡來？」

俞一青恚道：「自然赴俞氏兄弟之約來此，端木愈你葫蘆裏賣的什麼藥？」

端木愈道：「這就是了，俞福當然也是應俞氏昆仲之約來此！」

俞一青訝道：「此話可眞？」

端木愈道：「可笑你完全蒙在鼓裏，可知俞福今夜爲的便是送那塊玉石與……」

俞一棋沉聲打斷道：「夠了！端木愈你說話得夠了！」

端木愈雙目一翻，道：「老夫與爾兄弟搭夥，言語行動可不受任何干涉，老俞，你要認淸這一點。」

他們兩人一言不合便自反目相向，場上情勢一下便變得糊裏糊塗，那端木愈分明是俞氏兄弟一邊之人，却是罔顧大局，主動向對方透露秘密，不知用意何在，俞一棋雖然恨得牙癢癢的，却是無可奈何。

趙鳳豪哼了一聲，道：「不說老夫也可猜想而知，死者與爾等相互勾搭，僞充僕役到俞家臥底，其目的便在那塊小玉石上，如今玉石既已偷竊到手，人也失去利用價值，爾等便採取殺人滅口的手段……」

語猶未盡，驀然之間黑暗裏傳來一陣足步聲！

（未完・廿五）